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三八冊目次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宋）王安石撰　宋紹興龍舒郡齋刻本　〇〇一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

（宋）王安石撰

宋紹興龍舒郡齋刻本

臨川集一百卷內府藏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有周禮新義、已著錄、案宋史藝文志載王安石集一百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一百三十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亦作一百卷、而別出後集八十卷、並與史志參錯不合。今世所行本實止一百卷、乃紹興十年郡守桐廬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黃次山爲之序。次山謂集原有閩浙二本、殆刊版不一、著錄者各據所見、故卷數互異歟、案蔡絛西清詩話載安石嘗云、李漢豈知韓退之、輯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而其文迄無善本。如春殘密葉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詩。金陵獨酌寄劉原甫、皆王君玉詩。臨津豔豔花千樹云云、皆王平甫詩。陳善捫蝨新話所載亦大略相同。據二人所言、則安石詩文本出門弟子排比、非所自定。故當時已譏其舛錯、而葉夢得石林詩話又稱蔡天啟稱荊公嘗作詩、得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然不能舉全篇。薛肇明被旨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肇明爲薛昂字、是昂亦曾奉詔編定其集、顧蔡絛與昂同時、

而並未言及。次山序中亦祇舉閩浙本而不稱別有敕定之書、其殆爲之而未成歟。又考吳曾能改齋漫錄、稱荊公嘗題一絕句於夏畋扇、本集不載、見臨川集。又稱荊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其一馬上、其一書會別亭云云。是當時遺篇逸句、未經搜輯者尚夥。其編訂之不審、有不僅如西清詩話所譏者。然此百卷之內、菁華具在。其波瀾法度實足自傳不朽。朱子楚辭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略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斯誠千古之定評矣。

原缺

官[illegible]
獎諭[illegible]
[illegible]物放[illegible]
勑旨
誡厲[illegible]遵依[illegible]書[illegible]

丁卷
制誥
皇后冊文
皇姪右[illegible]將軍[illegible]州團[illegible]
起復舊官泰州防禦[illegible]
[illegible]姪[illegible]屯衛[illegible]
[illegible]改[illegible]州 禦使
皇姪信州團練使宗懿改知
[illegible]宣徽使 翰林[illegible]
[illegible]制

尚書左丞余靖制
尚書左丞充集賢院學士余靖改二部
尚書加食邑實封
兵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李柬之改兵
部侍郎加食邑實封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呂公弼改尚書
二部侍郎餘如故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郎中知制
誥充史館修撰王珪改吏部郎中加
食邑五伯戶實封二伯戶餘如故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
知制誥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
改天章閣待制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
待制司馬光可禮部郎中
尚書戶部郎中張瓌知制誥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
修撰范鎮改給事中加輕車都尉食
邑五伯戶餘如故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學
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
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制誥權知開封府
馮京改起居舍人加上騎都尉食邑
五伯戶餘如故

第十一卷

制誥

周沆右諫議大夫

左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大理寺丞張服改太子中舍

屯田員外郎韓縝改殿中侍御史

沆兵部充省判　林億可司封郎中

淮南運副張景憲金部郎中

提刑楚建中可司封員外郎

韓繹可職方員外郎　范鎮加修撰

常禹錫趙良規並祕書監

龍圖王綽可祕書監　毛篪可祕書丞

國子監直講孫思恭可著作佐郎

熊本轉著作佐郎　高旦可著作佐郎

第十二卷

制誥

解賓王太常少卿　宋任可太常少卿

省判邵亢可太常丞

鄭穆可太常博士　錢袞太常博士

國子監直講商傳可光祿寺丞

直講劉仲章可大理寺丞

施遜可大理寺丞

未復舊官光祿寺丞趙瑾改大理寺丞

奏舉祿事參軍周同可大理寺丞

許將可大理評事

陳確授大理寺檢法官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試大理評事

沈德妃姪授監簿

知雜王綽可吏部郎中直龍圖閣知徐州

潘夙轉官知桂府　鞠學士知壽州

龍圖何郯知永興軍

度支員外郎李壽朋改開封府推官

縣令王任可試大理評事充節推知縣

縣尉李執中可察推

第十三卷

制誥

磨勘轉官三道

皇親叔敖轉官加勳二道

覃恩轉官二道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

皇后孫姪等轉官

吳學士轉官　吳省副轉官

士度支轉官

樞密院編修周革轉官

劉敞轉官　劉覺等轉官

王伯恭轉官　王允轉官

李正臣轉官　劉叔寶轉官

李用和轉官　張慎修等改官

徐師回等改官　承制王欽等轉官

崇班胡珙等改官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

竇舜卿可四廂都指揮使

石知遇四廂都指揮使

李端懿東上閤門使

宋守約可殿前都虞候

崔嶧可刑部侍郎致仕

陳奇中允致仕

孫戾中允致仕

李昌言可許州司馬致仕

李日新可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

第十四卷

制誥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可

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安定郡王

皇故第十三女追封楚國公主

供備庫副使李詵父皇任鎮潼軍節度

觀察留後贈感德軍節度使兼侍中

端懿贈司空兼侍中

武勝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王凱贈官

故內殿承制宋士堯等贈官

參知政事歐陽脩曾祖贈官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祖贈某官　祖母

父　母

樞密使張昇曾祖某贈某官

曾祖母贈某國太夫人
祖贈某官　祖母
父　嫡母
所生母　亡妻

第十五卷

表

賀　皇帝登極表　賀冊貴妃表
賀生皇太子表八
賀周德妃及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賀康復表　賀平熙河路表
賀赦表　賀正表七
賀冬表七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賀升祔禮成表　賀南郊禮畢表二
賀明堂禮畢表

第十六卷

表

乞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三
辭叅知政事表　辭僕射表二 劄子附
辭拜相表　辭史館相公表
辭昭文相公表二　辭使相表三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表三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劄子四
辭免司空表二　兩府待罪上表
乞罷政事表三　乞出表三
乞退表四 劄子附　乞宮觀表四
乞宮觀劄子五　乞致仕表

辭南郊陪位表　辭明堂陪位表

第十七卷

表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辭集賢校理狀四　辭知江寧府狀
辭赴闕狀三　乞免就試劄子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

第十八卷

表

謝知制誥表　謝翰林學士表
謝參知政事表
謝除左僕射表熙寧八年七月
謝除昭文表　謝除史館表
謝依前本官充觀使表
謝特授儀同封舒國公表
謝特進封荆國公表
謝加食邑表　謝加南郊恩表
謝知江寧府表二　常州謝上表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謝免南郊陪位表　謝免明堂陪位表
謝雱免中允說書表
謝弟安國特賜及第表
謝弟安國得館職表
謝差弟安上令授勑不許辭免表
謝添差男雱勾當江寧府粮料院表
謝雱除正言待制表

第十九卷

表

謝宣召表　謝賜對衣鞍馬表
謝手詔令視事表
謝朱炎傳　聖旨令視事表
謝宣諭許罷節鉞表
謝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表
謝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表
謝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表
謝中使撫問表二　謝中使宣醫表
謝宣醫劄子　謝賜湯藥表
謝勑設　謝東府賜御筵表
謝賜玉帶表　謝賜衣服銀絹表

謝賜生日禮物表二
謝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表
謝差張諤醫男雱表
謝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表
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乞賜額劄子
乞將荒熟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謝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表
謝依所乞割田入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表

第二十卷
表
進熙寧編勑表
謝賜元豐勑令格式等表　謝手詔索文字表
謝賜曆日表二　進字說表
擬上殿進劄子　乞改三經義劄子
進說文劄子　進二經劄子
改撰詩義序劄子
進鄭俠遺事劄子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四

南郊進奉狀　勑修南郊式表
進洪範傳表　笏記
第二十一卷
表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太后表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太后表
曹太皇上仙慰　皇帝表
正旦奉慰表

曹太皇啓殯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曹太皇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曹太皇朞祥除慰　皇帝表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
永昭陵奏告　仁宗皇帝七月一日旦表
第二十二卷
啓

賀韓魏公啓　賀章叅政啓
賀呂叅政啓　賀留守太尉啓
賀留守侍中啓　賀致政文太師啓
賀致政趙少保啓　賀致政楊侍讀啓
賀杭州蔣密學啓　賀夔州杜待制啓
賀鳳翔陳學士啓　賀運使學士轉官啓
賀鈐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回謝館職啓　回皇親謝及第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回賀生日啓

第二十三卷

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中書辭叅政上兩府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上泉州畢少卿啓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上明州王司封啓　上運使孫司諫啓
上發運副使啓　上李仲偃運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上通判啓　上撫州知州代人作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啓
與譚主簿啓　上范資政先狀
遠迎宣徽狀

第二十四卷

啓

謝高麗國王啓　謝執政啓
謝知制誥啓　謝范資政啓
謝孫龍圖啓　謝運使元學士啓
謝提轉啓　謝許發運啓
謝提刑啓　謝知州啓
謝隣郡通判啓　謝王司封啓
謝葛源郎中啓　謝林中舍啓
謝皇親牧敎啓　謝徐祕校啓
謝夏噩察推啓　謝林肇長官啓
謝王供奉啓　荅福州知府學士啓
荅林中舍啓二　荅戚郎中啓
荅交代張廷評啓　荅馬太博啓二
荅沈屯田啓　荅陳推官啓
荅定海知縣啓　請秀長老疏二

第二十五卷

傳

洪範傳

第二十六卷

雜著

夔　鯀說
三聖人　伯夷
周公　季子
子貢　三不欺
荀卿　揚墨

第二十七卷
雜著
老子　莊周二
揚孟　性情
原性　性說
命解　推命對
對難
第二十八卷
雜著
夫子賢於堯舜　非禮之禮

九變而賞罰可言　王霸
仁智　勇惠
中述　行述
隱祿　太古
第二十九卷
雜著
禮樂論　禮論
大人論　致一論
第三十卷
雜著

易泛論　九卦論
卦名解　國風解
周南詩次解　河圖洛書義
周秦本末論　策問十道
第三十一卷
雜著
郊宗議　廟議
議南郊三聖並侑　議郊祀壇制
議郊廟太牢
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

議服　乞改科條制
乞制置三司條制　論舍人院條制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第三十二卷
雜著
原教　原過
進說　材論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諫官　風俗

閔習　對疑
復讎解　獵較
龍說　使醫
汴說

第三十三卷

雜著

英德殿上梁文　先大夫述
詩氏世譜　讀江南錄
讀孟嘗君傳　書刺客傳後
讀柳宗元傳　書李文公集後
同學一首別子固　傷仲永
相鶴經　思歸賦
歷山賦并序　書洪範後傳

第三十四卷

記

虔州學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明州慈溪縣學記
君子齋記　芝閣記
石門亭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明州新修刻漏銘

第三十五卷

記

桂州新城記　信州興造記
越州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萬宗泉記
城陂院興造記
揚州龍興寺十方講院記
眞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撫州招仙觀記　伍子胥廟記

第三十六卷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字說序
老杜詩後集序　新田詩序并詩
靈谷詩序　張刑部詩序

揚樂道文集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材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送丘秀才序　石仲卿字序

王文公文集總目上

王文公文集總目卷下

第三十七卷

古詩

皇帝還大次懇安之曲樂章
歆安之曲樂章　歌元豐
元豐行　桃源行
食黍行　白溝行
老人行　幽谷引
相送行 効張籍　歎息行
開元行　陰漫漫行

塞翁行　一日歸行
梵天畫讃 維摩像讃　璨公信心銘
空覺義示彥眞　蔣山鐘銘

第三十八卷

古詩

秦始皇　漢文帝
戴不勝　臧倉
四皓　張良
韓信　叔孫通
司馬遷　東方朔

楊雄三首　楊劉
諸葛武侯　讀墨
讀秦漢間事　老景製古人名
陸忠州

第二十九卷

古詩

日出堂上飲　山田久欲拆
兩馬齒俱壯　春從沙磧底
今日非昨日　秋日不可見
騏驥在霜野　晨興望南山
結屋山澗曲　悲哉孔子没
朝日一曝背　我欲往滄海
道人北山來　黃菊有至性
秋日在梧桐　少狂喜文章
秋庭午吏散　涓涓乳下子
聖賢何嘗施　少年見青春
白日不照物　草端無華滋
一日不再飯　秋枝如殘人
散髮一扁舟

第四十卷

古詩

和王微之登高齋二首 續添一首附四十一卷末
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二首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和詠裴晉公平淮西將佐題名
和吳御史汴渠
和吳沖卿鵶樹石屏
和吳沖卿雪示韓持國 續添一首附四十一卷末
和吳仲庶　和吳仲庶守潭州
和耿天騭同遊定林
和劉貢甫燕集之作
聖俞為狄梁公孫作詩邀予同作
和王樂道烘蝨
和農具十五首

第四十一卷

古詩

次韻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簟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次韻段約之謝惠詩
次韻和中甫兄春日有感

次韻舍弟江上　酬王賢良松泉二詩
酬沖卿月晦有感
酬王詹叔使江南見寄
酬王伯虎　酬段約之見招
荅曾子固南豐道中所寄
荅陳正叔　荅楊州劉原甫
荅虞醇翁　荅俞秀老
荅端新十遠　雲之祁祁荅董傳
荅客　和微之登高齋
和吳沖卿雪詩　澶州二首（一首附四十七卷）

第四十二卷

古詩

送程公闢之豫章　送潮州呂使君
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送文學士倅邛州　送李屯田守桂陽
送李宣叔倅漳州　送宋中道倅洺州
送子思兄叅惠州軍
送裴如晦宰吳江　送張公儀宰安豐
送張拱微出都　送董伯懿歸吉州
送鄭叔熊歸閩　送陳諤

送陸長倩歸輝州　送喬秀才歸高郵
雪山送正之　聞呂望之解舟
送石賡歸寧　清涼寺送王彥魯
張明甫至宿明日遂行
送朱氏女弟宿木瘤僧舍
逆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
送惠思上人
和甫如京師微之置酒
別孫莘老　別馬秘丞
別謝師宰　夜夢與和甫別

韓持國從富并州辟

第四十三卷

古詩

寄贈胡先生　寄李士寧先生
寄曾子固二首　得子固書因寄
寄鄂州張使君
既別羊王二君與同官城南飲罷追寄
寄平甫弟衢州道中
寄二弟時在臨川　寄虔州江陰二妹
寄朱氏妹　寄蔡氏女子二首

寄吳沖卿　夢黃吉甫
寄王逢原　寄丁仲允
寄慎伯筠　遊土山示蔡天啓
復至曹娥堰寄剡縣丁元珍
我所思寄黃吉甫　寄朱昌叔
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與僧道昇二首　贈曾子固
贈彭器資　贈王居士
贈李士雲　贈張康
贈陳景初　寄吳氏女子一首
贈約之　寄楊德逢
次前韻寄楊德逢

第四十四卷

古詩

示平甫弟　示元度
憶昨詩示諸外弟　示張祕校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
步月　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示安大師
示寶覺　定林示道原
思王逢原
用前韻戲葉致遠直講
憶鄞縣東吳太白山水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沖卿
哭梅聖俞　傷杜醇

第四十五卷

古詩

與呂望之上東嶺
與呂望之至八功德水
同沈道原遊八功德水
望鍾山　憶蔣山
思北山　望晚山馬上作
上南岡　登越州城樓
登景德塔　乙巳九月登冶城
九日遊東山　招同官遊東園
姑蘇泊舟　秋夜泛舟
春日晚歸

第四十六卷

古詩

過劉貢甫　過楊德逢莊
汝癭和王仲儀　相國寺觀戲者
韓持國見訪　到郡與同官飲
三月十日韓子華招飲歸城
飲裴侯家　北客置酒
客至當飲酒二首　平甫歸飲
沖卿席上得昕字　秋早
即事六首　邀望之過我廬

第四十七卷

古詩

澶州　河間
彭蠡　陳橋
牛渚　東城
東門　法雲
過食新城鞹　書任村馬鋪
鳳凰山　白紵山
禿山　太白巖
彎碕　鮑公水
試茗泉　汴流
兩山間　勿去草
七星硯　九鼎
九井　估玉
謝公墩

第四十八卷

古詩

寄題衆樂亭
明州錢君倚衆樂亭
哀賢亭　書會別亭
如歸亭順風　垂虹亭
題晏使君望雲亭　洊亭
題半山亭壁二首　李氏沅江書堂
寄題郢州白雪樓　寄題睡軒
梁王吹臺　張氏靜居院
潭州新學詩并序
崑山慧聚寺次孟郊韻
飯祈澤寺　遊章義寺
光宅寺二首　定林寺
靈山寺　定林寺壁
對棊與道原至草堂寺
休假大佛寺　書八功德水庵

僧德殊家水簾求予詩
脩廣師法喜堂
第四十九卷
古詩
與平甫同賦槐　甘棠梨
獨山梅花　杏花
新花　老樹
棗獨字　同朱昌叔賦鴈奴
同王賢良賦龜　信都公家白兔
放魚　飛鴈
白鷗　驊騮
詠風　西風
霾風　白雲
久雨　秋熱
餘寒
第五十卷
杜甫畫像　題燕侍郎山水圖
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
虎圖　陰山畫虎圖
純甫出僧惠崇畫要予作詩

題徐熙花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跋黃魯直畫　陶縝菜示德逢
雜詠八首　擬寒山拾得十九首
即事二首　偶言十五首
偶書
第五十一卷
古詩
舟中讀書　讀進士試卷
惜日　絕筆
自遣　自喻
古意　自訟
吾心　秋懷
散愁　無營
病起
乙未冬婦子病至春不已
強起　獨歸
獨卧有懷
丙戌五日京師作二首
解使事泊棠陰時二弟皆京師

夢中作　彼狂
衆人　憂日
兼并　收鹽
省兵　河北民
君難託　佛幻
無動　夢
夢仙　車載板二首
第五十二卷
律詩
和御製賞花釣魚
和沖卿雪霽紫宸朝
和仲卿集禧觀齋詞
和吳相公東府偶成
和蔡樞密西府書事
和蔡樞密平戎慶捷
和蔡樞密種山藥法
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和金陵懷古　和陳輔金陵書事
和微之秋浦望齊山
和仲庶池州齊山圖

和微之林亭
和祖擇之登紫微閣二首
和正叔懷其兄草堂
和君叔懷灊樓讀書之樂
和仲庶夜過新開湖憶沖之仲涂共泛
和韓子華齋居晚興
和平甫春日
和錢學士喜雪　晚興和沖卿學士
秋興和沖卿
和耿天騭以竹冠見贈四首
和文淑湓浦見寄　和王司封會同年
和平甫寄陳正叔　和郭功甫
和文淑
和張仲通憶鍾陵絕句四首
和張仲通見寄三絕句
和景純十四丈三絕
和舍弟舟上示純道源
和僧惠岑遊醴泉觀
和惠思聞蟬
和惠思歲二日二絕

和淨因有作
和棲霞寂照庵僧雲渺

第五十三卷

律詩

次韻禹玉平戎慶捷
次韻厚之平戎慶捷
次韻十四叔賜詩留別
次韻平甫喜唐公自契丹歸
次韻曾子翊赴舒州官見詒之詩
次韻吳季野再見寄

次韻吳彥珍見寄二首
次韻酬段約之見招
次韻平甫贈三靈山人
次公闢韻書公戲語
次韻致遠木人二首
次韻呂叔塵上　次韻張唐公馬上
次韻張唐公江行
次韻劉著作過茅山
慧聚寺次孟郊韻
慧聚寺次張祜韻

次韻張子野竹林寺
平甫遊金山見寄
到舒州次韻荅平甫

第五十四卷

律詩

次韻沖卿除日春
次韻平甫村墅春日
次韻春日感事
次韻微之高齋有感
次韻子野父雨晚晴

次韻和甫詠雪
次韻王勝之詠雪
即席次韻微之泛舟
次韻酬府推仲通學士雪中見寄
次韻張氏女弟詠雪
次韻徐仲元詠梅二首
次韻宋次道憶早梅
次韻董伯懿松聲
次韻張仲通水軒
次韻留題僧假山

次韻酬龔深甫二首
次韻葉致遠五首
次韻酬朱昌叔六首
次韻酬昌叔羇旅之作
次韻答平甫
次韻程公闢
次韻答陳正叔二首
次韻酬仲元　次韻張唐功
次韻酬子玊同年
次韻貿夫使君同年

次韻答彥珍　次韻酬陸彥回
次俞秀老韻　次韻酬宋玘六首
次韻冲卿過睢陽
次韻酬宋中散二首
次韻微之即席
次韻舍弟遇子固憶少述
次韻舍弟官舍鴈客
次韻張奉議
次韻答端州丁元真
次韻答張氏女弟

次吳氏女子韻二首
生日次韻南郭子　次韻耿天騭大風
次韻許覺之
第五十五卷
律詩
奉酬永叔見贈　酬冲卿見別
奉酬聖從待制　酬淮南提刑邵學士
酬宋廷評請序經解
奉酬許承議　酬王太祝
酬憶昌叔江陰之作

酬吳仲庶小園之句
酬吳季野見寄　酬王微之
酬微之梅暑新句
酬裴如晦　酬鄭閎中
奉酬王樂道
張侍郎東府新居詩因而和酬二首
答冲卿　豫章道中答子固
答孫正之書　答韓持國
答張奉議
送契丹使還答淨因長老

第五十六卷

律詩

送江寧彭給事赴闕
送吳龍圖知江寧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送沈康知常州
送王介學士赴湖州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李太保知儀州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送西京簽判王著作
送張生赴青幕
送趙燮之蜀永康簿
送張宣義之官越州
送張仲容赴孫公辟
送吳直講宰鞏縣
送吳仲純守儀真
送張頡仲舉知奉新
送裴如晦宰吳江
送劉貢父赴秦州清水

第五十七卷

律詩

送復之屯田赴成都
送質夫之陝府
送蘇屯田廣西轉運
送福建張比部
送孫立之赴廣西
送杜十八之廣南
送望之赴臨江
送劉和甫奉使江南
送沈興宗出使湖南
送程公闢還姑蘇　送純甫如江南
送致政朱郎中東歸
送朱郎中迎母東歸
送張贊善西歸　送鄧監簿南歸
送郊杜朱兄除郎中東歸
送李秘校南歸
送陳舜俞制科東歸
送遜師歸舒州
送耿天騭至渡口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送呉叔開南征
送揚驥秀才歸鄱陽
送僧無惑歸鄱陽
送僧慧思歸錢塘
送道原至永慶院　送僧遊天台
送李生白華嵓脩道

第五十八卷

律詩

送王龍圖　送明州王大卿
送別韓虞部　送周仲章使君
送王蒙州　送蕭山錢著作
送靈仙裴太博　送龐簽判
送項贈判官　送方劭秘校
送何正臣主簿　送崔左藏之廣東
送丁廓秀才三首
送王補之行風忽作
送黄吉甫題清涼壁
送和甫寄呉氏女子
送榮上人
送陶氏婦兼寄純甫
送黄吉甫三首　送王彦魯
送潘景純　送呂望之
送陳和叔并序　送彦珍
送孫子高　送陳景初二首
送熊伯通　送董傳
送王覃　送李璋
送章宏　送陳令
別和甫　別葛使君
別方劭秘校　別雷周輔
別鄞女

第五十九卷

律詩

寄呉沖卿二首　寄程給事
寄郎侍郎　寄勝之運使
至京口寄曹運使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寄致政呉虞部　寄張先郎中
寄張襄州　寄沆鄱陽
得孫正之詩因寄子固

寄曾子固
寄曹伯玉因以招之
寄江西程公闢　度麾嶺寄莘老
寄伯兄　寄和甫
汜水寄和甫　寄茶與和甫
寄茶與平甫
和甫祥源熊罷見寄
寄平甫　離北山寄平甫
平甫如通州寄之　除夜寄舍弟
寄闕下諸兄弟
永濟道中寄諸弟　寄深州晁同年
次御河寄會上諸友
寄友人三首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寄吳氏女子　寄張氏女弟
寄四姪旊

第六十卷

律詩

奉寄子思以代別
寄張諤招張安國

欲往淨因寄韓持國
寄韓持國
寄純甫　道中寄黃吉甫
寄黃吉甫　無錫寄正之
寄孫正之
宿士坊驛寄孔世長
將至丹陽寄表民　寄王補之
寄吳成之　寄蔡天啓
寄石鼓陳伯庸　寄謝師直
寄王回深甫　寄顯道
寄余温卿　寄陳宣叔
寄李秀才兄弟
寄育王大覺禪師二首
寄國清處謙　寄道光大師
寄北山詳大師　寄李道人
寄無爲軍張居士
寄金陵傳神李士雲
寄西安祥師

第六十一卷

律詩

藏春塢詩獻刁學士
書事示樂道聖從
杭州呈勝之
懷舒州山水呈昌叔
絕句呈和叔二首　呈柳子玉同年
贈上元宰　贈外孫
戲贈育王長老虛白
贈老寧僧首　李璋下第
贈殊勝院簡師　贈僧
白雲然師　與北山僧

寶應二三進士見送
陸定遠以謫求詩　聞和甫補池掾
張劒州至劒一日以親憂罷

第六十二卷

律詩

奉招吉甫　招丁元真
招葉致遠　招呂望之使君
招楊德逢　和叔招不往
道逢沈文通北使歸
謝微之見過　公闢枉道見過
和叔雪中見過　過外弟飲
病起過寶覺　謝鄭亶見訪
陳俞二君見訪用前韻
與耿天騭會話　沖卿席上
春日席上二首　謁曾魯公
懷吳顯道

第六十三卷

律詩

遊杭州聖果寺　遊草堂寺
重遊草堂寺三首　草堂一山主

草堂懷古
庚申正月遊齊安院
庚申遊齊安院
壬戌正月再遊次韻
同陳和叔遊齊安院
與譚掞蔡肇遊齊安院
題齊安院　題齊安壁
自白門歸望定林　定林院三首
僧修定林路成　定林所居
宿定林示寶覺

題定林壁懷李時叔
書定林院牕二首
同伯通自定林過悟眞二首
悟眞院　出定力院作
與伯懿至臺城三首
臺城寺側獨行
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
宿北山示行詳上人
唐公詩在西庵僧壁之

第六十四卷

律詩

祈澤寺見許堅題詩
金山寺五首
華藏會故人　金陵絕句五首
遊鍾山四首　同長安公鍾山望
鍾山晚步　懷鍾山
鍾山絕句二首　靈山
發粟至石陂寺　與道原步至景德
過景德僧院　景德寺試院壁
題三祖山谷寺石壁

書汜水關寺壁　過法雲寺
淨相寺　光宅寺
法喜寺　長干寺
古寺
落星寺南康軍江中
龍泉石井二首　題勇老退居院

第六十五卷

律詩

與寶覺宿僧舍
與寶覺宿龍華院三首

與道原遊西庵二首
與天騭宿清涼寺　清涼寺白雲庵
自定林過西庵
遊西霞庵約平甫至
庵中睡起二首　歸庵
覺海方丈　開元上方
報恩西堂方丈二首
寶公塔　登寶公塔
重登寶公塔二首
寶公塔院元澤祠堂

書靜照塔

第六十六卷

律詩

上元從駕集禧觀　駕自啓聖還内

題西太一宫壁二首

西太一宫樓　興國寺樓上作

南澗樓　再題南澗樓

寄題程公闢物華樓

樓上望湖　望湖樓馬上作

樓上　揖仙閣

清風閣

題微之廨中清輝閣

紙閣　別灊閣

與徐仲元登讀書臺

泛舟入水門登高齋

和甫春日金陵登臺二首

爲裴使君賦擬峴臺

雨花臺　愁臺

第六十七卷

律詩

登大茅山頂　登中茅山

中茅得徐鍇篆字　登小茅峯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

蓬萊詩　登飛來峯

同伯通才翁遊山

平甫游金山同大覺見寄相見後次韻二首

雪中遊北山呈和叔

山行　郊行

懷府園　眞州東園作

題黄司理園

次韻再遊城西李園

浮梁王太丞聽訟軒

陳君式大夫恭軒

寄題思軒

正覺院籜龍軒二首

題友人郊居水軒

題相上人籜龍軒

寄題修廣明碧軒　起縣舍西亭三首

垂虹亭　臨吳亭作

望越亭　羽亭

烏江亭　太湖恬亭
籌思亭　洊亭
疊翠亭　題玉光亭
題孫學士歸來亭　見遠亭上王郎中
和吳季野澄心亭
次韻舍弟賞心亭二首
賞心亭寄虔州女弟
鍾山西庵白蓮亭
華藏院此君亭　江亭晚眺
徐秀才園亭　段約之園亭
段氏園亭　題何氏宅園亭
眞讚二首　獨飯
每見王太丞邑事甚冗而剸劇之暇猶
能出佳篇因成小詩
見遠亭

第六十八卷

律詩

昭文齋　定林昭文齋
金陵郡齋　金陵郡齋偶作
鄭子憲新起西齋
出城訪無黨宿齋館
草堂　平山堂
蒙城清燕堂　荅韓持國芙蓉堂
史教授獨善堂　過劉全美所居
幕次憶漢上舊居　題朱郎中白都莊
題中書壁　次韻仲庶省中畫壁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題友人壁　書陳祈兄弟屋壁
書何氏宅壁　題湯泉壁
題舫子
題永慶壁元澤遺墨數行

第六十九

律詩

示元度秘校
詳定幕次呈樂道從聖
戲示蔣穎叔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示德逢　臺上示吳愿
示耿天騭二首　示公佐
示俞秀老二首

示江公佐外廚遺火
示董伯懿　示李時叔二首
示長安君　示四妹
仲元孫女　示寶覺三首
示永慶院秀老　示道原
口占示禪師　示無著上人
示王鐸主簿　示報寧長老
北山暮歸示道人二首
戲贈約之二首　示俞處士
懷張唐公
傷京兆杜嬰大醇二首
夢張劒州　思王逢原二首
哭王令　旅思

第七十卷

律詩

若耶溪興歸　出塞
入塞二首　西去
舟過長蘆　過徐城
重過徐婆岡市
宣州府君喪過京陵

出金陵　初到金陵二首
憶金陵三首　清明輦下憶金陵
憶鄞　泊舩瓜洲
發館陶　泊姚江二首
初憩和州　將次洺州憩漳
將次鎮南　將次相州
別皖口　過皖口
離昇州作二首　別灊皖二山
望淮口　入瓜步望揚州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離鄞至菁江東望
信州回車館中作　眞州馬上作
東陽道中　句容道中
尹村道中　赴召道中
二弟附師道舟上汴
秦淮泛舟　泛舟
舟還江南阻風　東流令罷官阻風
蘇州道中順風

第七十一卷

律詩

宜春苑　御溝
金明池　葛溪驛
霹靂溝　南澗橋
道光泉　謝安墩二首
鐵幢浦　驪山
巫峽　邵平
中牟　黃河
吳江　松江二首
烏塘二首　柘岡
天童山溪上　江寧夾口五首

相州古瓦　望夫石
王村　京城
東城　北城
出城　長垣北
安豐張令修芍陂　東岡
東皋　東陂二首
山陂　北山
山前　山中
隴東西二絕句　東江
春江　江

江南　江上五首
南浦　斜徑
北陂　北望

第七十二卷

律詩

春日二首　春雨二首
春晴　春風
春寒　禁中春寒
春郊　春怨
次清陽　暮春三首

晚春二首　惜春
秋日　秋夜二首
舒州七月十七日雨
秋風　秋興
秋露　冬日
歲晚　除日
上元夜戲作　上元戲呈貢父
上巳聞苑中樂聲　壬辰寒食
九日　乘日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欲雪　雨晴
初晴　江雨
雨中　宿雨
日西
第七十三卷
律詩
漢武　子貢
孟子　雄聃
楊子三首　韓子
宰嚭　商鞅

蘇秦　范睢
郭解　張良
曹參　韓信
伯牙　范增二首
嘲叔孫通　賈生二首
兩生　王章
李白　諸葛武侯
謝安　世上
讀史　讀漢書
讀漢功臣表　讀後漢書

讀蜀志　讀唐書
讀開成事
第七十四卷
律詩
金陵懷古四首　憶江南
歲晚懷古　懷舊
詳定述懷　後苑詳定書懷
有感五首
召赴資政殿聽讀詩義感事 呉冲卿
讀維摩經有感

自金陵至丹陽有感
還自舅家書所感　閑居遣興
欲往鍾山以雨止
貴州虞部使君訪及道舊切有感惻因
成小詩
夏夜舟中頗涼有感
追感正月十五事
吳任道説應舉時事
經局感言
淨因長老説月見懷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第七十五卷

律詩

崇政殿詳定偶題　後殿朝次偶題

中書偶成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偶書　偶成二首

兩過偶書　即事十五首

季春上旬苑中即事

崇政殿後春晴即事

省中沈文通廳事　中書即事

除舒國公　半山即事十首

半山歲晚即事二首

半山春晚即事　過山即事

春日即事　舟夜即事

初夏即事　寫言三首

謾成　無題

外廚遺火二絕　回文三首

雜詠絕句十五首　絕句九首

第七十六卷

律詩

進字說　成字說後

試院中五絕句　詳定試卷

讀詔書　禁直

夜直　西垣當直

省中　省中絕句

精衛　杖策

嘲白髮　代白髮荅

作翰林時　朝退

西帥　獨卧三首

午睡　晝寢

欹眠　露坐

欲歸　晚歸

到家

辛酉九月二十二夢

夢　瘧起舍弟尚未已

祥雲　水花

詠穀　題扇

題舫子　戲長安嶺石又代荅一首

促織　破冢二首

臘享　人間
釣者　閔旱
五更　沂栿
高魏留　雙廟
張工部廟　小姑
學士院畫屏　惠崇畫
觀明州圖　觀王氏雪圖
棊　宮詞
何處難忘酒二首　江東召歸
還自河北應客　代陳景文

第七十七
律詩
後殿牡丹未開
與微之同賦梅花三首
與薛秀才弈棊賭梅花詩 又代薛秀才一首
對棊呈道原　海上梅花
梅花　紅梅
江梅　山亭楊梅
海棠花　題金沙
酴醾金沙二花合發

天臨許閭山千葉梅
荷花　杏花
薔薇四首　詠菊二首
城東寺菊　和晚菊
殘菊　木芙蓉
拒霜花　石竹花二首
黃花
越人以幕養花二首
楊柳　五柳
魚兒　蔣山手種松

文師種松
道傍大松人取爲明
古松　移松皆死
王晨大檜鶴廟古松
景福殿前栢　牆西樹
山櫻　蒲葉
四月果　芳草
隴麥　朱朝議移法雲蘭
償薛秀才榿木　折花病中
集禧觀池上賦野鵝

和惠思陂上鷗
邢大保鶴傷翼　見鸂鶒戲作
鴈　池鴈
燕　歸燕
吐綬鷄　黄鸝
鴟　蟬
驢二首　馬死

第七十八卷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太皇太后挽辭二首
永昭陵
吳正肅公挽辭三首
賈魏公挽辭二首　韓忠獻挽辭二首
晏元獻挽辭三首　吳相公挽辭
孫威敏公挽辭
崇禧馬給事挽辭二首
陳動之祕丞挽辭二首
尚書工部鄭公挽辭
譚虞部挽辭　馬玘大夫挽辭
蘇才公挽辭　王中甫挽辭
王逵原挽辭　葛興祖挽辭
王子直挽辭　孫適挽辭
處士葛君挽辭　李通叔哀辭
追傷陸修撰三首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悼惠休
永壽縣太君挽辭二首
淵師示寂　弔王致先生
哭慈照大師

第七十九卷

集句詩

懷元度三首　示元度
寄元度　示德逵
示蔡天啓　示道先及安大師
送呂望之　送吳顯道五首
送張明甫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送顯道南歸　江口送道原
賁然來思送程公闢
寄昌叔　寄金山寶覺并序
贈張軒民賛善　贈蔡肇秘校
贈吳顯道　招葉致遠
戲贈湛源二首　明妃曲
金陵懷古　即事三首
不詰自明　春雪
春山　閑行
花下　移桃花

蝶　化城閣
金山寺　回文
虞美人
第八十卷
集句歌曲
桂枝香　甘露歌
胡笳十八拍　菩薩蠻
漁家傲二首　雨霖鈴
清平樂　定風波
訴衷情五首　南鄉子二首

浪淘沙
望江南歸依三寶讃
第八十一卷
祭文
祭先聖文　祭先師文
祭程相公琳文代高若訥作
祭范潁州希文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張左丞若谷文　祭高樞密若訥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沈文通文
第八十二卷
祭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博士文　祭李審言文
祭周幾道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束向元道文　群牧司祭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鮑君永泰王文二
祭王回深父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祭比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祭秦國夫人文 代高若訥作
第八十三卷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第八十四卷
神道碑
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勤威馮魯
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西京陳公神道碑
第八十五卷
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梅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第八十六卷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外祖黄夫人墓表
第八十七卷
墓誌
戶部郎中曾公墓誌銘
主客郎中叔祖墓誌銘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張常勝墓誌銘
第八十八卷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秘閣校理王平甫墓誌
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第八十九卷
墓誌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京東提刑陸君墓誌銘
秘書丞張君墓誌銘
秘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第九十卷
墓誌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海陵主簿許君墓誌銘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第九十一卷
墓誌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第九十二卷
墓誌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金谿吳君墓誌銘

第九十三卷
墓誌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台州天台縣令王君墓誌銘
太常少卿沈公墓誌銘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第九十四卷
墓誌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宋尚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沈内翰墓誌銘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第九十五卷

墓誌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屯田員外郎虞君墓誌銘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并序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 并序

第九十六卷

墓誌
謝景回墓誌銘　張君玉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杜渙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朝君墓誌銘
吳處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第九十七卷

墓誌
宋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贈右屯衛大將軍李公墓碑
内殿崇班錢君墓碑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第九十八卷

墓誌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故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并序
故樂安君翟氏墓誌銘 并序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第九十九卷

墓誌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墓表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并序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第一百卷
墓誌
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宋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
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宋右監門衛大將軍世暉故妻仁壽縣
君康氏墓誌銘
宋右千牛衛將軍仲[illegible]妻永安縣君
武氏墓誌銘
延安陳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金夫人徐氏墓誌銘
鄞女墓誌

王文公文集總目下

王文公文集卷第一

書

上皇帝萬言書　上時政書
上五事書

上皇帝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　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　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

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閭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 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 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

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道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

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而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

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出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

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

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在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師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

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此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

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伎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苟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常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

衛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偲偲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敎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敎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不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以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

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墮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昏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婚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

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　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

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敺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嵓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府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

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古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

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

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約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

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以
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
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
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
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
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上者所劾不敢以其不
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
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
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
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
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
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
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
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
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
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
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
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

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所在郡
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
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
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
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
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
於弈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
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患蓋如此而
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　陛下長慮後顧
為宗廟萬世計臣切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
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
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
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
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
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　陛下固將
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
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
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
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

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　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應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　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　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爲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

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 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 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鄭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蠻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鄭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

觀之然則唐太宗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
事歸報　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
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誠以臣蒙　陛下
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
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
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
使事之所及而　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
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
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
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　陛下詳思而擇
其中天下幸甚

上時政書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　尊號
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
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
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
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
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
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
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
其身往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
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
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
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
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
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
致此者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
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
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
守苟無志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
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
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
於大亂伏惟　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
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
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
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
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
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
而　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
意此臣所以竊為　陛下計而不能無慨

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　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

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　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　陛下深恩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上五事書

今　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為書具為法立而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為熟户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産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

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摇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貰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賂通流而國用饒矣

王文公文集卷第一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

書

上執政書　上曾參政書
上富相公書　上相府書
上徐兵部書　上蔣侍郎書
上田正言書二　上龔舍人書二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其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其願此區區者愚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禄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其之兄嫂尚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其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兹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

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稱數以其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紲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其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以養勢不能爲也偷假歲月養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怜東南寛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罪退無所託其身不唯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至治之世自瞽矇昏聵朱儒蘧蒢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下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而刺之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也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微眇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生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寛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内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其者亦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内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其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寛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特於其爲幸甚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

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其親老矣有上氣疾之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閤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閤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其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旣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

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

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仕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此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閤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

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閤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閤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閤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舉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爲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繆恩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閤下哀其至誠裁賜一小州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於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猶未敢分理也亦冀閤下哀之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盡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預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賤牧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閤下方以古之道治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建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而亦閤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令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出也故輒上書閤下願濵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閤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

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徐兵部書

伏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蔡春三月登舟而南並江絶湖緜二千里風波勁悍而瀟湍猛窮兩月乃抵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爲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貫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寬通精明彝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自壽逆迎休福其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顒顒之至

上蔣侍郎書

某嘗讀易見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正吉罔孚裕無咎此謂離明在上己往應之然處卦之初道未章著上雖明照而未之信故摧如不進寬裕以待其時也又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此謂九五居中爲上下之主衆皆親比而己獨後期時過道窮則人所不與也斯則聖人賾必然之理寓卦象以示人事欲人進退以時不爲妄動時未可而進謂之躁躁則事不審而上必疑時可進而不進謂之緩緩則事不及而上必違誠如是是上之人非無待下之意由乎在下者動之不以時千之不以道不得中行而然耳夫讀聖人之書師聖人之道約而爲事業奮而爲文辭而又留中所蘊異乎世俗之所尚凡聞當世賢公卿大夫之名則必蘄一見以卜特達之知庶乎道有所聞而志有所展其於進退之理可以不觀時乎故自執事下車受署于茲數月士之藉乎郡者皆獲見於左右然某獨以區區之質保在逆旅適當宇下屏息退處終未能伏謁麾帶豈無意乎蓋以聲迹沉下最處跡賤舊未爲執事之知加公庭兼視之初賓游接武之際雖神明之政尚或未周其當是之

時苟一而進則才之與否竊慮未察故晉之義有權知之退也今執事聰明視聽悉已周洽風俗之美惡士流之能否皆得而知之矣况復側聆執事屢以羈齒掛於餘論其當此之時苟不自進是在比之義有後夫之凶也故竊自蹈於二卦之象當可進之時得其中而行之則或幾于聖人之訓矣恭惟執事亨天正氣為朝名臣以文雅蹇諤簡在上意是以出入臺閣踐履中外朝廷百執事天下之人孰不憚執事之威名服執事之德望謂師尹庶士坯冶群品天子用之期於匪久雖其居喪之制越在草土厭冠苞屨不入公門苟候外除然後請于左右倏然朝廷走一封之傳外執事於嚴近與諸公對掌機政召和氣於天下則必廉隅之上體貌之殊絕廊廟之間貴賤之不接其於是時願拜風采則無因而至前矣今所以道可進之時不以喪禮自忌直詣鈴下期一拜伏者誠以斯時之難得會也執事必以其進得其時於道無所戾賜之坐次察其言行若乃時政之得失國家之

大體雖不能盡識其所底至於前古之盛鑒聖賢之大意亦少見其素蘊焉而其受知於執事豈止於玆乎冀異時執事陶鎔之下庶或裨於均政之萬一言質意直干澆英聽無任惶越之至

上田正言書二

正言執事安石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安石亦然安石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安石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

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久矣向之所謂瘝者今或瘥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痞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䟽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䟽駁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瘝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廼如安石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痞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瘝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然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荅不宣某頓首

同前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携之執事姿略頴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通舉刺史事又入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者者功爾 本朝太祖武靖天下 真宗以文持之 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攬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且自貢以植顯效讎天下屬已之意絹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鈌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鈌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

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或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宅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上龔舍人書二

閏八月七日具位王某謹白書于安撫諫院舍人某讀孟子至於不見諸侯然後知士雖阨窮貧賤而道不少屈於當世其自信之篤自待之重也如此是皆出處之義上下之合不可苟也爲人上者而不以是不足與有爲爲人下者而不以是雖有材不足以有爲其進幾於禍矣在上不驕在下不諂此進退之中道也某嘗守此言退而甘自處於爲賤夜思晝學以待當世之求而未嘗懷一刺吐一言以干公卿大夫之間至于今十年矣已而思之方孟子之時天下紛亂諸侯皆欲自以爲王強攻弱大并小戰伐侵入無歲無之此乃存亡得失之秋所謂得士則興失士則亡之時也故下得以自重而上不可以不求焉方今席奕世之基業治雖未及三代兩漢然

亦可以謂之亡事矣其選才取士外則賢良進士諸科之舉內則公卿提轉郡守之薦然皆士自媒紹其所長以干於當世然後得充其選未嘗聞公卿大夫能自察其賢而薦之者則士之包羞冒耻栖栖屑屑伺人之顔色徇時之好尚以謀進退者世未嘗爲辱也又豈知論出處進退之義者哉今公卿大夫之取士無問賢否而媚於己者好之今士之進退不以義而惟務苟合而已吁可悲也方公卿大夫據高明之勢外以富貴自尊內以智能自負必不欲求於人欲人之求己士不欲求於人如此則上下之合無時可得矣某是以翻然敢曰苟一往公卿大夫之門與之議論察其爲人可與言則進不可與言則退於道宜未爲屈也由是頗欲虛遊於當世公卿大夫之間以觀可否而去就之方自竄於窮遠僻陋之地其勢不得以往也比聞天子念東南之民困於昏墊輟侍從之臣親至其地以勞徠安集之某私切自喜以其所謂當世之公卿大夫將得而見之矣既而問某者果

誰邪又有以閤下名告之者而因舍笑大喜曰以閤下之勢方用於朝廷以閤下之賢嘗聞於天下則某不待接其議論察其爲人而後知其可以說干之也竊聞閤下官曰諫諍出宣霈澤當思所以副朝廷待之之意則天下之利害生民之疾苦未宜忽之而不以夙夜疚懷也儻有意於此則非夫士君子不可與論焉然則某之言可冀其合矣輒冒尊嚴以進其說閤下其擇焉某再拜

再上龔舍人書

閏八月九日具位王某再白書于安撫舍人閤下某前日輒以狂瞽之言有聞於下吏伏蒙閤下不間踈賤借之以顏色接之以從容使極論而詳說之是其可以吐胸中之有發露于左右之時也然辭有所未盡意有所未竭蓋將有以何哉前日所與某言者不過欲計校倉廩誘民出粟以紓百姓一時之乏耳某之所欲言者非此之謂也願畢其說閤下其擇焉某嘗聞善爲天下計者必建長久之策興大來之功當世之人涵濡盛德非謂苟

且一時之利以邀淺鮮之功而已夫水旱者天時之常有也倉廩財用者國家常不足也以不足之用以禦常有之水旱未見其能濟焉其非治國養民之術也某不敢遠引古昔止於近者十數年間耳目之所經者論之頃自慶曆八年河北山東饑皇祐二年三年兩浙淮南饑三年四年江南饑嘉祐五年兩浙饑四年福建饑今年淮南兩浙又饑其川廣夔陝京西河東則某聞見所不及不可得而言也某竊計之歷年纔一紀而歲之空匱民至流亡殍死居其太半卒未聞朝廷有救之之術豈非政失於苟且而不建長久之策者哉伏自慶曆以來南北饑饉相繼朝廷大臣中外智謀之士莫不惻然不忍民之流亡殍死思所以存活之其術不過發常平斂富民爲饘粥之養出糟糠之餘以有限之食給無數之民其原其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此有惠人之名而無救患之實者也某竊謂百姓所以養國家也未聞以國家養百姓者也記曰君者所養非養人者也有

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昔者梁惠王嘗移粟以救饑饉孟子論而非之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治不由先王之道者是徒善徒法也且五帝三王之世可謂極盛最隆亦不能使五穀常登而水旱不至然而無凍餒之民者何哉上有善政而下有儲蓄之備也某歷觀古者以還治日常少而亂日多今 宋興百有餘年民不知有兵革四境之遠者至萬餘里其間可桑之野民盡居之可謂至大至庶矣此誠曠世不可逢之嘉會而賢者有爲之時也今朝廷公卿大夫不以此時講求治具思所以富民化俗之道以興起太平而一切惟務苟且見患而後慮見災而後救此傳所謂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某於閤下無一日之好論其相知固已疏矣然自閤下之來以說干閤下再矣其固非苟有覬於閤下者也某嘗謂大丈夫有學術才謀者常患時之不遭也既遭其時患言之不用也今閤下勢在朝廷不可謂時不遭矣居可言之地不可謂言不用矣惟閤下未爲之爾某故感激而屢干於左右者以此閤下其亮之某再拜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

書

上宋相公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樞密書　上歐陽永叔書
上郎侍郎書二　上邵學士書
上杜學士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上張太傅書二　上人書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閤下撫接顔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門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顔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閤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尚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贊左右之喜戚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純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謀謨伏惟爲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閤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閤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閤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心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即叙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盛德偉望豐功茂烈爲天下所鄉往

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爲國自重以荅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惷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閤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脩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踈絶之罪者也然閤下拊循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既除喪可以叙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閤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爲國自重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即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亦必以私急固辭切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既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爲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其私計爲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上郎侍郎書二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覺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閔閔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

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弃絕以終成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既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詞下從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同前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隷人之聽誠以苟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遠然貺損手教重之蜀牋兗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之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俟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俟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議之然也某嘗恶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香鮮縟可愛求其根抵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猶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為唐儒

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茍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婿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是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復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爀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芻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隣列而為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江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后可要以效哉且以為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為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其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其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鄞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

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其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强之况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民之利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件其詳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閤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時尤不可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

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户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為則世輒指以為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閤下之為此而師之獨不害閤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閤下之為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閤下求增購賞以屬告者故某竊以謂閤下之欲有為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為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為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為閤下惜此也在閤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為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閤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為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閤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閤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其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閤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舄故不敢造辭以變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古者其為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

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畧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况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奬之道亦當先録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爲善爾

上張太博書二

某愚不識事物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己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毋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憮然欲出仕往即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疢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客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旣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同前

某惷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援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覵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旣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敎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

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獨謂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為作文之本意且自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俞拊疾毉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欿然以為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拊焉則少矣噫而疾俞拊之心其族婣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欲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拊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

書

與王禹玉書三　與章參政書
與王宣徽書三　與陳和叔内翰書
與鼓器資書　與程公闢書
與李脩撰書　與沈道原書
與耿天騭書　與徐賢良書
與郭祥正太博書五　與楊蟠推官書二
與孟逸秘校手書十　與樓郁教授書
與柳承議書

玉澤文庫
賜蘆文庫

與王禹玉書三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閤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爲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墻不聞議論之餘私心惓惓何可以處道途邅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敘區區鄉往之意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師法惟褒技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同前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即七舍弟病留四十[illegible]至楊州又與四舍弟俱失聲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尚紛冗故脩啓不蚤伏惟幸察閤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尚惟擴所藴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其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罪於君子固有日矣

同前

某以疵賤之身闚閤顧見非一日積年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弃知遇特深遠離未久感悉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奬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

祈惟為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章叅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賀承誨示重以感媿又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禄卒可以小偈而居喘猶瘵即苦瞀眩投老殘年况不復久惟祝公惟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三

某頓首再拜阻闊門墻浸彌年月惓惓鄉往豈可勝言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衙校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遼闊無緣進望履舄惟冀為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某惶恐再拜　留守宣徽太尉台座謹空

第二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　久遠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闊修問曠踈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内吉慶新正伏冀為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某頓首再拜

第三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貪賢想必未遂高懷無緣造謁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某惶恐再拜

與陳和叔内翰簡

某啓早承以券致餽脩使來請與和叔交游三十年非敢相求於末度然人道交際又須以禮見以不果拜賜又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為慙自見臺無餽也不亦善乎勒此布左右不宣某上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闊豈勝傺懸衰疾無緣追路且為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敘某啓上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為恨更煩專使貺以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副來脩不足傳示也尚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禱也不宣某再拜　正議公闢老兄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爲道惓惓也

與李脩撰書 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爲恨忽復改歲豈勝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別膺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間良食自壽不宣某啓上 審言脩撰閤下

與沈道原書三

某啓知在長蘆營造功德無緣一造豈勝鄉往見黃吉父說四姐甚瘦悴恐久蔬食而然切須斟量勿使成疾一切如夢不須深以槩懷但精心祈禱亦不必常斷肉也每欲與七弟到長蘆相要會聚數日然頭眩多痰動輒復劇是以未果稍寒自愛念二謝書思憶不可言也某啓上

第二

某啓承眷恤重以感慰衰莫眩昏幸而獲愈然樵瘁殘息待盡朝夕頓伏牀枕無足言者十四念二並煩存問感愧感愧四妹且時時肉食恐久而成疾也相去雖近無緣會晤良食自愛痰惓書不及悉某啓上

第三

某啓比承誨問豈勝感慰腫瘍雖未潰度易治不煩念恤推官到此深喜闔門吉慶痰困不宣悉冀倍自愛某啓上

與耿天騭書二

某啓比得誨示以無便不即馳報然鄉往何可勝言也歲月如流日就衰苶今夏復感眩瞀如去秋偶復不死然幾如是而能復久存乎旁婦已別許人亦未有可求昏處此事一切不復關懷陶淵明所謂身如逆旅舍我爲當去客於未去間凡事緣督應之而已薝香散并方附去或別要應病藥不惜諭及臺上草木茂密美蕖極盛未知何時可復晤語千萬自愛

第二

某啓承誨示勤勤并致美梨極荷不忘然甫事失於不忍小忿又未嘗與人謀故至此事已無可柰何徒能爲之憂煎耳旁每荷念恤然此須渠肯乃可以謀一切委之命不能復

計校也藥封上未審營從何時能如約見過日以企佇稍涼自愛貴眷各吉慶不宣

某啓上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哀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敎先加撫慰重以愧憫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凡從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筭兄支福不及別削也

與郭祥正太博書五

某叩頭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歎駭也輒留巾匭永以爲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剸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同前

某叩頭罪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錄貺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絶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衰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匭永以爲好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愼疾自愛幸甚

同前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歎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釁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罪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同前

某啓近承屈顧殊不得從容奉顔色遽此爲別豈勝區區愧恨乍遠千萬自愛承行李朝夕當復來此諸須面訴乃悉許詩不惜多以寨副見借爲幸

同前

某頓首比承手筆尤劇欣慰時序感心不能自釋咫尺無由奉見鄉往尤深蒙許寄詩幸甚尚此留連不惜數賜敎也冬寒自愛舍良系

近出歲盡乃歸承書所以不得報也

與楊蟠推官書二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也安石不爲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安石頓首

同前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間將試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開之不宣安石頓首

與孟逸秘校手書十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惟忝一日之雅而以公迺見賜稱懸作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第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旣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旣爲使者所沮得無貧㑭力不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錦雞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第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懷渴殊深伏惟動止萬福隅已領得感怍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稍寒矣尤宜自愛

第四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辱手筆感尉跋涉溪山之遠亦勞矣然足以尉二邑元元之望惟寬中自愛也人求還急修荅不謹幸見亮有不逮見教

第五

某頓首到郡忽忽欲一詣邑得奉見尚未果

伏惟動止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閭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閣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卹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愛屯田弟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迓之幸一爲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第六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輙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六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已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遠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惓惓也

第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竊至少未爲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貸利甚好但某亦自貸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世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平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俾請謁之煩即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第八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犇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耶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第九

某頓首近别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奈何兩日欲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計愁苦豈可以言說耶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賓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去何欲以公往可

否然元規方內憂陂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為不可耳更栽之黃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恕察

第十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閤下治行自為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已也惟以道自釋餘留面究也藝雞之入令歲如何邑忘歲之凶固賢令仁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為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貲浼辱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內此某所仰歎也

與柳承議書

某啓承誨示感愧公方護喪歸里應接必多豈敢費煩厚饋糖水謹已拜賜餘輒納還冀蒙亮悉也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

書

與趙卨龍圖書　與馬運判書
與劉原父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莘老書　與崔伯易書
與孫子高書　與孫侔書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與趙卨龍圖書

議者多言邊欲開納西人則示之弱彼或崛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敝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心一力致死於我彼所以能崛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崛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有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彼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議和乃不可遽遽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和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諭此旨故

令某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絶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驁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為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

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泣負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剋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恨愧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也不能則論　者之紛紛豈敢惡哉閤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鶩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閤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二十年而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遒陋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耶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怱怱所示及訊獄事深思如此雖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瑳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游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

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勵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辯論非敢自强蔽以所識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猶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以見諭也鹽秤子極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旣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即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者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切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如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莘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致意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踈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詷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討之明往

往有溢美之言寘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其願哉兄乃扳其辭以爲䂓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恧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焰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顧眷於其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渡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倅書三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久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秘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同前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開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釁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卧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者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面論此不復云矣子高示及帽紗乃似已多樸頭得無錢少乎

今附頭圍以往此乃見説子高已欲替不知何時乃罷乎幸一報也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爲解矣其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同前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旣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再書

惠書何推褒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説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某人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某人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

書

荅孫元規大資書　荅呂吉甫書二
荅孫少述書　荅田仲通書
荅王逢原書　荅王致先生書
回文太尉書　回元少保書二
荅杭州張龍圖書　荅范峋提刑書
荅孫莘老書　荅俞秀老書
荅宋保國書　荅熊伯通書二

荅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輙有意於求通以故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閣左右之別業實在弊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愧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有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

左右者之誤而非閤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閤下眞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荅呂吉甫書

某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論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我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則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則公宜照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既無細故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苶然衰疾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事則相喣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承累幅勤勤爲禮過當非所敢望於故人也不敢視此以爲報禮想蒙恕察承已祥除伏惟尚有

餘哀知有所論著恨未見之惟賴恩覆以得優游然以疾憊弃日茫然未有獲也諸令弟各想祺福

再荅呂吉甫書

承誨示勤勤豈勝愧感聞有太原新除然不知果成行否想遂治裝而西也示及法界觀文字輙留玩讀研究義味也觀身與世如泡夢幻若不以此洗心而沈於諸妄不亦悲乎相見無期惟刮摩世習共進此道則雖隔闊常若交臂雖衰苶昏眊敢不勉此猶冀未死間或得晤語以究所懷未爾良食爲時自愛令弟各想安裕必同時西上也惠及海物愧荷不忘村落無物將意栗二簽聊獻其今年雖無大病然年彌高矣衰亦滋極稍似勞動便不支持向著字說粗已成就恨未得致左右觀古人意多寓妙道於此所惜許愼所傳止此又有僞謬故於思索難盡耳

荅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踈介與時不相値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

數指不可詘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别後僬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至蒼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一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䟽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眞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爲朱先生敘字且賷所覕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爲之柰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惟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答田仲通書

某再拜仲通兄足下鄉時在京師欲走陽翟見顏色以事卒不果至今悔恨非復可自解釋自得從足下游私心未嘗一日忘覊窮不幸不得常從以進道藝其恨豈有志時哉而足下於交游中亦最見愛 云云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巳兩月雖塵勞汩汩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示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惠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

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某再拜

答王致先生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撫尤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面陳悉不謹某頓首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違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闊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爲時倍保崇重下

情祝望之至不宣某再拜

回元少保書二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叙感日謂營從之東馳布悃愊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寧深以爲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興遊衍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間伏乞良食自重不宣某再拜 致政少保台座

第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

眷召吉慶山川相望拘絏無緣造晤冀倍自
壽重以副惓惓也程公關想日得從容某再
拜　致政少保台座

荅杭州張龍圖書

某啓阻闊歲久豈勝鄉往承誨示乃知與衛
近在京口動止多福重增企仰無緣會晤唯
冀爲時倍自壽重衰疾書不宣悉某啓上
知府龍圖

荅范峋提刑書二

某啓久阻闊豈勝鄉往承誨諭示及知舟馭
已在近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
喜餘非面叙不悉某啓上

第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
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
悵日涉方遠冀良食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
以代面敍某啓上　提刑　奉議

荅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
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某
啓上

荅俞秀老書

某啓比遘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
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
一至此乎歲盡當營理報寧庵舍以佇遊惕餘
非面敍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弟見訪闗於
從容及聞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
別幅也某啓上

荅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
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
想營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
究懷未爾爲時自愛不宣某啓上

荅熊伯通書二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
戀明日當展親墓不獲追送贍係雅旆重增
愧恐唯冀爲時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敍
不可宣究也某啓上

第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

師尚次淮濱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惓惓之情何可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即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某啓上　知府舍人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

書

答蔣穎叔書　答韓求仁書
答王深父書三　答龔深甫書
答徐絳書　答吳子經書
答劉讀秀才書　答史諷書

答蔣穎叔書

阻闊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問動止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七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著兩邊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受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

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陁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問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兎罝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風不同如此者蓋

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故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

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也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

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為亂成王沖幼周公作鴟鴞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襛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

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為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為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

非帝祀於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為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是也意誠而心正則無所

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為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為此則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楊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又以不明為昬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

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為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

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與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為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為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

仁為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

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為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

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

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

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為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為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為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為難知辱問皆不果荅亦冀有以亮之

荅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為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為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為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

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
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
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
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
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
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
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
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
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

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
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
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擧天者明其性命
莫不禀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
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号亦曰天民
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
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
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
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已者
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

謂知天矣天之意故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
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
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已以事君
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
吾心哉正已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
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以正天
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
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
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

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
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
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
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已而不期於
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已
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
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
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已不期於正物者
非也正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

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常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同前

某啓僶俛從事不能無勞略嘗奉書想已得達承手筆知與十二娘子侍奉萬福欣慰可知所示與論具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逆有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也又何足以疑伊尹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去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則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猶謂之命若小人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夫古之人以爲無君子道爲無道無吉德爲無德則去善就惡謂之性亡亦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不可謂道無小人可以謂之無德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不可以謂之性無善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也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

孔子何不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而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見南子也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衞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制於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柰何孔子適衞非蒲人之所能制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衞適衞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所以適衞也凡此皆略爲

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知罷官後見過幸甚然某疲病恐不能久堪州事不知還得相見於此否向秋自愛

同前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罪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然使怨者不資此以爲言乎某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閒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紲一官而豈足以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其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預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增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與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罪固大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罪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報我無忽

答龔深父書

其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内不求於外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為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學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為雄幾可以無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為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為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深父之於為雄其以强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文廢學恐所論尚不中不惜更詳諭及也

答徐絳書

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然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為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為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為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為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為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御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為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為之不已他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答吳子經書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奈何某亦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惟揚雄爲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邪鑿以矯舟背枘以矯矢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之意爲不類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荅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盍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荅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爲賜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本務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有餘而求之者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有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既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

者非獨貴賤死生云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道無求人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

書

答李資深書　答王伯虎書
答王該秘校書三　答張幾書
答楊忱書　答陳梠書
答姚闢書　答孫長倩書
答李叅書　答余京書
答李秀才書　答司馬諫議書
答曾公立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錢公輔學士書　答王景山書
答段縫書　答郟大夫書
答吴孝宗論先志書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勸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内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

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耳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荅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已不害人而已不辱已所以為有義不害人所以為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於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為不知足下以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為左右道之

荅王該秘校書二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宜為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為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於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再書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以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爾民治川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療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為貧之仕為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荅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為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為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為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為進說以

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耻為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為難者凡今於此不可無進謁也况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為懼與媿也已又

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隱其言濟其實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竊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為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又思皆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烰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其為貌言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為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

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其有賴其爲喜也可以已邪

答陳梲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儒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頗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爲師况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

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誣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

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甞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荅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于茲一旦犯大寒絕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并入若將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間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衣冠而名進士者用千萬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殫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脩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殫此妄也雖然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殫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荅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奇意欲務行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犖犖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敎誨爲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庳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甯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甞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之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而獨反於是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道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

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某將企望
嗟慕之不暇於教誨乎何敢

答李叅書

李君足下留書將引其渥卒曰教之育之在
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
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
某之望乎豈欲事匡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
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
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所聞焉
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
數世之雠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
之雠豈少邪君子不爲已甚者求中焉其可
也

答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
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
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取損手筆告之所存
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
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
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

己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
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文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
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
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
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
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
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
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
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
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
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遊處相好之
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
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
自辯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
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
重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侵官生事

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皆不足問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罪怨者亦不改其度蓋度義而後動是以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曾公立書

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如曲防遏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眩惑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答韶州張殿丞書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

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悲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敎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抵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攷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歉於冥昧

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閤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乃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攻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

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夫人
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
世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
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
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文
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
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
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慎愛自重

荅王景山書

安石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

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
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
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
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
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而惠賜之
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
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
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
夫爲無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
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

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
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
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
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
面盡之

荅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
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
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

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
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
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
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
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
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
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
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罪之也宜足下之
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
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

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耶輩之迹固然耶然輩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輩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輩聞之輙矍然輩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耶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

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輩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

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爲孝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荅郟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讀之感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愛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祗傷慈念

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荅吳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尚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而盡

不宣某再拜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

宣詔

批荅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　尊號

第一表不允

批荅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　尊號

第二表不允

批荅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見

詔不允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辭南郊賜

賚

詔允觀文殿學士尚書左僕射新除集

禧觀使冨弼乞判汝州

詔允觀文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判汝州

冨弼乞赴汝州避災養疾

詔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左僕射汝州冨

弼上表乞致仕不允

詔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歐

陽脩上表奏乞致仕不允

詔不允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歐陽脩上第三表并劄子陳乞致仕

賜勑獎諭權大理少卿蔡冠卿

勑獎諭賜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

官等

詔獎諭知唐州光祿卿高賦

詔特放諫議大夫知潭州燕度待罪

口宣賜真定府路臣寮等初冬衣襖

勑牓交阯

提轉考課勑詞

誡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

批荅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

尊號第一表不允

朕以薄德嗣膺基緒繼天理物常懼弗任方賴交脩以熙衆治群公卿士外暨庶黎欲舉鴻名措之眇質臣民歸美爲義則多揣實揆時朕猶不取

批荅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

尊號第二表不允

王者奉元以先後天時憲道以始終人事以文制禮作樂以武戢兵豐財以成萬物之性爲仁以得四海之心爲孝唯聖時克朕無能焉被之此名秖有慙德矧家多難創鉅未夷備章而郊欲止不敢因自尊顯良非本懷

批荅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見

省表具之乾象粲然官占以告壽祺之應於傳有稽卿等賓亮帝工阜成邦采摛文告慶歸福朕躬書瑞史篇已循故事星隆晷德尚賴交脩

詔不允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辭南郊

賜賚

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選於黎獻位冠百工或受或辭人用觀政朝廷予奪所以馭臣貴賤有差勢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國用視時民數之多寡方今生齒既蕃而賦入又爲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比之不圖丐姑務自損秖傷國體未協朕心方與勲賢慮其大者區區一賜何足以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充觀文殿學士尚書左僕射新除

集禧觀使富弼乞判汝州

勑富弼省所三上劄子奏蒙授臣集禧觀使勑牒乞早賜追納且乞赴汝州本任事具悉卿翊朕祖考功施于時德善在躬終始如一

祠庭置使實近闕門邦有大疑庶幾求助忠
賢體國義乃可留而引喻再三便於出守重
違懇惻姑即所安

詔允觀文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判汝
州富弼乞赴汝州避災養疾

比飭使人具宣至意就令賜告冀遂寧瘳卿
嚴祇朕命不敢遑息顧念吏卒閱其久留綱
紀載馳用忘勤勩恭以事上卿實有之仁及
賤微又能如此忠誠所惻豈獨朕心從容小
邦姑以養福勉綏吉祿毋恤後艱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詔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判汝
州富弼上表乞致仕不允

卿忠純亮直為國元老朕所恃賴急於典刑
優游小邦足以養疾冀綏福履來副詢謀何
必告歸以孤眷矚

詔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歐陽脩上表乞致仕不允

股肱名臣與國同體禮當得謝朕尚難之況
年非告老之時而勲在受遺之籍不留弼輔
人謂斯何姑體至懷少安厥位

詔不允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
州歐陽脩上第三表并劄子奏乞致仕

勑歐陽脩省所三上表并劄子陳乞致仕事
具悉卿翊戴三朝清明諒直有言有績著在
朕心重違勤求外寄藩屏邦之儁老不以遐
遺所冀輸誠常存帝室而納祿與職至于再
三雖潔身之風可激貪冒顧許國之義未協
忠嘉姑體眷懷勉膺圖任

賜勑奬諭權大理少卿蔡冠卿

勑蔡冠卿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
奏司狀四月一日巳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
無見在事天下之獄決於大理汝能審克以
蔽厥成來讞之疑遂無留者惟明以敏朕實
汝嘉

勑奬諭賜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
斷官等

勑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
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巳前下寺公案並已斷
絕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

多羅幵獄汝等並膺選擢任在讞疑能勵厥
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
詔奬諭知唐州光禄卿高賦
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
招懷飢流墾闢荒梗繕脩陂堨績効具昭前
人之良何以遠此閱奏歎美不忘于心
詔特放諫議大夫知潭州燕度待罪
卿受命方隅助宣德化姦宄弗率乃觸大誅
引慝自歸謂當譴黜萬方有罪責在朕躬雖
爾長民豈專任此

口宣賜眞定府路目寮等初冬衣襖
有勑卿汝等水澤將堅風飆載厲永懷黎獻
方寄外憂當飭使軺就頒籩服
勑牓交趾
勑交州管内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
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
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
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
充天章閣待制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
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
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内内侍省都押班李憲
充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
燕達充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
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
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
能諭王内附率衆自歸爵禄賞賜當倍常科
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
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
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横
賦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

提轉考課勑詞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傳於
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
未有以考其賢否比勑有司詳議厥制條奏
來上詢謀悉同其使布宣以勵能者而擇左
右可信之良使典治之古人有言徒善不足
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
之志焉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
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而考
愼其實與士大夫之宣力于外者皆安於禮

義而不以便文徼幸爲姦則朕之志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

誠勸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

夫閔仁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於衣食而有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恥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誠務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息囿苑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人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振救省變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於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輒具以言而在事者或不惟朕志之所急而以侵牟之爲故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誠能御輕重斂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姦則何患乎經入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斂之術以爲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忽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

制誥

皇后冊文

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英宗舊名可起復舊官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皇姪孫左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世永改隴州防禦使

皇姪信州團練使宗懿改郢州防禦使

節度使加宣徽　翰林學士除三司使

除韓琦制　除李璋制

尚書左丞余靖

尚書左丞充集賢院學士余靖改工部尚書加柱國食邑餘如故

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李柬之改兵部侍郎加食邑食實封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呂公弼改尚書工部侍郎餘如故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王珪改吏部郎中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餘如故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知制誥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

待制司馬光可禮部郎中

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瓌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脩撰范鎮改給事中加輕車都尉食邑五百戶餘如故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

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馮京改起居舍人加上騎都尉食邑五百戶餘如故

皇后冊文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

舊有顯聞肇功唯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
延後嗣是産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
蕃邸盥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祗承内
事齋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
令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
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
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
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
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

夫惟興王釐厥士女咸自內始達于四海朕
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
用無敢側頗辟爾勵相朕乃濟登茲於戲匪
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
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 英宗舊名
可起復舊官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勑先王糾合宗族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
廟也宗廟嚴則禮俗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
以輕哉今朕選於近屬以脩宗正之官亦先
王治親之意也以爾具官某惠仁孝恭忠信
純篤故遷厥位以稱禦侮之實而使任事焉
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學而能者學所以
脩身也身脩則無不治矣朕言維服爾往懋
哉可

皇姪孫左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
世永改隴州防禦使

勑朕永惟 太祖皇帝德加於後世博矣而
諸孫爵位莫有顯者甚非所以惇敘九族承
宗廟之意也具官某躬率德義克承厥休方
將營衛之屯而領兵防之任其正使號稱朕
志焉

皇姪信州團練使宗懿改鄆州防禦使

勑原罪眚振滯淹朝廷之慶施及乎遠者矣
又況於宗室之近哉具官某於服屬爲親於
爵列爲貴造行不能死惰以自困於煩言肆
祀之恩與人更始滌其前咎寵以故官往思
自脩保此榮祿

節度使加宣徽

推轂授師擁旄秉塞擅生殺之柄于外繫安

危之體于中厥有顯庸宜膺寵數誕揚孚號明示庶工具官某學足以通大方謀足以斷衆事有經天之業有扞城之材比以明揚屢更煩使遂躋膴仕良副訏謨維塞路之要藩實兵防之重寄職爾鎮撫紓予顧憂蓋爵賞之加不遺於近小豈藩維之任顧可以弭忘用是疇其展寀之勞寵以宣猷之號繄人謀之衆允匪朕志之汝私夫任重者其憂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責不可以不厚號名之美禮秩之崇非期假寵以擅榮茲用論功而取稱矧夫守國之圖謀王之師聯輔相之籍於殿中居士民之瞻於天下其思祗慎以副褒優

翰林學士除三司使

三司使天下之盛選也自尚書六官名存實去而三司之職事所總居多則非夫仁明肅艾足以輔世濟物者奚宜任此哉具官某有疏通之才有直亮之操閎言崇議足以經綸王家高文典策足以鼓動當世遂以人望揚于禁林若夫施政之後先生財之本末蓋嘗深思而熟講殫見而洽聞則居天下之盛選主朝廷之大計詢考在位孰如汝宜夫聚天下之衆者莫如財治天下之財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維予任汝其聽勿疑法之不善者汝得以議而更吏之不良者汝得以察而去則夫調度之不時費出之無常邦用之不給元元困於征求而愁怨於下者真汝之恥也夫行已有恥而後可以為士矧吾左右任信詢謀所同而觀聽之所在者乎往祗厥官其亡以寵利而為士恥

除韓琦制

門下朕祗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明靈之歆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孚大號以寵元勲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五千戶韓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間朝

廷之兩社撫方域之萬邦辰猷具臧器賓加
重中辭機軸之要外即蕃屛之安衡紞紘綖
備三公服飾之盛橐兆皷鼐兼大將威儀之
多序績既崇脩方彌謹協成宗社之禮豫有
顯助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稱於戲恩典徽
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獎王室往惟
勵翼服此褒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
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國公充
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加
食邑七百戶食實封肆百戶仍賜推誠保德
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
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璋制

門下若昔大猷紹天明命必有獻享之禮作
民恭先必有褒嘉之恩自國貴始翊衛功臣
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
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
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李璋世載
忠善躬服儉勤以后家之洪支爲帝室之隆

棟入總營衛則兵師無譁出乘蕃維則吏屬
不怠近付京都之篇外更方鎮之旄貢職惟
脩祀儀復考進加功號申衍邑封以疇服采
之勤以協勸勞之典於戲貴富有危溢之可
戒祿位匪修驕之與期圖惟慶譽之終尚協
龍光之施可特授依前檢校司空使持節鄭
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奉寧軍
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
戶仍賜翊衛忠果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
施行

尚書左丞余靖

朕有大賚雖疏遠微細必加焉況於位序高
任屬重寵章徽數其可略乎具官某政事之
材藝文之學踐更中外光顯有聲濟登大官
鎭撫荒服能率厥職相時休成衍食序勳往
其祗服

尚書左丞充集賢院學士余靖改工
部尚書加柱國食邑餘如故

勑先帝君臨天下餘四十年功德之所及慱
矣非文武之士協力中外何以致此哉在後

之侗纂修成法敢忘大賚以勞衆工具官某敦大閎深清明敏達蕃屏帝室厥功茂焉恩典寵章往其欽服

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李柬之改兵部侍郎加食邑食實封

勑先帝棄天下不及班命以勞羣臣朕繼大統其承厥志具官某廉靜忠恕濟以詳敏能紹世美爲時名臣膺服寵章往其思勵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吕公弼改尚書工部侍郎餘如故

勑褒德序功制爲祿位先帝所以熙庶政也朕雖在疚所不敢忘具官某保身慎行舊有榮問比降左右是爲世臣惠綏西南風績尤顯冬官之貳其往欽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舘修撰王珪改吏部郎中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餘如故

勑先帝投天下之艱以屬朕身求惟所與濟此者豈非左右之良哉具官某秉哲迪義士民所望論思潤色有補於時大賚之恩外通四海況於親近豈可以忘往服寵章愈其慎終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知制誥

勑先王誥命之文何其雅訓而與美雖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討論潤色蓋有助焉以爾具官某操行脩絜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俾掌贊書往諧朕志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

楊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蓋言先王以禮讓爲國士之有爲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勢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尔具官某文學行義有稱于時故明試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執辭讓至于八九改序厥職以伸尔志是亦高選往其懋哉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

陟降左右司朕躬之闕者至親篤信之臣也邦有大賚其可以後而忘乎具官某政事藝

文操行之美有聞於世簡在朕心相時明禋
庀事惟謹進階序爵其往懋哉

待制司馬光可禮部郎中

勑左右侍從之臣皆 先帝所遺以助興政理者也有勞可錄朕敢忘哉具官某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比更任使會課當遷進位二等以嘉爾績爾方以經術入侍而又兼諫諍之官往其思致厥身使朕之聰明無所不通爾亦維有無窮之聞可

尚書戸部郎中知制誥張瓌

朕宗祀 先帝以配昊天而均福釐於在位疏遠微賤無遺者矣又況於侍從之臣乎具官某德厚資深志方行絜安於義命爲世寶臣考慎禮樂相時大事進階序爵其往懋哉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脩撰范鎮改給事中加輕車都尉食邑五百戸餘如故

勑朕雖哀恫永惟付託之重不敢忘 先帝寵綏海内褒厚群臣之意具官某敦大閎博清明敏達職親地密爲國信臣遷序位等申之恩典惟慎厥服往膺顯榮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

勑學士職親地顯而開封典治京師非夫忠厚仁恕而有文學政事之能孰可以任此具官某造行直方受材博敏踐更中外休顯有稱論思禁林尹正畿甸詢謀惟允其往懋哉

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馮京改起居舍人加上騎都尉食邑五百戸餘如故

勑先帝以盛德成功克終天祿眇然在疚永念嗣訓非左右之良孰與濟此哉具官某秉哲蹈義士民所望尹正京邑善聲流聞邪有大賚當由貴始往膺寵祿無替厥脩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一

制誥

周流右諫議大夫
左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大理寺丞張服改太子中舍
屯田員外郎韓縝改殿中侍御史
沈兵部充省判　林億可司封郎中
淮南轉運副使張景憲可金部郎中
提刑楚建中可司封員外郎
韓繹可職方員外郎
范鎮加修撰
常禹錫趙良規並秘書監
龍圖王綽可秘書少監
毛篪可秘書丞
國子監直講孫思恭可著作佐郎
熊本轉著作　高旦可著作佐郎

周流右諫議大夫

堯舜黜陟幽明之法其詳不見於經蓋其考績之次序必始於朝廷之貴者朕率是道進退百官故於邇臣無有私德以爾具官某忠厚謹潔惠和寬博嘗被方維之重任久參侍從之要官內外之勞皆宜有賞而以稱士失實控于吏議爲郎武部七歲于茲其論積功進位西省夫職在盡規之地官又以諫爲稱維是將明往其思勉

左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勑某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學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爲言爾久在諫垣有聞於世茲維慎選可不勉哉

大理寺丞張服改太子中舍

周官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故朕時憲以爲考績之法夫吏者三歲能率職厲行而無罪悔是亦宜有賞序官一等以慰爾勞績維爾良能宜加報稱

屯田員外郎韓縝改殿中侍御史

勑某朕使學士五人舉二人以爲御史又於二人擇取一人而以汝爲之汝名自之子世載榮問愷悌忠信學知大方無蔽于憸人無撓于大吏無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而同乎流

俗時汝稱職往其勉哉可

沈兵部充省判

擅一道之財而開闔斂散之以給縣官之費而又察舉吏士之賢不肖問民之疾苦與夫入佐三司而四方之言利者必稱焉其職事之責重欸以才能屢試而行義加脩使于東南歲月久矣還裨掌計之位所以慰將命之勞惟爾之博學多聞固嘗知夫百姓與足之義古人有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可不勉哉

林億可司封郎中

朕有官祿慶賞以序功而其施始於朝廷之近爾以藝文被選而多所踐更通籍禁中庀官闕下序遷郎位躋極左曹往即寵榮愈其勵勉

淮南轉運副使張景憲可金部郎中

勅某入佐三司出使諸路皆朝士大夫之高選有勞當錄其可忘哉爾行義之脩才能之効見稱當世簡在朝廷會課進官往其欽服

提刑楚建中可司封員外郎

朕置使者以察天下之獄其選擇甚難而規遇之甚厚序功錄善其可忘乎爾行治才能有聲於世服官惟稱會課當遷以懋爾勞往其祗訓

韓縝可職方員外郎

三歲一遷審官馭吏之常法也然非智謀忠力能稱其職事者亦何以稱此哉爾績德善之慶而以藝文自奮施於吏政強敏有聲膺此寵榮其知勉矣

范鎮加修撰

昔周之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以法度之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某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辯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按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而毋襲近世以事屬辭之失使無以考焉

常禹錫趙良規並秘書監

秘書圖籍藝文之府而置監在光祿衛尉諸卿之右其材實德望當有以稱之以爾具官某等歷官茲多服采惟謹序于卿位簡在朝廷宣布詔條討論典故久於任使亦各有勞宜推增秩之恩以信懋功之法往從官次無或不祗

龍圖王綽可秘書少監

勑朕初嗣位大賜天下文武在位各以序遷具官某出入踐更名問休顯奉常之副用勞厥勤乃辭官榮以避親諱綏予孝子改貳秘書往服寵章靖共無斁

毛篪可秘書丞

古人有言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能夫所謂士者不以無常產而變易其心又奚俟於爵賞而後勸哉然士之有功則爵賞加焉天下大公之法也爾以進士起而序於王官之列出長一邑之民有勞而無罪三年於此矣其使遷秩以信大公之法朝廷之位亦加顯矣所以為士者可不勉哉

國子監直講孫思恭可著作佐郎

爾才能行義有超卓之譽於時故選於衆以教國子而又寵以校讎之官有司稽勞當得遷位列職東觀往其懋哉

熊本轉著作

吾歲取吏部之選者以為宮監省寺之官常不啻乎百人論者患其多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有天下者豈以士多為患哉顧其所取何如爾汝藝文政事皆見稱述往踐祿次蓋將有補於時使人視吾所取而不以為多在汝勉之而已

高旦可著作佐郎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加之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所更之歲月與黜陟之法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厲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忘思稱厥官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一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二

制誥

解賓王太常少卿　宋任可太常少卿
判省邵亢可太常丞
鄭穆可太常博士　錢衮授太常博士
國子監直講商傅可光祿寺丞
直講劉仲章可大理寺丞
施遜可大理寺丞
未復舊官光祿寺丞趙瑾改大理寺丞
奏舉錄事參軍周同可大理寺丞
許將可大理評事
陳確授大理寺檢法官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
沈德妃姪授監簿
知雜王綽可吏部郎中直龍圖閣知徐州
潘夙轉官知桂州　翰學士知壽州
龍圖何郯知永興
度支員外郎李壽朋改開封府推官
縣令王任可試大理評事充節推知縣
縣尉李執中可察推

解賓王太常少卿

令之太常兼夔與伯夷之官非夫寅恭清明博習於禮樂則孰能爲之貳也今朕考行序勞而以爾爲貳於太常維爾嘗以材稱而屢更任使雖身在外而名位亦云顯矣所以稱此者可無勉哉

宋任可太常少卿

士以序遷至于卿位亦榮矣非才智有以任事行義有以保身豈能致此具官某中外踐更久於郎選明習衆事見稱於時往即厥官勉之無斁

省判邵亢可太常丞

古者尚賢而輕爵好藝而賤祿所以士樂著其行而爲時用也爾列于東宮之職事三年於此矣郎牧之任開封之選皆能稱職遂佐三司其序爾功進官一等若爾之藝文政事吾豈有愛於爵祿乎哉往懋厥修以需其後

鄭穆可太常博士

士之著籍審官者雖在蹤迹猶三歲而一遷又況以才被選有職事於禁門之內者哉嘉

爾言行發聞于世膺此恩典往其欽承

錢袞授太常博士

太常古宗伯之官而博士掌其掾法增損因造皆合於事义而不失先王之禮意然後可以爲能其任固已重矣今雖職廢而非文學出仕則不得以名官爾以叙進而膺此選其尚能勉以求稱哉

國子監直講商傳可光祿寺丞

爾博讀群經而能通知其義故選於衆以教國子有司稽任當以勞遷往服爾官愈其思懋

直講劉仲章可大理寺丞

勑仲章爾方以經術教國子而有司會課當得進遷爾以通經發聞于世允蹈所學尚何訓哉

施遜可大理寺丞

勑遜三歲一遷朝廷之法爾共其職事在法當遷往懋厥脩以祇朕訓

未復舊官光祿寺丞趙瑾改大理寺丞

勑某爾造行不謹陷于法理比更赦宥復序故官謀惟厥終無重前悔

奏舉録事參軍周同可大理寺丞

爾能勤厥官以有舉者有司條奏在法宜遷使得傳籍於審官以爲大理之屬當知夫名器之不可以徒得也往思懋勉以稱之

許將可大理評事

勑將先帝親策進士於廷而以爾爲第一爾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夫士之遇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而已往其勵勉以副朕求

陳確授大理寺檢法官

朕制中典以刑四方非惟不失天下之姦亦以使人無犯有司而已今明試爾才之可使而後以爲屬於理官爾其知恤庶獄之不辜而求其所以出之以稱朕哀矜元元之意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

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挠法法之所當得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爲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

沈德妃姪授監簿

勑某京官吾所重也故設磨勘之法以待由部之選非有勞而無罪及有任舉之官則不可以得之爾由外戚以孩幼入官得吾之所重其強勉學問求爲成人以稱吾待爾之意

知雜王綽可吏部郎中直龍圖閣知徐州

知雜御史於朝廷之士爲高選非精明彊直不能稱其任也爾更踐多矣有聞於時故從遠方召置此位乃以病告至于再三出臨大

州進直嚴閣又增郎位以寵爾行其亦懋哉往共厥服

潘夙轉官知桂州

桂於西南爲一都會蠻夷荒忽鎮撫有宜故於用人常慎其選爾清明敏達寬博惠和更事有功簡在朝論遷序郎位往其勉哉

鞠學士知壽州

勑某付之千里之地能禁暴去悍拊循鰥寡使良民有以休息而吏不敢爲侵寃豈非所謂能者哉若爾之材歷遷于朝而久試于外固時之所謂能者朕所加省而不忘今夫壽劇郡也故徙汝以治之而稽汝歲功當得遷位丞于光祿其往勉哉

龍圖何郯知永興

勑朕初即位慎考俊乂之目付之方鎮具官某廉清質直敦大詳敏藝文之學政事之材左右具宜以有聲績作國西屏雍維大都鎮撫一方老成是賴序遷厥位往牧其人其勵猷爲以膺任屬可

度支員外郎李壽朋攺開封府推官

勑某朕布大慶於天下惟士之有能有爲而不獲盡者豈一日而忘哉爾以政事之材而濟之文學無所避憚以脩厥官陷于吏議失職久矣尹正畿甸四方所瞻姑往佐之以永民譽可

縣令王任可試大理評事充節推知縣

爾任舉者爲令而能修其職以見推稱命爾以爲幕府之官而又試以字人之事夫南面而聽百里豈輕也哉維能強恕以求仁然後副吾置吏爲民之意

縣尉李執中可察推

先王之政荒則緩刑至於殭不忌死而傷吾良民則去之亦不可以不急此朕所以嚴追胥之令信購賞之科不以歲凶多暴之時而爲之廢格爾能除盜賽舉其官遷以趣功往祗乃服

王文公集卷第十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三

制誥

磨勘轉官三道
皇親叔數轉官加勳二道
覃恩轉官二道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姪等轉官　吳學士轉官
吳省副轉官　士度支轉官
樞密院編修周華轉官
劉敞轉官
王伯恭轉官　王允轉官
李正臣轉官　劉叔寶轉官
季用和轉官　張愼修等轉官
徐師回等改官　承制王欽等改官
崇班胡珙等改官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
竇舜卿可四廂都指揮使
石遇四廂都指揮使
李端慤可東上閤門使
宋守約可殿前都虞候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　陳奇中允致仕

孫戾中允致仕

李昌言可許州司馬致仕

李日新可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

磨勘轉官三道

周官三歳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故朕時憲以爲考績之法吏者三歳能率職厲行而無罪悔是亦宜於有賞序官一等以懋爾勞維爾良能宜加報稱有司考爾等之閥閱而颺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禄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歳而一遷亦維以閱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

虞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歳誅賞羣吏其爲法異而勸沮之意同爾之積功實應遷法序進厥位維以勸能書不云乎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爾則善懋朕何愛焉

皇親叔敖轉官加勳二

朕大賜於天下雖疏以逮無遺者矣又况於

宗室之近哉爾序官内朝克有嘉問繩繩之慶協於聲詩褒命有加往其祗服

同前

朕既肆祀於明堂而大賚以布神之福爾列名屬籍序位内朝肅雝在庭克相雍事以差受寵其往懋哉

覃恩轉官二道

敕某等永惟 先帝君臨天下餘四十年功德之所及博矣非夫在廷文武之士宣力中外亦何以致此哉眇然之躬嗣守成業敢忘大賚以勞衆工爾等各以才選序于朝位胥踐禄次往其丕欽

同前

朕初即位奉行 先帝故事大賚四海阻深幽逖無所不及矣又况於朝廷之上豈可以忘哉爾等能以忠力靖共職事進位一等往其欽承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姪等轉官

敕某等予大祭于廟祧而哀夫先后之家或

寖替而不章乃詔有司博求其世爾等名在戚里序于王朝各因其官增位一等冀以上稱神靈之意豈特慰予追遠之心可

吴學士轉官

士之好德樂善而無求則爵賞有不足以勸焉而爵賞固不廢乎無求之士爾文章行義政事之實具僚友之所服朝廷之所稱朕方試爾于外以觀爾爲而審官上爾歲月之勞法當遷位一等此雖不足以爲爾勸而亦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者也往其懋承之哉

吴省副轉官

朕設考課之令以待萬官之衆不欲使一介之賤有勤而不察有善而不知又況於左右任信才良之臣校功數最當以叙遷者乎以爾具官某學足以知前人智足以議當世比更選用皆以才稱三司地征使務爲劇往貳厥事不勞而能轉其積功遷位一等是雖有司之常法然非夫効實之如此則何以稱焉

士度支轉官

爾才能行義多爲士大夫所稱故起爾於朕斥而歲餘超遷以佐三司今有司考績又當增位朕爵賞樂與士共而嘉爾之有勞往其欽哉求稱厥職

樞密院編修周革轉官

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吾樞密之府自祖宗以至於今不啻百年捍患持危應變之大計與夫將相論議之臣密謀要策有補於世者皆具在此而文書貿亂淆雜而無紀亦何以待後事乎故擇能臣使序次焉而爾以才稱實當其任今遷爾位唯是勉哉

劉敞轉官

褒善録最朝廷至公況吾邇臣在法當陟具官某文章博羨政事詳敏心通道德之意躬率仁義之行久於侍從實允詢謀付以方維又能鎮撫黎庶乃績進遷厥官朕命惟休往其祗服

劉覺等轉官

官所以制禄位之等職所以叙才分之宜覘職之廢舉與行之失得而下上其官此吾爲天下立法以廢置賞誅之大體也汝持其法

而無失修其職而無廢三年於此矣不可以徒置也宜有賞焉序進一官往欽乃服

王伯恭轉官

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祇慎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爲義蓋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

王允轉官

爾能誦先王之言以得祿位施於有政又以才稱丞于殿中歲月久矣愽士之選儒者所宜以爲爾官往其祗載

李正臣轉官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吾所以建審刑之職而擇取智能之士以爲詳議之官爾以藝文起家又能明習法令靖共厥位有秩當遷姑使序于太常而仍其覆讞之事往爲審克以稱欽恤之意

劉叔寶轉官

士之修身慎行宣力四方豈皆以取爵祿之

報哉蓋其志有以謂義當如此然而爵祿必稽行治勞烈而加焉今吾序進爾官以有積功之實義不可以無報也在爾自爲則欲知夫義當如此而無志乎寵利然後可以事君往其勉哉尚有終譽

李用和轉官

爾忠力武敏有稱于時出將一州亦能用治西南之屏捴制戎兵比難其人以爾攝事夫以才得選而久於險遠之勞不先有賞以加焉何以勸夫能者躐遷位等茲賁異恩往祗官成無廢吾事

張慎修等改官

士之選於吏部者多矣以貌以言而取而皆不足以得之此吾所以推耳目之任而付之刺舉之臣使各察其所部而以賢才告上今爾等從政于外而爲刺舉者所稱故吾召見于庭而秩以省寺之官往其勉思所以事君無使稱爾者受不任之咎

徐師回等改官

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蓋吏能夙夜不懈

於其職事以無過失然後民得以服勤而有勸功樂業之意吾所以制爲祿位以待天下之吏以時論其功狀而進退之凡以爲民也爾等久列於朝而久於其職序遷爾位惟是勉哉

承制王欽等轉官

勑某等嘉我未老而經營四方詩人之所謂賢勞也可無報稱哉以爾欽戍于南方之窮而任監護之官以爾惟正屯于西路之要而服追胥之事其役遠其責重而能祗慎所職以有累日之勞其各遷位介于內朝之使以爲報稱夫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此人之情也以所願乎上施乎下則士孰不樂爲爾用哉其亦勉之而已

崇班胡珙等改官

功懋懋賞先王之所以厲天下而成衆治也今吾使珙監兵馬于外而使可一典治材于中皆積日月以趣功其各賜官等以稱吾懋賞之意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

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媢之毀其使序于正內以允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闥謹房闥入宣官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寵祿

竇舜卿可四廂都指揮使

國家置帥兵以爲衛所選皆天下之材付之部督未嘗輕其授也具官某踐更邊要忠力有聞選將營屯衆論惟允序遷厥位其往欽哉

石遇四廂都指揮使

虎賁之士周公以爲人主所當知恤者也又況所使將此哉具官某比以材選服勞于邊折衝禦侮嘗有所試矣遷進使號付之部督往其欽慎以報寵榮

李端愨可東上閤門使

閤門置使官盛地親非有嘉績令名不能勝其任也具官某於朝廷有詳練之實於戚里有茂勉之聲非專爲恩以致此位積功久次當得右遷其愈勵哉往共厥服

宋守約可殿前都虞候

營衛之士皆天下武力之髙選也所使虞度軍中之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具官某等造行謹良致位休顯勳勞之實簡在朕心各以序遷往惟祗服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况吾爾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襃優以爾具官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古之仕者非苟自佚其身唯慎行祇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

陳奇中允致仕

士之疲癃老耄以至失職而不能自止者蓋有之矣爾年尚强而疾不至乎瘝官剌舉之官未嘗以爾為言而能自列致其職事可謂行己有耻而無負於周任之言寵爾以東宫之官其勉終行義歸教鄉閭之子弟以所聞而求自比於古之仕焉而已者

孫戾中允致仕

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禮見於經而於今為成法爾以經術起家為吏既閲夫古之禮又見夫今之法矣年至而求止可謂行其所知且列序於朝廷使歸榮其邑里夫惟爾之筋力不足以有為也故可無職事之責焉若夫德義則爾尚可以勉之吾亦不以老而無責也

李昌言可許州司馬致仕

勑昌言掌書以贊計官之治久矣致其職事宜有賚焉司馬于州往欽無斁

李日新可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

勑日新爾考授命於戎行而爾得列於仕籍老而知止襃序㢌官歸休之榮往服無斁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

孝子之悲哀思慕其親豈有窮哉然喪以三年而止者聖人之政也爾以喪致事日月既除其就故官以聽新命夫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亦在乎事君能致其身而不忝於義以辱其名然後可以為孝子此宜爾之所知也其勉矣哉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三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制誥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可
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安定郡王

皇故第十三女追封楚國公主

供備庫副使李詵父皇任鎮潼軍節度
觀察留後贈威德軍節度使兼侍中
端懿贈司空兼侍中　王凱贈節度使

故内殿承制宋士堯等贈官

參知政事歐陽脩曾祖某贈某官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祖　祖母
父　母

樞密使張昇曾祖某贈某官
曾祖母贈某國太夫人
祖贈某官　祖母
父　嫡母
所生母　亡妻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
可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安定郡王

勑樂其生而哀其死欲其富貴之無窮仁人於親戚莫不然而王者得盡其褒崇之意具官某於宗室爲近屬於朝廷爲大官有温恭恪愼之稱無驕㜲逸欲之過不幸至於窀窆用震悼于朕心義兼親賢恩禮當稱今夫建牙樹纛節制一軍而封爵至於稱王人臣之極也朕其追命以賜焉尚其有知享此休顯可

皇故第十三女追封楚國公主

先王制禮有早尊疎戚之宜惟至親得以致悼痛之恩唯至貴得以極褒崇之意皇故第十三女方在襁褓尚其有成位號未正奄忽物化蓋王姬之車服下后一等而不視其夫情文之隆於是爲稱則雖夫閔其可弭忘追命啓封胙之全楚以終天性之愛且慰幽窆之靈焉

供備庫副使李詵父皇任鎭潼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威德軍節度使兼侍中端懿贈司空兼侍中

勑朕有蕃事於上神而幽顯並蒙其福具官某父某纘承德義被服文儒出入踐更有榮爵祿能以孝業自昭于時壽善不兼慶流厥子追崇位號尚克知歆

王凱贈節度使

將帥之臣出乘疆場而有執敵捍患之材入揔營屯而有折衝銷萌之用則序功錄德當以厚終以爾具官某戰功之多守衞之最有賞於國有稱於時而能悉心夙夜祗愼厥職不幸至於大故朕用臨弔而悼焉其追加一命使得建節樹纛稱其送葬之禮沒而有知尚能享吾休顯之報哉

故内殿承制宋士堯等贈官

勑某等蠢茲蠻方犯我邊吏爾等以身死職朕用哀惆夫見危授命士之美行褒善錄功國之令典故吾有以愍錫而慰爾等窀穸之靈沒而有知其尚能享可

叅知政事歐陽脩曾祖某贈某官

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豈顧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位之高下以爲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

畀尊具官某曾祖潜于丘園躬有善行畜積之慶施于曾孫爲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任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東宫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尚其享哉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尊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王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禄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某曾祖母令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豫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封以報流澤之施寵靈之極尚克享哉

祖

爲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其尊大前人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某祖某積行在躬潜而不耀畜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爲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内所瞻追命之榮至于帝傅進登師位以極褒嘉尚其冥靈膺此休顯

祖母

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稱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以薄哉具官某祖母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覃于其孫左右朕躬豫圖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尚克膺此

父

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宫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

母

古者子爲諸侯大夫而父爲士則其祭以諸侯大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况於爲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某母婦順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爲

時名臣恊于詢謀進斷國論雖禄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爲稱尚其幽窔知享此榮

樞密使張昇曾祖某贈某官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若夫流澤之施於後世者愽矣則其崇報亦當有以稱焉此予所以隆寵大臣而追命之禮有至於三世也具官某曾祖某以武力充選以忠勞備使積善之施覃及後昆爲時老成宰制密命帝傳之位厥惟尊榮今予爾嘉舉以追錫尚其幽窔知享此哉

曾祖母贈某國太夫人

祖考之富且貴則其澤流於子孫而諸婦與榮子孫有爵禄之寵則其尊歸於祖考而饋祀之盛亦及乎其母古之道也後世因焉今朕尊禮大臣而爵命上施其三世於經未甞有也而豈害於先王制禮之意哉具官某曾祖母嬪于今人躬有駢德積善之施义而愈彰至于曾孫克恊朕心爲世元老執邦之樞福禄之來實維爾慶敀封大國以寵淑靈尚其有知享此休命

祖贈某官

朕惟有天下者得推其祖考上配于天葢孝子慈孫所以極其尊崇之意推是心以及夫在位則其寵禄之享者豈不欲以及其所謂尊親者哉此朕所以褒寵大臣之先以尊爵貴官而有至乎三世者也具官某祖某積徳累善施于後嗣爲予輔弼始大厥家東宫之孤既以命汝增榮一品尚克享哉

祖母

義莫大於尊祖仁莫高於顯親今吾追命大臣之考妣以及其祖者豈有它哉凡以稱其尊祖顯親之心而已其德愽者其施遠其位盛者其報豐具官某祖母徽柔静恭克相宗事佑啓後世爲時元臣執國之樞以佐吾治其施可謂遠矣其報可以薄哉敀錫大邦以爲爾寵賁于寃窔尚克知榮

父

朕有高爵享禄以禮天下之士而與之共政又本其流澤之所自而追命以尊官豈特崇

寵大臣亦所以勉人親之教子具官某父潜德晦行榮于丘園積仁之慶實在其子終有成德為吾宗工踐更二府執國機要追褒之命登爾太師其遷令于中書以極褒崇之數尚其寵靈享此休榮

嫡母

先王制禮及後世而彌文顧所以順理而即人情古今一也夫福祿之盛流澤尚及乎子孫則名數之崇追命當加其考妣具官某嫡母柔良之行溫惠之德輔相君子克成厥家以有賢息掌于機密及親之寵厥有舊章顧爾位號既榮極矣其班新命寵以大邦賁于無窮尚克嘉享

所生母

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已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某所生母溫柔惠和得媲君子克生賢佐為朕寶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榮之典既啓爾邦其改新封以鴻後慶尚其冥漠享此恩榮

亡妻

臣之德善勳勞稱其位而有施於國君之爵祿慶賞醻其功而有報於家股肱之良參決政事施於國者其責尊矣報於家者亦宜稱焉以爾具官某妻某氏溫柔靜嘉肯配君子遭會不淑不終顯榮某言于朝爲爾請命考諸恩典厥有故常乃疏大郡之封錫以小君之號所以崇貴寵靈而副吾大臣追往求舊之心尚其有知享此休寵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表

賀 皇帝登極表　賀冊貴妃表
賀生皇子表八
賀周德妃及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賀康復表　賀平熙河表
賀赦表　賀正表七
賀冬表七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賀祔禮成表　賀南郊禮畢表二
賀明堂禮畢表

賀 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伏睹赦書 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臣遭遇先朝夕叨榮禄不獲奔走瞻望清光無任懽呼抃蹈激切之至

賀冊貴妃表

椒盛之禮發於宮闈雝康之聲播於寰海臣中謝恭惟 陛下放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明時切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

賀生皇子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嘉慶係傳歡欣摠集臣中謝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 皇帝陛下鳬鷖之雅媚于神祇芣苢之風燕及黎庶弓韣嗣燕禖之報旐旟仍羆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方觀椒實之繁臣嘗忝近司久尸榮禄特荷殊憐之至豈勝切喜之深臣無任

第二表

皇運郅隆天枝彌茂照臨所暨鼓舞攸均臣

中謝臣聞史紀文慶之延豈惟十子詩歌如徽
之繼爰至百男肇敏于脩乃繁厥祉恭惟
皇帝陛下道冒區宇德冠往初品庶蒙休既
饗和平之樂神靈錫羡果膺蕃衍之祥臣嘗汙
近司備叨殊奬以宿痾而自困欲旅進以無
階臣無任瞻天望聖懽呼抃蹈激切屛營之
至

第三表

慶兆六宮欣交九服照臨所洎鼓舞惟均臣
中謝切以莞寢告祥實帝臨之釐事牢祠錫羡

乃神保於昌時伏惟　皇帝陛下追放堯勳
嗣承犧象鴻名敷播已協九皇之高純嘏垂
延方覃千子之衆惟祺有俶俾熾無疆臣夙
冒恩憐久尸榮祿適此耳嘉之會欣然趨造
之難

第四表

元精孚佑聖種挺生慶係集於宮庭懽外交
於寰宇臣中謝熊羆見夢穜稑獻祥厥撫會昌
之期乃膺錫羡之福恭惟　皇帝陛下德高
振古仁浹含生故神明之冑浸蕃而福履之

將未艾臣久尸榮祿特荷異恩顧褭夵之滋
多望清光而獨遠

第五表

祉扶宗祏慶襲宮闈凡預照臨惟胥鼓舞中謝
臣聞有秩秩幽幽之德所以考室而見祥有
詵詵揖揖之風所以宜家而多子克參盛美允
屬昌時伏惟　皇帝陛下膺命上天紹休烈
祖本支方茂用光世德之求功業能昭永賴
孫謀之燕適追來孝申錫無疆臣久玷恩私
外叨屬任四方來賀望雙闕以無階萬福攸

同撫微軀而有賴

第六表

本支浸衍實為萬世之休遐邇同欣胥賴一
人之慶中謝臣聞王懋厥德則后妃無嫉妒之
心天錫之祺則子孫有衆多之美蕃釐有繼
垂裕無窮伏惟　皇帝陛下躬睿智之資撫
休明之運教由內始正自身先治既格於人
和誠遂膺於帝祉乃占我夢寔多考室之祥
則百斯男克紹刑家之慶臣叨榮特厚竊抃
尤深雖接武搢紳莫預造庭之列而瞻咫

尺唯傾就日之誠

第七表

燕祺饗德方儲錫羡之祥羆夢生賢克協會昌之運預在照臨之廣敷同慶賴之深中謝切以思齊神罔時恫假樂民之攸塈天所保祐厥惟太姒之多男國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恭惟 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鴻休無疆景命有僕蓋芣苢之薄言采采衆樂先成則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强孰禦臣夕叨眷遇適阻進趨親值本支百世之盛時敢忘壽考萬年之善祝

第八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謝臣聞螽斯之言衆子是爲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 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莞簟之寢既安傳類有祥弓韣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羡用光臣託備藩維叨承睿獎不顯亦世家實預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臣無任瞻天云云

賀周德妃及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臣某言明告治庭寵頒恩冊家邦之慶海宇以欣恭惟 皇帝陛下荷天閎休若古丕式自禰率而尊祖備極靈承謂姊親而先姑特嘉徽數改錫厥壤增褒所生大號巳孚庶言惟允臣夕尸榮祿竊睹盛儀臚傳雖異於九賓率舞尚同於百獸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慶事備成恩紀隆洽有榮夷夏之望厥孚邦國之休臣中謝蓋聞勿恤於有家以祉而歸吉禮儀卒獲風化所原不有在躬之清明其能由內而成熾恭惟 皇帝陛下道光覆照教始親成篤念祖之至情致先姑之美義庶言無間徽典有加臣叨昧殊憐褰瘝遠屛親值榮懷之日用忘呼舞之勞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者占蚍聘夢祥實發於先朝奠鴈告期禮甫成於外館中謝臣聞親成經五禮之始睦婣貫

六行之中善與物昌慶惟時賴恭惟　皇帝
陛下齊家而國治睦族而民雍恩隆天屬之
尊禮重王姬之降慎所選尚燕及文母之慈
厚於送歸追成穆考之孝臣叨陪興運獲覩
盛儀雖句臚中絶於九賓然呼舞外均於百
獸

賀康復表

臣某言天佑俊德永錫康寧三靈一心所共
欣慶竊以執契從道寶命在躬無疆惟休何
恙不已伏惟　皇帝陛下堯仁舜孝充假彰
聞惠于神民循道不越雖勤勞庶慎衛養小
愆而福履綏將旋日底豫平格獲祐効驗甚
明而臣衰疾所嬰久違宸宇聞傳踊躍倍百
群黎臣無任

賀平熙河表

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旟所指燕及氐羌摟
櫓相望誕彌河隴（中謝）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
以濟時六月玁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
人舉道與世外恭惟陛下溫恭而文睿智以
武講周唐之百度抜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

既飭鷹揚之旅實墉寶壑遂平烏竄之戎用
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永圖臣等
均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
斯時上萬年之觴敢愆忘於故事

賀赦表

臣某言伏覩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大
赦天下者精意上昭神靈底豫戎恩旁暢夷
夏接和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道以
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祜唯四表
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
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覩熙事恭惟　皇帝
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
肇稱莫辟之新禮廟籩致孝郊丘告幽誠既
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
賊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
親值休成雖無預於駿奔實不勝於竊抃

賀正表　元豐二年

臣某言伏以漢儀高會方登四海之圖周曆
俯頒乃憲百官之象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

含德淵懿撫辰休嘉秉姑射之雲龍所更者
化存胥教於建丈各遂其生運與日升道侔
乾始臣尚依枌社獨藺楓宸緬瞻朝著之班
竊慕封人之祝臣無任

第二表 元豐三年

獻歲初吉端月始和萬寶取新之元九儀告
慶之會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體神踰智抱
一建中允迪基勳永膺孚祐德日新而有儆
福時萬以無疆臣特荷寵光夂嬰衰疾雲天
在望惟緬想於勾傳麋鹿與遊豈暫忘於率
舞

第三表 元豐四年

寶曆無疆嘉生有儆厥初獻歲之吉乃始端
月之和（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常德日新景福
時萬體泰元而難老閔衆甫以皆昌臣夂冒
異恩尚嬰衰疾瞻雲紛郁想朝露以載欣愒
日舒長與壽人而胥樂

第四表 元豐五年

寶曆無疆嘉生有儆門憲始和之象庭充
元會之儀（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永圖綏
將純嘏撫五辰而致順毓萬物以皆昌臣夂
負異恩尚嬰衰疾瞻雲渙爛欣逢舜旦之華
擊壤逍遙樂得夏時之正

第五表 元豐六年

人正肇序歲事更端物秉引達之期朝布始
和之令臣（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動稽天若道
與時行一德紹休新又新而弗息萬靈噴祉
期復期以無期臣夂誤聖知外叨方任奉觴
稱慶踵弗繼於朝紳嚮闕傾心目如瞻於天
仗

第六表 元豐七年

伏以肇天德於青陽群生以遂憲邦經於正
歲百度惟新臣（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妙用物
於時幾大仁參於化育子帝其訓既格神人
之寧維春之祺遂如山阜之固惟仰祈於壽
祝思自致於誠心

第七表

取正夏時更端周曆體一元而敷惠適與春
浮斂諸福以代新方侔川至（中謝）恭惟 皇帝
陛下誕昭明德祗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順

五辰而凝績用來協氣以阜嘉生閱千古之
上儀肆三朝之盛會仰同星拱悚百辟以在
庭追効嵩呼極萬年而薦壽臣桑榆晚景麋
鹿並遊進莫預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

賀冬表 元豐二年

臣某言伏以庶彙潛萌上儀亞歲室當氣行
之協臺占瑞至之嘉恭惟 皇帝陛下考敦
復以大中觀朋來之衆後剛健之德與陽皆
昇壽昌之期如日方永臣叨榮近列嬰疾殊
方喪趨獨後於在庭爵躍實深於存闕

二

第二表 元豐三年

寶曆無疆嘉時有俶物潛萌而赤色氣順動
於黃宮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道協乾行德孚
陽感體一元而獨復號萬寶以皆昌永御丕
平備膺純嘏臣寖嬰衰疾久隔清光迹雖屏
於丘園志不忘於宸宇

第三表 元豐四年

萬寶潛萌應黃鍾之協氣百工胥慶亞正歲
之上儀臣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體御至神謌
揚獨智武烈丕承乎前載堯明光被乎多方
茂對斯時備膺諸福臣比緣衰疾獨遠清光
雖存闕之不忘尚造庭之未獲

第四表 元豐五年

陽舒以復陰極而終視履考祥乃見行中之
吉對時育物以滋衆萬之生恭惟 皇帝陛
下心玩神明誠參天地保大和而率豫介百
福以來崇臣比解繁機叨承外寄莫預稱觴
之列但深存闕之思

第五表 元豐六年

氣復黃宮茂對物滋之始晷移北陸寅賓日

文集十五 三

至之長臣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道與時行化
猶天遠嗣無疆而履位建有極以宜民甫臨
陽長之期大襲福綏之慶臣恩容居里病阻
造庭雖薦壽以無階顧馳心而曷已

第六表 元豐六年

臣某言伏以陰告物極陽與朋來推歷玩占
乃見潛萌之信體元御辨以知敦復之中恭
惟 皇帝陛下舜孝禹功文謨武烈茂對時
之福綏靈承旅以壽康臣久冒朝榮外叨方
任弗預稱觴之末豈勝存闕之深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第七表

候始三微氣萌萬彙謹覩臺之占瑞亞獻歲以陳儀恭惟　皇帝陛下祗適熙謀靈承休運先一陽而獨復斂諸福以朋來臣嚮此養痾茶然在遠傾心舜日欣賓景之踐長仰首堯天祝壽祺而等夂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冊告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縟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闕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肇事備成臣中謝恭惟　仁祖以堯之巍巍丕冒區夏　英考以舜之業業祗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巳　皇帝陛下仰稽前憲將采庶言命冊使而致嚴告匱主而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痾乃獨妨於旅進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俶寶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臣中謝竊以閟宮鬼享周特䏌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恭惟　皇帝陛下服卑而即功食菲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興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裸獻式序兵侑維時藐然往初執此倫擬臣久尸榮祿尚負宿痾闈釐事之既成與群情而偕樂

賀外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外祔禮成者涓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品庶交欣臣中謝切以登儼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　皇帝陛下德茂承祧志深念祖倣唐文而制作致舜孝於烝嘗釐事既成歡心溥協臣尚嬰衰疾久隔清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偕四方而來賀徒有微誠

賀南郊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者熙

事備成湛恩汪濊上格三靈之祐俯臻萬物之和中謝臣聞致孝以顯親而其仁極於配天隆禮以尊上而其義盡於饗帝迪前王之能事考有司之盛儀作民恭先唯聖時克伏惟皇帝陛下紹膺丕緒懋建大中飭齋戒之誠心稱燎煙之吉禮四表率籲皆致寧神之驩多士具來悉秉在天之德既受釐於元祀遂均惠於寰區凡在觀瞻孰不呼舞臣夙叨眷奬親值休辰雖進趣無預於相儀而欣幸實同於賴慶臣無任

又

臣某言伏覩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尊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奏籩豆有董正之治官絜豐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旦恩浹縣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稱豈倪寬之淺訥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疾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勾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臣無任

賀明堂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二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蒐講上儀神天厎豫敷施大號夷夏交欣臣中謝蓋聞聖以尊帝爲難孝以嚴父爲至周右烈考或委政而弗專漢紀諸神或黷禮而無實恭惟皇帝陛下道包衆甫運會丕平巍巍成功堯之所謂大業業致孝舜之所由昌涓選休辰肇稱嘉饗百禮既至而正惟已獨萬壽攸酢而福與衆均臣夂冒眷憐方嬰疢疾奉承籩豆乃獨後於臣工蹌舞筆鏞切自同於鳥獸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表

乞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三　辭僕射表二劄子附
辭參知政事表　辭史館相公表
辭拜相表
辭昭文相公表二　辭使相表三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表三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劄子四
辭免司空表二　兩府待罪上表
乞罷政事表三　乞出表二
乞退表四劄子附　乞宮觀表四
乞宮觀劄子五　乞致仕表
辭南郊陪位表
辭明堂陪位表

乞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臣某等言奉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物偶霑澤之稍愆眷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消變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彝儀用安群下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天仁博施神智曲成躬忘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太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避廣來朝當即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徇輿情夙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閤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　御正殿服常膳蒙降批荅不允者時澤偶愆屢勤齋禱　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己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剡奏尚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閽而再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揉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繼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群祀徧修恐狴犴乖則親慮其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饔之舉兼虛正宁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　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

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群情少屈淵衷特從
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於
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
慈俯以安群下之望臣等無任祈天荷聖激
切屏營之至

第三表

臣某等言伏覩手詔彗出東方自今月十一
日更不御正殿減常膳如故事者太史瞻文
告星躔之表異中宸軫慮順天道以變常凡曁
臣工靡遑夙夜臣某等中謝竊以天人相與

精祲交通厥維至誠迺有嘉應伏惟皇帝
陛下欽文繼統恭儉在躬因世久安革時大
弊運聖神之化鼓動於群生建文武之功緝
成於大業雖有異星之變何傷盛德之明顧
乃徹膳避朝深念畏天之實赦過宥罪廣敷
惠下之仁精誠式孚妖象既殞伏願趍傳清
蹕肆陳路寢之儀復御珍羞中飭內饔之職
冀垂淵聽俯徇輿情臣等無任祈天俟命激
切屏營之至

辭叅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叅知
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責重敢緣聰
聽冒進忱辭中謝切以建用宗工與圖大政
以人賢否爲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材
而爲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未
優知方尤晚先朝備位每懷竊食之慙故里
服喪重困采薪之疾陛下紹膺皇統俯記
孤忠付之方面之權還之禁林之地固已人
言之可畏豈云國論之與知敢被寵靈滋懷
媿恐伏望陛下考慎所與燭知不能許還

繆恩以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或累於聖
時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辭僕射表

臣某言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
特賜詔書不允者賞典越踰訓辭稠疊渙汗
所被足爲至榮朽材難勝更以多懼輒輸危
悃敢冒威尊中謝竊以左相位崇東臺地要
雖置員而久曠蓋受任之常難臣晚值聖
時久妨賢路奉揚成命𥁞力困於負山敷繹
微言蠡知窮於測海方譴訶之爲畏豈寵獎

之敢圖忽此兼叨寔無前比深惟淺薄仰累
休明伏望聖慈俯照愚欵斷從公論追寢誤
恩豈惟私義之獲安實亦物情之歸允

第二表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
批荅不允者恩言狎至鄙守難移敢冒德威
更陳私義中謝竊以高秩厚禮以醻莫盛之
勳勞綿力薄材豈稱非常之爵寵人之所畏
物有固然臣誤見知而涉世多於衆毀論材
受任而居官無以自昭顧惟屈首受書幾至
殘生傷性遠承　聖問乃知北海之難窮比
釋微言更悟南箕之無實跡榮特異揣分非
宜苟叨昧以自安懼譴尤之踵至伏望　皇
帝陛下俯矜危拙曲賜全安不以反汗之小
嫌爲能累國則是捐軀之大節實在報君

辭僕射劄子

臣伏奉　制恩以提舉修撰經義了畢特授臣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
怖已曾面辭宜瀝稠疊未蒙聽允伏念臣特
蒙　陛下知遇任使實以稍知經術叨塵非

一每愧無功更以訓釋微勞過受褒遷殊禮
格之公論孰以爲宜況在私誠尤難安此伏
望　陛下俯照悃愊特賜哀憐追還誤恩以
保危拙

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
書不允者區區所陳備出肝膈重煩　睿訓
以懼以慙伏念臣蒙恩自外召還復得預聞
政事智衰耄及筋力弗支仰惟駿德之日躋
深懼薄材之難副雖未敢以妨賢自弛顧豈
宜以分妄遷賞浮於勞實累國體豈惟私義
所不敢安伏望　聖慈深以保全臣子爲念
早賜追還成命以允中外論議之公謹再具
劄子陳免以聞

第三劄子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
詔書不允者睿訓丁寧豈宜遽慢顧惟懇款
實有可矜干忤天威良非獲已伏念臣出於
孤遠遭值　聖時弱力而重任薄功而厚享
夙興夜寐深懼顛隮豈敢非分更叨殊獎且

方　陛下發明經術啓迪人村而臣偶以乏
人遂當器使遺經殘鈌既不易知聖學高明
又難仰副雖已強顔應詔寶恐難以頒行豈
意天度包荒藏疾褒崇獎勵在所難勝隆儒
尚學誠　陛下盛德量能知分亦臣之私義
伏望　聖慈俯（詔誠）悃以其終難昧冒早賜追
寢誤恩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辭拜相表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
降批荅不允者天地之施厚矣不訾螻蟻之

情微而未達重煩獎訓彌集震兢臣某誠惶
誠懇頓首頓首臣聞論德序官明主所以御
世度能就位忠臣所以事君臣偶以薄村過
私榮禄雖以捐軀而自誓顧於詭上而多慙
竊覩聖制之所以襃揚終非朽質之所能副
稱矧叨任遇稍歴歳時必欲諉責其後動謂
宜考覩於已事今内或怵奇衺之俗無喻德
宣譽之忠外或肩菑簡之風有犯令陵政之
悖百姓以安平無事之時而未免流離餓莩
四夷以衰弱僅存之勢而猶能跋扈飛揚

陛下以聖人之高村有天下之利勢憂勞巳
積功化未昭此亦由臣陳力就列以來不能
助國立經陳紀之故方謀自弛以謝素餐豈意
誤恩更加崇秩誠憂官謗能上累於明時所
望天慈遂收還於新命庶以通賢者之路且
又協衆人之言

辭史館相公表

材薄位高恩隆責重輒敷悃欵仰瀆睿明（中謝）
臣聞大有爲之君必考慎厥相趣舍施設相
與如一乃能協濟功治永綏黎元伏惟唐虞

三代之迹滅熄久矣天錫　陛下以上聖之
才脩身齊家外正天下典謨所紀風雅所歌
以今揆古未有慙德宜求碩輔朝夕左右率
勵衆志輔成太平如臣區區孤陋淺拙知學
以爲已而昧於趣時聞以道事君而謬於合
衆豫聞大政已積疵瑕伏望　陛下量能賦
任使免譴尤追還誤恩以協公議

辭昭文相公表

爲君所艱尤慎厥與命相不善將壞于成矧
當責實之時敢替知難之義（中謝）臣知不足

以叨遠學不足以窮深比誤國恩嘗尸宰事
初無薄効稱萬一之褒揚止有多言煩再三
之辨釋終逃譴罰實賴保全恭惟 皇帝陛
下若古以堯之欽明御今以禹之勤儉矜憐
積羨山無一簣之虧因任致隆臺有九層之
累小大祗若遐邇允懷奮而不留雖或許其
繼事灌以既雨豈不昧於知時況惟疲曳之
餘過重休明之累且用人而過矣固不免於
敗材苟改命而當焉亦何嫌於反汗敢期
聖哲俯亮愚忠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
降批荅不允者愚誠盡布所冀矜從 聖志
未移申加奬訓輒守可辭之義更干難犯之
威中謝 臣聞冢宰之於周則曰統百官而均
四海丞相之於漢亦以附百姓而撫四夷位
尊則自古以然材薄則其何能稱臣之所守
未有以過人臣之所知又不足盡物姑使承
流宣化託備蕃維或令補闕拾遺追參待從
尚能罄竭小補緒餘若乃秉操鈞衡承輔樞

極仰陪休運俯稱具瞻事已試而可知力弗
能而當止苟不量鼎實之所任必且致棟橈
於斯時伏望 皇帝陛下隨其器能付以職
事圖惟大任改命上材則熒爝末光不獲干
時之咎棲樞近用亦參御名廈之功

辭使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
州諸軍事充鎮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判江寧
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

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者恩典有加事勞弗
稱陳力況難於罷勉輸情終冀於矜哀中謝
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興運恕心量己雖知
容膝之易安營職趨時更似絕筋而稱力既
又耗衰而成疾重遭憂釁以傷生姑欲補完
唯當休惕若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崇是
為擇地以自營非復籲天之素志伏望
皇帝陛下追還渙号俯遂愚衷許守本官退
依先壟矜憐積歲參大議於廣朝或賜誤恩
食舊勞於外觀尚縻眷奬非敢干祈臣無任

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表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批荅不允者寵私未愸更加褒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貪之恥中謝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帷幄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痾而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謗何由解免伏望　皇帝陛下俯垂念聽特賜矜從使盛世無虛授之嫌孤臣有少安之幸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兼榮將相託備藩維雖皆序爵以稱功乃以辭榮而竊寵自惟忝冒彌積凌兢中謝伏念臣晚值聖時久陪國論詢謀下逮或有誤合之片言眷智日躋實爲難逢之嘉會所願備殫其智力以圖稍就於事功末學短能固知易竭要官重任終懼顛隮遂當引分以避嫌重以羅憂而成疹冒聞已瀆敢逃逋慢之誅聰察俯加更滋褒延之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昭大德灼見俊心謂其陳力之已疲及此顓天而賜閑并包之度示無替於始終報稱之心矣不忘於夙夜臣無任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近累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奉　勑命就除充集禧觀使權於江寧府居住仍放朝謝者以病自陳庶全於私分蒙恩幸許尚竊於隆名論肌雖荷於優容省已終難於叨昧輒披情素上冒聰聞伏念臣久玷近司迄無明効終蒙解免實賴保全自顧衰殘已難勝於勞勩數違明詔實仰冀於矜憐號兼將相之崇身就里閭之逸俁恩若此前載所無非惟私義之難安固亦公論之弗與伏望　陛下深垂簡照俯徇虔祈特回渙號之已孚許以本官而充使如此則上足以成　陛下循名之政下足以免愚臣冒寵之輕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充使伏蒙　聖慈

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屢𧶜方負憂兢聖聽未移更加獎勵顧仰開於國體敢終冒於天威臣中謝 伏念臣頃忝近司久虛大受既罷疾疚自當辭禄而里居尚恃眷憐故敢祈恩而家食將相之爲重寄朝野之所具瞻若免於事任之勞而尸此名器之寵在昔之懋勳明德尚莫敢居如臣之綿力薄材豈宜非據伏望 陛下俯矜危懇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所安是固物情之衆允臣無任

第三表

温厚之辭屢加褒勉顓愚之守尚冀矜憐敢逃冒責之誅願獲終辭之志伏念臣衰殘控訴寵獎優從休其疲勩之餘賜以燕閒之樂叨恩已厚序爵更崇且名器不以假人而乃繆當非次餼牢欲其稱事而乃坐享不貲是將危身亦以累國伏惟 陛下公聽以揆萬事原省以通衆情因忘反汗之嫌俾遂籲天之欲庶安愚分用猒師言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第一劄子

臣某衰疾疲曳難於自力干恩天聽至于四三通慢訓獎罪當誅殛伏奉勑命就除觀察使俯從燕安之私欲猶假非分之名器鴻慈覆載不啻天地感激涕泗無言以諭然以將相之祿養疾於田里歷選近世勳賢未有若斯比例臣愚無狀績效不昭欲以何名敢此叨昧且臣蒙 陛下識拔序之群臣之右當以粗知分義爲異庸人今若以衰殘向盡之年貪非所據豈不自𢡟素守而仰累 陛下知人之明伏望聖慈察臣累奏許以本官充使於江寧府居任冀蒙瘳復終誓糜捐所有

勑命臣未敢祗受除已具表謹復具陳乞以聞干忤 天威臣無任惶懼祈恩之至

第二劄子

祗荷聖訓丁寧備至非臣庸朽可以堪稱伏念臣以疾病不勝從事之勞而欲自休養退歸田里乃分之宜尚恃眷憐之私竊自恕而求以本官食宮觀之禄于外於臣之分愧負已多而 陛下乃欲使之兼將相之重而處於此雖仰戴恩德爲至厚矣而臣歷選前代近至本朝所以寵待勳舊之臣無有斯比況

臣久尸重任績効不昭豈可度越前人有此
叨據是且上虧　陛下名器不以假人之道
下傷愚臣知止之義伏望特垂睿聽早賜允
從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天下公
論爲恊除已具表陳乞以聞臣無任

第三劄子

臣某近再以懇誠上干睿聽逋慢明訓方虞
譴責伏蒙天慈特差臣弟某齎賜詔書不允所
乞傳諭德意撫存備厚仰荷天地至恩捐軀
殞首無以上報伏自惟念臣以衰病無勞之

身得請于外雖能爲上陳力任一方之寄以
忝將相尚爲非分況今蒙恩寬假得就燕閒
豈可坐而尸此以養病田里之中此臣所以
不敢忘止足之義而自取辱殆也所懷懇激
已具累奏雖　陛下申加獎勵恩德有隆而
愚臣切自揣稱終無可以叨昧之理伏望
陛下俯垂閔察早賜開允則非獨臣爲幸甚
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聞

第四劄子

臣某近以懇誠上干天聽伏蒙　聖慈特降
中使齎賜詔書仍斷來章臣以朴愚久適明
命罪譴之及所不敢辭而　陛下加惠寬矜
慰諭備至仰荷天地厚恩非臣殞越所能報
稱然臣之懇懇已累具聞奏義旣所難受臣
亦何敢自已切惟人君之御臣以其任隆而
責重故委之高爵重祿而無難人臣自度其
智力足以勝任而塞責故受其高爵重祿而
無媿此上下所以兩得而能治安也今臣旣
以疲茶退歸閭里尚恃　陛下眷存謂其嘗
預政事有夙夜之微勤故敢求以本官食宮

宮作祠

觀之祿于外已於理分爲非所宜而　陛下
乃疏誤恩使兼將相之重臣愚不肖病不任
事顧於　陛下勵精求治之時不能自力以
裨補萬一而坐尸名器如此其辱不知人臣
之出力赴功任隆責重而有勳勞者　陛下
將復何以處之此臣所以不敢當也臣若苟
貪仰副訓勑而不知處此則非獨於臣私義
無以自全亦於國家大體所損非細故復冒
昧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　陛下始終念察
早賜聽許則非獨臣爲幸甚

辭免司空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三班差使崔波詣至奉宣詔旨及齎賜制誥一道除受臣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食邑四伯戶食實封一伯戶餘如故者使軺馳授祗忝明恩家巷卧居敢叨虛獎臣中謝切以事官之所命異於時制之今除名稱三公班序一品建辰特幸稱位實難臣曉玷誤恩甞尸劇任曾無尺寸粗報眷憐獨有丘山莫知負戴荒遠嬰病之父休明嗣服之初縣力薄材適甘於屛弃高秩厚禮更冒於褒崇惟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還令追寢賛書庶以衰殘獲所安之終吉亦令蹇淺免非據於具瞻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追寢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隆施所速懇辭弗俞輒冒大威更輸微款臣中謝臣事劳無紀操行不脩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富坐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尚眷求人之舊寵靈覃被危厲增加位高疾顛力少任重實前修之切戒敢小醜之冒膺仰異睿明顧憐衰朽攺兹非服免貽官謗之憂宥以罔功使獲里居之佚臣無任

兩府待罪上表

臣某等伏覩內降德音以陝西河東兩路外勤師旅內耗黎元引咎推恩者罪已以興方懋日新之德經邦弗効敢辭天討之刑中謝臣等昔以凡材過叨重任內不能定國家之論以協士民外不能成疆埸之謀以綏夷狄用開邊隙亟使人劳至深惻於聖懷實大愆於榮祿瘝官若此即罪爲宜唯並寘於嚴科乃大符於公論臣等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屛營之至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功必用强明乃能協濟豈容昏督可以叨居進冒聰聞釐陳危悃中謝伏念臣逮侍　先帝列官外朝晩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　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諏以萬幾之事錫讌謳而並至輙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

每蒙開納　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欽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疹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營醫藥重念采新之弗給尚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　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

第二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手詔封還不允所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中謝　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覩逢盛世昧於量已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恩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　皇帝陛下闊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致命於時材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再具表乞罷政事伏奉批荅不允者封奏上昭未能感徹訓辭下逮更誤褒嘉中謝　臣聞恕以及物者君之仁量而受事者臣之義蓋世之道有外而有降故士之行或肆而或拘遭聖治之尚容冀私誠之獲遂伏念臣自蒙任使已歷歲時雖或售於小忠曾莫裨於大政迨茲嬰疹乃始告勞姑以免邦憲之誅詎何足汙上恩之奬勵使人抑至詔指屢頒祗荷顧憐重懷感悸非不願粗施其樸學庶幾以仰副於鴻私顧惟剛德之浸昌方奮睿謀而獨斷辨忠賢之可任既示弗疑察莠圖之為明將知所畏人宜盡力朝豈乏材寧容昏憊之餘尚冒寵靈之厚伏望　皇帝陛下離明俯燭解澤旁施矜綿力之既疲監近司之或曠俯從控懇實允詢謀雖已事之無補難言報國冀餘生之末涯尚攫捐軀臣無

任　云云

乞出第一表

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難以養痾而昧冒輙輸情素仰丐恩憐 中謝 臣叨被鴻私誤尸榮祿堯仁天覆幸荒擻之兼包湯聖日躋顧畀凡而自絶尚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年而寖劇更知駑蹇難重任之久堪伏惟　皇帝陛下明燭隱微恩綏羇拙閔其積疢收還上宰之印章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壟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臣無任 云云

再乞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輙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疢之深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獎未賜矜從事有迫於懇誠理必祈於哀惻 中謝 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志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廢占天豈圖夏患之餘更值清明之始寒之之日長而暴之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尚誤聖知驟妨賢路摩頂放踵雖願效於微勞以蚊負山顧難勝於重任矧復瞀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以尸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爲可畏伏惟　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竭區區旅力或未憖於餘年斷斷小能冀尚施於異日臣無任祈天俟命 云云

乞退表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 中謝 臣受材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謾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耻久宜辭位尚苟貪恩豈圖養拙以乘方重以瞀昏而廢務狙嘗陳列未獲矜從黽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　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柢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瘝官仰冀高明俯昭悃愊念其服勞之久愍其嬰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時令遂

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
師虞

劄子

臣以羇旅之孤蒙恩收録待罪東府於今四
年方 陛下有所變更之初內外小大紛然
臣實任其罪矣非賴至明辨察乃宜誅斥久
矣在臣所當圖謀豈敢復有二心徒以今年
以來病疾浸加不任勞劇比嘗粗陳懇款未
蒙 陛下矜從故復黽勉至今而所苦日甚
一日方 陛下勵精衆治事事皆欲盡理
之時乃以昏疲久尸宰事雖聖恩善貸而罪

釁日滋至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 陛下知
人之明非特害臣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
今日之乞也伏奉 宣諭未賜哀矜旁皇屏
營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已深慮熟計而後
敢言與其廢職而致誅則寧違命而獲譴且
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
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久擅其事鮮有不遭罪
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為無意也臣備
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譴訶實望 陛
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宜使臣粗獲安便
異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第二表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 手詔未賜俞允
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即奉承匹夫志守之愚
敢覬矜允臣中謝 竊以品制百為揔裁萬務
任怨盡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賢所以中
外迭居是為祖宗故事況於疲曳加以昏昏
若由昧冒而無慙其必顛隮而不救臣過叨
睿獎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怨特
多於前輩兼竊令政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

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其於多
故實以難支矧疾疹之交攻且事為之浸廢
伏望 陛下昭其悃愊假以優游使得休養
於衰疲以示保全於孤拙

第三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 手詔未賜
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
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 切惟成湯高宗之
世有若伊尹傅説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

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又相亦有
終違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彞騭忠或
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
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秉權而久處孰
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
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瘝官伏惟
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
萬物之皆昌矜夫耆遐之優既已勤劬之久
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
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
忘或再施於華幄

劄子

螻蟻微誠屢煩天聽每承訓荅未賜矜從惶
怖怔營不知所措臣今日奏對近於日旰不
敢久留以勤聖體所以依違遂退即非敢食
其言以道事君誠爲臣之素守苟可強勉而
免違忤之罪臣亦何敢必其初心實以疾病
浸加恐驟　陛下所付職事上累　陛下知
人之哲下違臣不能則止之義此所以旁遑
迫切而不能自止也且臣所乞特冀暫均勞
逸非敢遂即田里之安切謂　聖恩不難賜
許謹具劄子陳乞伏望　聖慈特垂開允

第四表

臣某言伏奉　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
者螻蟻微誠屢關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
中謝　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
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爲貴其拘之爲賤
賤故尚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廉
恥士知尊行義而矜廉恥宗廟社稷之安而
天下之治也伏惟　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

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
欲其肆不欲其拘臣以羇孤旁無佽助一言
寤意特見甄收適遭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
之大義事或乖於衆口而　陛下力賜辯明
言有逆於聖心而　陛下常垂聽納此臣所
以履艱虞而不忌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搶
攘未就平戎之敘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
勞今特以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
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然莫可回奪則是覩
値周家之忠厚獨爲秦士之賤拘事與願違

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寶望聖慈俯
昭愚款外賜優閑之地少安疾疹之身湏其
有瘳乃責外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
草以酬恩

乞宮觀第一表

臣某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
當布可辭之義中謝伏念臣晚陪興運久汙
近司顓愚弗逮於清光衰疾更成於癈曠苟
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旃班之
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蒲柳殘年足為榮
耀顧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
疲曳難支顛隮可畏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并
解圻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休田里瞻守
丘墳儻憑休養之私終獲衰瘳之福敢忘策
勵復誓糜捐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
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
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微息尚竊有懷輒冒
隆威更輸危悃伏念臣遭逢異甚播効蔑如
苟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顧以憂傷而
至弊重爲疢疾之所嬰偷假便州必負曠瘝
之責過尸厚禄更懷叨昧之慙伏望陛下
本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顓天之懇俾無累
國之尤尚冀寧瘳誓終糜殞臣無任

第三表

軫傳俯臨璽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
悸之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冒
天威伏念臣久誤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禄
易取災危力憊矣而弗支氣喘焉而將蹶窮
閻掃軌斯為待盡之時幕府建旄豈曰養痾
之地所懼曠瘝之責敢辭逋慢之誅伏望
陛下照以末光逮其微請使墳陸之鳥無眩
視之悲濠梁之魚有從容之樂庶蒙瘳復更
誓糜捐

第四表

筋骸衰苶僅有餘生肝膈精微簡在聖聽豈
圖寵獎未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中謝
伏念臣久妨機要初乏消埃苟免庶尤實荷
恩私之至致緣多疾更尸名器之崇比辱使

輒係宣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兒病瘵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爲理分之宜干澤自營尚恃眷憐之舊伏惟 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黽勉之終難假以便安而少惕庶完體力圖報毫分

乞宮觀第一劄子

臣某頃被召還復忝宰司行以亢滿易隳事以衰疾多廢幸蒙恩釋重寄尚兼將相之官自惟憂傷病疢之餘復當辭劇就閑之日過叨榮祿非分所宜黽勉方州亦將不逮故因

賜對輒預奏陳俟到江寧須至上煩聖慮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於江寧養疾過蒙眷獎喻以毋然非臣糜殞所能仰稱而臣自離闕廷所苦日侵目眩頭昏背寒腳壅加之喘逆稍勞輒劇若非蒙恩許免藩任且令休養即恐療復無期輒敢冒昧天威具陳前日悃愊伏望 陛下特垂睿聽俯亮愚誠早賜矜從使得寧濟即異時稍堪驅策誓復罄疲駑臣無任

第二劄子

臣某近輸悃愊仰丐恩憐干忤天威方懷憂畏伏蒙天慈特遣使人齎賜訓勅諭以至意撫存顧念逮及存沒負荷恩德無以勝任瞻望闕庭唯知感涕然臣之懇懇實有可言伏念臣拘疾已來衰疲浸劇若黽勉從事必不能上副憂勤而應接之勞適足以自妨休養又地閑祿厚非分所宜聖心雖示優容臣終難於叨昧伏望 陛下俯垂燭察早賜矜從他日苟獲夷瘳餘年敢辭驅策臣無任

第三劄子

臣某比因馮宗道還闕已具輸區區螻蟻之情繼蒙撫存曲賜訓諭臣誠惶誠感已具表稱謝以聞竊惟天慈終始見憐故欲賦以厚祿示以優禮不然一州之守豈憂付屬乏人臣憂患餘生加之疾病喘焉朝夕難冀久存陛下所以愛臣何啻天地父母矜多尸廩賜重貽亢滿之殃豈若賜以安閑使有寧瘳之福伏望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旅力復可驅馳敢不致死以圖報効臣無任

第四劄子

臣某備位七年初無分毫績効以病自列獲
觧繁機而誤恩曲加寵禄并過豈臣庸朽所
可堪任況自涉春以來衆病並作氣備力憊
殆不可支其勢如此以尸厚禄則有食浮之
憂以任州事則有官曠之責計臣之分無一
可為故頻乞其不肖之身休養歲月而璽書
繼至訓勑加嚴雖　陛下眷奬之意始終不
渝而臣竊自度量終難黽勉以稱萬一彷徨
跼蹐不知所言輙復干冒天威期於得請而
後已伏望　陛下深垂矜惻早賜矜從他日

若獲寧瘳顧雖晚節末路尚知補報惟所驅
策豈敢辭免除已具表謹具劄子陳乞臣無
任云云

第五劄子

臣某近四上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宫觀差遣
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所乞仍斷來章
螻蟻之微頻煩寵諭臣之懇誠已具累表愚
衷激切終冀矜從伏念臣荷國厚恩未報萬
一若非疾苦不能任事豈敢數違訓勑以自
取逋慢之誅但以病勢日增雖外視形色若

無甚苦而神耗于中力憊于外一有動作即
不可支思慮忱然事多遺忘以此居官豈能
塞責且一方之任非獨簿書獄訟在所省察
至於警戒盜賊輯安兵民責在守臣事費至
重此豈精神衰耗體力疲憊之人所可堪任
伏惟　陛下加恵留聽察其所請出於誠然
早賜開允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
陛下任使之際無曠官廢事之悔臣愚不勝
至願謹復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乞致仕表 此表不曾奏發蓋後捡見遺藁

臣某言瘵以曠官官特食功之舊老而辭禄
敢忘知止之廉輙冒大威具輸微款伏念臣
小闕寡識薄力淺材信獨善以一心昧自營
之百慮以辜見遇特幸遭逢昔也壯時尚無
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爲敢望睿明許之致
事實矜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太平
之樂亦令遲暮免離大耋之嗟

辭南郊陪位表

伏奉　詔書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萬國駿
奔煒上儀之殊觀一夫幽屏叨明命之特招

臣中謝伏念臣竊祿已多冒恩最渥自致惓惓之義實有素情再瞻穆穆之容豈非榮願而恭然暮景嬰以沉痾伏畎畝以負薪於今未已佇壇垓而踐豆用此為妨

辭明堂陪位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明堂陪位者合宮丕享環宇駿奔冒被優詔之加使陪顯相之末臣中謝伏念臣投身荒遠上負眷憐企踵禁嚴久勞鑒寐況宗祊之盛禮辱號召之明恩當即辦嚴豈容辭疾而沉㝠侵劇黽勉實難心若子牟雖每存於魏闕身如楊僕乃自外於漢關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七

表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辭集賢校理狀四　辭知江寧府狀
辭赴闕狀三　乞免就試劄子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三

辭同修起居注狀

臣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者聖恩深厚臣非隕首所能報稱然臣去年始蒙恩特除直集賢院當是時臣已黽勉不敢久違恩指至今就職才及數月又蒙恩有此除授臣竊觀朝廷用人皆以資序臣入館最為日淺而材何以異人終不敢貪冒寵榮以干朝廷公論伏望

聖慈察臣誠心非敢飾讓特賜追還所授

第二狀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敕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讓便令授敕供職伏念臣前奏所陳實繫朝廷用人之體非特

於臣私義有所不安伏望　聖慈檢會臣前
奏特賜追還所授

第三狀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敕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敕供職蹤遠小臣上煩朝廷敦獎如此而區區所陳終不敢止者誠以謂進在臣先而才行當蒙選擢而與之則與之宜有先後臣入館資序最爲在後而獨先被選竊以爲非朝廷用人之體此臣所以不敢受也臣異時得以叙進臣雖不肖豈敢復辭且臣已嘗辭避職事而不爲朝廷所察今若又追於敦諭黽勉供職則是臣每飾辭讓之虛文以玩黷朝廷人雖不以爲言臣亦何顏以立於世蓋人臣事君苟心知其甚不可則寧得罪而有不從況臣幸在聖人至仁隆寬盡下之時謹分守以辭其所不當得之寵榮必無放命之罰則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伏望　聖慈察臣如此早賜追還所授

第四狀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又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敕供職卑賤之臣屢煩　聖恩敦諭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然臣聞人無信不立臣事君以忠忠者不飾行以徼榮信者不食言以從利臣固嘗曰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若臣既有此言而終於託不得已以饕寵授則是臣飾僞食言而實無自守之義非所以稱朝廷獎遇之意而明區區避讓之本心寧以違命受譴終不敢身爲浮僞之首以傷聖時忠實之化伏望　聖慈早賜追還所授

第五狀

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授敕供職　聖恩所以加臣者如此非臣陷胷隕首所能報稱然臣愚不肖不知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臣以此者何也爲其賢於人也固有廉讓忠信之實也度越衆人而貪其所不

當得非所以爲廉讓知其不當得而辭於上以爲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然終於託不得已以私其寵利非所以爲忠信無廉讓無忠信然而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之以其所不當得之職事臣恐執政大臣必受比周朋黨之嫌陛下必獲不察蔽欺之謗臣亦不得自託於忠廉之行而居下姦利之人竊朝廷之間爭飾僞讓以徼一時之幸而有傷忠厚之俗其事如此則朝廷不可以不深思而聽臣之辭臣亦不可以不固守而違朝廷之命誠願陛下日月之明察臣今日之請辭窮理極非如向時避讓職事猶在可冒之地雖由此得罪必不敢以身爲亂俗之首伏乞斷自 聖心無牽於左右大臣之過論特賜追還所授

第六狀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奉 聖旨不許進狀辭讓者 聖恩深厚一至于此臣誠惶誠恐震怖不知所出竊觀朝廷近日辭讓職事未嘗有蒙聽許者而臣又嘗辭讓職事而不爲朝廷聽許矣今復守辭讓之說以請於朝廷固宜 聖恩不即聽許然臣已嘗見朝廷未嘗許人辭讓職事而猶惓惓自陳所守不避僞讓之嫌誠以螻蟻微誠自誓終不敢受冀蒙 天聰終初省察而已今若迫於恩指遂叨寵利則人雖不以爲言臣實無顏以處使臣負僞讓之謗則朝廷豈免濫恩之譏臣雖不肖義實不敢安此且方今之所患而務絶者方在於進取而不在於辭讓方在於欺罔而不在於忠信臣若託不得已終叨寵利不顧其已出之言則是去辭讓而引進取毀忠信而爲姦罔朝廷本欲拔取人才而所得者乃有去辭讓毀忠信之嫌恐非所以示天下而厲士大夫之操也此臣所以不敢避放命之罰而守其區區之誠不敢以身累國非特欲全其私義而已也伏望 聖慈即賜聽許令朝廷不失所授之宜臣亦不失所守之信臣不任

第七狀

臣昨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朝廷已行擢用依累降指揮不得違避
者孤賤之臣行能淺薄當朝廷清明收用賢
儁之時幸得著外庭豈非榮顯況又蒙拔擢
備任清要丁寧奬勵使必就官此雖隕首剄
心自知無以報稱然臣所以不敢受命而猶
守其區區之說者誠以資在臣前尚有未蒙
選者臣若苟見寵利之可得而忘避讓之義
苟知避讓而不能固其所守非朝廷所以拔
擢臣之意又非臣所以報稱朝廷之心且詘
已行之命以伸自守之志者朝廷之令名食
言喪志以順命爲悅而饕寵利者臣之醜行
令朝廷重得令名而使臣輕爲醜行此臣之
所不論也臣幸蒙任使備官三司列職儒館
若朝廷以爲可任異時以次升擢於分不爲
進越則臣雖不肖其亦何說之敢辭誠望
聖慈哀臣懇迫檢會臣前後所奏察其理有
可言特賜追還所授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勑差臣同修起居注
伏念臣行能無異衆人入館最爲日淺向叨
選擢嘗已固辭幸蒙　聖恩方賜聽許今同
館之士才能資序出臣右者尚多而又蒙誤
恩有此除授在臣理分固不敢當兼臣久任
京師親老口衆而自春至今疾病相仍醫藥
百端未得平愈近已進狀乞一知州軍差遣
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一
知州軍差遣使臣無進越冒榮之罪而得紓
私養之急所有同修起居注勑牒臣不敢授
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二狀

右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讓使令授勑臣愚不肖幸當朝
廷拔擢賢儁之時獨蒙不次之選豈不榮哉
然臣入館最爲日淺而行能無異衆人故不
敢度越衆人以饕寵利向時守此說以辭朝
廷之命至於八九而　聖恩不以臣言爲不
信幸賜聽許今纔數月同館之士資序在臣
右而行能足充此選者尚多遠蒙　聖恩有
此除授令臣今而可授則向之辭命至於八
九者果何心也昔鄭以子石爲卿則辭太史

退則又使之命已命已則又辭焉三辭而後受冊於是子産始惡其爲人夫子産所以惡之者不以其飾辭讓而無忠實之志乎臣之蒙恩雖出於無求然始則託辭讓之名以煩恩朝廷終則徼一日之利以忘前言之信推事考情亦何以異於子石臣誠固陋終不敢奸子産之所惡以上昭聖時任人之失且朝廷必以臣粗習文藝而忠信可使則臣固嘗日異時循次選用則臣不敢辭伏望 聖恩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使臣得遂前言之信而又有以紓親養之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第三狀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依前後指揮不許辭免便令授敕者 聖恩加臣無窮臣愚固守無已臣誠惶誠恐震怖不知所爲然臣義有所不敢爲故不敢冒恩而苟止伏念臣以資序在臣右而行能宜蒙此選者尚多故嘗自列至於八九幸蒙 聖恩聽察而所除始祖無擇一人

若臣今遂冒居則是謂在臣右者已無可選臣以應舉入仕磨勘遷官本圖官達非敢苟爲高抗至於恩踰理分度越衆人官謗所歸臣亦不敢苟得以忘前言之信兼臣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加以氣衰舊學幾廢親老口衆久任京師近嘗進狀乞一閑慢州軍差遣伏見近例見任修起居注以便親求罷出補外官嘗蒙朝廷聽許蓋當聖時務以仁恕優容臣下則以便親而求外補意朝廷之所宜從伏望 聖慈哀臣懇迫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以便私養且令臣無進越冒榮之罪所有同修起居注敕牒臣不敢受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第四狀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便授敕更不得辭免者臣之懇懇已具前奏螻蟻微誠未能上動 聖聽臣誠惶怖不知所爲然臣愚不肖以謂朝廷革因循之弊以不次官人當得異能之士然後允衆人之望而因循之弊可以

送除臣治身則行能不備居官則職業無稱雖知好學而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故嚮蒙選擢即自以行能無異衆人而不敢度越衆人受職幸蒙聽許才及數月即欲度越衆人言行本末不相顧如此豈稱朝廷選擢之意雖令言者不以是爲臣罪臣實無顔以處伏望 聖慈察臣累奏情理備盡特賜追還所授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第五狀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準中書劄子

奉 聖旨依前降指揮便授敕供職臣之區區辭說已窮然不敢避逋慢之罪而苟止者非特欲守前言之信亦不敢上累朝廷蓋臣有冒榮失守之罪則朝廷亦有選授失人之謗因啓天下好利之士僞讓以要君則甚傷聖時風俗此臣之所大懼也若 聖恩幸聽臣言使臣得安理分則臣爲不失所守臣能不失所守則朝廷不失所選矣朝廷不失所選而又隆寬廣裕以曲盡臣志謂宜無傷而適足以感厲天下之士且朝廷以臣粗涉藝文忠信可使不復責其行能之備必欲擢置從官則臣固嘗曰臣以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終免於罪戾則循次受選自不爲逞當朝廷清明拔用賢儁有志之士孰不幸願寵榮如臣之愚豈獨異於衆人誠以不敢度越衆人故嘗自列至於八九朝廷隆寬盡下已嘗幸聽臣言曾未數月臣即不復自顧前言之信若令言者謂臣要君以僞臣誠無辭可以自明伏望 聖慈察臣所守如此臣誓堅死節上報 聖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辭集賢校理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準中書差人齎到敕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 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婚嫁葬送之窮比於向時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即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

以舊制入舘則當供職一年臣方其貧勢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干忝朝廷之罪而苟欲就其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要君而誤 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候一年即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隳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 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報之至所有敕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第二狀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準中書差人齎到敕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準中書差人齎到敕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謏蒙來拔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恩上得罪終不敢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與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議固以上累國體此臣所以惓惓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得非敢以爲讓也伏望 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已所有敕牒臣不敢受

第三狀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準中書差人齎到敕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再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九日又準中書差人齎到敕牒令臣不得辭免是臣區區之意終未蒙朝廷省察臣於他官苟可以得則或黽力以求之唯恐利之不多而勢之不便非能有所辭讓也至於私養之不給則苟求冒取亦無所不至今朝廷特以為校理則再三干黍朝廷而終不敢受者誠以要君罔上之罪大故寧以他得罪而於此不敢順命苟止也所謂要君者臣前狀已言之矣所謂罔上者朝廷除校理必先考試今獨推恩異於尋常朝廷不以臣為小有異能則必以臣為小有異行臣無其實而敢冒此恩此乃所謂罔上也且臣蒙恩與試久矣臣非敢終辭也特以勢未便爾若朝廷且從臣欲使臣他日之力足以供職京師而無乏養之憂則臣自當援恩求試豈敢上煩朝廷敦迫何必遽加特恩使朝廷為苟舉而臣為苟得者乎臣聞之古人曰明主可以理奪又曰匹夫不可奪志臣敢守此語以至於再三伏乞 聖慈特賜矜允煩冒天威臣無任祈恩待報惶恐迫切之至

第四狀

右臣蒙恩除集賢校理以分不當得已累曾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二十四日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更不許辭讓臣以小官非敢以禮為讓也直以分不當得理當自言蓋聞當得而讓則上有所不得聽不當得而授則下有所不敢承不聽不為迫下不承不為慢上以其有義也臣誠不肖然區區之私具狀四奏者竊以為匹夫之志有近於義是以仰追恩威至於再三終不敢受伏望 聖慈俯察臣愚特與追還所授臣無任

辭知江寧府狀

右臣今月初九日進奏院遞到敕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犬馬之疹自隔清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丘墓所在就付兵民之權非臣肝膽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寵勉典領當路大藩

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寄任伏望　陛下察
臣如此儻以臣遠侍　先帝未許分司則乞
除臣一留臺宮觀差遣冀便將理終獲有瘳
誓當捐軀少報　聖德所有敕牒臣未敢祗
受已送江寧府收管謹具狀奏聞

辭赴闕狀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準中書劄子伏奉　聖恩以臣喪服既
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罪逆餘生尚蒙齒錄
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即日奔走就塗而
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稍
瘳即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第二狀

右臣伏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體認朝廷
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曩蒙
聖恩逮及自非抱疹不任職事豈敢故爲逋
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
伏望　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
有瘳則臣雖自知無補於　聖時猶當乞備
官使仰副朝廷眷錄之意

第三狀

右臣伏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依累降指
揮發來赴闕螻蟻微誠不能感動至煩朝廷
恩旨屢降臣實惶怖不知所爲伏念臣本以
孤生實無才用誤蒙　仁宗拔擢備數從官
當　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久
尸榮祿無補聖時今　陛下以仁孝之資纘
承聖緒臣於私義既無所及唯當追　先帝
之遇致身於　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
職事何敢逋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
臣自春以來抱疹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則所
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
支持即乞復備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
欲扶伏奔走闕廷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強伏
望　聖慈察臣懇迫令檢會臣累奏特賜指
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之至

乞免就試劄子

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
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
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
不就試慢廢朝命尚宜有罪幸蒙寬赦即賜

聽許不圖遂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令臣無葬嫁奉養之急而逡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寧宇方欲就任即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　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面發赴本任去訖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三

臣伏承　聖恩以修撰經義罷局除臣男某龍圖閣直學士臣雖以懇辭未蒙照察伏念臣男某誤蒙　陛下知奬特以粗知承學比奉　聖旨撰進經義尚未了畢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右正言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是特所叨恩命已駭衆人觀聽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宣諭令臣更勿辭免臣亦以謂　聖恩録進書微效遂不敢辭自爾以來雱以疾病隨臣不敢預聞經義職事今玆罷局在雱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受褒賞非特於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爲有累伏望
聖慈察臣懇悃追寢誤恩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衆人於聖政有所譏議

第二劄子

臣伏奉　詔書以臣乞免臣男某恩命未賜允俞臣之懇款已備前陳螻蟻微誠未能昭徹然國家之賞典務在報功施之非宜實累國體非特在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伏惟大明無所不燭察臣非敢妄干　聖聽早賜追寢誤恩謹具劄子陳免以聞

第三劄子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臣男某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懇誠已具前奏
聖恩深厚未即矜從在臣區區實不寧處如臣叨昧尚所難勝況又賤息何名享此賞而無勸累國實多伏望　聖慈察臣懇款早賜追還成命使臣父子皆荷　陛下全度之至恩所以上報生當隕身死當結草而已謹具劄子陳免以聞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七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八

表

謝知制誥表　謝翰林學士表
謝叅知政事表　謝除左僕射表熙寧八年七月
謝除昭文表　謝除史館表
謝依前本官充觀使表
謝特授儀同封舒國公表
謝特進封荆國表
謝加食邑表　謝加南郊恩表
謝知江寧表二　常州謝上表
代上明州到任表
謝免南郊陪位表
謝免明堂陪位表
謝雱免中允説書表
謝賜弟安國及第表
謝弟安國得館職表
謝差弟安上令授勑命不許辭免表
謝添差男雱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表
謝雱除正言待制表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　聖恩授臣前件官者高華之選欲報甞艱固陋之身以榮為懼中謝竊以自古招賢能之士因使為侍從之臣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為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為時起羞伏惟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久安之運趨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瘝官尤為累上臣羈單賤士鄙朴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為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内懷尸祿之慙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至超踰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罔陵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上懷於私計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翰林學士表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

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議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犖犖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踈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閭辭命之習無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

於群臣賢不肖已知考慎而於其言也又能虛己以聽之故聰明睿智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

謝祭知政事表

承弼之任賢智所難顧惟鈌然何以堪此仰膺成命弗獲固辭中謝竊以古先哲王考慎

股肱輔皆有一德用成衆功伏惟　皇帝陛下含獨見之明踐久安之運甫終諒闇將大施爲宜得偉人與圖庶政如臣者徒以學粗知義方本無它長可備官使退安私室自絕榮塗既負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大明繼燭正路宏開付以藩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延淺陋所聞每蒙知獎以爲奉令承教庶幾無尤當軸處中良非所稱龍光曲被震愧交懷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

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紹睿謀之天縱方理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隳於素守臣無任

謝除左僕射表 熙寧八年七月

貳令中臺兼官左省惟時遴選蓋嘗久曠而弗除忽此叨居顧豈微勞之可稱陪敦厥邑敷告于廷是皆至榮難以虛辱臣某誠榮誠感頓首頓首竊以經術造士實始盛王之時僞說誣民是爲衰世之俗蓋上無躬教立道

之明辟則下有私學亂治之萌詎然孔氏以羇臣而與未喪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沒之聖異端雖作精義尚存逮更煨燼之災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勝質傳注之博溺心此淫辭詖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爲隱篤生上主純佑下民成能協于人謀將聖出乎天縱作於心而害事放斥幾殫通於道以治官延登既衆尚懼膠庠之黎獻未昭典籍之群疑乃集師儒具論科指繕書來上褒典俯加臣趣操弗高知識允淺少嘗勤苦但

爲褒氏之吟晚更耄衰豈免輪人之譏初備使令之乏即知稱愜之難敢意誤恩獨當殊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化民成俗爲事故急在誨人以尊德樂道爲懷故易於靡爵因忘固陋特假寵光祗服訓辭深惟報禮雖無博學對揚稽古之鴻名庶以雅言助廣右文之美化臣無任

謝除昭文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失職之誅經體贊元更誤選賢之舉中謝 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借功名之享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久安之機飾千歲積壞之蠱士誠服矣而持禄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而樂事勸功之志未純近或長阨而仁義之澤未流遠或虛憍而道德之威未立

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使暨乃僚纘迪我高后之事冀勝所任以濟斯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之中久獨立於傾摇之上動無庸弗效恩禮更加託備外藩俯鄰耆歲遂叨詔奨還冠宰司自視羇單所懷蹇淺方古耕築則有其陋爲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投老之軀而遭難值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消埃且上之施既光則下之報宜厚與之戮力仰承睿智之臨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誓殫疎拙圖稱休明臣無任

謝除史館表

臣某言伏奉　恩命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揚于大廷寵以高位歸之翊戴之重諉之宰制之平聖心方慎於旁求小己知難於上稱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聞人君代天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唯成湯之聽伊尹與傅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蓋所趣非由於二道故所爲若出於一身夫豈千越夷貉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既以此獲倢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扳緣於祿仕曩塵近侍積媿空餐悲遽隔於庭闈分長依於丘壠俄值纂承之慶繼叨收召之榮責以論經尚少知於訓詁使之豫政曾莫助於猷爲矧以拙直而見知遂爲姦回之所忌伏遇　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奬勵之恩每辨讒誣之巧重遭卜相申敕備官終遜避之無繇更兢慙於非據伏惟　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實臨之臣無任

謝依前本官充觀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依前行尚書右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者屢黷天威坐彌年所曲從危懇仰荷至慈 中謝 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知欲忘身而許國疲曳久瘝於宰事閔凶適在於私門中解繁機特上煩於矜惻外分憂寄復難強於支持方累鴻私更尸殊寵既矜慙於非據輒冒昧以終辭伏蒙

陛下示以優容屢垂訓獎赦其逋慢終賜矜
全猶加秘殿之隆名俯慰窮閻之衰疾地崇
祿厚尚非空食之所宜歲晚力徭雖欲捐軀
而曷報臣無任

謝特授儀同封舒國公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封
舒國公者發號端門外覃慶賜踈恩列辟俯
逮空飡舞手均歡捫心獨幸中謝伏念臣久
孤眷遇當即謳訶曠歲籲天尚辭榮而未獲
新恩賜國仍寵席以有加唯茲邦土之名自
昔宦遊之壤久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
習仁風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
榮此蓋　皇帝陛下道冒群才彌天之所覆
恩涵庶品并物之所包以釐事備於郊宮而
惠澤均於海宇故雖幽屏弗以遐遺顧冒昧
之不貲豈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謝特進封荊國表

臣某言伏奉　勑命授臣特進荊國公加食
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勳如故者宮庭嘉
享推德惠以及人田里空飡濫寵恩而累國

臣中謝伏念臣苦窳賤質卷曲散材遭值休
辰登備貴器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錄之微勞
敢冀糜身尚叨徽數此蓋　皇帝陛下備成
熙事咨四表之歡心董正治官建一代之明
制因令疲朽與被光榮雖自誓於糜捐顧何
酬於負幬臣無任

謝加食邑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
戶者顯相郊宮固宜寵獎曠居田里乃濫褒
加臣中謝伏念臣尚負宿痾久尸棠祿無可
論之薄效有未報之隆恩方國明禋庶工祗
載奉璋執豆旅幣獻琛具輸奔走之勞獨抱
滯留之歎豈圖踈遜亦冒寵光此蓋　皇帝
陛下荷休駿厖斂福敷錫故雖幽屏弗以遐
遺身每被於慈憐心敢勞於勤策臣無任

謝加南郊恩表

解澤旁流明綸俯被永惟叨昧深以兢榮臣
中謝竊以時郊丘之承所以尊上帝疇官邑
之賜所以富善人盛福靡專至恩惟稱臣久
塵要近上累明昭方玉輅之親祠以銅符而

外守逮均休慶例獲褒加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平施於萬方無遐遺之一物矧蒙圖任之舊特荷獎知之深祗服訓辭敢忘報禮

謝知江寧府表

稽違詔令經涉歲時　先帝登遐既不獲奔馳道路　陛下即位又未嘗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於官使雖知黽勉尚懼顛隮臣某誠惑誠懼頓首頓首蓋聞因任以責群材原省以通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疾而見容如臣者逮侍　先朝叨官

外制惓惓許國雖有愚忠役役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疹彌年望絕龍光分投冗散伏遇　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禋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併賜唯是士風之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丘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雖閒闊殊弗廢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已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祗奉詔條而為治冀逃大戾仰稱殊私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盡之力寵以丘園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中謝臣操行不足以挽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摠領繁機惟睿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弗息加以

精力耗於事為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　陛下志存善貸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閔其羸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方來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以貧擇利以病辭勞此於督責之朝皆在譴訶之域中謝伏念臣比在群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改職畿縣未試賢勞之力已纏悸眩

之痾區區本懷懇懇自訴遂蒙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受祿則辭貧而取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知罪其極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蒙敢忘盡瘁然而州郡撫循之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方要諸久任惟茲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郡人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上孤於器

使所祈降鑒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免於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

聖無任

代上明州到任表

奉勑差知明州已於某月日到任訖夷越故區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茲坐以無事中謝臣受材素薄推數頗奇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塵郎位頻竊郡章歸待罪於省中退得藩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更艱阨職

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旅力已愆尚何施為可以報稱於苟利

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填溝壑之時庶幾

自愧

謝免南郊陪位表

臣某言近具表為疾病乞免赴闕南郊陪位

伏蒙　聖慈特賜詔書許免者螻蟻惓惓上干旒扆雲天顯顯俯賁丘園臣憊矣微生頹然暮齒冒恩鼎石非堅卧以為高承命旌招宜駿奔而反後顧緣衰疢致隔清光伏蒙

陛下特赦尤違曲垂念聽齡昏難望尚延舜日之華荒翳易遺更獲堯雲之潤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免明堂陪位表

臣某言近具表為疾病乞免赴闕明堂陪位

伏蒙　聖慈特賜臣詔書許免者駿奔弗獲

內懷逋慢之誅寵荅曰俞上荷眷憐之至伏

念臣久違秘近遂迫衰殘長負異恩固難逃於幽黜敢圖釐事乃復與於詳延輒冒布陳重煩矜允鴻私所被藏一札以知榮旅力已

殞百身而何及

謝雱免中允説書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授臣男雱守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説書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恩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曲諭至懷永惟眷奬之殊實重兢惕之至中謝伏念臣首叨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月莫補涓埃竊覩上智之日躋内訟淺文而知困況如賤息厥有童心尚迷鑽仰之方豈稱招

延之禮恕已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竊官擇人顧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威伏蒙　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精寵荅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説之智專邊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顔有惡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徠實參備於討論詰誓未終已繼叨於奬擢獲世官於閭巷嗣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慨之

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永肩於素守臣無任

謝賜弟安國及第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召試臣弟安國賜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者儁乂之求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中謝竊以躬國論聽斷之煩而察知孤遠之行略門資貢舉之法而拔取淹滯之才山林之所誦説而難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伏惟　皇帝陛下協徳穹昊比明羲和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産爲

世晦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絶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階華寵奬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禄不逮親既永乖於養志仕非爲己當共誓於捐軀

謝弟安國得館職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臣弟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疵賤實以兢惕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膴

仕中叅近侍特荷先朝屬憂患之相仍分湮
淪而自弃敢圖收召俯暨幽潜服在臣鄰驟
冠論思之列恩加子弟具膺慶賞之延有昧
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惟數奇之同産脊
义困於稠人第冊西垣比前叨於睿獎校文
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務博取
於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褒宗
既亢唯知上報之難小已易盈彌懼先顛之
疾臣無任

謝差弟安上令授勑命不許辭免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
路刑獄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　聖旨令
臣便授　勑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
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
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圖殘息上簡聖心數遣
中人間因外使喻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
之餘生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
乃至召見同産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
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

遭逢殆無前比顧一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
祇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諒重念無
傷於國體乃爲不負於天慈顧以里居之安
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實
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於詞窮雖兢
慙於屢黷可以理奪終冀幸於矜從

謝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表

近輒冒昧陳乞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
次伏蒙特恩添差者去寄卧家猶尸厚祿所
榮及嗣更荷殊私中謝伏念臣汗馬之勞初

無可紀舐犢之愛乃敢有言顏雖腆以知慙
心固甘於獲譴豈謂　陛下矜軒幄之舊録
簪履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遠叨於世祿繄
曲成之造化弗以退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
仰稱

謝雱除正言待制表

臣某言伏奉　聖恩除臣男雱右正言天章
閣待制兼侍講特降中使宣諭令便授告勑
不須辭免者孚號明恩實由中出美官要職
弗以次加知榮耀之及私顧僭差而累國雲

天在望氷炭交懷中謝 臣出於羇窮妍是拙
直道常違俗宜芻狗之致妖才不逮人何雚
蠋之能化 皇帝陛下收之末路付以繁機
距滔天之衆譏責經世之來效施及賤息度
越稠人延登朝行使嗣講業方仰陪於膝席
俄中廢於晉殤雖進趨之禮久妨而閒勞之
恩狎至莫知報稱但負兢懃豈意眷憐更加
超擢待制之爲職以陪侍禁嚴正言之爲官
以諫救遺失承金華之舊學親玉色於燕朝
併叨殊私甚駭群聽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攬取同智無小大之遺搜揚衆材無久近之
間苟或不肖槩嘗有聞必垂甄收以示勸奬
四方之訓于我無競維人多士之生斯時不
顯亦世永惟遭值孰與等夷君臣以事道相
求是惟希世父子以傳經見用鮮或同時雖
媿臯陶濟美之材敢忘孤突教忠之義臣無
任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八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表

謝宣召表 謝賜對衣鞍馬表
謝手詔令視事表
謝朱炎傳 聖旨令視事表
謝宣諭許罷節鉞表
謝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表
謝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表
謝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表
謝中使撫問表二 謝中使宣醫表
謝宣醫劄子 謝賜湯藥表
謝勑設 謝東府賜御筵表
謝賜玉帶表 謝賜衣服銀絹等表
謝賜生日表三
謝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
國第七表
謝差張諤醫男雱表
謝李友諒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表
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乞賜額劄子
乞將荒熟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謝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表

謝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表

謝宣召表

含哀去國扶憊造朝黼坐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閎麗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意事雖有故寵實非常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

謝賜對衣鞍馬表

出大庭之顯服束以精鏐引内廄之名駒傳

之錯采隆恩所逮朽質知榮竊念臣弱力淺聞以憂積疹中預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訶更蒙收召論恩潤色曾莫效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於異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醲於慶賞詳在招延因示眷懷使知奮勵誓竭愚忠之報冀無虛授之嫌

謝手詔令視事表

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趣時因欲自屏於寛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 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

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竊言不忌詖行無懲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效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 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當千載而

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

謝朱炎傳聖旨令視事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遄臻訓辭俯逮敢圖衰疾尚悞眷存 中謝 伏念臣曲荷捜揚久辛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為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悸伏蒙 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軺賦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跼蹐無用誠弗忍於弃捐朽株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永惟奬勵徒誓糜捐臣無任

謝宣諭許罷節鉞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二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伏奉 聖慈宣諭以臣誠請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慎愛者囊封屢黷特荷矜從使傳載馳重煩慰撫 中謝 伏念臣久尸榮寵莫報恩私既逃不職之誅更竊無功之祿閉門養疾曾未慭於朝榮擊壤歌時顧難忘於聖力伏蒙 陛下義惟求舊仁不弃遐故雖簪屨之遺尚蒙簡記曾是筋骸之束敢愛糜捐

謝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表

伏蒙聖恩以臣疾病特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侍令卞傳宣撫問諭以調養者飭醫遣使已叨訓勉於視身輟侍子寧重累顧哀於慈子敕言抑至感涕交流臣趣尚鈌如遭逢榮甚竊食浮而廢任特負知憐肤祿殖以挺灾終貽罪疾伏遇 皇帝陛下地容天幬雲蔭露濡呴吹曉出於更生拊傴申加於瀕死譬如造化難紀叙於曲成雖曰糜捐敢稱論而上報

謝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表

膺使寵辭載華原隰賓奩珍劑加賁丘園臣 中謝 伏念臣少出衡茅晚陪帷幄德輶寄重才泛知深但念里居長負丘山之責敢期宸眷尚留簪屨之矜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幬無疆海函不弃戴難忘之盛德豈特銘肌撫易盡之餘生唯當結草

謝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表
輟宮闈親近之臣臨湖海寬閑之野授之藥
物撫以訓辭尸厚祿而無勞謂當誅絕捐大
恩而不報彌所兢慙臣 中謝 伏念臣出本羈
單自甘淪弃晚由朴學上悞聖知智曾昧於
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讒誣甚巧切憂解免之
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
地實邇言易間之時而離明昭晰於隱微解
澤頻繁於疏遂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上
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弗使南箕得侈掇揚之

狀更令北户坐蒙臨照之光茶然垂盡之病
軀沱若横流之感涕惟困窮無俚猶致命於
一餐顧冒昧不貲敢忘懷於九死

謝中使撫問表
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 中
謝 伏念臣晚陪休運特荷異恩横草無功每
恨弃軀之晚負薪有疾仍慙制祿之優豈謂
陛下所總萬機不忘一物廼因輶軒之出漸
逮蹄穫之遺仰荷眷私唯知感涕

又
去國彌年屢煩慰恤乘軺便道復賜撫存 中謝
伏念臣冒恩殊深奉事多廢久素餐而無責
方宿疢之有加弗以遐遺實仰慙於眷遇莫
知上報徒永誓於糜捐

謝中使宣醫表
乗褰遘厲敢意流聞軺軒舊垂矜曲加寵數即
馳近御兼飭太醫錫以寶奩貫之珍劑創殘
再肉顛眴更蘇沓被慈憐不勝負荷臣叨恩
鈌報昧祿取災果祟降以疾殃至上煩於懸
惻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屢膂念厚軒幄眷

深天弗籲而亦臨雲甫瞻而旣雨哀逾察父
感劇孤臣論可報之涓埃難知稱效顧未塡
之溝壑徒誓糜捐撫涕沈瀾捫心躑躅

謝宣醫劄子
食浮挻災自取危疾敢籲天聽上煩慇惻不
圖闢徹特冒慈憐亟遣内臣挾醫馳降臣肯
瘡餘毒即得仇痡數貼平完尚以風氣冒悶
言語蹇澁又賴杜壬診療尋皆痊愈臣迫於
褰莫自分捐沒聖時朽骴更生寶叨殊賜戴
天荷地感涕難言臣瞻望闕庭不任屛營沈

瀾激切之至

謝賜湯藥表

隆恩愽施弗以遐遺弱力薄才豈能仰稱
臣久韋重任上誤聖知特荷眷憐備昭誠悃
付以便安之郡休其疲曳之軀跋涉之路未
窮問勞之恩先至璽書甚厚藥物兼珍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丕冒海隅寵綏臣庶贊穫
之舊不忍於弃忘雲天之高每存於庇幬永
惟報效徒誓糜捐

謝勑設

職豫論思恩加豪飫禮雖有舊寵實難當伏
念臣本乏才稱中緣疾廢適從孤遠獲侍清
光已污禁林之廬重叨太官之賜蓋飲食有
文王之雅實始憂勤顧來歸無吉甫之勞徒
多燕喜敢忘自竭粗稱所蒙

謝東府賜御筵表

伏奉差中使傳宣今月七日辰時三刻遷入
新府并借官車就賜筵者恩厚不貲誠先賢
之務稱頑冥無似欲報國而知難臣等過以
凡材並膺殊選久塵賢路上辜聖時伏惟
陛下謀德在容求仁以恕謂大臣方宣勞於
王室則明主當加恤其私家發使禁闈之中
伻視魏闕之下取才置業皆斷於睿謀成事
告初不煩於宰旅重明衡蓋周視庭除申以
中人喻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即于堂寢之
安輟車府之傍牽載其帑重移饔官之烹割
侑以鼓歌歡更逮於邇臣寵先加於小己陰
陽或謬未知燮理之方風雨其除徒賴帡幪
之賜

謝賜玉帶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收復熙河洮岷疊宕
等州特加襃論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列侍
方臨極辨之朝聱御瞻傳獨拜非常之賜寵
綏狎至懇避弗俞焜燿有加凌兢無措 中謝
竊以河洮之業非自聖謨方虎之材遣非師
錫片言授槩遂察見其有孚衆訕盈庭預照
知其無眚以至授兵筭食蒐卒第功能畢協
於始謀實仰歸於獨斷如臣蕞爾何力有焉
伏惟　皇帝陛下善貸且成勞謙不伐弛曠
瘝之大責錄將明之小忠揚于廣除委以珍

御瑟彼英瑶之質煥乎華衮之言臨授用光
顧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知燕及於雲來施
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

謝賜衣服銀絹等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
并别録賜臣衣服金帶魚袋銀器絹銀鞍轡
馬者慰藉溢言上章寵眷匪頒異數特荷恩
憐臣晩以薄材嘗陪興運華原之誓未愁每
辱矜收橋山之劒初遺獨悲淪沮伏蒙
皇帝陛下勤追考翼厚勉臣中逺被寵光申

加蕃庶雖負薪之末力難效驅馳顧結草之
殘䰟猶知報稱

謝賜生日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差臣女壻前守常州
江陰縣主簿蔡卞沿路押賜生日禮物衣一
對衣著一百匹金花銀器一百兩馬二匹金
鍍銀鞍轡一副者寛假之恩幸從於私欲匪
頒之寵尚玷於常科知報稱之良難積蘄慙
而實厚伏念臣見收末路承乏近司犬馬之
力已殫訖無補報螻蟻之誠自列竊幸退藏

尚兼將相之崇且受藩維之託叨逾已極賜
與更蕃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冒海隅禮
優臣庶宥衆尤之積累示全度之并包爰及
微生具膺殊奬致養以樂永懐弗伯之悲移
孝則忠敢怠進思之義臣無任

第二表

慰藉溢言匪頒異數荷恩勤之及此思報稱
以蔑然 中謝 伏念臣繆簡帝心叨陪大政以
久孤之樸學當難遇之盛時雖罄愚忠何禆
聖治門弧可想方永念於劬勞臺餽有加更

上煩於寵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施仁品
物致禮臣隣將備責於安危故俯同於憂樂
所願輸忠而後食敢知得賜之為榮矧生已之
至恩已云不報獨事君之大義庶或無慙

第三表

璽書加奬臺餽示優屈使者之光華發里門之
榮耀 中謝 切念臣才非秀穎勢又覊單方少
也臣父教臣以為已之方及長也臣母勉臣
以許國之節叨踰至此稱效闕然慈訓久孤
每感劬勞之日恩須荐至更慙明盛之朝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智臨方來慈保目庶嘉以物多而備禮使知意厚而盡心敢不自竭斷斷之能庶以少申惓惓之義

謝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表

便蕃曲澤雖遠不忘晼晚餘年懼終莫報伏念神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既疲瘵之未夷顧憂傷之重至仰煩眷奬特示閔憐中飭使軺備宜恩厚寵頒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睿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替存沒榮懷之感情實難勝

謝差張謂醫男雱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差中使傳宣問并賜臣男雱湯藥押沖靜處士張謂至本府醫治者蕞爾餘生備叨眷撫茶然賤息更荷哀憐中謝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父子並蒙寵奬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鴻私施具臣之晼節但憊疲曳莫副馳驅卑憑天地之恩得全駒犢之命永依鞭策共誓糜捐臣無任

謝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表

臣某言伏奉　聖慈特差李友詢扶護亡男雱棺柩到府并撫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比叨寵奬復以遺骨累恩臣中謝伏念臣釁積自躬凶流及嗣因仍積歲藏匿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伏蒙　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致旅棺使士子之魂即安於窀穸天性之愛得盡於莫年申之訓辭撫以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敘欲報之心瀝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既徑之力莫知自効之方

乞以所居園屋為僧寺乞賜額劄子

臣幸遭興運超拔等夷知奬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

乞將荒熟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臣父子遭值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既

不及於養親雱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雱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共納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領小麥三十二石五㪷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錢五十四貫一百六十二文省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為臣父母及雱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行充本寺常住祈遠追薦昧冒天威無任祈恩屏營之至取 進止

謝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及賜寺額表

基迹葬祠冀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奬賤息奄先於犬馬頹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蒙

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稱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壓長者之園遽如佛許仰憑

護念誓畢薰脩

謝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表

緣恩昧冒方虞罔上之誅加意畀矜遂竊終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陻阨晚悞褒崇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為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繒之賜尚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微福於無窮伏蒙 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濕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表

進熙寧編敕表
謝賜元豐敕令格式等表
謝賜曆日表二　謝手詔索文字表
擬上殿進劄子　進字說表
進說文劄子　乞改三經義劄子
改撰詩義序劄子　進二經劄子
進鄴侯遺事劄子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
南郊進奉狀　敕修南郊式表
進洪範傳表　笏記

進熙寧編敕表

竊以觀天下之至動而御其時輔萬物之自然而節其性匪而不可不爲者事龐而不可不陳者法厥惟無弊乃以不膠故造象於正月之始和改禮以五載之巡狩一代之典成於緝熙百世可知在所加損方裁成輔相之休運宜修飾潤色之難能顧匪其人與於此選臣中謝蓋聞道有升降政有弛張緩急詳略度宜而已使民不倦惟聖爲能伏惟　皇帝陛下天德地業體堯蹈禹永念憲禁之舊或失防範之中選建有官付之論定具勲淺學莫副詳延屢彌歲年僅就篇秩刪除煩複蒐補闕遺於趣時治世則粗救抗弊之實以方古垂後則或俟新美之才冒昧天威姑塞明詔

謝賜元豐敕令格式等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賜臣元豐敕令格式一部計四十策者新厥品章著之方冊雖孤眷寄尚冒分頒臣中謝切以后辟之所訓裁臣工之

所承守歷觀既往或仍踳駁之餘緒正厥遺實待緝熙之久恭惟　皇帝陛下操天縱之智御物昌之時制法於群幾之先收功於異論之後慮無巡素舉必要終然趨變以制宜或非初令則取新而垂裕宜有成書神機俯授於有官理制遂攄於無極部居彪列科指明分雲漢之回甚昭日月之照方久日進陪國論退即里居在昔討論嘗負曠瘝之責於今尊閣更知被受之榮

謝賜曆日表

太史序年將謹人正之授遠臣尸禄乃叨天
指之加臣 中謝 切以欽若昊穹靈承黎庶正
時所以作事治曆所以明時恭惟 皇帝陛
下道邁古初德綏方夏治教之象上協於天
心正朔所加外通乎海表敢圖幽昧亦誤寵
頒徒尊閣以知榮曷糜捐之可報

又

清臺課曆聿明一歲之宜列郡御成欽布四
時之事闕文切抃拜賜爲榮恭惟 皇帝陛
下躬包曆數政順璣衡齊日月之照臨體乾

坤之闔闢考觀新度遠存堯象之明推步大
端猶得夏時之正盡俯御察觀之理槩裁成
輔相之宜歲事備存詔文偕下先天誕告間
無秒忽之差率土逢占驗若節符之合臣敢
不恭承睿旨順考時行贊聖神化育之功極
天人和同之効奉而行政期不戾於陰陽推
以治人庶克躋於富壽

謝手詔索文字表

雲漢之光俯加賁冒菅蒯之賤御俟詢求 中
謝 切以百王之道雖殊其要不過於稽古六
藝之文蓋闕其敎猶足以範民惟其測之而
彌深故或習矣而不察紹明精義允屬休辰
伏惟 陛下有堯之文明有湯之勇智以身
爲度動皆應於乾行肆筆成書言必稽於聖
作欲推闡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才
宜得醇儒使陪能事臣生非秀穎衆謂迂愚
徒以弱齡粗知強學張膺前載但傳糟粕之
餘追首大方豈逮室家之好過叨睿奬使緝
舊聞永惟少作可棄之浮辭安能上副旁求
之至意伏望矜其聞道之晩假以歷年之淹

使更討論粗如成就然後上塵於聰覽且復
取决於聖裁庶收寸長稍副時用

擬上殿進劄子

臣蒙恩奉使歸報 陛下敢因邊事之所及
冒言天下之事伏惟 陛下詳思而擇其中
天下幸甚臣切見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
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顧內不能無
以社稷爲憂則外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
才力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
之士悃悃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

也患在無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人不被其澤者為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謂乎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五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嘗簡在 陛下之聰明以臣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循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世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夫人才不足則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 陛下之意而頒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二推行之使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然也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以成之者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 陛下嘗試詳延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諝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其施設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咎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為而可 陛下因擇其言之近於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為論為

因取其宜於時者施焉則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人所願得者尊爵厚祿而所榮者善行所恥者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榮而予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而不爲者特患不能爾而吾所以責之者又中人之所能爲則不能者又少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也以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人主無恭儉之德無聰明睿智之才無仁民愛物之意則嬖倖諂諛蒙罔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

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天下雖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公聽並觀以進退天下之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　陛下推至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雖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也人才既衆則　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　陛下不能如此苟於積敝之末流因不足任之才而

修不足爲之法臣恐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愈以窮困汚濫而於天下國家愈其無補也臣幸以使事歸報徒舉利害之一二而無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　陛下惓惓之義也輒不自知其駑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伏惟
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甚也

進字說表

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敎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諭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分之守而已道衰以隱

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憧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効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邪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先聖之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

義一也道有外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知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謐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　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捌法紹天覺民乃惟玆學殄鈌弗嗣因任衆智微明幽隱蓋將以合乎神指者布之海内衆妙所寄窮之寶難而臣頃御燕間親承訓勑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浼冒退復自力用忘疾憊諮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

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說文劄子

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略若騰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已頃蒙聖問俯及退復黽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憊眊久不見功甘師顏至奉被訓敕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天明包燭無疆豈臣熒爝所敢衒冒承命遑迫兢懃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閒千百有一儻符神指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干汙宸扆臣無任

乞改三經義劄子

臣頃奉勑提舉脩撰經義而臣聞識不該思索不精校視不審無以稱　陛下發揮道術啓訓天下後世之意上辜眷屬沒有餘責幸蒙大恩休息田里坐竊榮祿免於事累因得疾病之間考正誤失謹錄如後伏望清燕之閒垂賜省覽儻合聖心謂當刊革即乞付外施行臣干冒　天威無任

尚書義

皐陶謨按見其惡當作按其見惡。益稷故懋使之化當作則懋使之化。微子純而不雜故謂之犧犧當作牷完而無傷故謂之牷牷當作犧。洪範有器也然後有法此書所以謂之範者以五行爲宗故也五行猶未離于形而器出焉者也擴而大謂之弘積而大謂之丕合而大謂之洪此書合五行以成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也已上七十一字今欲刪去又太陶復陶穴尚矣後世易之棟宇

而其官猶曰司空因其故不忘始也已上二十六字今欲亦删去。周官唐虞稽古字上漏曰字

周禮義

小宰其財用上其字當作共。大府受藏之府則若職内掌邦之賦入是也受用之府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是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删去。黨正歲屬其民者四四當作五。誦訓以詔王觀事當去王字。典瑞手足腹背手當作首。冢人山林之尸則以山虞已上

八字今欲删去。御僕掌萬民之復復當作逆。大馭有軓也軓當作軌。大行人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則謂之上公已上十四字今欲删去

詩義

北風北風以言其威雨雪以言其虐涼者氣也喈者聲也雱蓋言聚霏蓋言散氣之所被者近聲之所加者遠聚則一方而已散則無所不加此言其爲威虐後甚於前也已上六十三字今欲删去改云北風之寒也而以爲

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爲喈此以言其爲威雨雪之散也而以爲雱雨雪之集也而以爲霏此以言其爲虐。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者服之盛也服之盛字下今欲添質宜之三字又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者亦服之盛也亦服之盛字上欲減亦字服之盛字下欲添文宜之三字。定之方中說于桑田者者當作則。于旄州里之士所建今欲改爲鄉黨之官所建。有女同車公子五爭爭當作諍。駟驖駟馬既閑

駟當作四。墓門食椹而甘椹當作葚。七月去其女桑而猗之然後柔桑可得而求也已上十六字今欲删去改云其女桑而猗之然後遠揚可得而伐也又蠶月者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下添云蠶女事也故稱月爲又云猗薪之也言猗女桑則遠揚可知矣言伐遠揚則女桑可知矣皆伐而猗之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删去。車攻言其連絡布散衆多若弈棋然已上十二字今欲删去。小旻發言盈廷廷當作庭。桑扈受福不那那

當作那。生民麻麥幪幪麥當作麥。公劉篤之字从竹从馬馬行地無疆以竹策之則力行而有所至篤之爲言力行而有所至也已上三十四字今欲删去。卷阿藹藹然盛多然當作其又云故次以旣醉太平也多太平二字今合删去。召旻昏非所以爲指字上漏明字今合添。時邁政之所加孰敢不動懼今欲改云攻之所加孰敢不震動疊息那磬管將將管當作莞

又劄子

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尚有七月詩剝棗者剝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十三字謂亦合删去如合聖心亦乞付外施行

改撰詩義序劄子

臣伏奉三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删去臣雖嘗敷奏以爲文字所宜又奉 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 皇帝陛下盛德至善敷于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宜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爲懼不以近於媚諛爲嫌而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御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所改撰到詩義并前進書禮義序謹隨劄子投進昧冒天明臣無任

進二經劄子

臣蒙恩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餘日覃思內典切觀金剛般若維摩詰所說經謝靈運僧肇等注多失其旨又疑世所傳天親菩薩鳩摩羅什慧能等所解特妄人竊藉其名輒以己見爲之訓釋不圖上徹天聽許以投進

伏惟 皇帝陛下宿殖聖行生知妙法方冊所載象譯所傳如天昭曠靡不幬察豈臣愚淺所敢冒聞然方大聖以神道設教覺悟群生之時羽毛皮觡之物尚能助發實相況臣區區嘗備顧問又承制旨安敢蔽匿謹繕錄上進干浼天威臣無任惶愧之至

進鄭俠遺事劄子

臣前日伏奉 聖旨許進鄭俠遺事今繕錄已具然無别本參校恐不能無脫誤竊以字文黑獺之中材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以區

區之蘇綽然其爲法尚有可取伏惟 陛下
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
中國欲刱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
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顧求多聞
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
謹隨劄子上進

進聖節功德䟽右語

竊以紹皇策以降神千齡莫擬歸寶坊而獻
福萬寓惟均矧荷眷之特殊固輸誠之獨至
伏願三靈協祐十方證知常儲有羨之祥永
御無疆之曆臣無任傾蘄之至

又

竊以星虹獻瑞寶啓聖於嘉時鍾唄乞靈敢
歸誠於妙道伏願備膺多福大庇群生人永
恬愉之安物無疵癘之苦天枝彌茂神睠具
依

又

竊以誕降聖神適天人之嘉會虔祈祉福乃
臣子之至情伏願三靈協慶萬寶皆昌永御
無疆之寶曆丕承未艾之閎休

又

竊以握符踐運與時物以皆昌歸德謝生在
情文而莫稱敢憑慈祐申祝壽祺伏願筭比
天崇業侔地富常御華胥之至樂永錫皇極
於黎元

南郊進奉狀

右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
備萬物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斂自民職
切覩燎煙之盛式修幣獻之常臣無任

勑修南郊式表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臣
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蓋聞孝以配天爲
大聖以饗帝爲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時五
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輙爲之騷然臨祭視
成事或幾乎率爾蓋已行之品式曾莫紀於
官司故國家講燎禋之上儀而臣等承撰次
之明詔迨茲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常
特刪除其紛冗恭惟 皇帝陛下體聖神之
質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穹昊物方咸
茂以薦信而無慚人具昭明知固陋之爲耻

國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椎輪與明堂之營室推本知變實有考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爲乎無補

進洪範表

臣聞天下之物小大有彝後先有倫叙者天之道叙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叙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虚行臣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

之嵬瑣而興其豪傑以圖堯舜太平之治而朝士未化海内未服紀綱憲令尚或紛如意者殆嘗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趣時應變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推預大政又彌寒暑勲績不効俯仰推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删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

笏記

祗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誤蒙眷憐特賜收用伏惟　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養聖功旁招儁良橫及疎賤誓當罄竭仰稱龍光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表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太后表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太后表
曹太皇上仙慰　皇帝表
正旦奉慰表
曹太皇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曹太皇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朞祥慰表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
永昭陵奏告　仁宗皇帝七月一日旦表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須百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儀伏惟　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哀實含生之至願且限分鎮守阻趨朝廷

慰太皇太后表

宮車去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　太皇太后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憂孝之隆尤積悲惘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且叨備從官限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辦護之微勞

慰太后表

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寰貊伏惟　太后比賢任姒纘慶塗莘祗協孫謀克襄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尚膺遐福且備官有守奔問無階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七月而葬既允奉於寢園萬世不祧遂崇成於廟室凡居覆燾同盡攀號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祊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聽含生且符守所嬰班朝莫預

慰太皇太后表

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

宗之次哀號罔極遐邇所同伏惟　太皇太后功佐帝圖德齊坤載永惟孝愛尤積悲懷異紓天性之慈以永母儀之福

慰太后表

宗祏告成皇靈來歆凡居覆露同盡哀摧伏惟　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大姒方正坤儀之位上同乾施之仁虞祔奄終攀號靡極與哀恫之有節膺福履之無疆臣限守州符阻趍天陛

曹太皇上仙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　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　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屛營摧迫之至

正旦奉慰表

伏以日晷流邁歲曆肇新　太皇太后棄捐宮闈奄歷時序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難勝臣以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

曹太皇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二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伏承太皇太后諏辰協吉肇啓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恭惟皇帝陛下聖孝發中天報備至感嘆摧咽遐邇一情

臣某言伏承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傷摧何以勝處恭惟　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祐功施三朝粵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　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報德內外單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

瞻望闕庭無任憂迫屛營之至

曹太皇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伏承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　天下

朞祥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　太皇太后捐棄大養奄及朞祥御絆　聖孝攀慕無極伏望深加裁抑以幸萬方臣限以衰疾無緣奔詣闕庭臣無任

曾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臣伏覩進奏院報　曾國大長公主薨背

伏惟　聖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

以理寛釋俯慰群情臣瞻望闕庭無任激切

屛營之至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伏覩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　聖情悲

悼難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

庭無任

入皇子薨慰　皇帝表

伏聞鄆王襄事有日靈輀即路伏惟　聖情

悲悼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幸天下臣瞻望

朝庭無任憂戀惶懇迫之至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

伏以日星隨旋歲尸從邁物更收擯之候人

積悽愴之懷恭惟　謚號皇帝躬睿廣之材

撫休明之運協九皇而高世追三后之在天

方以眇躬嗣膺神器想威靈之如在感氣序

以增欷

永昭陵奏告　仁宗皇帝七月一日旦表

伏以金氣御時商聲應律仰閣火流之速俯

沾露降之淒伏惟　仁宗皇帝功協聖謨道

侔乾則垂至仁而丕冒慶賚無窮感慕鄉以

深追悲何有極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啓

賀韓魏公啓　賀章參政啓
賀呂參政啓　賀留守太尉啓
賀留守侍中啓　賀致政文太師啓
賀致政趙少保啓　賀致政楊侍讀啓
賀杭州蔣密學啓　賀慶州杜待制啓
賀鳳翔陳學士啓　賀運使學士轉官啓
賀鈐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回謝舘職啓　回皇親謝及第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回賀生日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其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揔攬中權毁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　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内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静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託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牧寧四方巍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

美某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懍下比之嫌用自絶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議素所藴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湮乃遇明主遠大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闌末契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去胡不喜更荷誨言之

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懽豈特親朋之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淫辭詖行雪見晛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簣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賀留守太尉啓

某啓恭聞孚號崇奬耆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獨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華問旣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問季友於兩杜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旣崇公衮之歸豈晩某舊蒙識拔尚阻趨承踊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之美爰田衎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洎薄俗以敦恭惟留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王體秉執事樞勳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作世表儀未違慶牘之修首辱占書之貺永言感戢實倍悃悰

賀致政文太師啓

右某啓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憇位在三公之首名兼兩鎮之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帝考實而念

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莫二宜受祉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深

賀致政趙少保啓

右某啓切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縣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嵒嵒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

風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纖致仕議目雖
願其留踈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靜
取道阻長躍盛德之可師冝明神之實相茂
惟與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
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
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下膏澤於民儀儀
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燿於將來智略
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

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
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云云
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上

賀杭州蔣密學啓

右某近者伏審拜命徽章陞榮北省伏惟慶
慰竊以上大夫爲内諫漢擢忠良府學士統
要藩唐稱優顯逮宋兼任非賢不居某官天
與粹温岳儲靈哲夙抱經濟游天子之形庭
首見推明爲士林之高選斷直躬以自處仗
大節而不回名動一朝官歷兩省望之補外
理固非宜陽城拜官賀者甚衆上方圖任夕
有召書某展慶未遑抃心竊倍顧言壓冗將
幸坯陶依戴所深翰墨難致云云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
深慶蹈之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旦
以儒雅飾治術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
司飛榮書殿之秘吴都按部聳群吏之廉隅
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
戎路所圻眷内閣之近班督帥自之重柄申

伯宜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即介圭而
入覲佇象擻瑕以協具瞻北律方嚴沖巽尚
遠伏希上爲宗社保固襟靈

賀鳳翔陳學士啓

伏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
謀強濟業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
獨上儒林材識之館方指事以載功歧陽襟
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郡黼俊
熙天即須寬大之書召還清切之禁某衰晚
無狀情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寖爲俗吏瞻榜

中之忠敢附青雲未涯贄見之儀益切瞻言
之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運使學士轉官啓

躋榮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疎與情
而驩抃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
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細秘廷閣剸劇外司役
方依隸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所守
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
左兵之名部賁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敦厚
風教尚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衮之榮某側聞

詔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
之府二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
節制國家以安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
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得魁壘之士以雄鎮
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强濟出天
嫺之貴而白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高能
聲此就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
州軒陛圖功即膺於寵數屬闈掌於支郡阻
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庶寮良增欣抃恭
惟某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
風挺然生賢者之後白歷煩任聲施幹材美
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綍之
命服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群望操刀之
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遊舉同慶慰惟

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躔或起賢良
進士之高科或出公卿大臣之例薦因循流
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校讎多得真才於
近歲蓋爲其謀謨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
知某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
大衆蓋已千人積王日於明時固非一日鉅
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
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然舊功朝路其進可
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悉豈易數言

回皇親謝及第啓

伏審校藝中程霈恩移鎮凡玆有識皆謂至榮今國家興學校以養育天下之材而材猶未能有成華科舉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士或未盡去故況於以公子之樂善而能先儒者以試經儻匪非常之才孰能出類如此伏惟某官世緜瓜瓞材韡棣華不以富貴而自驕矜而爲貧賤之所求取決科與等有光漢族之文章進秩重藩益壯周家之屏翰非特爲榮於宗室蓋將有激於士風某限列諫垣莫趍宮屛未能馳謝乃枉賜言惟荷眷之至深非多辭之可喻 云云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痾阻於稱壽睎睎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寄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明將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踐揚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宜介多祥遡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明初復圭景寖長惟勳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荐至伏以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王室暢經邦之遠業俟荷天衢延践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兹居留適阻造門顧叙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肇穪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問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

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叙何殫

回賀生日啓

閱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聲冠時髦如畎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尚負品題之賜每愧愚憧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增激懦衷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中書辭參政上兩府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上泉州畢少卿啓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上明州王司封啓　上運使孫司諫啓
上發運副使啓　上李仲偃運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上通判啓　上撫州知州啓 代人作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
與譚主簿　上范資政先狀
遠迎宣徽狀

上宋相公啓

比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爲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非來辱賸書而寵荅優爲體貌略去等夷繫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興寢伏況某官風

華靈茂天韻閟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祥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嵓石方圖師尹之賢曾是頑踈終然庇賴尚茲嬰薄末即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袞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熙天變精祲之至和納嘉之盛福伏惟某官秉堪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之才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致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叅駿蝦旋屬圖虛耀狼角之色狂冠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燿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愍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坯冶一陶輸成於醇化簫勺群匯躋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獲

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中書辭叅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綸俾叅大政蒙恩則厚撫已不遑切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内揆拙踈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溲汗之難迴敢謁客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睿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綸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上梅戶部啓

右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奧學玉天懿文華國蹐榮膴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畫規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幡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即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願臻晒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游淛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或据之有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羇瑣方嗟於中路途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兹惟雅故少稔燕間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閭閻恢台貫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時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迄由恩臨得以理去違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當遠適頗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今衰廢之俗復觀太平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右某仕覩間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贄見之儀承乏一涯彌闊門墻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簡晝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秘閣之奥使臺峻右陝之邦均逸方城爲國巨屏帝睠温晬召還即對於清光台座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肅宇蔭尚遥伏希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揭來宂局頓委瑣之自爲陰想价藩知崇高之難附僅審履和嘉月

静專雄堂訟簡晝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廉深出相衮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勳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奬知短羽卑飛已甘心於枚粒陰乩自躍思遠耀於風雲尚遥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爲仰庭角之姿何嘗贄見敢謂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貴塵容

過形謙柄外惟榮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鑾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聊福於民鄭鵠聽贊謀即稽於天若某海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覆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之謠迎貪善政特憂朝佐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芘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㕓獲拜於真賢俗次海濱已虔於命署顓賦材之艱拙藉容德之庇存蹈景爲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清切之禁伏與爲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闊疏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某官材爲時棟名著吏師叁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憂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忻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顧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芘自今馳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爲愛己之負歲時四薄氣候沍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覲

頌試審勉私計追惟舊闕不越俎以待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輙敢用是囬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敢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發中臨啓征忪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鈌然竿牘之獻顧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惟某人望隆先進德

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路晩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有養智爲時所矚於義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所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庭歸安于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攷之相仍顧勝書而不暇伏況賢哲異禀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腹厚恭以某官剛素不倚沈深内明逢辰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謨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

御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俟某早煩教育晩出薦延方玆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芘賴之心尚安所適

上通判啓

颷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揺旌易諭伏審某官陞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庇於公抃欣忭之誠倍萬常品

上撫州知府啓 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庇先人之

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爲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宜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寛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所瞻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
覲盛德尤激懽悰

與譚主簿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丐規模惟
喜則多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
圻斂板即趨於前屛瞻望塵戟下情無任

遠迎宣徽狀

伏以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
佇阻於官制莫遂郊迎與趨命之弗遑副瞻
風之已久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啓

謝高麗國王啓　謝執政啓
謝知制誥啓　謝范資政啓
謝孫龍圖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謝提轉啓　謝許發運啓
謝提刑啓　謝知州啓
謝鄭郡通判啓　謝王司封啓
謝葛源郎中啓　謝林中舍啓
謝皇親叔敖啓　謝徐秘校啓
謝夏噩察推啓　謝林肇長官啓
謝供奉啓　荅福州知府學士啓
荅林中舍啓二　荅戚郎中啓
荅交代張廷評啓　荅馬太博啓二
荅沈屯田啓　荅陳推官啓
荅定海知縣啓　請長老䟽二

謝高麗國王啓

某啓伏以畿疆阻闊覿止無階道義流聞瞻
言有素使旟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

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
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愷之多祥
與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謝執政啓

將毋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
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閫抱關擊柝所以
待士之爲貧直鑄蒙鏐所以處人之有疾其
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
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業
徼會時恩備官牧人皆以貧而擇利奉使饑

縣文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
輕而獲少特蒙優渥猥被方州自惟闕然何
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
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疎賤亦
至叨逾求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
顧今州縣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敎
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
惟是衰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
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
畫土復堤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

曲成

謝知制誥啓

掾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
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
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文通當
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
誤居必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逢盛明讀書
雖勤未免是古之累吏事雖久終無適時之
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
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

於通目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
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
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
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内盡致身之德庶以上
同許國之心

謝范資政啓

竊闓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
占辭記室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衮之榮仰極
高山之詠恭想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
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名重

本朝恩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還大
政以澤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烏署
第夙荷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
棲託以勉鈞成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
不憂退無私田可以自勉苟安村野之分無
意賢者之游翔勢位之尊嚴加功名之雋偉
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
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
下材得聞餘欬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
匹夫而輕富貴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
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祖取道根造
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逮尚幸仁明儻存哀
恕靡身於此望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瞻望門闌下情無任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
之深託依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詞問之儀當
壓於左右某官爲國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

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在神民具依
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路將前受於指
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謝提轉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責竊
念某鄙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
古人之名節僶俛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
歲時亦預在廷之數來佐群牧甫更二年數
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使役之
浩穰戇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
分千里之憂荷雨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
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
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涵容
少賜優假緩日月之効使教條之頒則何以
上稱督臨下寬凋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
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要養元
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庇
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宜以需褒寵

謝許發運啓

近持帷幅進叩高明荷温敦之見存假善舟

而使濟亦既就道即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遵會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違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壽副人所望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終進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宣善治棲有太和伏惟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鄭郡通判啓

右某備官於茲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鄙暴之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教奬以謙辭惟茲感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褒以遷可拱而俟仰惟自壽下副所瞻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文

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賜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某竊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御唯門墻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褻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懽坐志介子之醜拜嘉已厚

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猶賴而褒升之寵日月以須唯茲蠢愚其卒庇賴伏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婿高門顧惟幸會之多曾是趍承之晚比聞州邸云欣縣章治所相望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先賜撫存之教曲加奬引之辭雖睦媚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靦以思頗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休祥未即承顏惟祈養福

謝皇親叔敖啓

某啓此者叨被命書廷登擯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群聖以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難強豈高位之敢安甫集媿懷遽承慶問拜嘉甚寵叙感奚勝

謝徐秘校啓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甫荷眷存之深遂傷睽

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奬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典止休有福祥未即趨承惟加調護佇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才自稱爲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弊館申既華牋切靦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擇日以時造門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悃愊叙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爲昧道仕則曠官苟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踈賤將庇高明敢

圖恩私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數言曷殫

答福州知府學士啓

某啓辭闊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城之相比愧緘疏之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承拜知悚某官御材脩國國器方廉登步本朝汪翔盛問維高閑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鎮此襟帶既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答林中舍啓二

幸隣封眕叨綴戚聯仰風誠勤奉問顧鈌敢圖盛意申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既欽承德覆茂膺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頒踈之過未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既

答戚郎中啓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闊報之晚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誦玩無斁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杨外鎮之條舒民無隱情治有異跡訏聞旌召續附慶書

答交代張廷評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俯臨重荷相存之意維玆地所邈在海濱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

仕分一雷之士雖屈遠圖撫千室之絃坐期美政趣承在近企仰居深

答馬太博啓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玆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 云云

二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慰至深叙陳不既

答沈屯田啓

趨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思企之深曾無忘

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御荷眷存之尤
内懷恐媿之極歲云煥沭物且長龐茂惟賢
明多有休福切況藩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
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荅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
竊觀以思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荅定海知縣啓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末暇辱重問
以相先惟知感悰豈易僂指未涯占對尤積

詠思惟加自頤良副所望

請秀長老疏二

伏以性無生滅不出於如法有思修但除其
病故牟尼以無邊闡教諸祖以直指明宗雖
開方便之多門同趣涅槃之一路知言語之
道斷凡爾忘緣悟文字之性空熾然常說至
於窮智之所不能到論言之所不可傳苟非
其人曷與於此秀公早種多識獨悟惟心或
以群言開有學之迷或以一指應無窮之問
雲門法印既所親承正覺道場誠資演暢宜
從衆志來嗣一音

二

伏以正法眼藏諸祖之所親傳大甘露門衆
生之所祈嚮非由開士曷振宗源伏惟某人
性悟無生識趨有學喻法常知於捨筏闡眞
已得於遺珠靈焰無窮能作千生之續妙音
普振同霑一雨之滋願臨眞覺之道場親受
雲門之法印仰惟慈證俯徇衆求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傳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脩其心治其身者也脩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己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己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

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内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后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后可治也故三德曰乂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閒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

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為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為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

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為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為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為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為稼斂之而為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

言其信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熯土溽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烝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

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熯能潤能敷能斂此之爲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鋭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

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橈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橈弱而齊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柰何終於橈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

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

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

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見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為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

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為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為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為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

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顔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煢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廢之而不畏也蓋煢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煢獨而煢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煢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煢獨而畏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

晦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煢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后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效而放

僻邪侈亦無不為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為之用人為之用然後可以為政於天下為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為之用者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為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

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為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為彝是以為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為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

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為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者何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為也人為則與性反矣書曰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
人為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
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
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
其說以為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當順
而比之以效其所為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
而效之則民亦近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
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予帝其訓也此人

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
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
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
者有矣以正亡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正者有
矣以直正曲而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
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
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彊
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何也燮者和執上之所
為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為者也彊者執柔
從上之所為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為

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
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
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嚬一笑未嘗或失況以
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為之其未有
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
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
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
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
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
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

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
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嚬一笑之間而已洪
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皋陶謨所序不同何也
舜典所序以教胄子而皋陶謨所序以知人
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
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
剛柔之先而皋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
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為先至於序德之品則
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倖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别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昜而其僭忒也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爲卜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爲福者於文從畐畐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爲禍者於文從咼咼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王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

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强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已已不足以决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决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决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上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吉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

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繇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

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

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脩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脩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葸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己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

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于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總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總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

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后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為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為也猶王之所以為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為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

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士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尹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

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顯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五事脩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

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曰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雜著

夔　蘇說
三聖人　伯夷
周公　季子
子貢　三不欺
荀卿
揚墨

夔

舜命其臣而敕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若棄契皋陶夔當是時蓋已為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敕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為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為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窮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命棄以為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為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皋陶以為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為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為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為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

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以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揔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敎皐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羡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羡者其夔哉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封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群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鑚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

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

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

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敎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敎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旣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

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減太公哉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

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反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䰟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䰟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

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况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子貢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而後可以爲之謀也苟不義而以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恥爲之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柰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窮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禄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顔回之道矣吾所以知

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爲謀之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義然孔子之賢弟也孔子之賢弟子之所爲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眞者哉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能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敢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放齊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

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為荀卿之妄矣揚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

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閒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顔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閒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已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已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

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已爲已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已其爲已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已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已矣墨子之志雖有意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已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疏之別方以天下爲已任是其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老子　莊周二
揚孟　性情
原性　性說
命解　推命對
對難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輻則為車之術固已疏矣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用也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不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

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
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
非不違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
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
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
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
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
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
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
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
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
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
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
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爲得此
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旣以其說矯弊矣
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
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
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
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
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
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
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
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
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
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
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
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
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
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
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
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
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
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
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
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出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旣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或且夫諄諄而後喻譊譊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者也孟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楊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惡混孟子言命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人爲不爲命也孟楊之道未甞不同二子之説非有異也其所以異者其所指者異耳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故孟子之所謂性者獨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獨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且以羞惡之一端以明之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兼所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

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爲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爲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使文王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

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惡也

原性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

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揚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

惡慾情者乎喜怒愛惡慾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

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㳺夏不可強而能也况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

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去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

得行禮孔子修身絜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説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説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説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賤而離道孟子不以弱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

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

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亦天所爲歟曰非

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

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脣脣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説不以溺哉

對難

予爲楊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子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得天

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者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

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雜著

夫子賢於堯舜　非禮之禮
九變而賞罰可言　王霸
仁智　勇惠　中述
行述　祿隱　太古

夫子賢於堯舜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之爲稱德之極神之爲名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謂聖人者於道德無所不盡也於道德無所不盡則若明之於日月尊之於上帝莫之或加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也由此觀之則自傳記以來凡所謂聖人者宜無以相尚而其所知宜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

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

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諰諰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變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

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令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

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疏各有號矣因親疏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施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不屬之天者未嘗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皐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厎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玆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皐陶方祗

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后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爲者皆不足以爲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

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而利之所歸霸者之道必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

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

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愼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愼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之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

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愼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

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勴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巳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而非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巳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呼之曰甚矣衞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衞衞靈公不可與勴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衞楚之郊其志猶去衞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者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巳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祿隱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楊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巳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巳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楊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楊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

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人也如聖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楊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楊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也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雜著

禮樂論　禮論

大人論　致一論

禮樂論

氣之所禀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為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為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情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於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聰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

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顔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汙尊抔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卻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思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

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
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
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
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
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而
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
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
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
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
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

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
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
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
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
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
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曉聖
人之道得諸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
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
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
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

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
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
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虛
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
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
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
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
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鉤索
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
而少得其數則裂縫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

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
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
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有好愛之容蠱其
欲外有便嬖之誘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
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
求諸已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
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
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

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産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暦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

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爲賊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

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

而不爲駕驁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

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而無是則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閒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

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

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効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繫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知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

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它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循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

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而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

雜著

易泛論　九卦論
卦名解　國風解
周南詩次解　河圖洛書義
周秦本末論　策問十道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上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

而強也羊很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觸物之在下汚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豶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汙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忘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

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凡尊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

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考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間

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爲者也腹容物者也頰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者也腓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躬已也項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夤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節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止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

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違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覿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

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外也
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之
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
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
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
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
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
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
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
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
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鮒
苞桑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
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干鴻之在
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桷木之
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
下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
所惡也黄地色也玄天色也黄中之見乎色
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
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
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嗟憂之

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屬
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
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小之也
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
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
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簋陰象也門陰象
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
易象之大槩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
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
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
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爲之者也郊遠乎有
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
道也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
鄰比己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
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
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若也考父之有
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
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
正者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
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袽所以窒

隙也裳下之飾也韍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爲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茀所以蔽車也屨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爲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疎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内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

適時之變也故辨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辨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彖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爲

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男下女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爲恒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夬柔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無

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於晦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爲噬嗑噬嗑者有間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無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

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旣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剛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離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爲外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國風解

周南召南者文王之詩曰言文王之化被民深則詩人歌者其志遠以見聖人之風而屬之周公故爲周南也言文王之敎化人淺則詩人歌者其志近以見賢人之風而屬之召公故爲召南也然其詩則文王其事則后妃夫人不言美而甘棠美召伯江有汜美媵何彼襛矣美王姬而皆言美者蓋召伯也媵也王姬也各主於一人而美之也若后妃夫人則皆文王敎化之所致其美不足以爲言也

故先以周南而召南次之也邶鄘衛皆衛詩三國本商紂之地而武王伐紂裂其地以封紂子武庚并管蔡者及其叛而周公誅之乃以餘民封康叔而後之刺美其君者三國之人咸有所賦是以分邶鄘衛焉故邶鄘之詩序必曰衛者以别其衛詩爾至於衛則無所言衛矣有凱風定之方中干旄淇澳木瓜以美文公桓公武公而凱風木瓜雖非其君然國之淫風流行而有盡孝道以慰其母心之子國爲狄人所滅而有救而封之之齊桓公則所以美之者其君亦與焉故次召南也王者周也自平王東遷其後政不足以及天下而止於一國於是爲風而不雅矣不言周者蓋平桓莊王德之不脩政之不講非周之罪也故次衛也鄭有緇衣武公之美而次於王後者蓋王之皆刺而不能加於多美之諸侯者天下之公義也若諸侯之少美矣雖王之皆刺而不足以勝之豈非君與臣善惡不相遠則君得以先其臣而理所可也故次王也唐皆刺也然有木瓜美桓公繫於衛詩之末故

次鄭也魏皆刺也而無所主名言爲魏之君者皆甚惡爾夫序詩者豈以一端而已皆美而無所主名則先之好其善之盛也周南是也皆刺而無所主名則先之醜其惡之極也魏是也故次齊也唐本晉詩而美武公者無衣也然武公始并晉國而大夫爲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夫不請命于天子雖云美而君子所不與猶若武公無美焉爾或曰魯之有頌亦請命於周乃列於周商之間而於此詆晉何也曰魯請於天子而史克作

頌與夫請天子之使而爲之者異矣弟賢于無美者也故次魏也秦之車鄰美秦仲駟驖小戎美襄公雖賢於唐然本西垂秦仲始大至於襄公方列於諸侯故次唐也陳皆刺也而所刺至於幽公僖公之徒言其餘君或不至於是然刺詩多矣故次秦也檜皆刺也而無所主名猶魏也故次陳也曹皆刺也然所刺止於昭公共公猶陳也故刺檜也豳七月周公攝政之詩也所美見於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也其七月陳王業鴟鴞以遺王者皆公所自爲故不言美也然名之以雅則公非王也次之以周南則公非諸侯因其陳王業先公之所由乃以屬於豳也不屬於周者周王國也周公何所繫焉所以居小雅之前而處變風之後故次豳也或曰國風之次學士大夫辨之多矣然世儒猶以爲惑今子獨刺美序之何也曰昔者聖人之於詩既取其合於禮義之言以爲經又以序天子諸侯之善惡而垂萬世之法其視天子諸侯位雖有殊語其善惡則同而已矣故余言之甚詳而十有五國之序不無微意也嗚呼惟其序善惡以示萬世不以尊卑小大之爲後先而取禮之言以爲經此所以亂臣賊子知懼而天下勸焉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以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兎罝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苢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

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閔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必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周秦本末論

周強末弱本以亡秦強本弱末以亡本末惟其稱也周有天下疆其地爲千八百國制方伯連率之職諸侯有不享者舉天下之衆以臨之有不道者合天下之兵以誅之自以爲善計也及其敝巨吞細盛焉弱而莫之能禁也以至於亡無異焉強末弱本之勢然也秦戒周之亡郡而不國削諸侯之城銷天下之兵聚咸陽使姦人雖有覦心無所乘而起自以爲善計也及其敝役夫窮匠操鉏櫌棘矜以鞭笞天下雖欲全節本朝無堅城以自嬰也無利兵以自衛也卒頓頸而臣之彼敺天下之衆以取區區孤立之咸陽不反掌而亡無異焉強本弱末之勢然也後之世變秦之制郡天下而不國得之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銷其兵削其城若猶一也萬一逢秦之變可勝諱哉

策問十道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群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

吾唯群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以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己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爲己功烏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亦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問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因敝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聞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耶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問迹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識禮樂

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此耶宋之爲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耶董仲舒王吉以爲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耶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敎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亡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亡何也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爲之解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耶

王荆公文集卷第三十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雜著

郊宗議　廟議
議南郊三聖並侑　郊祀壇制
議郊廟太牢
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
議服　乞改科條制
乞制置三司條制　論舍人院條制
議茶法　茶商十二說

郊宗議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圜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至之日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何也

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曰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未辨乎人也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圜丘以人道事之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終而成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群神故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而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者以德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懽心以事其親者未有盛於周公也

廟議

準中書門下奏準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勑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跡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切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

時伏惟　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所奏附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南郊三聖並侑

臣等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

郊祀壇制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依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爲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圜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天陽而動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黃琮琮亦方也今祀地以爲圜壇而圜陽之地上豈聖人以

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六壇八角祭神州地示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爲圜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示神州地示爲方壇壇之外爲坎庶協古制右奉　聖旨改圜壇爲方丘餘不行

議郊廟太牢

謹按禮記王制祭廟之牛角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又古者諸侯五廟初祠烝嘗每廟一太牢天子之大夫故曰大夫用索牛

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時而已諸侯之袝祭用太牢吉祭則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之祭用牛者唐郊廟羊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其後稍易舊制九廟時享有攝事共用一犢國朝開寶初詔親祠太廟共用一犢又詔常祀惟天地用犢自餘宮大祀以羊豕代之嘉祐中仁宗親祫即每室用太牢自餘三年親祀八室共用一犢有司攝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君子謂大夫以上也夫以天下奉其祖禰而廟享牲牢用過乎儉不可謂稱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祫享盛禮有司攝事而用少牢則非稱欲乞三年親祠并食饗有司攝事伏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一貼黃竊恐朝廷以牛數多或乞時饗且仍舊制右奉 聖旨唯親祠并祫享每室用太牢

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

伏為北郊所祭皇地示并神州地示秖合坎瘞自來却如祭天升煙之義別建一壇燔祝版臣昨累次具狀奏聞乞行改正雖蒙 聖旨下有司詳定又緣所定壇壝儀注條件不少考求典故未能遽革伏覩今月二十一日神州地示亦依襲故常泥飾壇燎依舊行事臣昨亦備述自古以來祭祀皆為瘞坎蓋取就下求陰之義及考先儒所祭地示即無燔燎之禮顯覩國朝祀儀所載祀辭亦曰瘞儀却行燔燎之禮顯是從來差錯恐瀆于神欲乞不候詳定諸壇壝等制度先次考正今來瘞埋之義更不於壇上燔燎祝版以別天神地示之異上副 陛下修誠致孝肅恭祠享之意奏聞候勑旨狀前批送太常禮院本所謹案古者祀天神燔柴祭皇地示埋瘞蓋燔柴則升煙于上瘞埋則達氣于下求神必以其類故也王涇唐郊祀録凡祭祀地示則為瘞埳於神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牲幣祝饌於其中而埋之熙寧祀儀皇地示神州地示皆為燎壇方一丈高一丈有二尺開上南出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祭大社大稷又設燎柴於西神門外道北以地示而

同之天神之祀殊悖於禮所有今來王某起請實合禮制伏請自今祭皇地示神州地示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並瘞於埳更不設燎所有皇地示神州地示燎壇並乞除去

議服

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爲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朞年及緦麻緣是以爲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之於賤或降或絶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絶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絶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絶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喪服當用周制而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爲差非得與時變易故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説非以義折衷則不明故臣於所欲定則爲議以辯之末學寡陋獨用己决千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博議令臣得與反復

乞改科條制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其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廢罷并諸科元額内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并府監諸路曾應諸

科改應進士人數所貢合格者多可以誘進
諸科習進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 勑命
施行

乞制置三司條制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粗以百里為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為貢又為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為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

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閒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刬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為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為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

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論舍人院條制

準月日中書劄子奉 聖旨指揮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者竊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為職司所當參審若

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冀蒙 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今月八日指揮爲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 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以爲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論議之端如此者也不必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爲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臣等竊觀陛下自近歲已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之初亦翕然幸其所能爲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爲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彊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改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爲無補而不爲以阿諛順已爲悅而其說用以直諒逆已爲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爲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則今月八日指揮爲不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則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官臣等受陛下寵祿典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爲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詳酌早賜指揮

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

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既罷榷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

乎昔桑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刻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榷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明減闇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

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人既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有餘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負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摠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榷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舩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

之計不為不甚是遠卒之損五也又既仰巨
商必先多備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
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濕
氣味失奪侯售待給已及陳損是堆積之損
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
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
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
凡貨利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
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户次輸主人方納官
場後支商旅是以小户偷竊主人殺雜姦吏

容庇皆以非己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己之損
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為二等新好者支算商
旅伍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
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
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
賣遂轉鬻茶倭給户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
直諸郡甚多是剜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
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
院茶坊茶多棄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
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
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
官亦虛損是剋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
如此不可不去也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雜著

原教　原過
進說　材論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諫官　風俗
閔習　對疑
復讎解　獵較
龍說　使醫
汴說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月告若是其悉矣顧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

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

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

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令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令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令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令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令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

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説與之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敢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絶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於古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

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由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廄也駑驥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蓋

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方駕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為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簳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

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可用者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鬬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

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

取才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焉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

宜知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旅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髙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勸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

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脩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

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内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况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過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遲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竪宦之寵牽於帷廧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敬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滅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竪宦帷廧近

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外戚豎宦帷廧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質之後桓靈之閒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

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閒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宸未幾而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諫官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

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

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

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為也侯之已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侯巳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能勉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

所以相持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為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能安利之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

愼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　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外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寠人之子短褐未

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毁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

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撿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幷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

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飢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恠之乎下蓋其習之夂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日有非

焉作閔習

對疑 一

己亥勑書自今内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有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内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

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詘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

賜一日無常産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身非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爲也仰無以葬祭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爲而忽不誅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爲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爲朝廷或者以爲此非先王以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爲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爲吾之所易爲者何也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說曰凡所以有復讎者

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禄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禮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獵較

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爲之域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權義之可否汚身賊道豫然以和衆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號則謗曰孔子亦嘗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　獵較獵較誰禽我有國人之惏君子所醜獵較獵較祭占其祥國人之庠君子何傷

龍説

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爲仁仁無止則常至於喪已而未始出乎喪已夫此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利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爲類者常見之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遠不相爲謀又相忌也况愚智之相百者乎

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遺藥亡則藥食亡則食坐亡則坐作亡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亡則食坐亡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職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皆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濅侵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晞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與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修其術張之能爲天子嘗太平斂之猶足以淑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嘗太平淑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熱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此也因籍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卒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異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諗之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雜著

英德殿上梁文　先大夫述
許氏世譜　讀江南録
讀孟嘗君傳　書刺客傳後
讀柳宗元傳　書李文公集後
同學一首別子固　傷仲永
相鶴經　思歸賦
歷山賦并序　書洪範傳後

英德殿上梁文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御名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先　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癘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巳葬鼎湖之弓劒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脩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祐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謡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鐶方自執大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艘輸貢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斝年年往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隤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巳豐年地産珍符方極化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彦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急耶即狎校置府門取孔目吏校以

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膠舡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難去豪吏大姓至相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塗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説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

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别前守類以爲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之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耶凡有萌蘖一切擿發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敎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佞不以其道説之不説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詔小州即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

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初佐吏固爭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闕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蜀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

者異時悉所有以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為奢居未嘗怒詈子弟每置酒從容為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嗚呼其命也毋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勲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勲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許氏世譜

伯陽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常從大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陽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伯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積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亡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為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為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為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為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掾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為鎮將軍允三

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
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
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
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
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
生享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
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
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
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
圉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侯與

敬宗俱爲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
萬歲中帥師當契丹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
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
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
州都督行卒遇突厥亦執使說降靈州顧爲
慶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
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
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
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
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以之食

乏無助者煮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
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天下㝡後
義士去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
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沉毅有信仕江南
李氏參德化主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
事自嬰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
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
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
歛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大驚愧之
因請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

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
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逖迪三子遂善事母
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愧許伯通乎祥符
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群臣逖當遷讓其
兄遂天子以遂爲將作監主簿遂子俞俞字
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
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
之俞兩子均垍爲進士逖字景山嘗上書江
南李氏李氏歎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
中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

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鄭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楊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録事叅軍愜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押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

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去迵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進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類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安石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於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皐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槪之邪

讀江南録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厯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録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説（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録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云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

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致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

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録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恠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

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諌鉉獨無一説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践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脱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盗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盗之力哉夫鷄鳴狗盗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曹沬將而亡人之城又刼天下盟主管仲因勿背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

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別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

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以巳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旣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巳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廷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繫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

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匄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

賢也不受之人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邪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項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為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

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踈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踈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安石修

思歸賦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兮親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山阿亡濟兮維楫夫孰驅兮亡蹶風翛翛兮來去日翳翳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逶迤其今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徬徨以反顧盍歸兮盍去兮獨何為乎此旅

歷山賦 并序

餘姚縣人有與季父爭田于縣于州于轉運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來直之將歸閔然望

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去

歷山之峩峩兮予欲耕之馳汝彊之此匪予私去然兮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峩峩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去曷而亡去曷而亡兮我之思今孰繼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為誰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記

虔州學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明州慈溪縣學記
君子齋記　芝閣記
石門亭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明州新修刻漏銘

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

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乆矣然吏嘗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内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鍾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辨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

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乆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

一皆聽於天子命之教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寤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

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咏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毁

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

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囂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某仲卿所作侯之爲州也寬而有制静而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既治於是大

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與學以稱侯意旅
為相地遷之為屋若干間為防環之以待水
患而為田若干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閎壯
麗審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
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矣而侯罷去州
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功嗟乎學
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為吏者或不足以
知此而侯知以為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
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為士者知
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

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
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
此學者之所當以為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
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
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
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
訟而止遊於斯餔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
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為是也豈為士
大夫之美食逸居而已哉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
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于鄉邑皆有
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
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
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
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
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為之
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
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其德故其祀質

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
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為而不然也宋因
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　天子始詔天下
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為而
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以為之而繁昌
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
庳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
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為子夏
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為生師之居以待
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

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文義之所去也太初於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

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之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當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書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

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群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豫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

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縣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居中言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有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去而治其四旁爲學舍御名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

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産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脩醇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

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然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子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子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詘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

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榜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人之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去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

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　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絶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　今上即位謙讓

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産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獨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子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游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婿王安石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游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

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祥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子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其有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

以嬉乎始令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仁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問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以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

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行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

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

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毋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

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呑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蹯若蹲若伏若騖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予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明州新修刻漏銘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子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

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與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記

桂州新城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萬宗泉記　城陂院興造記
楊州龍興寺十方講院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撫州招仙觀記
伍子胥廟記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才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郎中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九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陊壞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與起舊政則城郭之脩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其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

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　明天子於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鑱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怙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勑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廼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矣吏乃始讙然自德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某月某日臨川王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堤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為之也始堤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為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為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堤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効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求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甚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之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為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為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為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為吾曾為之而曾不足以為之萬有一人為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其材噫其可歎也夫為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効則猶未也其不出於此乎予良以其言為然既而聞君之為其縣至則為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父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

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敺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憊而求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爲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邑之善不足書又令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幽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止辛巳下靈巖浮石秋之壄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决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嵓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乎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

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之人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可爲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甲子臨川王某記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洗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毀善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熙寧十年十二月日臨川王安石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沖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沖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圖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

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葢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徒相與礱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

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撈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葢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葢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窮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圖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眞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

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眞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覼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與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葢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以此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徒者多寬乎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

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求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為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匭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為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為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為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安石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

為堂庖廡已又為閣置九曜象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為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為隍吾廬當丘上自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安石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為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　去吾廬為　近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惟東

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其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志吾憂而尉吾思邪閎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常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裳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圖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不可以已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愧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愧焉故爲之書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伍子胥廟記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万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歎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顛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字說序
老杜詩後集序　新田詩序并引
靈谷詩序　張刑部詩序
揚樂道文集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送立秀才序　石仲卿字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學校而臣安石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先後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制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向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六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使臣安石等訓其義書成以賜之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安石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

有得於一言則孔子說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周襄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　皇帝陛下内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奥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　皇帝大智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秖所以爲愧歟謹序

字說序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而許眘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眘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

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
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
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
輒能辯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
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
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
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
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
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
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
王某序

新田詩序 并詩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
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
郎中趙君尚寬之來問弊於民而知其故乃
使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興大渠之廢者一大
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爲者數十一
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
北操囊䩙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
唐之土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稌

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舩漕車輓負擔出
于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爲數而唐之私廩固
有餘備吏之無稱於世久矣予聞趙君如此
故爲作詩詩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
南昔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
僕僕慢我雜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飢歲仍大
熟飽及雞豚舩與車四鄙出穀今游者處
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
有觀者挽于水濱問我餘寡侯其歸矣三歲
于茲誰能止侯我往來之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
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
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
釋子恢譎之觀咸付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
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
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阯君姓吳
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
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

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鼃黿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其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至於此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生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庬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汚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汚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汚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楊樂道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略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甥開封府推官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延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荊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

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　制侍讀知　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於大臣無所顧望其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録其忠轉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絜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盍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疑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疑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疑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疑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難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

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子觀今之世圜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子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送之云爾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曰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猶重幣逆良先生敎之旣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褒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游嘗爲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溯於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爾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篤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皐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皐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興之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富貴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詞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因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賦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下又得諸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甚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釆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謀謨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送丘秀才序

古之人以婚姻爲兢兢合異德以復萬世之故春秋世此禮始寖廢不親迎者吾聞之矣先配而後祖者吾聞之矣時其遂不復振人皆直情而徑行烏識所謂兢兢者乎至隋文中子喟然傷之曰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始釆周公孔子之舊續而存之賈瓊者乃曰今皆云焉用續夫瓊何人也世之所謂賢人也親炙子之敎也賢而親炙子之敎然且云爾其不在於程仇董薛之列也宜今世之讀中說者皆知瓊之言非是然而不爲瓊之所爲者亦末矣夫人萬一有喜事者追古之昏禮而

行之世必指目以怪迂之名被之矣若之何其肯拂所習而從之也於戲古既往後世不可期安得法度士與之奮不顧世獨行古之所行也南丘子學於金陵以親之命歸逆婦吾望其能然以是諗之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别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

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閒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推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古詩

皇帝還大次慰安之曲樂章
歆安之曲樂章　歌元豐
元豐行　桃源行
食黍行　白溝行
老人行　幽谷引
相送行効張籍　歎息行
開元行　陰漫漫行
塞翁行　一日歸行

梵天畫讚　維摩像讚
璨公信心銘　空覺義示周彥眞
蔣山鐘銘

樂章二首奉　勑撰

皇帝還大次慰安之曲樂章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予聖考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制釐事既成於皇來塈

歆安之曲樂章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成神旣歆止有聞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群生

歌元豐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掛梁梠鯿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乘興歌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元豐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皋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倒持龍骨掛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固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桃源行

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時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因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食黍行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三族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復難為情身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在側謂言黍熟同一炊欻見隴上黃離離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白溝行

白溝河邊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馬常來射狐兔漢兵不道傳烽燧萬里鉏耰接塞垣幽燕桑葉暗川原棘門灞上從兒戲李牧廉頗莫更論

老人行

老人低心逐年少年少還為老人調兩家挾詐自相欺四海傷真誰復誚翻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古來人事已如此今日何須論久要

幽谷引

雲翳翳兮谷之幽天將雨我兮田者之稠有繩于防兮有畚于溝我公不出兮誰省吾憂日暉暉兮山之下歲則熟兮收者纍吾收滿車兮棄者滿筥誰吾與樂兮我公燕語山有木兮谷有泉公與客兮醉其間芳可搴兮甘可漱無壯無稺兮環公以笑公歸而醉兮人則喜公好我州兮殆其肯止公歸不醉兮我之憂豈其不懌兮將舍吾州公一朝兮去我我歲歲兮來遊完公亭兮使勿毀以慰吾兮歲歲之愁

相送行効張籍

一車南一車北身世忽忽俱有役憶昔論心兩綢繆那知相送不得留但聞馬嘶覺已遠欲望應須上前坂秋風忽起吹泥塵雙目空回不見人

歎息行

官驅群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囚事破家刦錢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云冤路傍年少歎息汝正觀元元之子孫

開元行

君不聞開元盛天子糾合儁傑披姦佞幾年辛苦補四海如得完好無瘡痏一朝寄託誰家子威福顛倒那復理那知赤子偏愁毒秪見狂胡倉卒起茫茫孤行西萬里傴仄歸來竟憂死子孫險不失故物社稷陵夷從此始由來犬羊著冠坐廟堂安得四鄙無豺狼

陰漫漫行

愁雲怒風相追逐青山滅沒滄江覆少留燈火就空床更聽波濤圍野屋憶昨踏雪度長安夜宿木瘤還苦寒誰云當春便妍暖十日八九陰漫漫

塞翁行

塞翁少小壟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魚長如人水滿眼桑柘死盡生芙蕖家家新堤廣能築胡兒壯馬休南牧北風卷却波浪聲秪放田車行轆轆

一日歸行

賤貧奔走食與衣百日奔走一日歸平生歡

意苦不盡正欲老大相因依空房蕭瑟施繐帷青燈半夜哭聲稀音容想像今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

梵天畫讃

梵天尚寳殿乘孔雀雞知時語鈴戒沉濁礙身黄衣於淨無著乃持赤幡歸趣正覺

維摩像讃

是身是像無有二相三世諸佛亦如是像若取眞實還成虚妄應持香花如是供養

讃璨公信心銘

沔彼有流載浮載沉爲可以濟一壺千金法譬則水窮之彌深璨公所傳等觀初心

空覺義示周彦眞

覺不徧空而迷故曰覺迷空不徧覺而頑故曰空頑空本無頑以色故頑覺本無迷以見故迷

蔣山鍾銘

於皇正覺訓用音聞肆作大鍾以警沉昏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古詩

秦始皇　漢文帝
戴不勝　臧倉
四皓　張良
韓信　叔孫通
司馬遷　東方朔
揚雄三首　揚劉
諸葛武侯　讀墨
讀秦漢間事　老景（業古人名）
陸忠州

秦始皇

天方獵中原狐兔在所憎傷哉六彊王當此鷙鳥膺搏取已掃地翰飛尚憑凌拊可跨蓬萊以海爲丘陵勒石頌功德群臣助驕矜舉世不讀易但以刑名稱蚩蚩彼少子何用辨堅冰

漢文帝

輕刑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露臺惜百金灞陵無高丘淺恩施一

時長患被九州

戴不勝

昔在宋王所皆非薛居州區區一不勝辛苦亦何求懷祿詎有耻知命乃無憂此士自可怜能復識此不

臧倉

位在萬乘師孟軻猶不遇豈云貧與賤世道非吾趣意行天下福事忻油然去命也固有在臧倉汝何與

文集三十八 二

四皓

秦歐九州逃知力起經綸重利誘衆策頗知聚秦民頹然此四老上友千載境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靈珠在泥沙光景不可昏道德雖避世餘風迴至尊嫡孽一朝正留侯果知言出處但有禮廢興豈所存

張良

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為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為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圓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

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主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攙擾空令絳灌疑

韓信

韓信寄食常歉然邂逅漂毋能哀怜當時噲等何由伍但有淮陰惡少年誰道蕭曹刀筆吏從容一語知人意壇上平明大將旗舉軍盡驚王不疑擁兵擊楚濰半涉從初龍且闌信怯鴻溝天下已橫分談笑重來卷楚氣伹以怯名終得羽誰為張費兩將軍

文集三十八 三

叔孫通

先生秦博士秦禮頗能熟量主欲有為兩生皆不欲草具一王儀羣豪果知肅黃金既徧賜短衣亦已續儒術自此雕何為反初服

司馬遷

孔鸞有文章不忍留枳棘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領略非一家髙辭殆天得雖微獎父明不失孟子直彼欺以自私豈啻相十百

東方朔

平原狂先生隱翳世上塵材多不可數射覆

亦絕倫談辭最詼怪發口如有神以此得親
幸賜予頗不貧金玉本光瑩浮沙豈能埋時
時一悟主驚動漢庭臣不肯下兒童敢言試
平津何知夷與惠空復忤時人

楊雄三首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耀萬物
成冬春揚子出其後彷彿志賤貧衣冠渺塵
土文字爛星辰歲晚天祿閣强顏爲劇秦趨
舍迹少適行藏意終隣壤壞外逐物紛紛輕
用身往者或可返吾將與斯人

二

子雲游天祿華藻鏡初學覃思晩有得晦顯
無適莫寥寥鄒魯後於此歸先覺豈嘗知符
命何苦自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爲薄誹
嘲出異巳傳載因疏略孟軻勸伐燕伊尹干
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著不爲
況彼皆卓犖史官皴多闕自古喜穿鑿

三

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
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聖賢樹立自有
師人知不知無以爲俗人賤今尊貴古子雲
今存誰汝數

楊劉

人各有是非犯時爲患害雅詩以譎諫言者
得無悔厲王昔監謗變雅今尚載末俗忌諱
繁此理寧復在南山詠種豆議法過四罪玄
都戲桃花母子受顚沛疑似已如此況欲諱
諱誨事變故不同楊劉可爲戒

諸葛武侯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群盜伺昏黑聯翩
各飛揚武侯當此時龍卧獨摧藏掉頭梁甫
吟羞與衆爭光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
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强暉暉若長庚孤出照
一方勢欲起六龍東廻出扶桑惜哉淪中路
怨者爲悲傷竪子祖餘策猶能走强梁

讀墨

誰爲堯舜徒孔子而已矣人皆是堯舜未必
知孔子伯夷不辱身柳下援而止孔子尚有
言我則異於是兼愛爲無父排斥固其理孔
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退之嘲魯連顧未知

之耳如何蔽於斯獨有見於彼凡人工自私翟也信奇偉惜乎不見正遂與中庸詭退之醇孟軻而駁荀楊氏至其趣舍間亦又蔽於己化而不自知此語孰云俚詠言以自警吾詩非好詆

讀秦漢間事

秦徵天下材入作阿房宮宮成非一木山谷爲窮空子羽一炬火驪山三月紅能令掃地盡豈但焚人功

文集三十八

老景 集古人名

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繞屋楮先生蕭蕭何所直每嫌柳渾青追恨李太白多謝安石榴向人紅縈折

陸忠州

虞人以士招御者與射比當時尚著爲況乃天下士英英陸忠州學問輔明智低回得坎坷勳業終不遂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古詩

日出堂上飲　山田久欲拆
兩馬齒俱壯　春從沙磧底
今日非昨日　秋日不可見
騏驥在霜野　晨興望南山
結屋山澗曲　悲哉孔子沒
朝日一曝背　我欲往滄海
道人北山來　黃菊有至性
秋日在梧桐　少狂喜文章

文集三十九　一

秋庭午吏散　涓涓乳下子
聖賢何嘗施　少年見青春
白日不照物　草端無華滋
一日不再飯　秋枝如殘人
散髮一扁舟

日出堂上飲

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愀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嵒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所託願永久何言值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窮鏤丹青空外好鎮壓已

堪憂爲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蚍蜉又能高其礎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爲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

山田乆欲拆

山田乆欲拆秋至尚求雨婦女喜秋涼踏車多笑語朔雲卷衆水慘澹吹平楚攅陂與直塹疑即役洲渚霍霍反照中散絲魚幾縷鴻蒙不可問且往知何許歆眠露下舸側見星月吐龍骨已嘔啞田家眞作苦

兩馬齒俱壯

兩馬齒俱壯自驕千里材生姿何軒軒或是龍之媒一馬立長衢顧影方徘徊一馬裂銜轡犇嘶逸風雷立豈飽芻豆戀棧常思迴犇豈欲野齕乆覊羨駑駘兩馬不同調各爲世所猜問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春從沙磧底

春從沙磧底轉上青天際靄靄桑柘墟浮雲變姿媚游人出暄暖鳥語辭陰翳心知歸有日我亦無愁思所嗟獨李子尚客江湖滏萬里卜鳳凰飄飄何時至

今日非昨日

今日非昨日昨日已可思明日異今日如何能勿悲當門五六樹上有蟬鳴枝朝聽尚壯急暮聞已衰遲仰看青青葉亦復少華滋萬物同一氣固知當爾爲我友南山居笑談解人頤分我秋柘實問言歸何時衣冠汙窮塵苟得猶苦飢低回歲忽晚恐負平生期

秋日不可見

秋日不可見林端但餘黃杖藜思平野俛仰畏無光栗栗澗谷風吹我衣與裳娟娟空山月照我冠上霜

騏驥在霜野

騏驥在霜野低回向衰草入櫪聞秋風悲鳴思長道黃金作鞭轡榮榮空外好人生貴得意不必恨枯槁

晨輿望南山

晨輿望南山不見南山根草樹露顛頂摎枝空復繁銅瓶取井水巳至尚餘温天風一吹拂的皪成璵璠

結屋山澗曲

結屋山澗曲挂瓢秋樹顛鳴不中律呂時時驚我眠吾兒亦惡聒勸力事棄捐止我爲爾歌不如悠其然秋風動地至萬竅各啾喧一瓢雖甚除豈在有無間蟬嘒山下石泠泠手中絃臨流寫所愛坐聽以窮年

悲哉孔子沒

悲哉孔子沒千歲無麒麟蚩蚩盡鉏商此物誰能珍漢武得一角燔烝誣鬼神更以黃金鑄傳誇後世人

朝日一曝背

朝日一曝背欣然忘夜寒樵松煮澗水既食取琴彈彈作南風歌歌罷坐長歎痞彼栖栖者遺世長獨難

我欲往滄海

我欲往滄海客來自河源手探囊中膠救此千載渾我語客徒爾當還治崑崙歎息謝不能相看涕盈盆客止我且往濯髮扶桑根春風吹我舟萬里空自存

道人北山來

道人北山來問松栽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長開田故歲收種果今年嘗告叟去復來耘鉏尚康強死狐正首丘遊子思故鄉嗟我行老矣墳墓安可忘

黃菊有至性

團團城上日秋至少光輝積陰欲滔天況乃草木微黃菊有至性孤芳犯群威采采霜露間亦足慰朝飢

秋日在梧桐

秋日在梧桐轉陰如急轂冥冥蔽中庭下視今可曝高蟬不復嘒稍得寒鴉宿百遶有詩翁行歌待春綠

少狂喜文章

少狂喜文章頗復好功名稍知古人心始欲老蠶耕低回但志食邂逅亦專城仰慙冥冥士俯愧援援甿良夜未遽央青燈數寒更援書置左右仰屋慨平生

秋庭午吏散

秋庭午吏散予亦歸息偃豈無佳賓客欲往心獨懶北窗古人篇一讀三四反悲哉不蚤

計失道行晼晚

涓涓乳下子

三戰敗不羞一官遷輙喜古人思慰親愧辱
寧在已於陵避兄食織屨仰妻子恩義有相
權絜身非至理

聖賢何常施

聖賢何常施所遇有伸屈曲士守一隅欲以
齊萬物喪非不欲富言爲南宮出世無子有
子誰敢赦其失

少年見青春

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身雖不飲酒樂與
賓客醉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心腸非故
時更覺日月駃聞雖已倦往得飽還思睡春
歸只如夢不復悲憔悴寄言少年子努力作
春事亦勿怜衰翁衰强自然異

白日不照物

白日不照物浮雲在寥廓風濤吹黃昏屋瓦
更紛泊行觀蔡河上負土私力弱隋堤散萬
家亂若春蠶箔仍聞決數道且用寬城郭嫠
子夜號呼西南漫爲壑

草端無華滋

草端無華滋陰氣已盤固暄妍却如春歲晚
曾不瘁一裘可以煖貧士終難豫忽忽遠枝
空寒蟲欲坯戶

一日不再飯

一日不再飯飯已八九眠忽忽返照間頓羸
不可還筋骸微纏束肺腑鼎鐺煎長往理不
惜高堂思所牽

秋枝如殘人

秋枝如殘人顏色先憔悴微寒吹已空性命
一何脆寧當記疇昔葩葉相嫵媚歲行誰使
然好殺豈天意

散髮一扁舟

散髮一扁舟夜長眠屢起秋水瀉明河迢迢
藕花底愛此露的皪復怜雲綺靡諒無與歌
絃幽獨亦可喜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澤文庫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

古詩

和王微之登高齋二首 續添一首附四十一卷末

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二首 續添一首附四十一卷末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和詠斐晉公平淮西將佐題名

和吳御史汴渠

和吳沖卿鵶樹石屏

和吳沖卿雪示韓持國 續添一首附四十一卷末

和吳仲庶

和吳仲庶守潭州

和耿天騭同遊定林

和劉貢甫燕集之作

聖俞為狄梁公孫作詩邀予同作

和王樂道烘蝨

和農具十五首

和微之登高齋二首

寒雲沈屯白日埋河漢蕩圻天如篌衡門兼旬限泥潦卧聽叡木鳴相挨蕭蕭忽掃纖翳盡北嶺初出青嵬嵬微之新詩動我目爛若火齊金盤堆想攜諸彥眺平野高論歷詆參

澤文庫

陽春文庫

以來觥船淋浪始快意忽憶歸雲明為哉念君少壯輟游衍發揮春秋名王柸書成不得斷國論但此空語傳八垓登臨興罷因感觸更欲遠引追宗雷君知富貴亦何有諂譽未足償譏排風豪雨橫費調燮坐使鬢背為黃台留賓往往夜參半雖有鉤組無由開江南佳麗非一日況乃故國名池臺能招過客歛文字山水又足供歡咍剩留官屋貯酒毋取醉不竭當如淮

二

干戈六代戰血埋雙闕尚指山崔嵬當時君臣但兒戲把酒究勸長星杯臨春美女閉黃壤玉枝白葉繁如堆後庭新聲歎樵牧興廢倏忽何其哀咸陽龍移九州圻遺種變化呼風雷蕭條中原碭無水崛強又此憑江淮廣陵衣冠掃地去穿築隴畝為池臺吳儂傾家助經始尺土不借秦人篠珠屏石磊落萬艘入金壁照耀千門開建隆天飛跨兩海南發交廣東溫台中開業業地無幾欲久割據誠難哉靈旗指麾盡貔虎談笑力可南山排樓船

𣶒川莫敢動扶伏但有謀臣來百年滄洲自
潮汐事往不與波爭迴黃雲荒城失死路白
草廢時空壇埃使君新篇韻險絕登眺感悼
隨嘲咍嗟予愁憊氣已竭對壘每欲相觕挨
揮毫更想能一戰數窘乃見詩人才

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四十韻

楚越千萬山雄奇此山兼盤根雖巨壯其末
乃脩纖去縣尚百里側身勇前瞻肅條煙嵐
上縹渺浮青尖徐行稍復逼所矚亦已添精
神去疊巘氣象來漸漸卸席取近岸移船傍蒼

蒹葭觀坐窮晡未覺晷刻淹江空萬物息四
面波瀾恬戢然九女鬟爭出一鏡奩盱送秋
月没起看朝陽遲遊氛蕩無餘瑣細得盡覘
陵空翠嶤直照影寒鋩銛冢木立紺髮崖林
張紫髯變態生倏忽雖神詎能占當留老吾
身少駐誰云饜借哉秦漢君黃屋上衡潜等
之事嬉遊捨此何其廉我疑二后荒神物久
已厭埋藏在雲霧不欲登昏憸又疑避嬖封
蔽匿以爲謙或是古史書脫落簡與籤當時
備巡遊今不存細緣終南秦之望太山魯所

詹天王與秩祭俎豆羅醯鹽苟能澤下民維
此遠亦沾方今東南旱土脉燥不黏尚無膚
寸功豈免竊食嫌神恭吾難知士病吾能砭
文章巧傅會智術工飛箝薦寶玄珪璧論材
自楩柟苟以飾婦妾縿云活蒼黔豈如幽人
樂茲山謝閒闔穴石作戶牖垂泉當門簾尋
奇出後徑覽勝倚前簷超然往不返舉世徒
呫呫高興寄日月千秋伴烏蟾遐追商洛翁
黍火不能炎近慕楚穆生竟脫楚人鉗吾意
竊所尚人謀諒難僉

重和

誰謂九華遠吾身未嘗詹唱篇每起予予口
安能箝憶在秋浦北空江上新蟾光寀寫一
鏡迴環兩堤奩露坐引衣襟風行欹帽簷維
舟當此時巨細得盡瞻試嘗論大略次乃述
微纖此山廣以深包畜萬物兼噓雲吐霧雨
生育靡不漸巍然如九皇德澤四海沾此山
相後先各出群峯尖毅然如九官羅立在堂
廉挺身百辟上附麗無姦憸此山高且寒五
月不覺炎草樹萎已綠氷霜尚涵淹頹然如

九老白髮連著鬚此山當無雲秀色鬱以添
姹然如九女靚飾出重簾珮環與巾裙紺玉
青紈縑遠之妍西施近或醜無鹽變態不可
窮詩者徒呫呫我初勇一往役世難安恬浪
荒不走職民瘼當誰砭乖離今數旬夢想欲
窺覘自期得所如何啻釋囚鉗念昔太白巔
下視海日暹太白鄭之名山趨來天柱遊屐齒尚苔黏
猶之健飲食屢饗餐亦云厭食胡爲慕攀路已備
具不嫌豈其仁智心山水固所諧男兒有所
學進退不在占功名苟不諂廊廟等閭閻況

乃掄椽代其誰辨梗楠歸歟巖崖居幷理帶
與簑得石坐兀兀逢泉飲厭厭取舍斷在獨
豈必詢謀僉子語寶慰我寧殊邑中黔王技
將在山當倚以葭蒹詩力我巳屈鋒鋩子猶
銛扶傷更一戰語汝其無謙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泥水塡馬不受轍瓦雪得火猶藏溝宿霧紛
紛度城闕朔氣凜凜吹衣裘窮閻閉門無一客
剝啄驚我有前騶強隨傳呼出屋去鼻息凍
合鬚縲縲搜韁馬騣任敧側欲出操箠手還

抽行思江南悲故事漫谷冬膄花常流前年
臘歸三見白霽色嶺上班班留枝蘂此時將
邑子登眺置酒身優游豈如都城今日事秖
恐一蹶爲親憂困知田里駕款段昔人豈卽
非良謀君家洛陽名實大談笑枯槁回春柔
平生意氣故應在白髮未敢相尋求從容退
食想佳節豈無歌舞相獻酬柰何亦作居寒
調歎息朝夕無驊騮超然遂有江湖意滿紙
爲我書窮愁相如正應居客右子路且莫乘
桴浮

和董伯懿詠裴晉公平淮西將佐
題名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無一諧盜傷中
丞偶不死利劒白日投天街畏瘴入朝議軍
旅國火一再更檀槐上前慷慨語發誓出
安撫除睽乖指撝光顔戰迴曲關如怒虎搏
碓豻怨能捕虜取肝膈護送密乞完形骸箝
兵夜半投死地雪濕不敢燃薪蘇空城堅守
己可縛中使尚作號兒哇退之道此尤雋偉
當鑴王版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

巧終類俳唐從矢寶運中圯廊廟往往非忠
佳諸侯縱橫代割據疆土豈得無離仳德宗
末年懲戰禍一天不試塵蒙敎憲皇初起衆
未信意欲立掃除昏霾追還清明抹薄蝕屢
勑主府拘窮蛙王師傷夷征賦窘千里亦忌
毫釐差小夫偷安自非計長者遠慮或可懷
桓桓晉公忠且壯時命適與功名偕是非未
世主成敗烜赫今古誰譏排賢哉韋純議北
敉倉卒兩伐尤難皆重華聲明彌萬國服苗
干羽舞兩階宣王側身內脩政常德立武能
平淮昔人經綸初若綫欲棄此道非吾儕千
秋事往蹤跡在嶽石款記如湘崖文嚴字麗
皆可喜黃埃蔽沒蒼蘚埋當時將佐盡豪傑
想此共儔陪祠齋君曾西遷爲拓本濡磨割
密親劘揩新篇波瀾特浩蕩把卷熟讀迷津
涯褒賢樂善自爲美當掛廟壁爲詩牌

和吳御史汴渠詩

鄭國欲弊秦渠成秦富彊本始意已陋末流
功更長維汴亦如此浚源在涇荒歸作萬世
利誰能弛其防夷門築天都橫帶國之陽漕

引天下半豈云獨荊楊貨入空外府租輸陳
太倉東南一百年寡老無瘵粻自宜富京師
乃亦窘蓋藏征求過風昔機巧到莛芸御史
閔其然志欲窮舟航此言信有激此水存何
傷救世詎無術習傳自先王念非老經綸豈
易識其方我攡不足數君材仍自強他日聽
施設無乃棄篇章

和吳沖卿鵶樹石屏

寒林昏鵶相與還下有跂石蒼孱顏曾於古
圖見髣髴已怪刀筆非人間君家石屛誰爲
寫古圖所傳無似者鵶飛歷亂止且鳴林葉
慘慘風煙生高齋日午坐中見意似落日空
山行君詩雄盛付君手云此非人乃天巧嗟
哉渾沌死乾坤至造作萬物醜妍巨細各有
理問此誰主何其精恢奇譎詭多可喜人於
其閒乃復雕鑱刻畫出智力欲與造化追相
傾拙者婆娑尚欲奮工者固已窮夸矜吾觀
鬼神獨與人意異雖有至巧無所爭所以號
山閒埋沒此寶千萬歲不爲見者驚吾又以
此知工妙偉之作不在百世後造始乃與元

氣并畫工粉墨非不好歲久剝爛空留名能
從太古到今日獨此不朽由天成世人尚奇
輕貨力山珍海恠採掇今欲索此屛後出爲
君得胡賈欲價著不識吾知金帛不足論當
爲君詩兩相直

和冲卿雪并示持國

地卷江海浮天吹河漢湧北風散作花巧麗
世無種靈昏得照曜塵滓歸掩擁荒林無空
枝幽冗有高隴分毫一毛細聚或千鈞重飛
揚日已眩摧墜聽還兊漁舟平繫舷樵屩沒

歸踵空令物象瑩豈免川塗壅爭光常娥沍
失色羲和恐賴逢陽氣烝轉作水波溶舞庭
稱賀嚴稜路傳呼寵遊衢謝壯小避卧甘閉
冗具佚絕俗唱韓子當敵勇勝負觀兩豪吾
衰但陰拱

和吳仲庶

刀筆漫無營圖書紛不御平生携手人邂逅
賞心處名卿等邵朱邑使超嚴助都官富篇
章博士執經據豈特好微言又多知大慮從
容故天幸倜儻盡人譽千艘來交荊萬舸去

揚豫良無此嘉客式飲吾所庶

和吳仲庶出守潭州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廷右高才有公孫相望
千載後平明省門開吏接堂上肘指麾談笑
閑靜若入林藪連牆畫山水隱几詩千首浩
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
牛斗方今河南治復在荊人口自古楚有材
鄗淥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

和耿天騭同遊定林

道人深閉門二客來不速攝衣負朝暄一笑

皆捧腹逍遙煙中策放浪塵外躅晤言或世
間誰謂非絕俗

和貢甫燕集之作

馮侯天馬壯不羇韓侯白鷺下清泄劉侯羽
翰秋欲擊吳侯葩萼春爭披沈侯玉雪照人
潔蕭灑已見江湖姿雅子貌醜駁公等自鏡
亦正如蒙倛忘形論交喜有得杯酒邂逅今
良時心親不復異新舊便脫巾屨相諧嬉空
堂無塵小雨定濃綠翳水浮秋曦高談四座
揺炎熱木末更送涼風吹此歡不盡忽分散

明月照屋空參差平明餘清在心耳洗我重得劉侯詩劉侯未見聞巳熟吾友稱誦多文辭才高意大方用世自有豪俊相攀追咨予後會恐不數魂夢夂向東南馳何時扁舟却顧我還欲迎子游山陂

聖俞爲狄梁公孫作詩要予同作

虎豹不食子鴟梟不乘雄人惡甚鳥獸吾能與成功愛有以計留夫有勢不容吾謀適合意幾亦齒蘞鋒時思淪九泉褒取異代忠堂堂社稷臣近世孰如公當使苗裔稱稱揚得詩翁一讀亦使我慨然想餘風

和王樂道烘蝨

秋暑汗流如炙輠敝衣濕蒸塵垢涴施施衆蝨當此時擇肉甘於虎狼餓咀嚙侵膚未云巳爬搔次骨終無那時時對客輙自捫十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強復活爪甲流丹眞暫破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今少挫踞爐熾炭巳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欲殴百惡死焦灼肯貸一凶生棄播巳觀細點無所容未放老蠹終不墮然臍郿塢患谥世焚寶鹿臺身易貨家中燎入化秦兒池上慨隨遷恭坐彼皆勢極就煙埃況汝命輕佯涕唾逃藏壞絮尚欲索埋僻死灰誰復課熏心得禍兩莫悔爛額収功吾可賀猶殘衆蟣恨未除自計寧能夂安卧

和農具詩十五首

田廬

田父結田廬聊容一身息呼兒取茅竹不借鄉人力起行廬旁朝歸卧廬下夕悠悠各有願勿笑田廬窄

颺扇

精良止如留疏惡去如擯如擯非爾憎如留豈吾吝無心以擇物誰喜亦誰慍翁乎勤厥颺可使糠粃盡

耬種

富家種論石貧家種論斗富貧同一時傾瀉應心手行看萬壟空坐使千箱有利物博如此何慙在牛後

樵斧

百金聚一㕫所賦以所遭此豈異鏌鋣奈何獨當樵朝出在人手暮歸在人背用捨各有時此心兩無邀

耒耜

耒耜見於易聖人取風雷不有仁智兼利端誰與開神農后稷死般爾相尋來山林盡百巧揉斲無良材

錢鎛

於易見耒耜於詩聞錢鎛百工聖人為此最功不薄欲收禾黍善先去蒿萊惡願因觀器悟更使百工作

耰耡

鍛金以為曲揉木以為直直曲相後先心手始兩得秦人望屋食以此當金革君勿易耰耡耰耡勝鋒鏑

襏襫

采采霜露下披披煙雨中蒲茅以為友短褐相與同勿妬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慙邊城戍擐甲徂春冬

臺笠

耕有春雨濡耘有秋陽暴二物應時須九州同我欲孰為生少慕得此自云足君思周伯陽所願豈華穀史記索隱謂蓬累立也

耕牛

朝耕草茫茫暮耕水瀰瀰朝耕及露下暮耕連野出身無一毛利主有千箱實睆彼天上星空名豈余匹

水車

取車當要津膏潤及遠野與天常斡旋如雨自滌瀉置心亦何有在物偶相假此理乃可言安得圓機者

田漏

占星昏曉中寒暑已不疑田家更置漏寸晷亦欲知汗與水俱滴身隨陰屢移誰當哀此勞往往奪其時

耘鼓

蓬蓬戲場聲壞壞戰時伍日落未云休田家亦良苦問兒今壟上聽此何莽鹵昨日應官縣州前看歌舞

牧笛

綠草無端倪牛羊在平地芊綿杳靄間落日一橫吹超遙送逸響誕漫寫真意豈比賣餳人吹簫販童稺

牛衣

百獸冬自暖獨牛非氄毛無衣與卒歲坐恐得空牢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問爾何以報離離滿東皋

明妃曲二首 續入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回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鴈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初嫁與胡兒氊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説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古詩

次韻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簟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次韻段約之謝惠詩
次韻和中甫兄春日有感
次韻舍弟江上
酬王賢良松泉二詩
酬沖卿月晦有感
酬王詹叔使江南見寄
酬王伯虎
酬段約之見招
荅曾子固南豐道中所寄
荅陳正叔　荅揚州劉原甫
荅虞醇翁　荅俞秀老
荅瑞新十遠　雲之祁祁荅董傳
荅客和吳沖卿雪詩
和微之登高齋澶州二首 一首附四十七卷

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簟

端溪琢枕綠玉色蘄水織簟黃金文翰林所

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
語地上赤日流黃塵燭龍中天進無力客主
歊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志冠帶安能強
脩飾恃公寛貸更不疑箕倨豈復論官職留
枅平瑩家故藏硯璞坳清此新得掃除堂屋
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
肎能與物同其適豈比法曹空自私卻願天
日長炎赫公枅卓犖人所驚久矣四海流聲
名天方選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
力取當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横柰何甘心一

捐上欲卧領尾為絜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顧
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然身寄一官
肎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淡山如願始
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躋箕尾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微之出守秋浦時椎冰看擣萬穀皮波工龜
手宅令摸魚網肯數荊州池霜紈奪色賈不
售虹玉喪氣山無暉方舩穩載獻天子善價
徐取供吾私千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隨
淸詩君寧久寄金穀逃方執賜筆磨坳螭當

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書新儀不然名山
副史本褒拔元凱誅窮奇嗟予文章非世用
畫鏤空爾糜冰脂揮毫才足記姓字竊學文
恥從師宜怨忽點汙亦何忍嘉貺但覺難為
辭篇終有意責趙璧窮國恐誤連城歸傾囊
倒篋聊一報安敢坐以秦為雌

次韻約之謝惠詩

魚跳桑柳陰鳥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
江令宅故人耽田里老脫尚方舄開亭捐百
金於此掃塵迹地偏人罕至心遠境常寂我

行西州旋杙駕候顔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
一息公時指岸木謂此可尋尺伐之營中沚
持用自怡懌懽言俟其成邀我堂上食百
憂毋多違一諾還自惕春風欄楹新坐久
膝前席脩然志故約北郭疑有適長謡舒永
懷佇想對以臆摛辭甚有理竊比書石鶴知
公不欺我把玩果心惻嘉肴既夙設屨藻仍
虛擲左車公自迎右券吾敢責聞說芼羹膾
芬香出鄰壁婦休機杼事兒失刀槧職何膠
膠擾擾而紛紛籍籍攜持欲一往繼此方如

纖元龍但高眠司馬勿覩滌錢能孩童舊擾
手皆鬢白有興即聯轡東阡與南陌
次韻和中甫兄春日有感
雪釋沙輕馬蹄疾北城可遊令暇日濺濺溪
谷水亂流漠漠郊原草爭出嬌梅過雨吹爛
熳幽鳥迎陽語啾唧分香欲滿錦樹園剪綵
休閒寶刀室胡為我輩坐自苦不念茲時去
如失飽聞高遲動車輪甘臥空堂守經帙淮
蝗蔽天農父饑越卒圍城盜少逸至尊深拱
羅蕭韶元老相看進刀筆盲風生物尚有意

壯士憂民豈無術不成歡醉但悲歌回首功
名古難必
次韻舍弟江上
岸紅歸欲稠渚綠合猶晚晴沙上屐輕暖水
隨帆遠吹皮戲魚動掠葉飛禽返著意覓幽
蹊桃花候劉阮
酬王濬賢良松泉二詩
松
世傳壽可三松倒此語難為常人道人能百
歲自古稀松得千年未為老我移兩松苦不
早豈望見渠身合抱但憐衆木擾漂搖顏色
青青終自保免絲伏苓會當有邂逅食之能
壽考不知羿火定何人且看森垂覆荒草君
詩愛我亦古意秀眉昔比南山椅復謂留侯
不及我人或笑君無白阜求僊辟穀彼誠悞
未見赤松飢已槁豈如強飯適志遊封殖蒼
官陰華皓赤松復自無特操上下隨煙何怪
慳蒼官受命與舜同真可從之忘髮縞詩雖
祝我以再黑積雪已多安可掃試問蒼官值
歲寒戴白孰與蒼然好

泉
宋興古利令長千靈曜臺殿荒榛棄二泉相
望棄不渫西泉尚絫三石罄其流散漫為沮
洳稍集小礫生微瀾東泉土梗久蔽塞穿治
乃見甓甓完道人慈哀波及遠溝蕩兩取合土
山山前灌輸各自足轆轤罷轉井口閑取遙
比甘覺近美與舊爭列知新寒蟲蟲夏秋百
源乾抱甕復道愁躊躕疾傾橫逗勢不足曉
此善利何時殫慮長易脆有大櫃伐堅美盧
窪辱顏金多近手肯出巧風水千里安知難

没羽之虎行林間籜龍失職因藏跧循除静
投悲瑟瑟映瓦徹見清潺潺三年營之一日就
有口共以成爲懽論功信可侈後襯何似當
時萬竹蟠

酬冲卿月晦夜有感

夜雲不見天况乃星與月蕭蕭暗塵定坎坎
冥更發樓歌客尚飲酩酊不畏雪巷哭復有
人鄰風送幽咽紛然各所遇悲喜孰優劣君
方感莊周浩蕩擺羈紲歸來亦置酒玉指調
絃撥獨我坐無爲青燈對明滅

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法利害
見寄

余聞古之人措法貽厥後命官惟賢材職事
又習狃止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豈嘗推其
子而爲民父母當時所經營今十已毀九其
一雖幸在漂搖亦将朽公卿患才難州縣固
多苟詔令雖數下紛紛誰與守官居甚傳舍
位以聲勢受既不責施爲安能辨賢不區區
欲捄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誰當執其
咎勞心適有罪養譽終天醜豈惟詔子孫教
戒及朋友貴者大其領詩人歌四牡至尊空
獨憂不敢樂飲酒哥矣富阡陌哀哉此無糗
鄉閭人所慄今或棄而走豈無濟特術使爾
安畎畝故今二三公戮力思矯揉永惟東南
害茶法蓋其首私藏與竊販犴獄常紛糾輸
將一不足往往死鞭杻敗陳彼雜惡強賣曾
非誘已云困關市且復搔林藪将更百年蔽
謂民知可否出節付羣材詢謀欲經久朝廷
每若此自可躋仁壽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
阜吾宗俶奇士選使自朝右聰明諒多得爲
上爲析剖王程雖蕣遽邦法難鹵莽願君博
諮諏無擇壯與耇余知茶山民不必生皆厚
獨當征求任尚恐難措手孔稱均無貧此語
今可取譬欲輕萬鈞當令衆人負強言豈宜
當聊用報瓊玖

酬王伯虎

吾聞人之初好惡尚無朕帝與鑿耳目賢愚
遂殊品爾來百千年轉化誇愈甚父翁相販
賣浮詐誰能審睢盱猴纓冠狼藉鼠穴寢澮
海恐值到誰論魚鱉淰鵝鶩雖云惡革去在

食甚嗟誰職教化獨使此風㤥恬觀不知救坐費太官廩予生少小戇好古乃天稟念此俗衰壞何嘗敢安枕有時不能平悲吒失食飲唯予自我病亦或涕沾衽謂子何告語密以詩來諗爛然辭滿紙秋水濯新錦鄰觀可拳拳静念復懔懔賤貧欲救世無寧猶拾瀋説窮且板築尹屈淮耳餁逢時豈遽廢避俗聊須噤徂年幸未暮此意可勤恁

奉酬約之見招

君家段千木爲義畏人侵馮軾信厚禮踰垣

終徧心溪山寧有此園墅諒非今雨過梅柳淨潮來蒲稗深種芳彌近渚伐翳取逕岑清節亦難尚曠懷著易尋子猷憐水竹過少愜山林況復能招我親題漢上衿

荅子固南豐道中所寄

吾子命世豪術學窮無間直意慕聖人不問閔與顏彼昏何爲者誣御名來頻頻應逮犯秋陽動爲人所歎不鄙我躬痺乃嗟天澤慳今人念公卿燁燁趨王班伯無憫世意狙猿而佩環愛子所守卓憂予不能攀永矢從子遊

合如扉上鐶願言借餘力迎浦踈潺潺亦有衣上塵可攀禪太山大江秋正清島漵相縈彎四盻浩無主日暮煙霞斑水竹密以勁霜楓莪更彤賞託亦云健行矣非閒闊相期東北遊致館淮之灣無爲龔寗巖悠然及遄還

荅陳正叔

天馬志萬里駕鹽不如閑壯士困簿束不如齊之完利行有阨轍勢涉無恬瀾明明千年羞促促一日歡孰肯避此世引身取平寛超然子有意爲我歌考槃予方慕孔氏委吏久

盤桓得失未云殊聊各趣所安

荅揚州劉原甫 詩云因君古人風更欲投吾簪

少食苦不足一官聊自謀爲生晚更拙懷祿尚遲留黽勉詎有補强顏包衆羞謂我古人風知君以相優君實高世才主恩正綢繆寄奚哀此民華簪寧易投

荅虞醇翁

輟學以從仕仕非吾本謀欲歸諒不能非敢忘林丘臨餐恥苟得冀以盡心疇萬事等晝塿雖勤亦何收揚揚古之人彼職乃無憂感

子撫我厚欲言祗慙着
諸偶緣安有實相非相偶雖神如李咸終亦
失而走
荅俞秀老
遠水悠然碧遠山天際蒼中有山水人寄我
十遠章我時在高樓徙倚觀八荒亦復有遠
意千載不相忘
荅瑞新十遠
雲之祁祁荅董傳
雲之祁祁或雨于淵苗之翹翹或槁于田雲

之祁祁或雨于野有槁于田豈不自我奮兮
其隮其在西郊匪我爲之我歌且謠蔚兮其
復南山之側我歌且謠維以育德
荅客
士常疑西伯何至羑里厚督縲親父子尚脫
并糜酷昏主雖聖臣飛禍安可卜致命遂其
志雖窮不爲戮
和徽之登高齋
六朝人物隨煙埃金輿玉几安在哉鍾山石
城已寂寞秪見江水雲端來百年故老有存
者尚憶世宗初伐淮魏王兵馬援踵出旗纛
千里相搏挨當時謀臣非不衆上國拔取多
陪臺龍騰九天跨四海一水欲阻真堪咍降
王北歸樓殿拆棄星尚鎖殘金堆神靈變化
自真主將帥何力登公台山川清明草木靜
天地不復屯雲雷使君登高一訪古傷此陳
迹聊持杯因留佳客坐披寫醽醁笑語傾如
簁酒酣重惜功業晚老矣萬卷徒蕪該攢峯
刻壑動歸興憂端前筆何崔嵬餘年無歡易
感激亦愧莊叟能安排清燈明滅照不寐但

把君詩闔且開
和吳沖御雪詩
陽回力猶遏陰合勢方鞏填空忽汗漫造物
詎從適輕於擊絮紛細若吹毛氄雲連晝已
瞀風助霄仍洶憑陵雖一時變態亦千種朦
深巷或避戶隘闕猶擁溜天有凍痕匝地無
荒壠飛揚類挾富委騎等辭寵穿幽偶相重
值險輒孤聳積堆會將舒群輕那久重紛華
初蒲眼消釋不旋踵槁樹散飛花空簷落寒
溜何當困炎熱以此滌煩壅共約市南人收

藏不爲冗

澶州 此詩係續添與四十七卷內一首意同

津津北河流，嶭嶭兩城峙。春秋諸侯會澶淵，乃其地，書留後世法，豈獨譏當世。野老豈知此，爲予談近事。邊關一失守，北望皆胡騎。黃屋親乘城，穹廬矢如蝟。紛紛擅將相，誰爲開長利。焦頭收末功，尚足誇一旦。歡盟自此數日月，行人至馳迎，傳馬單走送，牛車弊征求。事供給，厮養猶珠麗。弋甲久已銷，澶人益憔悴。能將大事小，自合文王意。語翁無歎嗟，小雅今不廢。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古詩

送程公闢之豫章
送潮州呂使君
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送文學士倅邛州
送李屯田守桂陽
送李宣叔倅漳州
送宋中道倅洺州
送子思兄參惠州軍
送裴如晦宰吳江
送張公儀宰安豐
送張拱微出都
送董伯懿歸吉州
送鄭叔熊歸閩
送陳諤
送陸長倩歸煇州
送喬秀才歸高郵
雪山送正之
聞呂望之解舟

送石賡歸寧
清涼寺送王彥魯
張明甫至宿明日遂行
送朱氏女弟宿木瘤僧舍
送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
送惠思上人　和甫如京師徽之置酒
別孫莘老　別馬祕丞
別謝師宰　夜夢與和甫別
韓持國從冨并州辟
送程公闢之豫章
畫船插幟搖秋光鳴鐃伐鼓水洋洋豫章太
守吳郡郎行指斗牛先過鄉鄉人出郭航酒
漿炰鼈鱠魚炊稻粱芡頭肥大菱腰長醽醁
喧呼坐滿床枉君三年滯瞿塘又驅傳馬登
太行纓旄脫盡歸大梁翛然出走天南疆九
江左投貢與章揚瀾吹漂浩無旁老蛟戲水
風助狂盤渦忽拆千丈強君聞此語悲慨慷
迎吏乃前持一觴鄱州歷選多俊良鎮撫時
有諸侯王拂天高閣朱鳥翔西山蟠繞鱗鬣
蒼下視城塹眞金湯雄樓傑屋鬱相望中戶

尚有千金藏漂田種秔出穰穰沉檀珠犀雜
萬商大舟如山起牙檣輸寫交廣流荆揚輕
裙利屣列名倡春風踏謠能斷腸平湖灣塢
煙渺茫樹石珍怪花草香幽處往往開堂皇
地靈人秀古所藏勝兵可使酒可嘗十州將
吏隨低昂談笑指麾回雨暘非君才高力方
剛豈得跨有此一方無爲聽客欲霑裳使君
謝吏趣治裝我行樂矣渠未央
送潮州呂使君
韓君揭陽居戚嗟與死隣呂使揭陽去笑談
面生春當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不必移鱷
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顚者高材能動人亦
勿與爲禮聽之汩彝倫同朝叙朋友異姓接
昏姻恩義乃獨厚懷哉余所陳
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古人喜經綸萬事勲強聒時來上青冥俛仰
但一節危言回丘山聲利盡毫末由來治亂
體宿昔心已達肯隨俗好惡議論輕自決遺
風何寥寥蘇待豪傑天書下東南趣召赴
嚴闕長材晦朝倫高行隱家閭新除讁問望

宿蘊行施設念非吾志形此理未易說

送文學士倅邛州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
得王楊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
林脫身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傍忽
乗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豁檄不訪碧
雞祥問君行何爲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
循吏綴前芳豈特爲親榮區區夸一方

送李屯田守桂陽二首

泊船香爐峯始與子相識寄書向江山論我
峯下石緑以湘水竹携持與南北永懐故人
歡不願百金易竹枯歸樵蘇石爛棄沙磧吏
門忽邂逅緑鬓皆半白追思少時事俛仰如
一夕老矣無所爲空知念疇昔常思一杯酒
要子相解釋出門事紛紛歸卧意還迫聞當
上瀧水持詔出嶺阨方爲萬里州執手先慘
戚兹游信浩蕩山水多所得爲我謝香爐風
塵每相憶

二

倉黃離家問南北中路思歸歸不得風濤何處
不驚人雨雪前村更欺客舊交雄旆此盤桓見
我即令兒解鞍荒山樂官歌舞拙提壺沽酒
聊一歡行藏欲語眉不展互歎別離心繾綣
行年半百勞如此南畝催耕未宜晚

送李宣叔倅漳州

閩山到漳窮地與南越錯山川鬱霧毒瘴癘
春冬作荒茅篁竹間蔽虧有城郭居人特鮮
少市井宜蕭索野花開無時蠻酒持可酌窮
年不用客誰與分杯杓朝廷尚賢俊磊砢充
臺閣君能喜節行文藝又該博超然萬里去
識者爲不樂子聞君子居自可救民瘼苟能
禦外物得地無美惡似聞最南方北客今勿
藥林莽換風氣蛇虺毒螫如漳猶近州氣
吟又銷鑠珎足海物味其厚不爲薄章舉馬
甲柱固已輕羊酪蕉黃荔子丹又勝柤梨酢
縫衣比多士往往在丘壑從容與笑語豈不
慰寂寞太守好觴詠嘉賓應在幕想即有新
詩流傳至京洛

送宋中道通判洺州

漳水不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吏起乃能

爲可爲余嘗憐洺民爲鹵半不治頗覺漳可引但爲談者嗤高議不同俗功成人始思夫子到官日勿忘吾此詩

送子思兄叅惠州軍

沄沄曲江水天借九秋色樓臺飛半空秀氣槃韶石載酒塡里閭吹花換朝夕笙簫震河漢錦繡爛冠幘地靈瘴癘絶人物傾南極先朝有名臣卧理訟隨息稍稍延諸生談笑預賓客子來適妙年謁入交履爲寂寞九齡後此獨望一國虞翻禮丁汜韓愈侯趙德孤岸鎭頽波俗流未易識我方文祿中旋逐旌旗蹟去思今豈忘耳目熟遺迹吏含慇勤言俛仰問乖隔當時府中兒侵尋鬢邊白王推雖著書不採寒飢迫謂宜門闌士官路久烜赫奈何由差池更捧丞掾檄驥摧千里蹄鵬隨九霄翮人生無巧愚天運有通塞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榮華去路塵謗辱與山積優游祿仕間較計誰失得送君強成歌陟岵翻感激

送裴如晦宰吳江

霜澤與天杳旁臨無地形他時散髮處寂變垂虹亭飄然平生遊捨我戴吳星欲往獨不得都門看揚舲到縣問疾苦爲子求所經當知種牧地往往芰蒲青三江斷其二洚水何由寧徽子好古者此歌尚誰聽

送張公儀宰安豐

楚客來時鴈爲伴歸期秪待春氷泮鴈飛南北三兩回回首湖山空夢亂祕書一官聊自尉安豐百里誰復歎揚鞭去去及芳時壽酒千觴花爛熳

送張拱微出都

歸卧不自得出門無所投獨尋城隅水送子因遠遊荒林纏悲風慘慘吹駞裘捉手共笑語顧瞻中河舟嗟人皆行樂而我方坐愁腸胃繞鍾山形骸空此留念始讀詩書豈非亦有求一來褁青衫觸事自悔尤誤爲時所容榮祿令白頭塞責以區區一毛施萬牛不足助時治但爲故人著寛恩許自効終欲東南流子今涉冬江舩必泊蔡州寄聲坮城人爲我問一丘

送董伯懿歸吉州

我來以喪歸君至因謫徙蒼黃憂患中邂逅遇於此去年服初除聽赦相助喜看君數歸月但屈兩三指茫然冬更秋一笑非預始監與楊柳下明月芙渠水僮僕飢屢鬨門客罷方隱几是非評衆詩成敗斷前史時時對奕石漫浪爭先死送迎皆幅巾設食但陳米亦曾戲篇章揮翰疾甚矣君豪才有餘我老遜先止東城景陽陌南望長千紫欲斸三畝蔬於焉寄殘齒經過許後日唱和由在耳新恩忽捨我欣悵生彼已江湖北風帆掀拖即千里相逢知何時莫惜縑與紙

送鄭叔熊歸閩

鄭子喜論兵慨然萬人敵當時一尺箠跨馬河南北方今邊利害口手能講畫疑師穀城翁方略已自得天兵卷甲老壯士不肉食低回向詩書文字鏤鐫刻科名又齟齬棄置非人力黃塵雕羈裘送旅同偪仄秋風吹殘沐霰雪已驕客浩歌隨東舟別我無慘惻閩生今好遊往往老妻息南陔子所慕天命豈終塞

送陳謂

有司昔者患不公翻名謄書令故密論才相若子獨棄外物有命豈難必鄉閭孝友莫如子我願卜隣非一日朱門弈弈行多慚歸矣無爲惡蓬蓽

孫長倩歸輝州

溪澗得雨潦奔溢不可航江海收百川浩浩誰能量溪澗之日短江海之日長願生畜道德江海以自方

送喬秀才歸高郵

薄飯午不羞空爐夜無炭寒齋日避席烈烈風欺慢謂子勿惡此何爲向子歎長年客塵沙無婦助親爨寒暄慰白首我弟幾將冠道遐歲又晚想見淮湖邊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田園在戮力且欲歸鋤灌行矣子誠然光陰未宜翫負米力有餘能無讀書伴

雲山詩送正之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陴溪窮壤斷至者誰子獨與子相諧嬉山城之西鼓吹

悲水風蕭蕭不滿旗子今去此來無時予有
不可誰予規
闖望之解舟
子來我樂只子去悲如何謂言少淹留大舸
已凌波黯黮雖莫測皇明萬羲娥脩門歸有
期京水非汨羅
送石賡歸寧
虛名誤長者邂逅肯經過所操十餘篇浩蕩
決江河側身朝市間樂少悲懃多文章舊所
好久已廢吟哦開編喜有得一讀瘳沉痾畏

飯北城陰永懷從晤歌又欲及歲晚空堂掃
絲窠稍出平生言道藝相琢磨忽隨鴈南飛
當此葉辭柯去去梨嶺高想見青坡坨黃花
一杯酒爲壽樂如何微詩等瓦礫持用報隋
和
淸凉寺送王彥魯
空懷誰與論夢境偶相值莫將嗽流齒欲掛
功名事
張明甫至宿明日遂行
初登張公門公子始冠幘於今見公子與我

皆鬢白山林坐語笑宛然在公側豈惟貌如
之侃侃有公德憶公嘗懶鄉許我歸作客我
歸公旣逝惆悵難再得得子如我公交懽我
忻戚漂揺將安往税駕止一昔寤言且勿寐
庶以永今夕何時復能還裹飯治城側
自州追送朱氏女弟宿木瘤僧舍
明日度長安嶺至皖口
晨霜跋河梁落日憇亭皐念彼千里行惻惻
我心勞攬轡上層岡下臨百仞濠寒流咽欲
絕魚鼈久已逃暮行苦邅迴細路隱蓬蒿鷁

磬出馬前鳥駭亡其曹投僧避夜雨古檠昏
無膏山木鳴四壁疑身在波濤平明長安嶺
飛雪忽滿袍天低浮雲深更覺所向高
已未秋天隲著作自烏江來予迎
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作此詩寄
天隲 云云
朔風積夜雪明發洲渚淨開門望鍾山松石
皓相映故人過我宿未盡躋攀興而我方渺
然長波一歸艇欵段庶可策柴荊當未暝與
子出東岡墻西掃新徑

送惠思上人

黃鶴拚四海翩然落中州一聽笙與鏞低徊如有求飛鳴閶闔上好與鳳凰游頷憐魯東門無事反悲愁歲晏忽驚矯問胡不少留因知網羅外猶有稻粱謀

和甫如京師微之置酒

季子將北征貂裘解亭皐使君擁鳴騶出餞載酒醪作詩寵行色坐客多賢豪信知大夫才能賦在登高陟岵憂未已強歌反哀號問言歸何時遠此冬風饕川塗良阻脩笙磬愜所操黃屋初啓聖萬靈歸之陶詢謀及疏賤拔取皆時髦往矣果有合可辭州縣勞

别孫莘老

逢原未熟我已與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疑把手湖上舟望子欲歸時茫然乃分散獨背東南馳寥寥西城居邂逅與子期鷄鳴入省門朱墨來紛披含意不自得強顏聊爾爲會合常在夜青燈照書詩往往並衾語至明不言疲忽忽捨我去使我當從誰送子不出門我身方羈縻我心得自如今與子相

隨隨子至湖上逢原所嘗嬉想見荷葉盡北風卷寒漪已懷今日愁更念昔日悲相逢亦何有但有鏡中絲

别馬秘丞

伯夷惡一世季也皆鄉人吾常論夫子有似季之倫人情路萬殊近世頗荆榛唯君遊其間坦坦得所循意君誠愷悌慕向從宿昔奈何初相勸鷄首已云北萋萋郊原清漠漠風雨黑冠蓋滿津亭君今去何適

别謝師宰

閶闔城西地如水雞鳴黃塵波浪起窮年一馬望扶桑東得省門身輒止簿書期會老紛紛邂逅論心喜有君數日未多還捨我相看愁思亂於雲

夜夢與和甫别如赴北京時和甫作詩覺而有作因寄純甫

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同胞苦零落會合尚棲遲況乃夢乖闊傷懷而賦詩詩言道路寒乃似北征時叔兮今安否季也來何遲中夜遂不眠輾轉涕流離老我孤主恩結草以

爲期冀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爲千里永相望
眛眛我思之幸唯季優游歲晚相攜持於焉
可晤語水木有茅茨晼蘭佇歸憩遠屋正華
滋

韓持國從冨并州辟

韓侯冰玉人不可塵土雜宮雖衆俊後名字
久訇磕并州天下望撫士感愛慨千金棄不
惜賔客常滿閤遥聞餘風高爲子置一榻親
交西門餞百馬驕雜遝子材宜用世談者爲
嗚咽矧今名主人氣力足吁畝推賢爲時輔

勢若扚易拉會當薦還朝立子在閶闔惜哉
袜騏驥賦以升龠合咨予栖栖者氣象已摧
塌他年佐方州說將尚不紿況於聲勢尊豈
易取酬荅有如持寸莛未足感鞈鞈顧於山
水間意願多所合羨廬與部石少小已眷賜
風遊會稽春雪宿天柱臘淮湖江海上憤食
蝦蟹蛤西南窮岷嶓東南盡洛瀔身雖未嘗
歷塊夢已稠沓荆溪最所愛映燭多廟塔溪
果點丹漆溪花團繡疊菴扁舟信所過行不廢
榑榼一從捨之去霜雪行滿頷思之不能寐

厥若蚕蚴噆方將築其濱畢景謝噂喈安能
孤此意顛倒就裴颯惟子命所嚮噆好比鸑
鴨何時歸相過遊綫尚可蠅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古詩

寄贈胡先生　寄李士寧先生
寄曾子固二首　得子固書因寄
寄鄂州張使君
既别羊王二君與同官城南飲罷追寄
寄平甫弟衢州道中　寄二弟時在臨川
寄虔州江陰二妹　寄朱氏妹
寄蔡氏女子二首　寄吳沖卿
夢黄吉甫　寄王逢原
寄丁中允　寄慎伯筠
遊土山示蔡天啓
復至曹娥堰寄丁元珍
我所思寄黄吉甫　寄朱昌叔
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與僧道昇一首
贈曾子固　贈彭器資
贈王居士　贈李士雲
贈張康　贈陳景初
寄吳氏女子一首　贈約之
寄楊德逢　次前韻寄楊德逢

寄贈胡先生

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質諸書焉耳翼之先生與予並世非若孔孟之遠也聞薦紳先生所稱述又詳於書不待見而後知其人也歎慕之不足故作是詩

先生天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孟不復睥睨荀與崔十年留滯東南州飽足藜藿安蒿萊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雲雷惡人沮服善者起昔時踽跼今騫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如何哉吾願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枝傾頹披旒發纊廣耳目照徹山谷多遺材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御名架桷與榱羣臣面向帝深拱仰戴堂陛方崔嵬

寄李士寧先生

樓臺高聳間晴霞松檜陰森夾柳斜渴愁如箭去年華陶情滿滿傾榴花自嗟不及門前水流到先生雲外家

寄曾子固二首

巖巖中天閣藹藹層雲樹爲予望江南欲蔚無行路平生湖海士心迹非無素老矣不自知伛回如有慕傷懷西風起心與河劃注哀

鴻相隨飛去我終不顧
雀蒐天門山江水遶其下寒渠已膠舟欲往
豈無馬時思縶拘縶私養難乞假低回適為
此舍憂何所為吾能好諒直世或非詭詐安
得有一壑相隨問耕者

得子固書因寄

始吾居揚日重閒每見及去將自親側萬里
同講習子行何舒舒吾望已汲汲窮年夢東
南顏色不可挹仁賢豈欺我正恐事維縶嚴
親抱憂衰生理賴以給不然航江外天寒北

風急無乃山路惡僕弱馬行澁孤懷未肯開
歲物忽如蟄揭來高郵住巷屋頗卑濕蓬蒿
稍芟除茅竹隨補葺有士樂風氣尚恐憂雨
汁故人莫在眼屢獨閉巾教忠信蓋未見吾
敢誣茲邑出闗誰與語念子百憂集眺聽聊
自放日暮城頭立徐歸坐當户使者操書入
時開識子意如渴得美酒驪駒日就道玉手
行可執舊學待鐫磨新文得删拾重登城頭
望青氷蒲原隰

寄鄂州張使君

昔人寧飲建業水共道不食武昌魚公來建
業每自如亦復不厭武昌居武昌山川今可
想緑水遶遶煙莽蒼白鷗晴飛隨兩槳岸薺
葦葦映魚網拔老留連陌上塵思公一語何
由往

既別羊王二君與同官會飲于城南
因成一篇追寄

赤車使者白頭翁當歸入見天門東與山久
別悲忩忩澤傷半天河漢空羊王不留行薄
晚酒肉從容追路遠臨流黃昏席未卷玉壺

倒盡黃金盞羅列當辭更繾綣預知子不空
青眼嚴徐長卿侯推挽老年揮汗天子苑送
車陸續隨子返坐聽城雞腸宛轉

寄平甫弟衢州道中

淺溪受日光炯碎野林參天陰翳長幽鳥不
見但聞語小梅欲空猶有香長年無可自娛
戲遠遊雖好更悲傷安得東風一吹汝手把
詩書來我旁

寄二弟時在臨川

蕭條冬風高吹我冠上霜我行歲已寒悲汝

道路長持此犬馬心千里不能將使汝身百
憂辛苦冒川梁青燈照詩書俯屋涕數行不
有親戚恩詎知遠遊傷

寄虔州江陰二妹

貢水日夜下下與漳水期我行二水間無日
不爾思飄若越鳥比心常在南枝又如岐首
虵南北兩欲馳逝者日已遠百憂詎能追生
存苦乖隔邂逅亦何時女子歸有道善懷見
於詩庶幾留汝車慰我堂上慈

寄朱氏妹

昔來高郵居我始得朱子從容談笑間已足
見奇偉行尋城陰田坐釣渠下沚歸來同食
眠左右皆圖史入視兩諸幼歡言亦多祉當
時獨張倩遠在廬山趾況君未言昏名已習
吾耳安知十年來乖隔非願始相逢輒念遠
悲咤多於喜今茲豈人力所念皆聚此諸甥
昔未有滿眼秀而美低回吾親側亦足慰勞
止嗟予迫時恩一傳日千里尒舟亦已戒五
兩翩然起蕭蕭東南縣望爾何時已空知夢
為魚逆上西安水

寄蔡氏女子二首

建業東郭望城西崒千嶂承宇百泉遶霤青
遥遥兮纚屬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
桃兮炫晝蘭覆兮衆植竹媚兮常茂柳蔫綿
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
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
汝遲汝歸兮攜幼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苫蓋綠
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
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

寄吳沖卿

物變極萬殊心通纔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
知不足與君語承華念此非不夙恨無數頃
田歸講使成熟當官拙自計易用許流俗窮
年走區區得謗大於屋歸來汚省舍又繼故
人躅相逢秖數步吏按常填目切瑳非無朋
阻闊嗟何速孤危失所助把卷常恨獨虛名
終自誤繆恩何見蹙請明有沖卿與美如晦
叔時謂當選外屈指尚五六揆才最不稱饕
寵寧無恧靦勤故人書紙尾又見勗君雖好

德言我自望忠告易稱動不括傳論大明服
進為非成材罪恐不容贖歲殘東風生陜樹
塵翳翱何緣一杯酒談笑相追逐

夢黃吉甫

夢傳失之妄晝與見而想豈伊不可懷而使
我心往山林老顛眴數日占黃壤舟輿來何
遲北望屢憧怳西城蘼花時落魄隨雨鬟嵗
晚洲渚淨水消煙渺莽躊躕壁上字期我無
乃迋告一作悲

寄王逢原

文集四十三　七　余才

北風吹雲埋九垓草木零落空池臺六龍避
逃不敢出地上獨有寒雀嵬披衣起行愁不
愜歸坐把卷闔且開求懷古人令已矣感此
近世何為哉莊韓百家熒天起孔子大道寒
於灰儒衣紛紛欲滿地無復氣焰空煤炲力
排異端誰助我憶見夫子眞奇材梗楠豫章
槩白日衹要匠石聊穿裁我方官拘不得往
子有閒暇宜能來晤言相與入聖處一取萬
古光芒迴

寄丁中允

人生九州間泛泛水中木漂浮隨風波邂逅
得相觸始我與夫子得官同一州相逢皆偶
然情義乃綢繆我於人事疎而子久已脩磨
礱以成我德大不可讎乖離今六年念子未
嘗休豈不道相逢但得頃刻留歡喜不滿顏
長年抱離憂古人有所思千里駕車牛如何
咫尺間而不與子遊顧惜五斗米無辜自拘
囚念彼磊落者心顏兩慙羞剡山碧榛榛剡
水日夜流山行苦無巘水行亦可舟使君子
所善來撤自可求何時有來意待子南山頭

文集四十三　八　余才

寄慎伯筠或云王逢原詩

世網掛士如蛛絲大不及取小綴之宜乎倜
儻不低斂醉脚踏倒青雲低前日才能始誰
插一口囂張萬誇和雷公訴帝喘似吹咸恐
聲名塞天破文章幸以怪自娛不肯裁縮要有
餘多為峭句不姿媚天骨老硬無皮膚人傳
書染莫對當破卵鷫出鸞鳳翔人間下筆不
肯屈鐵索急纏蛟龍僵少年意氣強不羈虎
腸插翼白日飛欲將獨立誇萬世笑誚李白
為癡兒四天無壁才可家醉膽憤癢遣酒拏

欲偷北斗酌竭酒力拔太華鏃鯨牙世儒口
軟聲似蠅好於壯工爲忌憎我獨久仰願一
見浩歌不敢兒女聲

遊土山示蔡天啓秘校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淮廣正可
藏一艓朝予欲獨往扶憊强登陟蔡侯聞之
喜喜色見兩頰呼鞍追我馬亦以兩騾挾斂
書付衣囊羃飯隨藥笈脩脩阿蘭若土木老
山脅鼓鍾卧空曠龔簴雕捷業升堂廓無主
考擊誰敢輒坡陀謝公家藏梓久穿胡百金

買酒地野老令行鹽綉懷起東山勝踐比稠
疊於時國累卵楚夏血常喋外實備艱梗中
仍貴調燮公能覺知夢自喻一蝴蝶桓溫適
自斃符堅方天厭且可緩九錫寧當快一捷
彼哉斗筲人得喪易矜怯弃言屐齒折吾欲
刋史牒傷心新城埭歸意終難極漂摇五城
舟尚想浮河檝千秋隴東月長照西州堞宜
無華屋處亦捉蒲葵箑砰金諒可惜零落隨
秋葉好事所傳玩空殘法書帖清談眇不嗣
陳迹怳如接東陽故侯孫少小同鼓篋一官

初嶺海御視飛鳶跕窮歸放款段高卧停遠
蹀牽襟肘即見著帽耳纔摩數椽危敗屋爲
我炊陳絶雖無膏汚鼎尚有藜濡筴縱言及
平生相視開笑靨卬嚮撓上事且飲且田獵
或昏眠委騎或莽丈超躪或叫號而寤或哭
泣而覺幸哉同聖時田里老安恬易牛以寶
劒挈壞勝彈鋏追衛衰晉末此土方岌嶪强
偷須臾樂撫事終愁慄子雖天戮民有械無
棲楫翁今貧而靜內熱非復爍子衰極今歲
儺與雞夢協委蛇亦何恨吾兒已長驥翁雖

齒長我未見白可鑷祝翁尚難老生理歸善
攝久留畏年少譏我兩呫囁東火扶路還宵
明狐兔懾蔡侯雄俊士心憭形亦諜異時能
飛鞚快若五陵俠胡爲阡陌間跪足佳相躡
諒欲交譽語咕子不能嚌

復至曹娥堰寄剡縣丁元珍

溪水渾渾來自北千山抱水清相射山深水
急無艇子欲從故人安可得故人昔日此水
上罇酒扁舟慰行役津亭把手坐一笑我喜
滿懷君動色論新講舊惜未足落日低回已

催客雖心自醉不復飲秋果寒花空滿席今年却坐相逢處悄悵難求别時迹可憐溪水自南流安得溪船問消息

我所思寄黄吉甫

我所思兮在彭蠡一奩寒晶徑千里天低紺滑風静止月澹星渟尤可喜亦復可憐波浪起琉璃崩撒滂巔祭萬斛之舟欺一葦超邑越都如歷掐岸沙雪積山雲委雲半飛泉掛龍尾跳空散作平地水牛乳芳甘那得比蘿蔦冥冥蔭演迤稍上尋源出奇詭像圖釋迦祠老子臺殿晻靄相重累石槽環除迤清泚松竹靚深無虎兕其徒翛然棄塵滓雖未應真終適己黄侯可與談妙理視棄榮官猶弊屣每採紫芝求石髓我欲從之勸游徙穀城公孫能若此五老聞之當啓齒寄聲五老吾念爾相見無時老將死

寄朱昌叔

西安春風花幾樹花邊飲酒今何處一盃塞上看黄雲萬里寄聲無鴈去世事紛紛洗更新老來空得帬衣塵青山欲買江南宅歸去相招有此身

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道人少賈海上游海舶破散身波浮抱全蒲篋人所寄吹簸偶得還中州嬴身歸來不受報秪取斗酒相獻酬歎媄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嵓幽蒼燈寥寞池水慢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栢子煑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留沙礫感怒黄雲愁五更疋馬隨鴈起想見郊郭花裯裯百年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與僧道昇二首

昇也初見我膚腴仍緊白今何苦而老手腳皴以黑問有道人者於今號禪伯緣汝以一句西歸瘦如腊汝觀青青枝歲寒好顏色此松亦有心豈問庭前栢

二

跋陀羅師能幻物幻識為淨持幻佛佛幻諸天以戲之幢幡香果助設施茫然悔欲除所幻還為幻佛力所持佛天與汝本無間汝今

何恭昔何慢十方三世本來空受記豈非遺
佛幻

贈曾子固

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挾才乘氣不娼柔群兒謗傷均一口吾語群兒勿謗傷豈有曾子終皇皇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為班與揚

贈彭器資

鄱水滔天竟東注氣澤所鍾賢可慕文章浩渺足波瀾行義迢迢有歸處中江秋浸兩崖

閒邂逅與我相往還我挹其清久未竭復得縱觀於瀾波放言深入妙雲海示我僊聖本所寓摎伽我亦見髣髴歲晚所悲行路難

贈王居士

武林王居士與子俱學佛以財供佛事不自費一物

贈李士雲

李子山水人而常寓城郭毫端出窈窕心手初不著我聞大梵天鞞跨雞孔雀執鈴揚赤幡浩劫淨無作佳哉子能圖可以慰寂寞狙

與驗其真他年在窮廓

贈張康

昔在歷陽時得子初江津手中紫團參一飲寬吾親捨舟城南居杖屨日相因百口代起伏呻呼聒比隣叩門或夜半屢費藥物珍欲報恨不得腸胃盤車輪今逢又坎坷令子馳風塵顛倒車馬間起先冰雪晨嗟我十五年得祿尚辭貧所讀漫累車豈能蘇一人無求愧子義有施慙子仁遊將收桑榆邀子寂寞濱

贈陳君景初

吾嘗奇華佗腸胃真割剖神膏既傅之頃刻活殘朽昔聞今則信絕伎世嘗有堂堂穎川士察脉極淵藪珍丸起病瘠鱠蟲隨泄嘔擧足四五年下針使之走一言儻不合萬金莫可誘又復能賦詩往往吹瓊玖卷紙誇速成語快若神授名聲動京洛蹤跡晦莨莠相逢但長嘯過飲輒掩口獨醒竟何如無乃寡俗偶頗非避世翁疑是壁中叟安得斯人術付之經國手

寄吴氏女子一首

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家書無虚月豈異常歸寧汝夫綴卿官汝兒亦搢紳兒已受師學出藍而更青女復知女功婉嫕有典刑自吾捨汝東中父繼在廷小父數往來吉音汝每聆旣嫁可願懷孰如汝所丁而吾與汝母湯熨幸小停丘園禄一品吏卒給使令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車輧山泉皐壤閒適志多所經汝何思而憂書每説涕零吾廬所封殖歲久愈華菁豈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實彌漫爭溝涇諸孫肯來游誰謂川無舲姑示汝我詩知嘉此林坰亦有擬寒山覺汝耳目熒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靈

贈約之

君胷寒而痞我齒熱以摇無方可救藥相值乆無憀欲尋秦越人魂逝莫能招且當觀此身不實如芭蕉

寄楊德逢

山樊老憚暑獨寤無所適湖陰宛在眼曠若千里隔邇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拆占歲以知子將勤而後食穿溝取西港此計當未獲翛翛兩龍骨豈得長掛壁晤言乆不嗣作苦何時息炎天不可觸悵望新春白

次前韻寄楊德逢

一雨洗炎蒸曠然心志適如輸浮幢海滅火怒相隔俯觀風水涌仰視雷雲坼知公開霽後過我言不食飜然陂路長涯淖困臧獲明明吾有懷如日照東壁暮逢田父歸倚杖問消息渠來那得廋南蕩今已白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金澤文庫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金澤文庫

古詩

示平甫弟　示元度
憶昨詩示諸外弟　示張秘校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
步月
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示安大師
示寶覺　定林示道原

思王逢原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憶鄞縣東吳太白山水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沖卿
哭梅聖俞　傷杜醇

示平甫弟

汴渠西受昆崙水五月奔湍射黃矢高淮夜
入忽倒流碕岸相看欲生嵴萬檣如山屹不
動嗟我仲子行亦止自聞留連且一月每得
問訊猶千里老工取河天上落伏礫邅沙卷
無底土橋立馬望城東數日知有相逢喜牆
偶返照媚槐穀池面過雨蘇篁葦欣然把手
相與開所願此時無一詫豈無他憂能老我
付與天地從今始閉門為謝載酒人外慕紛
紛吾已矣

示元度　營居半山園作

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御名吾廬碧水
寒可漱瀟西雇丁壯擔土為培塿扶疎三百
株蒔楝最高茂不求鵷鶵實但取易成就中
空一丈地斬木令結御名五楸東都來斸以遶

簷溜老來厭世語深臥塞門竇贖魚與之游
餵鳥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更待
春日長黃鸝哢清晝一作囀

憶昨詩示諸外弟

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多芳菲短垣囷
囷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幽花媚草錯雜
出黃蜂白蝶參差飛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
與日爭光輝乘閑弄筆戲春色脫略不省旁
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飢丙
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並緇人衣明年親作

建呂吏四月挽船江上磯端居感慨忽自嗟青天閃爍無停暉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吟哦圖書謝慶弔坐空寥寞生伊戚材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晞旻天一朝畀以禍先子泯没予誰依精神流離肝肺絶皆血被面無時晞母兒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薇屬聞降詔起群彦遂自下國趍王畿刻章琢句獻天子釣取薄禄歡庭闈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歲官淮沂淮沂無山四封庳獨有廟塔左戟巍時時憑高一悵

望想見江南多翠微歸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旆騰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暮春三月亂江水勁櫓健帆如轉機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從横揮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永懷前事不自適却指舅館排山扉當時髫兒戲我側于今冠佩何頎頎况復丘樊藹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令人感嗟千萬緒不忍蒼卒回驂騑留當開樽强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示張祕校

月出映瀟坻煙升隱墟落寒魚占窟乘瞑鳥投枝泊亭皐閉晚市壠首歸新穫佇子終不來青燈耿林壑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

往時江揔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尚餘竹池塘三四月蓤蔓芙蕖馥蒲柳亦競時冥冥一川緑方坻最所愛意謂可穿築欲往無舟梁長年寄心曰故人晚得此心事付草木消搖攔宇新攬轡蹊隧熟更能適我願中水開茆屋兒營誅荒梗人境掃宜黯瀑魚

淨留連海鳥騃追逐豈無方外客於此停高躅憶初桑落時要我豈非夙蠶眠忽欲老一介未言速當緣東門水尚澀南浦舳吾盧雖陋賢賞眺還自足横陂受後斸直塹輸前瀆跳鱗出重錦舞羽墮輕玉碧筩遞舒卷紫角脇出縮千枝孫嶧陽萬本毋淇奥藹門陶令株涌岸韓侯蔌尚復有野物與公新聽矚金錮擁藥菁䕸被數首蓿蝦蟇能作技科斗似可讀櫺軒俯比渚花氣時度谷耘耡助勁韡締名衙行可續荒棄爣不倦一畫敢辭卜鄰無

北海酒乃有平津肉脩脩仙李枝城市久煩
促寄聲與俱來蔭我臺上轂

步月

山泉墮清陂陂月臨淨路惜哉此佳景獨賞
無與晤埭口哆陂陰要予水西去呼童擁草
坐復使東南注（一云復改東南注）

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蔡侯東方來取友無所挾脩脩一囊衣偶以
一書笈定林朝自炊有匕或無筴時時羹藜
藿鑊大苦難瘦驕頑遂敢侮有甚覲駢脅瀋

然山谷中變色未嘗輒始見頰欺醜寒暄扭
訓接從容與之語㵎漫無不涉奇經可治疾
秘祝可解魘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
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微言歸易悟疾若騒赴
鑷天機信卓越學等何足躡縱談及既往每
與唐許協楊雄尚漢儒韓愈負秦俠好大人
謂狂知微乃如諜惟知造文字人或鬼愁懾
秦愚既改皐新眊仍易疊六書遂失指隸草
矜敏捷誰珍檀山刻共賞蘭亭帖東京一祭
酒收拾偶予愜少嘗妄思索老懶因退怯佚

方習篆籀寸管静常擘深原道德意助我耕
且獵昔功恐唐捐異味今得鹽京口媚學子
追師嘗刼刼陸嬴淮汴撞水慨湖海艤遠求
而近違如目不見睫偽鳳易說楚眞龍反驚
葉聞予再三歎往往心不厭或自逸而走或
呿而不嗋或嗤元郎漫或訛白翁囁鑠金徒
欲消鑪玉豈愁浥賢愚有定分咄汝無喋喋
跨鞍隨我遊曳屣聯我跕照泉挹清泚跂石
緣嵬葉東陂數脩魚西崦追蛺蝶翳林窺搏
黍藉草聽批頰黃尋遠蓮蹋紅間鄰杏靨荏

苒光景流揚園忽無禁扶痾歸未久吾見喜
寧怗褰裳告我去祿仕當隨牒蕭晨秣款段
歸騎得追躡謂言循東路覆出西城堞行矣
忍羈旅無魚勿彈鋏天閑久索驥駿足方騰
蹀長驅勿驕矜小踠亦勿慄鵬飛九萬里勿
借風一篋溟波浩難窮勉自養鱗鬛爵祿寶
天械功名爲桎梏寧能復與我搖漾秦淮檝
問書勿辭頻隔歲期滿篋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静無匹紅鶴

嚻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
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
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耳吾
何闗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
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
邪吾方捨陰而坐露

示安大師

道人深北山爲家宴坐白露眠蒼霞手扶桄
杖雖老矣走險尚可追麏麚踞堂俯視何所
有窈窕摎木弇欑櫨深尋石路仍有栗持以

饋我因烹茶

示寶覺

宿雨轉歊煩朝雲擁清迥蕭蕭碧柳輭脉脉
紅蕖靚默卧如有懷荒棄豈無興幽人適過
我共取墻陰徑

定林示道原

昨登定林山俯視東南陔但見一方白莫知
所從來灝銀注寒晶奩以青培堆迢迢曈曨
中疑有白玉臺是夕清風興頽雲豁然開常
娥攀桂枝顧景久徘徊杖藜忽高秋陳迹與

子陪壯觀非復昔平蕪夜莓苔

思王逢原

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豈獨爲故人無心
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
謀我語聽者誰朝出一馬驅暝歸一馬馳馳
驅不自得談笑强追隨仰屋卧太息起行涕
淋漓念子冡上土草茅已紛披婉婉婦且少
煢煢一兒㛐高義動閭里尚聞致財貲嗟我
衣冠朝略能具饘糜葬祭無所助衰顔亦何
施聞婦欲北返跂子常望之寒汴已閉口此

行又參差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賢者宜
有後固當夢熊羆天方不可恃我願適在茲
我疲學更誤與世不相宜宿昔心已許同岡
結茅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誰知渺渺江與
潭茫茫山與陵安能久竊食終負故人期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葉侯越著姓胄出齊楚葉縉雲雖窮遠冠蓋
傳累葉心大有所潛肩高未嘗脅飄飄凌雲
意强禦莫能懾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檝開
胷出妙義可發矇起廢詞如太阿鋒誰敢鑷

其鈌聽之心凜然難者口因啗搏飛欲戕戕鏺墮今跕跕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若金静無求在冶惟所挾載醪但彼或饋漿非我諜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碁經看在手碁訣傳滿篋坐尋碁勢打側寫碁圖貼攜持山林殺刺適瀟港艓一抨耆自副當孰寧忘蹇反嗤擁纖子但守一經笈亡羊等殘生朽筴何足挾歡然值手敵便與對匕筴縱橫子墮局腷膊聲出堞樵父弛遠擔牧奴停晏餘旁觀各技癢竊議見女囁所矜在得喪關此更心慄熱視籠兩手徐思揪長鬚微吟静愔愔堅坐高帖帖未快嵒谷叟斧柯嘗爛況趨邊耻局縮穿腹愁危棄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靡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閒暇伐事先和爽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摠攝或僅殘尺寸如黑子著靨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慭如告亡或喜如獻捷陷敵未甘虜報仇方借俠諱輸寧斷頭悔悞乃批頰終朝已罷精既夜未交睫翻然悟且歎此何宜刼刼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晉旨抑帝手投偯何嘗涉治城子爭道拒父乃如輒爭也寶逆德豈如私鬬怯藝成況窮苦此殆天所厭如今劉與李倫等安可躐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鑷以此待君子未與回參協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憶鄣縣東吳大白山水

孤城回首距幾何憶得好處長經過最是東山湖樹露更憶山春秋水波三年飄忽如夢寐萬事感激徒悲歌應須飲酒不復道今夜江頭明月多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冲卿

空庭得秋長漫漫寒露入幕愁衣單喧喧人語已成市白日未到扶桑間永懷所好却成夢玉色髣髴開心顏迎知後應不復隔談笑明月相與閑

哭梅聖俞

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文辭感激多所憂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

偷紛紛作者始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眞人
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
業優經奇緯麗散九州衆皆少銳老則不翁
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道貴人憐公
清雨䏌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
空能乞錢助饘粥疑此有物司諸幽棲棲孔
孟葬曾鄒後始卓犖稱軻丘聖賢與命相楯
矛勢欲強違誠無由詩人況又多窮愁李杜
亦不爲公侯公窺窮阨以身投坎軻坐老當
誰尤吁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飄

然載喪下陰溝紛書軸幅懸無旒高堂萬里
家白頭東望使我商聲謳

傷杜醇

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耕桑
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嵗時沽酒
歸亦不乏甘旨天涯一杯飯夙昔相逢喜談
辯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邾城問越客安否常
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棄子死古風久凋零
好學少爲已悲哉四明山此士今已矣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古詩

與呂望之上東嶺
與呂望之至八功德水
同沈道原遊八功德水　憶蔣山
望鍾山　望皖山馬上作
思北山
上南岡　登越州城樓
登景德塔　乙巳九月登治城
九日遊東山　招同官遊東園

姑蘇泊舟　秋夜泛舟
春日晚行

與呂望之上東嶺

靖節愛吾廬猗玗樂吾耳適野無世喧吾今
亦如此紛紛舊可厭俗子今掃軌使君氣相
求眷顧未云已追隨上東嶺俯仰多可喜何
以況清明朝陽麗秋水微雲會消散豈久汚
塵滓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

與望之至八功德水

念方與子違憔悅夜不眠起視明星高整駕

出東阡聊爲山水遊以寫我心悄知子不餔
糟相與酌雲泉

同沈道源遊八功德水

寒雲靜如凝寒日慘如戚解鞍寒山中共坐
寒水側新甘出短綆一酌煩可滌仰攀青青
枝木醴何所直

望鍾山

佇立望鍾山陽春更蕭瑟暮尋北郭歸故逕
東岡出

憶蔣山

蒼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兩山間山高水
深魚鳥樂車馬跡絕人長閑雲埋樵聲隔葱
蒨月弄釣影臨潺湲黃塵滿眼衣可濯夢寐
惆悵何時還

思北山

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庵迎我
青松路

望皖山馬上作

亘天青鬱鬱千峯互嶒峠收馬倚長崖烟雲
爭吐沒遠疑嵩華低近豈潛衡匹奚爲鮮眺

覽過者輒愴卒吾將凌其巔震蕩睨溟渤旁
行告子言世孰於茲忽遐深不可脩諸藏畫
妖物踴躍狼虎群蜿蜒蛇虺窟惜哉危絕山
歲久沉汨沒誰將除茀塗萬里遊人出

上南岡

春塢屋荒涼寒陂水清淺揹書息微倦委轡
隨小蹇偶攀黃黃柳却望青青巘幽尋復有
興未覺西林緬

登越州城樓

越山長青水長白越人長家山水國可憐客

子無定宅一夢三年今復北浮雲漂渺抱城
樓東望不見空回頭人間未有歸耕處早晚
重來此地遊

登景德塔

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邑屋如螘冢蔽虧
塵霧閒念此屋中人當復幾人閒雞鳴起四
散暮夜相與還物物各自我誰爲賢與頑賤
氣即易凌貴氣即難攀愧予心未齊俛首一
破顏

乙巳九月登冶城作

欲望鍾山岑因得治城路躋攀隱木杪稍記
曾遊處紅沉渚上日蒼起榛中霧即事有哀
傷山川自如故

九日隨家人遊東山

昔往詎幾時涼歸亦云暫相隨東山樂及此
身無憾聊回清池柂更伏荒城檻采采黃金
花持杯爲君泛

招同官遊東園

青青石上栢霜至亦已彫冉冉水中蒲爾生
信無聊感此歲云晚欲歡念誰邀嘉我二三
子爲回東城緣幽菊尚可泛取魚繫榆條毋
爲百年憂一日已逍遥

泊舟姑蘇

朝遊盤門東暮出閶門西四顧莽無人但見
白日低荒林帶昏煙上有歸鳥啼物皆得所
託而我無安棲

秋夜泛舟

池塹秋水淨扁舟遡涼飆的皪荷上珠俯映
蹤星搖深尋畏魚唸中路且回撓冥冥菰蒲
中乃復有驚跳

春日晚行

門前楊柳二三月枝條綠煙花白雪呼僮羈
我果下騮欲尋南岡一散愁緣岡初日滿港
淨與我門前綠相映隔淮仍見裊裊垂佇立
怊悵去年時杏花園西光宅路草暖沙晴正
好渡興盡無人攜迎我却隨倦鴉歸薄暮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古詩

過劉貢甫　過楊德逢莊
汝癭和王仲儀　相國寺觀戲者
韓持國見訪　到郡與同官飲
三月十日韓子華招飲歸城
飲裴侯家　北客置酒
客至當飲酒二首　平甫歸飲
沖卿席上得昨字　秋早
即事六首　邀望之過我廬

過劉貢甫

去年約子遊山陂今者仍爲大梁客天旋日月不少留稱意人間寧易得天明徑欲相就語雲雪填城萬家白冬風吹驢馬更驕一出何由問行迹能言奇字世已少終欲追攀豈辭劇枕中鴻寶舊所傳飮我寧辭酒或索吾頗與子同醉醒頗狀雖殊心不隔故知今有可憐回首紛紛斗筲窄

過楊德逢莊

攜僧出西路日晏昧所投循河望積穀一飽覺易謀稚子舉按出咄嗟見盤羞飯新秔有香蔬菜甘且柔暮從秀嵓歸抹漆得少留捧腹笑相語果然無所求

汝癭和王仲儀　或云梅聖俞詩

汝水出山險汝民多病癭或如鳥摌滿或若猿嗛並艾懸高掩襟男大闊裁領飮水凝注壺吐詞倂有梗構里旣已聞杜頂亦不幸秦人號智囊褏矣瓠掛狗頸膃䏶常拄頤矜行安及脛秖欲御問天無由俯窺井挾帶歲月深冒犯風霜冷厭惡雖自知割剖且誰肯不惟

羞把鏡仍亦愁弔影內療煩半[illegible]外砭廢針頦在木曰柟榴剞之可曰皿此誠無所用旣有何能弃膨脝䏽元首臃腫異顱項難將面目施可與胎胞逞賢者踈汝守世德調金鼎坻俗雖醜乖教令日脩整風土恐隨改晨昏憂婁者儻欲觀慈顏名城不難請

相國寺啓同天道場行香院觀戲者

侏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

韓持國見訪

余生非匏瓜於世不無求弱力憚耕稼衣食
當周流起家始二十南北今白頭愁傷意已
敗罷病恐難療江湖把一節屢乞東南州治
民豈吾能閒僻庶可偷謬恩當徂冬黽勉始
今秋豈敢事高蹇茫然乖本謀撫心私自憐
仰屋竊歎愀強騎黃飢馬欲語將誰投賴此
城下宅數蒙故人留攬衣坐中庭仰視白雲
浮白雲御西風一一向滄州安得兩黃鵠跨
之與雲遊

到郡與同官飲

寫碧汯汯橫帶郭浮蒼靄靄遥連閣草木猶
疑夏鬱葱風雲已見秋蕭索荒歌野舞同醉
醒水果山肴互酬酢自嫌多病少歡顏獨負
嘉賓此時樂

三月十日韓子華招飲歸城

清明繞郭韓侯家自買白杏丁香花雀眼塗
金銀簸籠貯在當庭呼舞娃舞娃聊捧笑向
客不顧插壞新烏紗朝來我舍報生子賀勸
大白浮紅霞酒狂有持梧桐板暴謔一似鄱
陽槎袒裼擊鼓禰處士當時偶脫猛虎牙褊

衷不容又何益鸚鵡洲上空蒹葭

飲裴侯家

裴侯飲我日向中四坐賓客顏皆紅掃除高
館邀我入白出糴麥憐民窮天邊眼力破萬
里桑麻冥冥山四起野心探尋殊未已更欲
湔衣北城水忽見碧樹櫻桃懸下馬恣食不
論錢赤英紛落入我眼恐是半醉遊青天裴
侯方坐塵沙裏役身投物當如此我曹偶脫
簿領閒何忍愛惜一日閑且歸拂席飽眠睡
明日更看除南山

北客置酒

紫衣操鼎置客前巾鞲稻飯隨粱饘引刀取
肉割啖客銀盤擘臑薨與鮮殽勤勸侑邀一
飽卷牲歸舍長更傳山蔬野果雜飴蜜獾脯
豕臘加炰煎酒酣衆吏稍欲起小胡捽耳爭
留連為胡止飲且安一杯相屬非偶然

客至當飲酒二首

結屋在墻陰閉門讀詩書懷我平生友山水
異秦吳杖藜出柴荆豈無馬與車窮通適與
趣談笑不相愉豈復求古人浩蕩與之俱客

至當飲酒日月無根株

二

天提兩輪光環我屋角走自從紅顏時照我至白首纍纍地上土往往平生友少年所種樹磥砢行復朽古人有真意獨在無好醜冥冥誰與論客至當飲酒

平甫歸飲

無田士相弔亦以廢燕樂我官雖在朝得飲乃不數詩書向牖戶賓至無杯杓空取上古言醻之等糟粕有如楊子雲歲晚天祿閣但無載酒人識字真未博叔苓歸自東一笑堂上酌緒餘不及客兒女聊相酢高談非世歡自慰亦不惡寄言繁華子此趣由來各

冲卿席上得昨字

嗟予乏時才始願乃丘壑強走十五年朱顏已非昨低回大梁下屢歎風沙惡所欣同舍郎誘我文義博古聲無慆淫真味有淡泊追攀風月久貌簡非心略君恩忽推從所望頗乖錯尚憐得經過未比參辰各留連惜餘景從子至日落明燈照親友環坐傾杯杓別離

覺後悲笑語盡今樂論詩知不如興至亦同作

秋早

暮尋蔡墩西獨覺秋尚早山路葩再繁野田風日好禪材烏未泊經屋塵初掃蠻藤五花單復足休吾老

即事六首

我起影亦起我留影逡巡我意不在影影長隨我身交游義相好骨肉情相親如何有乖暌不得同苦辛

昏昏白日卧皎皎中夜愁明月入枕席涼風動衾幬巷蠉相鳴悲上下無時休徒能感我耳故爾安知秋

懷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哭死非爲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亦何知

先生善鼓瑟齊國好吹竽操竽入齊人雅鄭亦復殊豈不得祿賜歸卧自欷歔寥寥朱絲絃老矣誰與娛

尚陽親三人每輒不忍視亦均食君食報禮

畜如此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永懷南山
阿嫌慨中夜起
日月隨天旋疾遲與天侔寒暑自有常不顧
萬物求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眇眇上古
曆回環今幾周

邀望之過我廬

念子且行矣邀子過我廬汲我山下泉煮我
園中蔬知子有仁心不忍鈎我魚我池在仁
境不與獱獺居亦復無蟲蛆出沒畢腐餘食
罷往遊觀鱍鱍藻與蒲波清映白日擺尾揚
其鬐豈魚有此樂而我與子無擊壤謠聖時
自得以爲娛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古詩

澶州　河間
彭蠡　陳橋
牛渚　東城
東門　法雲
過食新城藕　寄任村馬鋪
鳳凰山　白紵山
禿山　太白巖
窮碕　鮑公水
試茗泉　汴流
兩山間　勿去草
七星硯　九鼎
九井　估玉
謝公墩

澶州

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
草不受兵北城樓鹵如邊城城中老人爲予
語契丹此地經鈔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
欲踏河冰渡天發一矢胡無酋河水亦破沙

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河間

北行出河間千歲想賢王胡麻生蓬中詰曲終自傷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見戕乃知陰自脩彼不爲傾商區區三世家廟冊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彭蠡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捩柂萬舟回千歲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予方哈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學佽飛買田欲棄江湖去

陳橋

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烟脂洗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

牛渚

歷陽之南有牛渚一風微吹萬舟阻華戎變蜀支百川合爲大江神所蹕山盤水怒不得泄到此乃有無窮淵朱衣乘車作官府禁制生殺非無權陰靈秘怪不欲露嚴犀得禍却偶然

東城

昔予出東城初見壟上耕忽忽日北至歲月良可驚雖云一草死萬物尚華榮誰能當此時歎息微陰行

東門

東門白下亭摧甓蔓寒葩淺沙杙素舸一水宛秋蛇漁商數十室門巷隱桑麻翰林謫仙人往歲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楊白花楊花飛白雪枝裊綠煙斜舞袖卷煙雪綺裘明紫霞風流豎蓬顆故地使人嗟迢迢陌頭青空復可藏鵶

法雲

法雲但見脊細路埋桑麻扶輿渡欹水窈窕一川花一川花好泉亦好初晴漲綠濃於草汲泉養之花不老花底幽人自衰槁

過食新城藕

他年過食新城藕枕藉舩中載親友今年却

到經行処獨坐昏煙對舞柳甘酸向口無所
適牢落盤飡與樽酒冰房玉節謾自好欲御
還休涕垂手曾參育學居常近陽城離別初
不久人間此願兩未能西風落日空回首

書任村馬鋪

兒童繫馬黄河曲近岸河流如可掬任村炊
米朝食魚日暮滎陽驛中宿投老經過身獨
在當時洲渚今平陸秫黍冥冥十數家仰視
荒蹊但喬木冰盤鱠美客自知起看白水還
東馳尔來百口皆年少歸與何人共此悲

鳳凰山二首

驅馬信所適落日望九州青山滿天地何往
為吾丘貧賤身秖辱富貴道足羞涉世諒如
此惜哉去無由

二

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遲白頭富
貴何所用氣力但為憂勤衰頹為五陵輕薄
兒生在正觀開元時鬪雞走犬過一生天地
安危兩不知

白紵山

白紵衆山頂江湖所縈帶浮雲卷晴明可見
九州外肩輿上寒空置酒故人會峯巒帳繡
草木吹竽籟登臨信地險俯仰知天大留歡
薄日晚起視飛鳥背殘年苦局束往事嗟摧
壞歌舞不可求桓公井空在

禿山

吏役滄海上瞻山一停舟怪此禿誰使鄉人
語其由一狙山上鳴一狙從之遊相匹乃生
子子衆孫還稠山中草木盛根實始易求攀
挽上極高屈指亦窮幽衆狙各豐肥山乃盡

侵牟攘争取一飽豈暇議藏收大狙尚自苦
小狙亦已愁稍稍受咋嚙一毛不得留狙雖
巧過人不善操鋤耰所嗜在果穀得之常以
偷嗟此海山中四顧無所投生生未云已歲
晚將安謀

太白巖

太白巃嵷東南馳衆嶺環合青分披煙雲厚
薄皆可愛樹石疏密自相宜陽春已歸鳥語
樂溪水不動魚行遲生民何由得處所與兹
魚鳥相諧熙

礐碕

殘暑安所逃礐碕北㧾北伐翳作清曠培芳衛岑寂投衣掛青枝敷簟取一息凉風過碧水俯見遊魚食永懷少陵詩菱葉淨如拭誰當共新甘紫角方可摘

鮑公水

村南鮑公山山北鮑公水高穴迢遞源泠泠落山背玉色與飴味不可它味比竹樹四蒙密翠藤相披靡漫郎昔少年幽居得之此臨窺若有遇愛歎無時巳浮名未汙染求矢終

焉爾柰何中棄入長安千載風塵化舊顏誰覺滿耳不可洗此水泠泠空在山

試茗泉 得月字

此泉地何偏陸羽曾未閱坻沙光散射竇乳甘潛洩靈山不可見嘉草何由啜但有夢中人相隨掬明月

汴流

汴水無情日夜流不肯為我少淹留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州州人物不相似處處蟬聲令客愁可憐南北志未就二十起家今白頭

兩山間

自予營北渚數至兩山間臨路愛山好出山愁路難山花如水淨山鳥與雲閒我欲拋山去山仍勸我還秪應身後塚便是眼中山且復依山住歸鞍未可攀

勿去草 或云是公詩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公卿盛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惟有芳草年年佳夕不見千里萬里江湖

濱觸目悽悽無故人惟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耡草於主人實無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

七星硯

余聞星墜地往往化為石石上有七星此理余莫測持來當白日光彩不為虛恍如超鴻蒙俛仰帝垣側當由偶然似見取參筆墨豪心蕩珍異樂以萬金得南工始為儁附令巧無隙亦時疑世人故自有能識

九鼎

禹行掘山走百谷蛟龍竄藏魑魅伏心誌幽妖尚覬隙以金鑄鼎空九牧冶雲赤天漲爲黒糯風餘吹山拔木鼎成聚觀變怪索夜人行歌鬼晝哭功施元元後無極三姓衛守相傳屬弱固無人有功出沉之九幽折地軸始皇區區求不得坐令神姦窺邑屋

九井

沿崖涉澗三十里高下犖确無人耕捫蘿挽蔦到嵓趾仰見吹瀉何崢嶸餘聲投林欲風

雨未勢捲土猶溪阬飛蟲凌鶥走獸駭霜雪夏落雷冬鳴野人往往見神物鱗甲漠漠雲隨行我來立久無所得空數不上菖蒲生中官槃能投玉册小吏磔狗澆銀觥地形偶爾藏險怪天意未必司陰晴山川在理有崩竭丘壑自古相虛盈誰能保此千歲後天柱不折泉常傾

估玉

潼關西山古藍田有氣鬱鬱高拄天雄虹雌霓相結纒晝夜不散非雲煙秦人掀斤上其巔視氣所出深鑱鑱得物盈尺方且堅以斤試叩聲泠然持歸市上求百錢人皆疑嗟莫愛擣大梁老估聞不眠操金暮取走蹁躚累藏牢包三十年光怪隣里譁相傳欲獻天子無由緣朝廷昨日鍾鼓縣呼工琢圭寘神筵玉材細瑣不中權貴孫抱物詣使前紅羅複疊帕紫氈發視紺碧光屬聯詔問與價當幾千衆工讓口無敢先嗟我豈識厖與全

謝公墩

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尚或存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摩挲蒼苔

石點撿屐齒痕想此絓長檣想此倚短轅想此玩雲月想籍盤與樽井逕亦已没漫然禾黍村推藏羊曇骨放浪李白魂亦已同山丘緬懷蘼蘭蓀小草戲陳迹甘棠詠遺恩萬事付鬼籙恥榮何足論天機自開闔人理孰畔援公色無懼喜儻知禍福根涕淚對相伊暮年無乃昏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古詩

寄題衆樂亭　明州錢君倚衆樂亭
哀賢亭　書會別亭
如歸亭順風　垂虹亭
題晏使君望雲亭　滸亭
題半山亭壁二首　李氏沅江書堂
寄題郢州白雪樓　寄題睡軒
梁王吹臺　張氏靜居院
潭州新學詩 并序
崑山慧聚寺次孟郊韻
飯祈澤寺　遊章義寺
光宅寺二首　定林寺
靈山寺　定林寺壁
對棊與道原至草堂寺
休假大佛寺　書八功德水庵
僧德殊家水簾求予詩
脩廣師法喜堂

寄題衆樂亭

崚陽遊觀吾所好恨不即過衆樂亭嘗聞騷
歸入夢寐吟筆自欲圖丹青千峯秀出百里
外忽於其上峥嶸楹朝雲噓崗日暖暖夜水
落澗風泠泠春花窈窕鳥爭舞夏木陰鬱猿
哀鳴潦收葉落天地美海月影到山川明鑑
興晨出誰與適坐與萬物觀虛盈令思民事
不忍後田間笑語催蠶耕吏休歸舍獄訟少
墟落飲酒歡秋成惟愁一日奪令去出郊老
稚來逢迎彼安知此方禄仕徒喜使我寬途
征令知道義士林服遺愛豈用吾詩評

明州錢君倚衆樂亭

使君老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儀舩談
笑政即成洗滌山川作佳趣平泉浩蕩銀河
注想見明星弄機杼載沙築成天上路投虹
為橋取孤嶼掃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隨
指顧春風滿城金版舫來看置酒新亭上百
女吹笙綵鳳悲一夫伐鼓靈鼉壯安期羨門
相與遊方丈蓬萊不更求酒酣忽跨鯨魚去
陳迹空令此地留

哀賢亭

黃鳥哀子車強埋非天為天奪不待老還能

使人悲馬疾東南秀鞭策要路馳歸骨萬里
州乃當強壯時墓門閑空原白日無履綦蒼
蒼栢與松浩浩山風吹我初着夷吾鮑叔亦
我知終欲往一慟詠言慰孤嫠

書會别亭

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借問去何時
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
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
時

如歸亭順風

春江窈窈來無地飛帆浩浩窮天際朝出吳
川夕雲溪回首喬林吹岸蕎篙師晝卧自嘯
歌戲彼挽舟行復止人生萬事反行多道路
後先能幾何

垂虹亭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蔽虧東西
渺然白漫漫浸北斗浩浩浮南極誰投此虹
蜺欲齊兩間陁中流雜蜃氣欄楯相承翼矧
疑神所爲滅沒在頃刻晨興坐其上傲兀至
中具猶憐變化功不謂因人役令君持酒漿

談笑領賓客頗誇九州物壯麗此無敵熒煌
丹沙柱璀璨黃金壁中家不慮始助我皆豪
殖喟予獨感此剝爛有終極改作不可無還
當采民力

題晏使君望雲亭

南康父老傳使君疾呼急索初不聞未曾遣
汲谷簾水三載秪望香爐雲雲徐無心靜無
滓使君恬靜亦如此欻然一去掃遺陰便覺
頃畝悵千里歸田負戴子與妻圃蔬園果西
山西出門亭皐百頃綠望雲饒喜雨一犁我

知新亭望雲好欲斸比隣成二老莫嫌雞黍
數往來爲報襄陽德公嫂

洊亭

朝尋東郭來西路歷洊亭衆山若怨思慘澹
長眉青逆水泣幽咽復如語丁寧豈予乂忘
之而欲我小停歇鞍松栢間坐起俯軒檻秋
日幸未暮奈何雨冥冥

題半山亭壁二首

我行天即雨我止雨還住雨豈爲我行邂逅
與相遇

寒時暖處坐熱時涼處行衆生不異佛佛即是衆生

李氏沅江書堂

沅江水有梁與留沅田桑樹可蠶耕君於其間耻射利獨岸清泚留朱甍詩書當前日開闔冠帶蕭坐相逢迎勉求高論坐施設無以私智爲公卿

寄題郢州白雪樓

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乃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朱樓碧瓦何年有棟桷連空欲驚矯郢人爛熳醉浮雲郢女參差躡飛鳥丘墟餘響難再得欄檻茲名復誰表我來欲歌聲更吞石城寒江暮空繞

寄題睡軒

劉侯少慷慨天馬脫羈羇一官不得意州縣老委蛇新居當中條牆屋稍補治號軒以睡名從我遠求詩朝廷法令具百吏但循持文

況佐小邑有寸安所施賦租如簿領獄訟了鞭笞脩然即高枕於此樂可知王官有容谷隱者常棲遲排擯夢其人亦足慰所思嗟予久留連竊食坐無爲浩歌臨西風更欲往從之

梁王吹臺

繁臺繁姓人埋滅爲蒿蓬況乃漢驕子魂遊誰肯逢緬思當盛時警蹕在虛空娥眉倚高寒環珮吹玲瓏大梁千萬家回首雲濛濛仰不見王處雲間指青紅賓客有司馬鄒枚避其風洒筆飛鳥上爲王賦雌雄惜今此不傳楚辭擅無窮空餘一丘土千載播悲風

張氏靜居院

動者利進爲靜者樂止居物性有偏得惟賢時卷舒張侯始出仕所至多名譽老矣歸偃休買地斸荒蕪屋成爲今名名實與時俱南堂棲幽真晨起瞻像圖北堂畫五禽游戲養形軀燕有諸賓庭學有諸子盧問侯年幾何矯矯八十餘問侯何能爾心不藏憂愉問侯客何爲絃歌飲投壺問侯兒何讀夏商及唐

虞嵩山填門戶洛水遶階除侯於山水間結
駟有通衢我念老退者古多賢大夫留侯亦
養生乃欲凌空虛閉門不飲酒豈異山中居
跡父稍喜客揮金能自娛不聞喜教子滿屋
青紫朱張侯能兼取勝事古所無襄稱有樂
石丞相爲之書而我不自量聞風亦歌呼

潭州新學 并序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
明年正月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
孔子用幣潭人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不勸

我而爲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詩乎以誦我
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
養矜寡衣之褰襦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
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曰嘻邊
哉迫阨卑汚當其壞時適可以謀營地度工
伐梗楠櫧徹故就新爲此渠渠潭人來止相
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
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爲
己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況於閭里

無實而名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
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遂公休

崑山慧聚寺次孟郊韻

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床露餘飢更清風蘊
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
還迫迮冠蓋場

飯祈澤寺

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舘山白梅蘂長林黃
柳芽短答箸沙際來略彴桑間斷春映一川
明雪消千壑漫魚隨竹影浮鳥誤人聲散翫

物豈能留干時吾自懶

遊章義寺

九日章義寺作遊因解纓拂搨寄午夢起尋
北山椒岑蔚鳥絕迹悲鳴唯一蜩歡言與僧
期於此共簞瓢斬松八九根窻壁具一朝伏
檻何所見蒼蒼園寂寥巖谷寒更靜水泉清
不搖安得有車馬尚無漁與樵神茂眞觀復
心明衆塵消陰嶺有佳客儻來不須招

光宅寺二首

翛然光宅淮之陰扶輿獨來止中林千秋鐘

梵已變響十畝桑竹空成陰昔人踞堂有妙理高座翳遝天花深紅葵紫莧復滿眼往事無跡難追尋

令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臺殿金碧毀丘墟桑竹繁蕭蕭新犢卧冉冉暮鵶翻回首千歲夢雨花何足言

定林寺

衆木凜交覆孤泉静横分楚老一枝筇於此傲人羣城市少美蔬想今困悢焚且憑東北風持寄嶺頭雲

靈山寺

靈山名誰自波濤截孤峯何年佛子住四面憑危空折椽與裂瓦委棄墳西東庫廊行抑首居者莽誰容吾舟維其側落日生秋風瞰崖聊寄目萬物極纖穠震蕩江海思洗滌煙鬱中胡為喜遊人過此無留蹤景起龍遊殊（金山寺名）又盛衰浩無窮吾聞世所好樓殿浮青紅那知山水樂豈在豪華宮世好萬事爾感激難論工

題定林壁

定林自有主我為林下客客主各有心還能共岑寂

對恭與道源至草堂寺

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恭明朝投局日未晚從此亦復不吟詩

休假大佛寺

罷備得休假衣冠倦趨翔挾書聊自娛解帶步寺廊六龍高徘徊光景在我裳冬晷稍暄暖病身更強梁從我有不思捨我有不忘問誰可與言攜手此徜徉婉婉吾所愛新居乃

鄰墻寄聲能來遊維用寫愁傷

書八功德水庵

幽獨若可厭真賞為可喜見山不礙目聞水不逆耳脩然無所為自得而已矣

僧德殊家水簾求予詠

淙淙萬音落石顛皎皎一派當簷前清風髙吹鸞鶴唳白日下照蛟龍涎浮雲裝額自能卷缺月琢鉤相與縣朱門試問幽人價翡翠鮫綃不直錢

修廣師法喜堂

浮屠之法與世殊洗滌萬事求空虛師心以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餘堂陰置石雙嵽嵲石脚立竹青扶疎一來已覺心體豁况乃宴坐窮朝晡憶初救時勇自許壯大看俗尤崎嶇豐車肥馬載豪傑少得志願多憂虞始知進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賢愚會將築室返耕釣相與此處吟山湖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古詩

與平甫同賦槐　甘棠梨
獨山梅花　杏花
新花　老樹
棗擱字　同朱昌叔賦鴈奴
同王賢良賦龜　信都公家白兔
放魚　飛鴈
白鷗　驊騮
詠風　西風
霾風　白雲
久雨　秋熱
餘寒

與平甫同賦槐

冰雪泊楚岸萬株同飄零春風都城居初見葉青青歲行如車輪蔭翳忽滿庭秋子今在眼何時動江舲

甘棠梨

甘棠詩所歌自足誇衆果愛其凌秋霜萬玉懸磊砢園夫盛採摘市買爭包裹車輸動盈

箱舟載輙連柁朝分不知數暮在知幾顆但使甘有餘何傷小而牖主人捐千金飣餖留四坐拊捭與撜栗在口亦云可都城紛華地内熱易生火問客當此時蠲煩孰如我

獨山梅花

獨山梅花何所似半開半謝荆棘中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憔悴守蒿蓬亭亭孤艷帶寒日漠漠遠香隨野風移栽不得根欲老回首上林顏色空

杏花

石梁度空曠茅屋臨清燗俯窺嬌饒杏未覺身勝影嫣如景陽妃含笑墮宫井怊悵有微波殘粧壞難整

新花

老年無忻豫況復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流芳在須臾吾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兩可忘

老樹

去年北風吹瓦裂墻頭老樹凍欲折蓄藥蔽屋忽扶踈野禽從此相與居禽鳴無特不可數雌雄各自應律呂我牀撥書嘗午眠能鶼我眠聒我語古詩鳥鳴山更幽我念不若鳴聲收但憂此物一朝去狂風還來欺老樹

棗 燭字

種桃昔所傳種棗予所欲在實為美果論材又良木餘甘入鄰家尚得嗄婦逐況余秋盤中快噉取饜足風包墮朱繒日顆皺紅玉贄享古已然豳詩自宜録緬懷青齊間萬樹蔭平陸誰云食之昏匿知乃成俗廣庭觴聖壽以此參肴蔌願比赤心投皇明儻予燭

同呂叔賦鴈奴

鴈鴈無定棲隨陽以南北嗟哉此為奴至性能懇惻人將伺其殆奴輒告之亟舉群寤而飛機巧無所得夜或以火取奴鳴火因匿頻驚莫我捕顧謂奴不直嗷嗷身百憂泯泯衆一息相隨入罾繳豈不聰者惑偷安與受紿自古有亡國君看鴈奴篇禍福甚明白

同王濬賢良賦龜 得外字

世傳一尾龜百齡此龜殆見隋唐興雖然天幸免焦灼想屢縮頸愁巖凝前年赴海不量

力欲替鼇負三山嶒番禺使君避近見知困
斅蕩因嗟矜疾呼豫且設網取以組系首繩
穿繩北歸與俱度大庾兩夫舁肩苦不勝贔
舩秦淮檣送我云此一可當十朋昔人寶龜
謂神物奉事槁骨尤兢兢殘民滅國遞爭奪
有此乃敢司黎烝於時覩甲別貴賤太上藏
法傳昆仍豈如元君須見夢初知歡喜得未
曾自從九江罷納錫眾魚賤棄秋不登卜人
官廢亦已久果獵誰復知殊稱今君此寶世
莫識我亦坐視心瞢瞢措床纔堪比瓦礫當

粟孰肯掐斗卞糝頭腥臊何足嗜曳尾污穢
適可憎盜溲除聾豈必驗蹈背出險安敢憑
刳腸以占幸無事卷殼而食病未能如聞翕
息可視効往乃有墮崖千層仰窺朝陽俯引
氣亦得難老如岡陵諒能學此長壽類世論
妄以癡凝冰嗟余老矣倦呼吸起晏光景難
瞻承但知古人所玩惜每戒異物相侵陵唯
憂盜賊令好卜夜半刼請無威懲復恐嚵夫
負之走并竊老木爲薪蒸殘燹荒圃不可保
守視且寄鍾山僧

信都公家白兎

水晶爲宮玉爲田常娥縞衣洗朱鉛宮中老
兎非日浴天使潔白宜嬋娟揚蹏弭足桂樹
間桂花如霜亂後前赤鴉相望窺不得空疑
兩瞳射日丹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橫施亦
何有憑光下視置罔繁衣褐紛紛漫回首去
年灘塵滁山雲出入墟莽猶無群奇毛難藏
果亦得千里今以窮歸君空衢險幽不可返
食君庭除嗟亦窘令子得爲此兎謀豐草長
林且遊衍

放魚

捉魚淺水中投置最深處當暑脫煎熬翛然
泳而去豈無良庖者可使供匕箸物我皆畏
苦捨之寧啖茹

飛鴈

鴈飛冥冥時下泊稻粱雖少江湖樂人生何
必慕輕肥辛苦將身到沙漠漢時蘇武與張
騫萬里生還值偶然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
辭親亦可憐

白鷗

江鷗好羽毛玉雪無塵垢滅沒波浪間生涯亦何有雄雌屢蘺矯機弋常紛糾顧我獨無心相隨如得友飄然紛華地此物乖隔久白髮望東南春江綠如酒

騂騮

龍德不可係變化誰能誘騂騮亦駿物卓犖地上遊怒行追疾風忽忽跨九州轍迹古所到山川略能周鴻蒙無人梯沆漭遶天浮巉巖拔青冥仙聖所止留欲往轍不能視龍乃知羞

詠風

風從北海起至此南海上問風來何事去復欲何向誰遣汝而號誰應汝而唱汝於何時息汝作無乃妄風初無一言試以問雲將

西風

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老大多感傷畏此蟋蟀鳴況乃捨親友抱病獨遠行中夜卧不周惻惻感我情起視天正黑弱雲亂縱橫似有霰雪飄不復星斗明時節忽如此重令壯心驚諒無同憂人樽酒安可傾

霾風

霾風揩萬物暴雨膏九州卉花何其多天閼亦已稠白日不照見乾坤恭悲愁時也獨奈何我歌無有求

白雲

英英白雲浮在天下無根蔕旁無連西風來吹欲消散落日起望心悠然願回羲和借光景常使秀色留簷邊時來不道能爲雨直以無心最可憐

久雨

煠炲著天無寸空白沫上岸吹魚龍羲和推車出不得河伯欲取山爲宮城門晝開眠百賈飢孫得糟夜哺翁老人慣事少所怪看屋箕踞歌南風

秋熱

火騰爲虐不可摧屋窄無所逃吾骸織蘆編竹繼欄宇架以松櫟之條枚豈惟實至得清坐因有餘地蘇陪臺菸陽陵秋更暴橫焮我欲作昆明灰金流玉熠何足怪鳥焚魚爛爲可哀憶我少年亦值此脩然但以書自埋老

衰奄奄氣易奪撫卷豈復能低回西風忽送
中夜濕六合一氣寒新開簾窻幕戶便防冷
且恐霰雪相隨來

餘寒

餘寒駕春風入我征衣裳捫鬚衹得凍蔽面
尚疑創士耳猶恐墮馬毛欲吹僵牢持有失
箸疾飲無留湯曈曈扶桑日出有萬里光可
憐當此時不濕地上霜冥冥鴻鴈飛比望去
成行誰言有百鳥此鳥知陰陽豈時有必至
前識聖所藏把酒謝高翰我知思故鄉

王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

古詩

杜甫畫像　題燕侍郎山水圖
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
虎圖　陰山畫虎圖
純甫出僧惠崇畫要予作詩
題徐熙花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跋黃魯直畫　陶縝菜示德逢
雜詠八首　擬寒山拾得十九首
即事二首　偶書

寓言十五首

杜甫畫像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
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
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
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
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
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
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
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

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
公死從之游
題燕侍郎山水圖
往時濯足瀟湘浦獨上九嶷尋二女蒼梧之
野煙漠漠斷壠連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
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
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悞當赦全活至今何
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秪有粉墨歸囊楮
江鄰幾邀觀三舘書畫 一云梅聖俞作
五月祕府始曝書一日江君來約予世間雖
有古畫筆可往共觀臨石渠我時冒熱跨馬
去開廚發匣鳴鏁魚羲獻墨跡十一卷水玉
作軸排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
官奴又有四山絕品畫戴嵩吳牛望青蕪李
成寒林樹半枯黃筌工妙白兔圖不知名姓
皃人物二公對弈旁觀俱黃金錯鏤為投壺
粉障復畫一病夫後有女子執巾裾床前紅
毯平火爐床上二姝展氍毹遶床屏風山有
無堂上列畫三重鋪此幅巧甚意思殊孰真
孰假丹青模世事若此還可吁

虎圖
壯哉非羆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妥
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為
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
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
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
風颼颼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
鳴老烏向之俛啄如哺雛山墻野壁黃昏後
馮婦遙看亦下車
陰山畫虎圖
陰山健兒鞭控急走勢能追北風及遠迤一
虎出馬前白羽橫穿更人立回旗倒戟四邊
動抽矢當前放蹄入爪牙蹭蹬不得施磧上
流丹看來濕胡天朔漠殺氣高煙雲萬里埋
弓刀穹廬無工可貌此漢使自解丹青包堂
上綃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低回使我
思古人此地搏兵走戎羯禽獸遁亦蕭然
豈若封疆今晏眠契丹弋獵漢耕作飛將自
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
純甫出僧惠崇畫要予作詩

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旱雲六月漲林莽移我翛然墮洲渚黃蘆低摧雪翳土鳧鴈靜立將儔侶往時所歷今在眼沙平水澹江西浦蒼氣沉舟暗魚罟欹眠嘔軋如鳴櫓頗疑道人三昧力異域山川能斷取方諸承水調幻藥灑落生綃變寒暑金坡巨然山數堵粉墨空多真贗與濠梁崔白亦善畫曾見桃花靜初吐酒酣弄筆起春風便恐漂零作紅雨流鶯探枝婉欲語蜜蜂掇蘂隨翅股一時二子皆絕藝裘馬穿羸久羇旅華堂豈惜萬黃金苦道今人不如古

題徐熙花

徐熙丹青蓋江左杏枝偃蹇花婀娜一見真爲值芳時安知有人槃礴臝同朝衆史共排媢亦欲學之無自可錦囊深貯幾春風借問此本何時果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魯公之書既絕倫歲久更爲時所珍荒壇壞塚朽崖壑剝落風雨埋煙塵斷碑數尺誰所得點畫入紙完如新延陵公子好事者拓取持寄情相親六書篆籀數變改訓詁後世多失真誰初妄鑿妍與醜坐使學士勞骸筋堂堂魯公勇且仁出遇世難親經綸揮毫卓犖又驚俗豈亦以此誇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強勉方通神詩歌甘棠美召伯愛惜蔽芾由思人時危忠誼常恨少寶此勿復令埋堙

跋黃魯直畫

江南黃鶴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爲者百年幅紙無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

陶縝菜示德逢

江南種菜謾阡陌紫芥綠菘何所直陶生畫此共言好一幅往往黃金百北山老圃不慕此但守荒畦斸荆棘陶生養目渠養腹各以所長爲物役

雜詠八首

萬物余一體九州余一家秋毫不爲小徼外不爲遐不識壽與夭不知貧與奢忘心乃得道道不去紛華近迹以觀之堯舜亦泥沙莊周謂如此而世以爲夸

神龍豢可致猛虎擾亦留變生父子間上聖
不能謀常情在欲得義養或成仇他人恩更
輕患禍信難周
古風知遜悌班白見尊優薄俗謬爲恭獨在
勢權尤伏波迷俯仰受禮坐成仇斷斷洙泗
間豈是老者羞
羔豚畜虎豹鳩雀窮鷹鸇巧者具機弋鷙猛
還拘攣論功莫如神論大莫如天悲哉區區
人乃欲逃其間
黄雀死彈丸厥罪在啄粟翠鷸不近人何爲

亦窮辱材爲世所利高下同僵仆能逃天地
間蠛蠓無不足
關雎后之淑棫樸王之明兎罝尚好德況乃
公與卿所以彼行葦敦然遂其生誰能紘且
歌爲我發古聲
召公方伯尊材亦聖人亞農時憚煩民聽訟
甘棠下嗟今千室長已恥問耕稼彈琴高堂
上欲以世爲化
任公蹲海濱一釣飽千里用力已云多鉤緡
亦難理巨魚暖更逃壯士飢欲死游鯈不可

數空滿滄浪水

擬寒山拾得 十九首

牛若不穿鼻豈肯推人磨馬若不絡頭隨宜
而起卧乾地終不涴平地終不墮擾擾受輪
迴秖緣疑這箇
我曾爲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
見男子我若真是我秖合長如此若好惡不
定應知爲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認物爲巳
凡夫當夢時眼見種種色此非作故有亦非
求故獲不知今是夢道我能蓄積貪求復守

護嘗怕水火賊既覺方自悟本空無所得死
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
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
我血流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衆生造衆
惡亦有一機抽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尤此
但可哀怜勸令真正惰豈可自迷悶與渠作
冤讎
若言夢是空覺後應無記若言夢非空應有
真實事燔燒陽自招沈溺陰自致令汝嘗驚
魘豈知安穩睡

人人有這箇這箇沒量大坐也坐不定走也
跳不過鋸也解不斷鎚也打不破作馬便搭
鞍作牛便推磨若問無眼人這箇是甚麽便
遭伊纏繞鬼窟裏忍餓
我讀萬卷書識盡天下理智者渠自知愚者
誰信爾奇哉閑道人跳出三句裏獨悟自根
本不從他處起
幸身無事時種種妄思量張三袴口窄李四
帽簷長失脚落地獄將身投鑊湯誰知受熱
惱却不解思凉

有一即有二有三即有四一二三四五有亦
何妨事如火能燒手要須方便智若未解傳
薪何須學鑽燧
昨日見張三嫌他不守巳歸來自悔責分別
亦非理今日見張三分別心復起若除此惡
習佛法無多子
傀儡柢一機種種沒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
親看來方知棚外人擾擾一場𢿘終日受伊
謾更被索錢財
季生坦蕩蕩所見實奇哉問渠前世事荅我

燒炭來炭成能然火火過却成灰灰成即是
土隨意立根栽
衆生若有我我何能度脫衆生若無我巳死
應不活衆生不了此便聽佛與奪我無我不
二四天王獻鉢
莫嫌張三惡莫愛李四好既往念即晚未來
思又早見之亦何有欻然如電掃惡既是磨
滅好亦難長保若令好與惡可積如財寳自
始而至今有幾許煩惱
失志難作福得勢易造罪苦即念快樂樂即

生貪愛無苦亦無樂無明亦無昧不屬三界
中亦非三界外
打賊賊恐怖看客客喜歡亦有客是賊切莫
受伊謾樂哉貧兒家無事役心肝既無賊可
打豈有客須看
有一種貧兒不能自營生若不作客走即須
隨賊行復有一種貧常時腹彭亨若有亦不
畜若無亦不營
汝無名高者以見利貪叨汝無行實者以取
著名高行實尚非實利名豈堅牢一朝报土

竄魂魄散逃逃
勇有孟施舍能無懼而已若人學佛法勇亦
當如此休來講下坐莫入禪門裏但能一切
捨管取佛歡喜

偶書

惠施説萬物槃特志一句寄語讀書人呶呶
非勝處

即事二首

雲從鍾山起却入鍾山去借問山中人雲今
在何處

二

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無心無處尋莫覓
無心處

寓言 十五首

不得君子居而與小人游疵瑕不相摩況乃
禍釁稠高語不敢出鄙辭強顏酬始云避世
患自覺日已偷如無一齊人以萬楚人咻云
復學齊言定復不可求仁義多在野欲從苦
淹留不悲道難行所悲累身修

周公歌七月耕稼乃王術宣王追祖宗考牧
與宮室甘棠能聽訟召伯聖人匹後生論常
高於世復何實

婚喪孰不供貸錢勉爾營耕收孰不給傾粟
助之生物羸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
此區區挫兼并

父母子所養子肥父母充欲富權其子惜哉
術之窮霸者擅一方窘彼足自豐四海皆吾
家奈何不知農

詵詵古之士出必見禮樂群游與衆飲仁義
得揚摧心疲歌舞荒耳聒米鹽濁所以後世

賢絕俗乃為學

小夫謹利害不講義與仁讀書疑夷齊古豈
有此人其才一蹉甚所欲勢萬鈞求多卒自
用餘禍及生民

瞢瞢俗所共察察與世違違世有百善一疵
惡皆歸就求無所得猶以好名譏彼哉負且
乘能使正日微

始就詩賦科雕鐫久才成一朝復棄之刀筆
事刑名中材蔽末學斯道苦難明忽貴不自
期何施就升平

正觀業萬世經營豈非艱其子一摇之宗廟
靈幾殫開元始聰明一眚彝岷山高功後毁
易德薄人存難
明者好自蔽況乃知我匹每行悔其然所見
定萬一不求攻爾短欲議世之失耘而舍其
田辛苦亦何實
言失於須臾百世不可除行失几席間惡名
滿八區百年養不足一日毁有餘諒彼聦不
仁戒哉惟厥初
鍾鼓非樂本本末猶相因仁聲入人深孟子
言之醇如何正觀君從古同隋陳風俗不粹
美惜哉世無臣
好樂世所共欲禁安能捨孰將開其淫要在
習以雅毆人必如己墨子見何寡惜哉後世
音至美不如野
遊鯨厭海濁出戲青江湄風濤助翻騰網罟
不敢窺失身洲渚間螻蟻乘其機物大苦易
窮一窮無所歸
猛虎卧草間群烏從噪之萬物忌强梁寧獨
以其私虎終機械得烏亦彈丸隨山雞不怍
物黙與鳳凰期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古詩

舟中讀書　讀進士試卷
惜日　絶筆
自遣　自喻
古意　自訟
吾心　秋懷
散愁　無營
病起　乙未冬婦子病至春不已
強起　獨歸
獨卧有懷　丙戌五日京師作二首
解使事泊棠陰時三弟皆在京師
夢中作　彼狂
衆人　愛日
兼并　收鹽
省兵　河北民
君難託　佛幻
無動　夢
夢仙　車載板二首

舟中讀書

冉冉木葉下蕭蕭山水秋浮雲帶田野落日抱汀洲歸卧無與語出門何所求未能忘感槩聊以古人謀

讀進士試卷

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變今差未能於已空自咄流波亦已漫高論肯見屈故令俶儻士往往棄紅紱陶叙九德固有知人術聖世欲爾爲徐觀異人出

惜日

白日照四方當在中天留春風地上行當與時周遊和氣所披拂槁乾却濕柔愛欲傳萬物勢難停一州棲棲孔子者惜日此之由不能使此邦利澤施諸侯豈若駕以行使我過者稠當時三千人齊宋楚陳周小者傳吾粗大能傳奥幽道散學以聖衆源乃常流吾初如匏瓜彼亦孰知丘唯士欲自達窮通非外求豈必相天子乃能經九疇行雖耻強勉閉户非良謀

絶筆

老年少懽豫況復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
此流芳流芳秪須臾我亦豈久長新花與故
吾已矣兩相忘

自遣

閉户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底事春風來留愁
愁不住

自喻

岸涼竹娟娟水淨菱帖帖鰕搖浮遊鱗魚鼓
嬉戲驢釋杖聊一愒褰裳如可涉自喻適志
歟翩然夢中蝶

古意

采芝天門山寒露淨毛骨帝青九萬里空洞
無一物傾河略西南晶射河鼓沒蓬萊眼中
見人世歎超忽當時棄桃核聞已撐月窟且
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

自訟

孔子見南子子路為不怡欲從公山氏勃鬱
見色辭道如天之蒼萬物不能緇弟子尚不
信況余乏才資明知古人仁語默各有時苟
出不自慎果為聽者疑白圭尚可磨駟馬猶

能追一言成不知雖悔欲何為

吾心

吾心童稚時不見一物好意言有妙理獨恨
知不早初聞守善死頗復吝肝腦中稍歷艱
危悟身非所保猶然謂俗學有指當窮討晚
知童稚心自足可忘老

秋懷

城南平野寒多露蟋蟀含風秋氣度鄰桑槭
槭漸欲空悲蟲啾啾促機杼柴門半開掃鳥
迹獨抱殘編與神遇韓公既去豈能追孟子

有來還不拒

散愁

門前楊柳二三月枝條綠煙花白雪呼僮羈
我果下騮欲尋南岡一散愁緣岡初日溝港
淨與我門前綠相映隔淮仍見梟梟垂佇立
惆悵去年時杏花園西光宅路草暖花晴正
好度興盡無人攜迎我却隨倦鵐歸薄暮

無營

無營固無尤多與亦多悔物隨擾擾焦道與
翛然會墨翟真自苦莊周吾所愛萬物莫足

歸此言猶有在

病起

稚金斂新涼老火灺殘燭桃枝軟洪恣散髮晞曉捉煩痾脫然醒淨若遺身覺移榻就獨眠欣佳恐難數

獨歸

鍾山獨歸雨微冥稻畦夾岡半黃青疲農心知水未足看雲倚木車不停悲哉作勞亦已久暮歌如哭難為聽而我官閑幸無事北窻枕簟風泠泠於時荷花擁翠蓋細浪嬲雪千娉婷誰能歛眠共此樂秋港雖淺可揚舲

獨臥有懷

午鳩鳴春陰獨臥林壑靜微雲過一雨淅瀝生晚聽紅綠紛在眼流芳與時競有懷無與言佇立鍾山暝

丙戌五日京師作二首

北闕風雨去不下鷲沙蒼茫亂昏曉傳聞城外八九里雹大如拳死飛鳥

二

浮雲離披久不合太陽獨行乾萬物誰令作

夜雨霶霈北風蕭蕭寒到骨

解使事泊棠陰時三弟皆在京師

始吾泊棠陰三子不在舟今當捨之去三子還遠遊茫然千里水今見荻花洲俛仰換春冬紛紛空百憂懷哉山川異往矣霰雪稠登高一涕泗寄此寒江流

泊船棠陰下灘水清且淺回首望孤城浮雲一何緬久留非可意欲去猶繾綣馳心故人側一望三四反蕭蕭東堂竹異日留息偃無恩被南國疑此行當翦

夢中作

青門道北雲為屋大罏貯酒千萬斛燭龍注雨如車軸不畏不售畏不續

彼狂

上古杳默無人聲日月不忒山川平人與鳥獸相隨行祖孫一死十百生萬物不給乃相兵伏犧畫法作後程漁蟲獵獸寬羣爭勢不得已當經營非以示世為聰明方分類別物有名夸賢尚功列恥榮蠱偽日巧雕元精不言一出衆輒驚上智閉匿不敢成因時就俗

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鳴強取色樂要聾盲
震蕩沆瀣終無清詠詭徒亂聖人垠豈若泯
默死蠶耕

衆人

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
作莽豈賢四國流言且猶聖唯聖人能輕重
人不能銖兩爲千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知
美惡猶吾身

愛日

鴈生陰沙春冬息陽海滋冥冥取南北豈以

食爲累咨子愁病軀朴鄙人所戲無才治時
難量力當自棄豈知塞上霜飄然亦何事高
堂巳白鬚愛日負明義忽風吹平原秣馬聊
一惕含懷馳與語仰屋思漢噲孟母知身從
來人恥妻制一肉儻易謀萬鍾非得計

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
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
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
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偷聖經久
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
括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豈無摧利孔
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
哉

收鹽

州家飛符來比檣海中收鹽今復密窮囚破
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復出海中諸島古不
毛島夷爲生今獨勞不煎海水餓死耳誰肯
坐守無亡逃爾來賊盜往往有劫殺賈客沈
其艫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

省兵

有客語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以
兵乘邊前攻已破散後距方完堅以衆亢彼
寡雖危猶幸全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兵
少敗孰繼胡來飲泰川萬一雖不爾省兵當
何緣驕惰習已久去歸豈能田不田亦不桑
衣食猶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王功
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
肩遊民慕草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
兵果有年

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小相携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正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

君難託

槿花朝開暮還墜妾身與花寧獨異憶昔相逢俱少年兩情未許誰最先感君綢繆逐君去成君家計良辛苦人事反復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嫁時羅衣羞更著如今始寤君難託君難託妾亦不忘舊時約

佛幻

跋陀羅師能幻物幻穢爲淨持幻佛佛幻諸天以戲之幢幡香花助設施茫然悔欲除所幻還爲幻佛力所持佛天與汝本無間汝今何恭昔何慢十方三世本來空受記豈非遭佛幻

無動

無動行善行無明流有流種種生住滅念念聞思修終不與法縛亦不著僧裘

夢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車載板二首

荒哉我中國珍果所不産朝暮惟有鳥自呼車載板楚人聞此聲莫有笑而莞而我更歌呼與之相往返視遇若摶黍好音而睍睆壞壞生死夢久知無可揀物弊則歸土吾歸其不晚歸歟汝隨我可相蒿里挽

二

鳥有車載板朝暮嘗一志世傳鵩似鴞而此與鴞似唯能預人死以此有名字疑即賈長沙當時所遭值洛陽多少年擾擾經世意粗聞方外語便釋形骸累吾衰久捐書放浪無復事尚自不見我安知汝爲異怜汝好毛羽言音亦清麗胡爲太多知不默而見忌楚人旣憎汝彈射將汝利且長隨我遊吾不汝羨哉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律詩

和御製賞花釣魚
和沖卿雪霽紫宸朝
和沖卿集禧觀齋祠
和吳相公東府偶成
和蔡樞密西府書事
和蔡樞密平戎慶捷
和蔡樞密種山藥法
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和吳御史臨淮感事
和金陵懷古　和陳輔金陵書事
和微之秋浦望齊山
和仲庶池州齊山圖
和微之林亭　和祖擇之登紫微閣二首
和正叔懷其兄草堂
和懷灊樓讀書之樂
和仲庶夜過新開湖
和韓子華齋居晚興
和平甫春日　和錢學士喜雪
晚興和吳沖卿學士
秋興和沖卿　和天騭竹冠見贈四首
和文淑湓浦見寄　和王司封會同年
和平甫寄陳正叔　和郭功甫
和文淑　和張仲通憶鍾陵四首
和張仲通見寄三絕
和刁景純三絕句　和舍弟舟上示道原
和僧惠岑遊醴泉觀
和惠思聞蟬　和惠思歲二日二絕
和淨因有作　和寂照庵僧雲渺

和御製賞花釣魚

蔭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宿蘂暖含風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

和吳沖卿雪霽紫宸朝

虎士開閶闔鷄人唱九霄雲移銀闕角日轉玉廊腰帟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舞袍沾宿潤拜笏擁殘飄賜飲人何樂歸嘶馬亦嬌低回但忘食吟詠得逍遥

和吴沖卿集禧齋祠

緘封祝辭密占寫御名真帝坐遥臨物星圖俯映人風含煙外節月點霧中茵沈薰升煙遠槐檀取燎新羽衣歸寂寞金鏤立逡巡却想來時路還疑隔一塵

和吴相公東府偶成

承華往歲幸躋攀風月清談接緒餘並轡趍朝今已老連牆得屋喜如初誅茅我夢江皋地澆薤公思洛水渠歛退故應容拙者先營環堵祭牢蔬

和蔡樞密孟夏旦日西府書事

宫闕初晴氣象饒寶車撵轂會東朝重輪慶自離明發內壤陰隨解澤銷賜篚外廷紛錦繡燕庖中禁續薪樵聯翩入賀知君意咫尺威顔不隔霄

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

城郭名王據兩陲軍前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纍幕府上功聯舊伐朝廷稱慶具新儀國家道泰西戎喙還見詩人詠串夷

和蔡樞密南都種山藥法

區種拋來六七年春風條蔓想宛延難追老圃苺苔徑空對珍盤玳瑁筵嘉種忽傳河右壤靈苗更長閣西偏故畦穿斸知何日南望鍾山一慨然

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叔寶傾陳衍弊梁可嗟曾不見興亡齋祠父子終身費酣詠君臣舉國荒南狩睆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天移四海歸真主誰誘昏童肯用長

和吴御史臨淮感事

柵鏁城扉曉一開槌牙車軸轉成雷黃塵欲凝龜山出白浪空分汴水來澄觀有材邀昧陋霽雲無力報奸回騷人此日追前事悲氣隨風動管灰

和金陵懷古

懷鄉訪古事悠悠獨上江城滿目秋一鳥帶煙來別渚數帆和雨下歸舟蕭蕭暮吹驚紅葉慘慘寒雲壓舊樓故國淒涼誰與問人心無復更風流

和陳輔秀才金陵書事

南郭先生比鷁鶂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烏衣秪舊時

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齊山置酒菊花開秋浦聞猿江上哀此地流傳空筆墨昔人埋沒已蒿萊平生志業無高論末世篇章有逸才尚得使君驅五馬與尋陳迹久徘徊

和仲庶池州齊山圖

省中何忽有崔嵬六幅生綃坐上開指點便知巖石處登臨新作使君來雅懷重向丹青得勝勢兼隨翰墨回更想杜郎詩在眼一江春雪下離堆

和微之林亭

爲有檀欒占睢陽憶歸杖策此徜徉觀魚得意還知樂入鳥忘機肯亂行未敢許君輕去國不應如我謾爲郎中園日涉非無趣保此千鍾慰北堂

和祖擇之登紫微閣二首

漠漠秋陰護掖垣青雲只在兩楹間宮樓唱罷鷄人遠門闕朝歸虎士閑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想道家山却慙久此隨諸彥文采初無豹一班

二

掖門相對敞銅鐶巘巘飛甍在兩間澗色平生知地禁登臨此日愧身閑浮雲倒影移窻隙落木回飊動星山忽憶初來秋尚早紫微花點綠苔班

和正叔懷其兄草堂

茆堂竹樹水之濵耕稼逍遥似子真小吏一身今倦宦先生三畝獨安貧欲拋縣印辭黄綬來伴山冠戴白綸秪恐明時收士急不容家有兩閑人

和君叔懷灊樓讀書之樂

志食長年不得休一巢無地拙於鳩聊爲薄宦容身者能免高人笑我不道德文章吾事落塵埃波浪此生浮看君別後行藏意回顧灊樓秪自羞

和仲庶夜過新開湖憶沖之仲涂共泛

水遠浮秋色河空洗夜氛行隨一明月坐失
兩孤雲露鬟此時濕風顏何處醺淹留各有
趣不比漢三君白樂天有二疎成孤雲之句

和韓子華齋居晚興

齋禁雖嚴異太常蕭然高詠意何長煙含欲
暝宮庭紫日映新秋省閣黃壯節易摧行踽
踽華年相背去堂堂追攀坐歎風塵隔空聽
鈞天夢帝鄉

和平甫春日

溪谷濺濺嫩水通野田高下綠蒙茸和風滿

樹笙簧雜霽雪薰山粉黛重萬里有家歸尚
隔一壓無地去何從傷春政欲西南望回首
荒城已暮鍾

和錢學士喜雪

手把詩翁憶雪詩坐愁窮海瘴煙霏誰令天
上蒼茫合忽見空中散漫飛閶闔與風生氣
勢常娥交月借光輝山鵾瑟縮相依立邑犬
跳梁未肯歸點綴丘園榮樹木埋藏溝壑亂
封圻高歌業已傳都市逸興何當叩隱扉頰
欲携樽邀使騎幾志温席薦親闈公今早晚

班春去強勸勞田補歲饑

晚興和沖卿學士

剡剡風生晚娟娟月上初白沙眠綠蘋清浪
浴鱣魚竟欲從君飲猶便讀我書斜陽不到
處墻角樹扶疎

秋興和沖卿

雲浮朝慘淡風起夜颼飀欲作冰霜地先迴
草樹秋征人倚笛怨思婦向砧愁為問隨陽
鴈哀鳴豈有求

和耿天騭以竹冠見贈四首

竹根殊勝竹皮冠欲著先須短髮乾要使山
林人共見不持方帽禦風寒

二

無物堪持比此冠竹皮柔脆縠皮乾故人戀
戀綈袍意豈為哀憐范叔寒

三

玉潤金明信好冠錯刀剜出蘚紋乾不忘君
惠常加首要使觀盟未可寒

四

冠工新意斲檀欒卷會雲蒸久未乾遺我山

林真自稱何須貂暖配金寒

和文潊湓浦見寄

多難漂零歲月賒空餘文墨舊生涯相看楚越常千里不及朱陳似一家鬢為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惟詩與我寬愁病報爾何妨賦棣華

和王司封會同年

收科天陛頃同時白首相懽事亦稀追講舊游犀麈脫交酬新唱彩牋飛直須傾倒罇中酒休惜淋浪座上衣日暮主公留客轄會稽聊滯買臣歸

和平甫寄陳正叔

強行南仕莫辭勤聞說田園已曠耘縱使一區猶有宅可能三月尚無君且同元亮傾罇酒更與壟坰續舊文此道廢興吾命在世間騰口任云云

和郭功甫

且欲相邀卧看山扁舟自可送君還留連城郭今如此知復何時伴我閑

和文潊

天梯雲棧蜀山岑下視嘉陵水萬尋我得一舟江上去恐君東望亦傷心

和張仲通憶鍾陵絕句四首

一夢章江已十年故人重見想皤然只應兩岸當時柳能到春來尚可憐

二

逸少池邊有一丘西山南浦慣曾遊殘年歸去終無樂聞說章江即淚流

三

汀沙雪漫水溶溶睡鴨殘蘆晻靄中歸去北人多憶此家家圖畫有屏風

四

西山映水碧潭潭楚老長謡淚滿衫但道使君留不得那知肯更憶江南

和張仲通見寄三絕句

高山流水意無窮三尺空絃膝上桐默默此時誰會得坐凭江閣看飛鴻

二

收拾乾坤付一壺世間無物直錙銖醉鄉舊業拋來久更欲因君稍問塗

三

歆枕狂歌擊唾壺直將軒冕等錙銖醉鄉岐
路君知否不似人間足畏塗

和景純十四丈三絶

身先諸老幹樞機再見王門闔左扉但恨東
歸相值晚豈知臨别更心違

二

幾年相約在林丘眼見京江更阻遊遺我珠
璣何以報恨無瑶玉與公舟

三

藏春花木望中迷水複山長道阻躋惆悵老
年塵世累無因重到武陵溪

和舍弟舟上示沈道源

還裝欲盡喜舟輕更喜嘉賓伴此行野飲不
忘魚可釣旅羹何惜鴈能鳴西山壯馬先歸
牧南穴殘梟欲就烹憂國自多廊廟宰與君
詩酒盡交情

和僧惠岑遊醴泉觀

邂逅相隨一日閑或緣香火住靈山夕陽興
罷黄塵陌直似蓬萊墮世間

和惠思聞蟬

白下長干何可見風塵愁殺庾蘭成去年今
日青松路憶似聞蟬第一聲

和惠思歲二日二絶

懶讀書來已數年從人嘲我腹便便為嬿歸
舍兒童聒故就僧房借榻眠

二

沙礫藏春未放來荒庭終日守陳荄遥憐草
色裙腰緑湖寺西南一徑開

和淨因有作

朝紅一片墮總壁禪客翛然感此辰更覺城
中芳意少不如山野早知春

和棲霞寂照庵僧雲渺

蕭然一世外所樂有誰同宴坐能忘老齋蔬
不過中無心為佛事有客問家風笑謂西來
意雖空亦不空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律詩

次韻禹玉平戎慶捷
次韻厚之平戎慶捷
次韻十四叔賜詩留別
次韻平甫喜唐公自契丹歸
次韻曾子翊赴舒州官見詒之詩
次韻吳季野再見寄
次韻吳彥珍見寄二首
次韻酬段約之見招
次韻平甫贈三靈山人
次公闢韻書公戲語
次韻致遠木人二首
次韻呂叔壓土
次韻張唐公馬上
次韻張唐公江行
次韻劉著作過茅山
慧聚寺次孟郊韻
慧聚寺次張祜韻
次韻張子野竹林二首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到舒州次韻荅平甫

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或云王禹玉詩）

熙河形勢壓西陲不覺連營列漢旗天子坐籌星兩兩將軍歸佩印累累稱觴別殿傳新曲銜璧寧王按舊儀江漢一篇猶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來詩有何人更得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之句）

朝廷今日四夷功先以招懷後殪戎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煙火起湟中投戈更講諸儒藝免胄爭趨上將風文武佐時惭吉甫宣王征伐自膚公

次韻十四叔賜詩留別

窮冬追路出西津得侍茫然兩見春發策久嗟淹國士起家初命慰鄉人行辭北闕樓臺麗歸佐南州縣邑新班草數行衣上淚何時杖屨却相親

次韻平甫喜唐公自契丹歸（子辭北使而唐公代仁）

留犁撓酒得戎心繡袷通歡歲月深奉使出
來須陸賈離親何必強曾參燕人候望空甌
脫胡馬追隨出蹛林萬里春風歸正好亦逢
佳客想揮金

次韻曾子翊赴舒州官見詒之詩

晥城終歲靜如山官府應從到日閒一水碧
羅裁繚繞萬峯蒼玉刻孱顏舊遊筆思苦今
老浪走塵沙鬢已班攬轡羨君橋北路春風
枝上鳥關關

次韻吳季野再見寄

衣褱南北弊風塵志格卑污已累親流俗尚
疑身察察交遊方笑黨頻頻遠同魚樂思濠
上老使鷗驚恥海濱邂逅得君還恨晚能明
吾意久無人

次韻酬吳彥珍見寄時彥珍為教授

學有王右軍墨池二首

君作新詩故起予一吟聊復報雙魚杖藜高
逕誰來往散帙空堂自卷舒樹外鳥啼催晚種
花閒人語趁朝虛春風處處堪攜手何事臨
池苦學書

二

篁竹荒茅五畝餘生涯山蕨與泉魚家貧殖
貨羞端木鄉里傳書比仲舒白日憶君聊遠
望青林嗟我似逃虛春風渺渺烏塘尾謾得
東來一紙書

次韻酬段約之見招

淮流南宛岸西斜風有晶光露有華門柳故
人元亮宅井桐前日總持家佳招欲覆杯中
淥麗唱仍添錦上花便作武陵鐏俎客川原
應未少紅霞

次韻平甫贈三靈山人程惟象

家山松菊半荒蕪杖策窮年信所如占見地
靈非卜筮算知人貴自陶漁久諳郭璞言多
驗老比顏含意更疎秪欲勤成方士傳借君
名姓在新書

輒次公闢韻書公戲語中之以祝助

發一笑

故人辭祿未忘情語我猶能作扞城身不自
遭如貢薛兒應埒教比韋平老罷豈得長髙
卧雛鳳仍聞已聞生把酒祝公公莫拒緇衣

心爲好賢傾

次韻致遠木人二首

迷子山前漲一洲木人圖志失編收年多但
有柳生肘地僻獨無茅蓋頭河側鮑焦乾尚
立江邊屈子槁將投未妨他日稱居士能使
君疑福可求

二

杌爾何年客此洲飄流誰弃止誰收無心使
口肝使目有幹作身根作頭暴露神靈難寄
託檮祠村落幾依投紛紛剪紙眞虛負丘禱
安知富可求

次韻昌叔塵土

塵土輕颺不自持紛紛生物更相吹翻成地
上高煙霧散在人間要路岐一世競馳甘眯
目幾家淸坐得軒眉超然秖有江湖上還見
波濤恐我時

次韻張唐公馬上

竭節初悲力不任賜身終愧繆恩臨病來氣
弱歸宜早偷取官多責恐深膏澤未施空謗
怒瘡痍猶在豈謳吟黄昏信馬江城路欲訪
何人話此心

次韻唐公江行

材非當世用報有故人推使節春冬換征帆
日夜開南游取于越東望得州來試盡風波
惡生涯亦可哀

次韻劉著作過茆山令平甫往遊因
寄

華陽仙伯有茆御官府今傳在赤城三鶴不
歸猶地勝二君能到亦心淸詩中慷慨悲陳
迹篇末慇懃奬後生遥想靑雲知可附坐看
閭巷得名聲

崑山慧聚寺二首次孟郊韻

僧蹊盤靑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淸風蘂
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
還迫迮冠蓋場

二慧聚寺次張祜韻

峯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呑園林浮海角臺殿
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
少幽興秖桑門

次韻張子野竹林寺二首

澗水橫斜石路深水源窮處有叢林青篝幾
世開蘭若黃鶴當年瑞卵金臥壁數峯連紛
墨涼煙一穗起檀沈十年親友半零落回首
舊遊成古今

二

京峴城南隱映深兩牛鳴地得禪林風泉隔
壘撞哀玉竹月緣堦帖碎金藻井仰窺塵漠
漠青燈對宿夜沈沈扁舟過客十年事一夢
北山愁至今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天末海雲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
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山月入松金破
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桴計一到
扶桑恨未能

到舒次韻答平甫

夜別江船曉解驂秋成氣象亦潭潭山從樹
外青爭出水向沙邊綠半涵行閱嗇夫多不
記坐論公理少能談祇愁地僻無賓客舊學
從誰得指南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律詩

次韻沖卿除日立春
次韻平甫樹墅春日
次韻春日感事
次韻微之高齋有感
次韻子野久雨晚晴
次韻和甫詠雪　次詠王勝之詠雪
即席次韻微之泛舟
次韻酬府推仲通學士雪中見寄
次韻張氏女弟詠雪
次韻徐仲元詠梅二首
次韻宋次道憶早梅
次韻董伯懿松聲　次韻張仲通水軒
次韻留題僧假山
次韻酬龔深甫二首
次韻葉致遠五首
次韻酬朱昌叔六首
次韻酬昌叔羈旅之作
次韻答平甫　次程公闢韻

次韻荅陳正叔二首
次韻酬仲元　次韻張唐公
次韻酬子玉同年
次韻賀夫使君同年
次韻荅彥玲　次韻酬陸彥回
次俞秀老韻　次韻酬宋玘六首
次韻沖卿過睢陽
次韻宋中散二首　次韻微之即席
次韻舍弟遇子固憶少述
次韻舍弟官舍應客

次韻張奉議　次韻荅端州丁元真
次韻荅張氏女弟　次吳氏女子韻二首
生日次韻南郭子　次韻耿天騭大風
次韻許覺之
次韻沖卿除日立春
猶殘一日臘併見兩年春物以終爲始人從
故得新迎陽朝剪綵守歲夜傾銀恩賜隨嘉
節無功祗自塵
次韻平甫村墅春日
昨日青青尚未齊忽看春日滿高低陂梅弄
影爭沉舞蝶鳥藏身自在啼樵蹻躡雲歸舊
徑漁蓑背雨向前溪似知我欲逃軒冕談笑
湘過各有攜
次韻春日感事
人間尚有薄寒侵和氣先薰草樹心丹白自
分齊破蕾青黃相向欲交陰潺潺嫩水生幽
谷漠漠輕寒動遠林病得一官隨太守班春
無功愧周任
次韻登微之高齋有感
臺殿荒墟辱井湮豪華不復見臨春北山漠

漠雲垂地南埭悠悠水映人馳道蔽虧松半
死射場埋沒雉多馴登高一曲悲亡國想續
紅梁落暗塵
次韻張子野秋中久雨晚晴
天沉四山黑池漲百泉黃苦濕欲千里願晴
非一鄉埽除洪晚色洗刷放秋光菊泣花猶
重杭肥穗稍長積陰消戶牖返照媚林塘想
見陽臺路神歸鬢彩涼
次韻和甫詠雪
奔走風雲四面來坐看山隴玉崔嵬平治險

纔非無徳潤澤焦枯是有才勢合便疑包地
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寒鄉不念豐年瑞只憶
青天萬里開

次韻王勝之詠雪

萬戶千門車馬稀行人却返鳥休飛玲瓏剪
水空中墮的皪裝春樹上歸素髮聯華鬢老
大玉顔爭好羨輕肥朝來已賀豐年瑞更問
田家果是非

即席次韻微之泛舟

畫舸幽尋北果園應將陳迹問桑門地隨牆
塹行多曲天著岡巒望易昏故國時平空有
木荒城人少半爲村悠悠興廢皆如此賴付
乾愁酒一樽

次韻酬府推仲通學士雪中見寄

朝來看雪詠君詩想見朱衣在赤墀爲問火
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飕知曲牆稍覺吹來
密窮巷終憐掃去遲欲訪故人非興盡自緣
無路得傳危

次韻張氏女弟詠雪

天上空多地上稀初寒風力故應微那能鎮

壓黃塵起強欲侵凌白日飛邑犬橫來矜意
氣窟蟾偷出助光輝都城只有袁安儂我亦
年年幸賜衣

次韻徐仲元詠梅二首

溪杏山桃欲占新亭梅放蘂尚嬌春額黃映
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玉笛悲涼吹易
散冰紈生澀畫難親爭妍賴有君詩在老我
翛然敢效顰

二

舊挽青條冉冉新花遲亦度柳前春肌冰綽
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太真擡落會應傷歲
晚攀翻賸欲寄情親終無驛使傳消息寂寞
知誰笑與顰

次韻次道憶太平州宅早梅

大梁春費寶刀催不似湖陰有早梅今日盤
中看剪綵當時花下就傳杯紛紛自向江城
落杳杳難隨驛使來知憶舊游還想見西南
枝上月徘徊

次韻董伯懿松聲

天機自動豈關情能作人間意外聲瞑聒一

堂無客夢曉悲千嶂有猿驚廟中奏琴沉三
歎堂下吹簫失九成俚耳紛紛多鄭衛直須
聞此始心清

次韻張仲通水軒

池兩含煙暝不收草根長見水交流愛君古
錦囊中句解道今秋似去秋

次韻留題僧假山

態足萬峯奇功纔一簣微愚公誰助徙靈鷲
却愁飛賓雪藏銀溢詹曦散玉輝未應頹蟻
壞方此鎮禪扉物理有真僞僧言無是非但
知名盡假不必故山歸

次韻酬龔深甫二首

恩容衰老護松楸復得一龔隨我遊講肆劇
談兼祖謝舞雩高蹈異求由北尋五柞故未
愁東挽三楊仍有檥陟巘降原從此始但無
瑶王與君舟（此詩舊集作兩絶句今併爲一首）

二

握手東崗雪滿蔡後期惆悵老吳蘇芳晨一
笑真難值暮齒相思豈久堪他日杜詩傳渭
北幾時周宅對漳南百年邂逅能多少且可

勤來共草庵

次韻葉致遠五首

知君聊占水中洲去即東浮逐聖丘憂國無
時須問舍得坻有興即乘流由來要路當先
據誰謂窮鄉可久留他日五湖尋范蠡想能
重此駐前騶

二

吟歎君詩久掉頭知君與不負滄洲土山欲
爲羊曇賭且可專心學弈秋

三

若將有限計無涯自困真同算海沙隨順世
緣聊戲劇莫言河渚是吾家

四

庵成有興亦尋春風暖荒萊步始勻若遇好
花須一笑豈妨迦葉杜多身

五

明時君尚富春秋豈比衰翁遠自投智略未
應施畎畝上前他日望吾丘

次韻酬朱昌叔五首

點也自殊由與求旣成春服更何憂拙於人

合且天合靜與道謀非食謀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嗟予老矣無一事復得此君相與遊

二

去年音問隔淮洲百謫難知亦我憂前口杯盤共江渚一歡相屬豈人謀山蟠直瀆輸淮口水抱長千轉石頭乘興舟輿無不可春風從此與公遊

三

烏榜登臨興未休共言何許更消憂聯裾蕭寺尋眞覺方駕孫陵弔仲謀語罷每開歡笑口詩來仍掉苦吟頭已知軒冕眞吾累且可追隨馬少遊

四

白下門東春水流相看一噱散千憂穿梅入柳曾莫逆度嶺緣岡初不謀世事但知吹劒首官身難即問刀頭長臨鍛竈眞自苦有興復來從我遊

五

樂世間身豈易求巖居川觀更何憂放懷自事如初服買宅相招亦本謀名譽子眞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知君於此皆無累長約追隨曠蕩遊

六

寄公無國寄鍾山垣屋青松曉靄間長以聲音爲佛事野風蕭颯水潺湲

次韻酬昌叔羇旅之作

君方困旅食子亦誤朝簪自索東方米誰多季子金高門萬馬散窮巷一燈深客主竟何事蕭條梁父吟

次韻荅平甫

高蟬抱殼悲聲切新鳥爭巢語忙長樹老陰欺夏日晚花幽豔敵春陽雲歸山去當簷靜風過溪來滿坐涼物物此時皆可賦悔予千里不相將

次程公闢韻

旌節東方占上頭如何誤到北山遊清明若覲蘭亭月䐜熱因忘蕙帳秋投老更知歡可惜通宵先以別爲憂歸來若有詩千首想肯重來賁一丘

次韻荅陳正叔二首

青衫憔悴比歸來鬓有霜根面有埃群吠我方憎䴏子一鳴誰更識龍媒功名落落求難值日月汯汯去不回勝事與身何等近酒撙詩卷數須開

二

田宅荒凉去復來詩書頹鬓兩塵埃忘機自許鷗相狎得禍誰期鵪見媒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何當水石他年住更把韋編靜處開

次韻酬仲元

投老逍遥屺與堂天刑眞已脫桁楊緣源靜翳無魚淰渡谷深追有鳥鳩每苦交游尋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相看不猒唯夫子風味眞如顧建康

次張唐公韻

憶昨同追入馬蹄約公投老此山棲公乘白鳳今何處我適新年值白雞

次韻酬子玉同年 子玉詩云過盡金陽知帝舜見求貂虎識軍儀

男兒本有四方志紙在蓬瀛恐不知

盛德無心漢比窺番胡亦恐勢方羸塞垣高壘深溝地幕府輕裘緩帶時趙將時皆思李牧楚音身自感鍾儀懃君許我論邊事俎豆平生却少知

次韻質夫兄使君同年

樓堞相望一日程春風吹急似摇旌莫言樂國無愁夢賴把新詩有故情客舍五漿非所願私田三徑會須成青雲自致歸公等如我何緣得此聲

次韻荅彥珍

手得封題手自開一篇美玉綴玫瑰衆知圓媚難論報自顧窮通敢角才君卧南陽惟畎畝我行西路亦風埃相逢不必嗟勞事尚欲賡歌詠起哉

次韻酬陸彥回

中郎筆墨妙他年晚與君遊喜豸賢款款故情初未愁飄飄新句摠堪傳英才但未遭文舉明主寧當弃浩然投贈臨分加組麗小詩能不強雕鐫

次俞秀老韻

解我葱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袍新詩比
舊增奇峭若許追攀莫太高

次韻酬宋玘六首

洗雨吹風一月春山紅漫漫綠紛紛褰裳遠
野誰從我散策空陂忽見君青眼坐傾新歲
酒白頭追誦少年文因嗟涉世終無補久使
高材擁上聞

二

東風渺渺客天涯病眼先春已見花遠欲報
君羞強聒老知隨俗厭雄誇窮通往事眞如

夢得失秋毫豈更嗟邂逅故人唯有醉醉中
衣幘任欹斜

三

城中燈火照青春遠引吾方避糾紛遊冶水
邊追野馬嘯歌林下應山君愁尋徑草無求
仲喜對簷花有廣文邂逅一樽聊酩酊聲名
身後豈須聞

四

遠迹荒郊謝儁豪春風誰與駐于旄故交重
趼恩何厚新句連篇韻更高羨以狂酲初敢

蕪快如褰病得觀濤久知拯治成天巧豈與
人間共一陶

五

無能私穎秖求田財物安能學計然鑿井未
成歌擊壤射熊猶得夢劉天逝恩故國歸來
日留滯新恩已去年攜手與君遊最樂春風
波上水濺濺

六

山陂疇昔從吾親諸父先生各佩紛零落長
年誰語此遷回故地却逢君衣冠偶坐論經

術稱祿當時刺繡文更怪高材終未遇有司
何日選方聞

次韻沖卿過睢陽

宮廟此神鄉留親泊楚艎天開今壯麗地積
古悲涼不改山河舊猶餘草木荒還聞足賓
客誰是漢鄒陽

次韻酬宋中散

初見彤庭賜履雙便參東閤寄南邦時聞正
論除疑網每讀高辭折慢幢陳迹欲尋無復
日舊恩恩報有如江風流今見佳公子投老

心旌一片降

二

超然京洛諒難雙夠在家庭譽在邦道義門中窺戶牖風騷壇上見麾幢素書款款誰怜杜秋筆道道獨勝江信美賢公有才子篤誠真復類老降

次韻微之即席

釀成吳米野油囊却愛清談氣味長閑日有僧來北阜平時無盜出南塘風亭對竹酬孤峭雪逕尋梅認暗香江水中泠應未變一杯終欲就君嘗

次韻舍弟遇子固憶少述 時舍弟在臨川

歸計何時就一壓寒城回首意茫然野林細錯黃金日溪岸寬圍碧玉天飛兔已聞追騕褭太阿猶恨失龍泉遥知更憶河濱友從事能忘我獨賢

次韻舍弟常州官舍應客

霜雪紛紛上鬢毛憂時自悔目空蒿桑麻秖欲求三畝勢利誰能筭一豪此地舊傳公子禮吾心冥慕伯成高飄然更有乘桴興萬里寒江正復槽

次韻張奉議

知君非我載醪人終日相隨免汙茵賞盡高山見流水唱殘白雪值陽春中分香積如來鉢對見毗耶長者身誰拂定林幽處壁與君圖寫繼吾真

次韻荅端州丁元真

莫嗟荒僻又離群且喜風謡嶺北聞銅柱雖然徼接竹符還是漢家分春書來逐衡陽鴈秋騎歸看隴首雲相見會知南望苦病骸今似沈休文

次吳氏女子韻二首 南朝七日臺在孫陵曲街旁去吾園只數百步

孫陵西曲岸烏紗知汝淒涼正憶家人世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吹花

二

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楞嚴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唯有妙蓮花

生日次韻南郭子二首

救黥醫劓比無方斷簡陳編付藥房祝我壽齡君好語毗耶一夜滿城香

二
寒逼清枝故有梅草堂先對白頭開殘骸已
若雞年夢猶見騷人幾度來
次韻耿憲大風
雲埋月蝕暈寒灰颶發聲如巨象豗縱勇萬
川冰柱立紛披千障土囊開魯陽未怪戈居
至鄭圃何妨御冠來終夜不眠誰與共坐忘
唯有一顏回
次韻許覺之
久知乘傳入西州雖黍從容本不謀戶外驚

壁尺書至眼中飛浪白帆收山林病骨傾三
顧湖海傷離欲萬周尚有光華賁岑寂篋中
佳句得長留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律詩

奉酬永叔見贈　酬冲卿見別
奉酬聖從待制　酬淮南邵學士
酬宋廷評請字經解
奉酬許承議　酬王太祝
酬憶昌叔江陰之作
酬吳仲庶小園之句
酬吳季野見寄　酬王微之
酬微之梅暑新句　酬裴如晦

酬鄭閎中　酬王樂道
張侍郎東府新居詩因而和酬二首
荅冲卿　豫章道中荅子固
荅孫正之　荅韓持國
荅張奉議
送契丹使還荅淨因長老

奉酬永叔見贈
欲傳道義心雖壯學作文章力已窮他日若
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摳衣最出諸生
後倒屣嘗傾廣座中祗恐虛名因此得嘉篇

爲睨豈宜蒙

酬沖卿見別

同官同齒復同科朋友昏姻分最多兩地塵
沙今齟齬二年風月共婆娑朝倫孰與君材
似使指將如我病何升黜會應從此異願偷
閑暇數經過

奉酬聖從待制

班行想望歲空多知有龍門未敢過和近聖
人師展季勇爲君子盜荆軻三刀舊協庭闈
夢五袴今傳里巷歌復道諫書嘗滿篋不惟
詩句似陰何

酬淮南提刑邵不疑學士來詩及予送沈常州之詩而卒有西壁鐫詩尚未泯之句

曾詠常州送主人豈知身得兩朱輪田疇汎
灔川方壅廚傳蕭條市亦貧似我薄材思拊
傴賴君餘教得因循詢求故有風謠在不獨
鑱詩尚未泯

酬宋廷評請序經解

未曾相識每相憐香火靈山或有緣訓釋雖
工君尚少不應忽務世人傳

奉酬許承議

三秋不見每惓惓握手山林復悵然後會敢
期黃耇日相看且度白雞年畏途石棧王尊
馭榮路金門祖逖鞭一代官儀新藻拂得瞻
宸宇想留連

酬王太祝

一馬常隨世事馳豈論江徼與河湄已成白
鬓潘常侍更似青衫杜拾遺勳業儻來知有
命文章聊欲見無期喜君材俊能從我力學
何方和子思

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
及之作

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海外珠
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高亭笑語如昨
日末路塵沙非少年強乞一官終未得秪君
同病肯相憐

酬吳仲庶小園之句

舊年臺榭掃流塵職閑朱門歲又新花影隙
中看裊裊車音墻外聽轔轔相逢豈少佳公
子一醉何妨薄主人秪向東風邀載酒定知

無奈帝城春

酬吳季野見寄（時被召來詩以賞詔見方）

謾披陳蠹學經綸捧檄生平秖爲親聞道不
先從事早課功無狀取官頻豈堪寘足青冥
上終欲回身寂寞濱俯仰謬恩方自歎愧君
將比洛陽人

酬王微之

一雨迴飆助蓐收炎曦不復畏金流君家咫
尺堪乘興想岸烏巾對弈秋

酬微之梅暑新句

江梅落盡雨昏昏去馬來牛漫不分當此沉
陰無白日豈知炎旱有彤雲琴絃欲緩何妨
促書蠹微生故可熏回首涼秋知未遠會須
重曝阮郎裩

酬裴如晦

二年羈旅越人吟乞得東南病更侵殤子未
安莊氏義壽親還慰魯侯心鮮鮮細菊霜前
蘂漠漠疎桐日下陰濁酒一杯秋滿眼可憐
同意不同斟

酬鄭閎中

藹條行路欲華顛回首山林尚渺然三釜只
知爲養急五𤠔非敢在人先文章礪世吾誰
慕行義如君衆所傳宜有至言來助我可能
空寄好詩篇

奉酬楊樂道

邂逅聯裾殿閣春卻愁容易即離群相知不
必因相識所得如今過所聞近代聲名出盧
駱前朝筆墨數淵雲與公家世由來事愧我
初無百一分

張侍郎示東府新居詩因而和酬音

得賢方慕北山萊赤白中天二府開功謝蕭
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曾留上主經過
跡更貴高人賦詠才自古落成須善頌掃除
東閣望公來

二

榮觀流傳動草萊中官賜設上尊開鼓歌齊
寮聽疑夢肴果聯翩餽有臺斧藻故應宜舊
德棟梁非復構凡材虛堂欲踵曹參事試問
齊人或肯來

荅冲卿

風作九霄黃南窻坐正涼破瓜青玉美浮葬
白雲香詩懶猶能强官閑肯便忘賢愚各有
用尺寸果誰長

豫章道中次韻荅曾子固

離別何言邂逅同今知相逐似雲龍著煙白
霧千山合緣樹青天一水容已謝道途多自
放將歸田里更誰從龐公有意安巢穴肯問
簞瓢與萬鍾

荅孫正之

無才處處是窮途兩地誰傳萬里書節物崢
嶸催歲暮溪山蕭洒入吾廬南歸猶喜尋同
志北去還聞困索居佳句不須論舊約相隨
陽羨有籃輿

荅韓持國

知公尚憶洛城中醉裏穿花滿袖風花亦有
知還有恨今爲紅藥主人翁

荅張奉議

五馬渡江開國處一牛吼地作庵人結蟠茅
竹纔方丈穿築溝園未過旬我久欲忘言語
道君今來見句文身思量何物堪酬對捧喝

如今總不親

送契丹使還次韻荅淨因長老

老欲求吾志時方撫我華强將愁出塞空得
病還家日轉山河暖風含草木葩勝遊思一
往不敢問三車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律詩

送江寧彭給事赴闕
送吳龍圖知江寧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送沈康知常州
送王介學士赴湖州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李太保知儀州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送西京簽判王著作
送張生赴青州幕
送趙燮之蜀永康簿
送張宣義之官越
送張仲容赴孫公辟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送吳仲純守儀真
送張頡仲舉知奉新
送裴如晦宰吳江
送劉貢父赴秦州清水

送江寧彭給事赴闕

西江壁士衆長兼卓犖傳家在一男壯志興時開史牒妙齡終日對書龕桂堂發策收科選櫻萉頒詩豫宴酣大邑援琴聊試可小州懷紱果才堪分臺拜職榮先入抗疏辭恩耻橫覃勁操比松寒不撓忠言如藥苦非甘龍鱗直焉當官觸虎穴寧闚射利探朱轂斆頭終協夢紛鬭雞舌更須含均輸北轉荊門鷁勸課西臨蜀市蠶期信有兒迎郭伋食貧無地乞羊曇橐垂鈴棧駝鳴圖節擁棠郊虎覘耽歸見廣墀瞻斧藻對揚初服改朱藍進班

華省財方阜出按窮邊虜稍戢帝命賈琮當輿北民歌姬龔次周南投壺饗客魚無乙伐鼓蒐兵馬有驛鯨鑲掀紅旗杳杳虬騎叱黑纛騤騤威加諸部風霜肅惠浸連營雨露涵大斗時時能劇飲輕裘往往秪清談乾龍巳應天飛五晉馬徐觀晝接三道在君臣方自合德倖御長亦誰懃便蕃肯較平生寵放曠皆知雅性妉委佩去辭廷殖殖揚艀來得府潭潭一尊客語從容盡千里人情委曲諳豈但縉紳稱召杜故多扶杖祝彭聃幕中俊乂

閑刀筆帳下驍雄冷劒鐔楚地恠須留汲黯蕭規疑欲付曹參從來貴勢公何慕自是賢名上所貪未信逸身令以老且當憂國每知惔論心邂逅膠投漆搔首低回雪滿簪鎮撫未驚移歲月追攀曾許賞煙嵐餘歡遽隔新亭餞宿惠難忘舊館驂卷曲尚誰知散櫟崢嶸空此詠枯楠

送吴龍圖知江寧

才高明主睠方深屬郡聞風自革心閭里不須多按治山川從此數登臨茅簷坐隔雲千里栝龍初抽翠一尋東望泫然知有寄但疑公豈久分襟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初顧倚雲翼首離潛德望完圭角儀形壯陛廉徐鳴蒼玉佩盡校碧牙籤綸掖清光注鑾坡茂渥霑文明誰得主政虞尚煩矻右府參機務東塗贊景炎府謨資石畫兵略倚珠鈐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謡喧井邑惠化穆蒼黔進律朝章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邃從部十城兼申甫周之翰龜蒙魯所瞻地靈奎宿照野沃汶河漸首路龍旗盛提封虎節嚴賜衣纏紫艾衛甲綴朱綅海谷移文省谿堂燕豆添班春回紺幰問俗卷彤襜舟檝商巖命熊羆渭水占治裝行入覲金鼎重調鹽

送沈康知常州

作客蘭陵迹已陳爲傳謡俗記州民溝川半廢田疇薄廚傳相仍市井貧常恐勞人輕白屋忽逢佳士得朱輪慇懃話此還惆悵最憶荆溪兩岸春

送王介學士赴湖州

東吴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

送李才元校理知邛州

朝廷孝治稱今日鄉郡榮歸及壯時闗吏相呼迎印綬里兒爭出望旌麾比堂已足誇三釜南畝當今識兩歧獨我尚留真有命天於人欲本無私

送李太保知儀州

北平上谷當時守氣略人推李廣優還見子

孫持漢節欲令關塞撫羌酋雲邊歆吹鴈先
喜日下旌旗更少留玉字出君家世事一吟
何以稱來求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渌水烏程地青山顧渚濱酒醪猶美好茶荈
正芳新聚泛樽前月分班焙上春仁風已及
俗樂事始關身橘柚供南貢楓槐望北宸知
君白羽扇歸日未生塵

送西京簽判王著作

兒曹曾上洛城頭尚記清波遶驛流却想山

川嘗在夢可憐顏鬢已驚秋辟書今日看君
去著籍長年嘆我留三十六峯應好在寄聲
多謝欲來遊

送張生赴青州幕

人情每期費之子適子心老餞城東陌悲分
歲暮襟少留班露草遂往隔雲林未覺青丘
遠因風嗣好音

送趙爽之蜀永康簿

蜀山萬里一青袍石棧天梯暮巒高多學似
君寧易得小官於此亦徒勞行追西路聊班

草坐憶南州欲夢刀他日寄聲能問我應從
錦水至江皐

送張宣義之官越

會稽遊宦鄉海物錯句章土潤莆萄美水甘
茶串香君今試暫屈他日豈難志唯有西興
渡靈胥或怒張

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辟

萬屋相參漆與丹笑歌長在綺紈間絲船春
戲城邊水畫燭秋尋寺外山憶我屢隨遊客
入喜君今赴辟書還遙知曼倩威行久亦筆

應從到日閑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青嵩碧洛曾遊地墨綬銅章忽在身擁馬尚
多畿甸雪隨衣無復禁城塵古來學問須行
己此去風流定慰人更憶少陵詩上語知君
不負鞏梅春

送吳仲純守儀真

江上齋船駐彩橈鳴笳應蒲綠楊橋久為漢
吏知文法當使淮人服教條拱木延陵贈故
國叢祠瓜步認前朝登臨莫負山川好終欲

東歸聽楚謠

送張頡仲舉知奉新

故人爲邑士多稱縣賦寬賒獄訟平老吏閑門無重稀荒山開隴有新粳方揮玉麈日邊坐又結銅章天外行去去科君歸不久挾材如此即名卿

席上賦得然字送裴如晦宰吴江

青鬟朱顏各少年幅巾談笑兩歡然紫桑別後餘三徑天祿歸來盡一廛邂逅都門誰載酒蕭條江縣去鳴絃猶疑甫里英靈在到日

憑君爲艤船

送劉貢父赴泰州清水

劉郎高論坐嘘枯幕府調肺用緒餘筆下能當萬人敵腹中當記五車書聞多望士登天祿知有名臣薦子虚且復絃歌窮塞上孤應非晚召相如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七

律詩

送復之屯田赴成都　送賀夫之陝府
送蘇屯田廣西轉運　送福建張比部
送立之赴廣西　送杜十八之廣南
送望之赴臨江
送劉和甫奉使江南
送沈興宗出使湖南　送程公闢還姑蘇
送純甫如江南
送致政朱郎中東歸

送朱郎中迎母東歸　送張賛善西歸
送鄧監簿南歸
送郊社朱兄除郎東歸
送李秘校南歸
送陳舜俞制科東歸　送遜師歸舒州
送耿天騭至渡口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送吴叔開南征
送楊驥秀才歸鄱陽
送僧無惑歸鄱陽
送僧慧思歸錢塘　送道原至永慶院

送僧遊天台

送李生白華嵓修道

送復之屯田赴成都

盤礴西南江與岷石犀金馬世稱神桑麻接畛餘無地錦繡連城別有春結綬相隨通籍久推車此去辟書新知君不爲山川險便忘吾家叱馭人

送賀夫之陝府

平世求才謾至公悠悠羇旅已多窮十年見子尚短褐千里隨人今北風戶外蹇貧虛自滿樽中酒醆亦常空共嫌欲老無機械心事還能與我同

送蘇屯田廣西轉運

置將從來欲善師百城蹉跌起毫釐驅除久費兵符出按撫紛煩使節移恩澤易行窮苦後功名常見急難時孺文此日風流在直筆他年豈愧辭

送福建張比部

畫舩簫鼓出都時萬里驚鷗去不追却望塵沙應駐節會逢山水即吟詩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只恐遠方難久滯莫愁風物不相宜

送孫立之赴廣西

十年一別兩相過前想悲歡慷慨歌窮去始知風俗薄靜來猶厭事機多相期鼻目傾肝膽誰伴溪山避網羅萬里辛勤君舊識重江應亦畏風波

送杜十八之廣南

東南炎海外尋訪又輸君過嶺猿啼暖貪程馬送曛清談消瘴癘秀句起煙雲及早來鄉

薦朝廷尚右文

送望之赴臨江

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包苴

送劉和甫奉使江南

劉郎今日擁旌麾傳到江南喜可知上冢還須擊羊豕下車應不問狐狸無人敢勸公榮酒爲我聊尋逸少池亦見嶺頭花爛熳更將春色寄相思

送沈興宗察院出湖南

諫書平日皁囊中朝路爭看一馬驄漢節飽曾衝海霧楚帆聊復借湖風皇華命使今為重直道酬君遠亦同投老承明無補助得為湘守即隨公

送程公闢還姑蘇

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傳林塘傳畫去吳王花草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為誰開

送純甫如江南

青溪看汝始蹣跚兄弟追隨各少年壯爾有行令納婦老吾無用亦求田初來淮北心常折卻望江南眼更穿此去還知苦相憶歸時快馬亦須鞭

送致政朱郎中東歸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為郎戀疏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羡兩兒腰綬擁高軒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

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悽然

送贊善張君西歸

柴荊雀有羅公子數經過邂逅相逢晚從容所得多百憂生暮齒一笑隔滄波早晚西州路遥聽下坂珂

送鄧監簿南歸

不見驪塘路茫然四十春長為異鄉客每憶故時人水闊公三世雲浮我一身濠梁送歸處握手但悲辛

送郊社朱兄除郎東歸

手持官牒出神皐迎客遥知賀酒醪照映里門非白屋欺凌春草有青袍宦遊雖晚何妨久餓顯從來不必高孝友父兄家法在想能清白遺兒曹

送李秘校南歸

四十青衫更旅人悠悠飢馬傍沙塵久留上國言空富卻走南州食轉貧自作詩書能見志應知時命不關身江湖勝事從今數肯但悲歌寂寞濱

送陳舜俞制科東歸

諸賢發策未央宮獨得菑川一老翁曲學暮年終漢相高談平日漫周公君能壯歲收科第我欲他時看事功聞說慨然眞有意贈行聊以古人風

送遜師歸舒州

山川相對一悲翁往事紛紛夢寐中邂逅故人恩意在低回今日笑言同看吹陌上楊花滿忽憶巖前蕙帳空亦見桐鄉諸父老爲傳衰颯病春風

送耿天騭至渡口

雪雲江上語依依不比尋常恨有違四十餘年心莫逆故人如我與君稀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隱隱西南月一鉤春風落日澹如秋房櫳半掩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

送吳叔開南征

摻袂不勝情犀舟擊汰行倦遊無萬里惜別有千名春草凄凄綠江楓湛湛清金吾多麗景此去靄蘭城

送楊驥秀才歸鄱陽

客舍風塵弊綵衣悲吟重見鴈南飛荆山和氏方三獻太學何生且一歸曠野已寒誰獨宿長年多難惜分違巾箱所得皆幽懿亦見鄉人爲發揮

送僧無惑歸鄱陽

晚扶衰憊寄人閒應接紛紛秖強顔掛席每諳東匯水採芝多夢舊遊山故人獨往今爲樂何日相隨我亦閑歸見江東諸父老爲言飛鳥會知還

送僧惠思歸錢塘

淥淨堂前湖水淥歸時正復有荷花花前亦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送道原至永慶院

歲暮青條已見梅餘花次第想爭開淮南無此山林勝作意春風更一來

送僧遊天台

天台一萬八千丈歲晏老僧攜錫歸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雪亂雲緘翠微

送李生白華嵓修道

白華嵓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道禪瑹重此行吾不及爲傳消息結因緣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七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律詩

送王龍圖　送明州王大卿
送別韓虞部　送周仲章使君
送王蒙州　送蕭山錢著作
送靈仙裴太傅　送龐簽判
送項瞻判官　送方劭秘校
送何正臣主簿　送崔左藏之廣東
送丁廓秀才三首　送王補之行風忽作
送黃吉甫題清涼壁
送和甫寄吴氏女子
送紫上人　送陶氏婦兼寄純甫
送黃吉甫三首　送王彥曾
送潘景純　送呂望之
送陳和叔幷序　送彥珍
送孫子高　送陳景初二首
送熊伯通　送董傳
送王覃　送李璋
送章宏　送陳令
別和甫　別葛使君

別方劭梁校　　別雷周輔

別鄭攴

送王龍圖

壯志高才偃一藩更嗟賢路此時難長檣欲動何妨屈老驥能行豈易閑沙市放舩寒月白渚宮留御古苔斑知公未厭還隨詔歸看功名重太山

送明州王大卿

大曆才臣有此州昆雲今駕鹿轓游從來所至邦人喜眞復能分聖主憂千里封疆何足治一時名跡故應留屬城舊吏雖疲懶尚可揮毫敵李舟

送別韓虞部

客舍街南初著巾與君兄弟即相親當年豈意兩家子今日更爲同社人京洛風塵嗟阻闊江湖盃酒惜逡巡歸帆嶺北涯涯水把手何時寂寞濱

送周仲章使君

看君東下雲溪舩回首紛紛已五年簪筆少留吾所望剖符輕去此何緣高塵行路穿秦

樹駿馬歸時著蜀鞭子墨文章應蒲篋承明宣室正詳延

送王蒙州

請郡東南浸去程柏堤江水照紅旌仁聲已逐春風到使節猶占夜斗行箭落皂鵰覓兔避句傳炎海鱷魚驚麒麟不是人間物漢詔先應召賈生

送蕭山錢著作

才高諸彥故無嫌兄弟同時舉孝廉東觀外除方墨綬西州相見已蒼髯靈胥引水清穿市神禹分山翠入簾好去絃歌聊自慰郡人誰敢慢陶潛

送靈仙裴太博

一官留隱太常中生事蕭然信所窮有力尚期當世用無求今見古人風遭迴舊學皆殘葉避逅相看各老翁他日卜居何處好溪山還欲與君同

送龐簽判

比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材況出群一相開幕府賓髯三年通籍更從軍清談猶得當時

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樂看君
摩翮上青雲

送項判官

斷蘆洲渚落楓橋渡口沙長過午潮山鳥自
鳴泥滑滑行人相對馬蕭蕭十年長自青衿
識千里來非白璧招握手祝君能強飯華鬢
常得從雞翹

送方劭秘校

南浦柔條拂面垂攀翻聊寄我西悲武昌官
柳年年好他日春風憶此時

送何正臣主簿

何郎冰雪照青春應敵皆言筆有神魯國儒
人何獨少元君畫史故應眞百年冠蓋風雲
會萬里山川日月新可但諸公能品藻會須
天子擢平津

送崔左藏之廣東

怪石巉巉上浣寒昔人於此奏簫韶水清但
有嘉魚出風暖何曾毒草搖今日淹留君按
節當時嬉戲我垂髫因尋舊政詢遺老爲作
新詩變俚謠

送丁廓秀才三首

好去翩然丁令威昔人且在不應非淮雲豈
與遼天闊想復留情故一歸

二

西州行路日蕭條執手傷懷不自聊遊子故
鄉終念返豈能無意冶城潮

三

風馭柳條乾駝裘未勝寒慇懃陌上日爲客
暖征鞍

送王補之行風忽作因題四句於舟中

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

照相思

送黄吉父入京題清涼寺壁

薰風洲渚薺花繁看上征鞍立寺門投老難
堪與公別倚崗從此望回轅

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

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巾不自知除却春
風沙際緑一如看汝過江時

瑩上人遂欲歸以詩留之

道人傳業自天台千里翛然赴感來梵行毗

沙爲外護法筵靈曜得重開已能爲我迓神足便可隨方長聖胎肯顧北山如慧約與公西崦斸莓苔

送陶氏婦兼寄純甫

雲結川原暗風連草木萎遥瞻季行役正對女傷悲夢事終千變生涯老百罹更慚無道力臨路涕交頤

送黄吉父三首 將赴南康官

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春至每傷心

二

還家一笑即芳辰好與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乘興往相邀錦繡谷中春

三

歲晚相逢喜且悲莫占風日恨歸遲我如逆旅當還客後會有無那得知

送王彦曾

北客憐同姓南流感似人相分豈相忘臨路更情親

送潘景純

東都曾以一當千場屋聲名十五年晚賜緑衣隨官牒始操丹筆事戎旃明時正欲精蒐選榮路何當力薦延頼有史君能好士方看一鶚在秋天

送吕望之

池散田田碧臺數灼灼紅年華豈有盡心賞亦無窮

送陳和叔 并序

嘉祐末和叔以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同知太常禮院宅度場街有園數畝中置二墩乾豪文北戶臨溝畧彴通街旁作小屋毀輜車爲蓋某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管句三班院間度彴飯車蓋屋下隨所有無坐卧軏上笑語常至夜如此三歲而和叔遭太夫人憂未幾某亦喪親以去時永昭陵尚未復土也後與和叔皆蒙 今上拔用數會議語皆憂傷之餘責厚事叢無復故情元豐元年某食觀使禄居鍾山南和叔經畧廣東道舊故悵然某作詩以叙其事

毀車爲屋僅容身三歲相要薄主人晝寓墩
甎常至夜冬淞溝礿復尋春南陔不洎公歸
里蒼墓垂成我喪親後會縱多無此樂山林
投老一傷神

送彥珍

挾筴窮鄉薾驥緣阪田荒盡豈嘗窺未應谷
口終身隱正合菑川舉國推握手百憂空往
事還家一笑即芳時拓岡定有辛夷發亦見
東風使我知

送孫子高

蕩漾江南客融怡席上珍一樽相別酒千里
獨歸人客路貧堪病交情遠更親自𠡠兒女
意失淚滴衣巾

送陳景初金陵持服舉族貧病煩君
藥石之功小詩二首

舉族貧兼病煩君藥石功長安何日到一一
問歸鴻

二

慘淡淮山水壘秋行人不飲柰離愁藥囊直
入長安市誰識柴車載伯休

送熊伯通

歲暮欣逢蓋共傾川塗南北豈忘情事經官
路心應達地入家山眼更明江上月華空自
照梅邊春意恰相迎關河不鑠真消息野客
猶能聽治聲

送董傅

悠悠隴頭水日夜向西流行路未云已歸人
空復愁文章合用世顏鬢未驚秋一聽秦聲
罷還來上國遊

送王覃

分走人間十五年塵沙吹鬢各蒼然山林渺
渺長迴首兒女紛紛忽滿前知子有才思奮
發嗟余無地與回旋相看一作秦吳別身世
何時兩息肩

送李璋

湖海聲名二十年尚隨鄉賦已華顛却歸南
里無三徑擬旁膏山就一廛朱轂風塵休悵
望青鞋雲水且留連故人亦見如相問爲道
方尋木鴈篇

送章宏

道合由來不易謀豈無和氏識荆璆一川獨
水浮文鷁千里輕帆落武丘身退豈嫌吾道
進學成方悟衆人求西風乞得東南守杖策
還能訪我不

送陳令

長谿流水碧潺潺古木蒼藤暗雨山把臂道
人今在否長官白首尚人間

別和甫

都城落日馬蕭蕭雨壓春風暗柳條天際歸
艎那可望只將心寄海門潮

別舊使君

邑屋爲儒知善政市門多粟見豐年追攀更
覺相逢晚談笑難忘欲別前客模雅遊皆置
榻令堂清坐亦鳴絃輕舟後夜滄江北回首
春城空黯然

別方劭秘校

迢迢建業水中有武昌魚別後應相憶能忘
數寄書

別雷周輔

侍郎憂國最賢勞太尉西州第一豪家廟比

來聞澤厚公孫今果見才高明時尚使龍虵
蟄壯志空傳虎豹韜莫厭皖山窮絕處不妨
雲水助風騷

別鄞女

年登三十巳衰翁滿眼離傷秪自攻今汎扁
舟來訣汝此生蹤跡各西東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律詩

寄吴沖卿二首　寄程給事
寄郎侍郎　寄勝之運使
至京口寄曹運使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寄致政吴虞部　寄張先郎中
寄張襄州　寄沈鄱陽
得孫正之詩因寄子固
寄曾子固　寄酬曹伯玉因以招之
寄江西程公闢　度麾嶺寄莘老
寄伯兄　寄和甫
汜水寄和甫　寄茶與和甫
寄茶與平甫
酬和甫祥源醮罷見寄
寄平甫　離北山寄平甫
平甫如通州寄之　除夜寄舍弟
寄闕下諸兄弟　永濟道中寄諸弟
寄深州晁同年　次御河寄會上諸友
寄友人三首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寄吴氏女子　寄張氏女弟

寄四姪旊

寄吴沖卿二首

平生身事略相同三歲連墻左廡中更得謬恩分省舍又將衰鬢作鄰翁聯翩久傍官槐緑契闊今看楚蓼紅不欲與君爲遠别沙臺吹帽約秋風

二 時吴晉州方得罷

塞垣花氣欲飛浮眼底紛紛録漸油悠遠山川嗟我老急難兄弟想君愁舊知白日諸曹滿試問紅燈幾客留時節只應無意思亦如行路判春休

寄程給事

憶昔都門手一携春禽初向苧蘿啼夢回金殿風光别吟到銀河月影低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金盞照東西何時得遂扁舟去邂逅從君訪剡溪

寄郎侍郎

兩朝人物歎賢豪凜凜清風晩見褒江漢但歸滄海闊丘陵難學太山高放懷詩酒機先息回首功名世自勞久願作公樽俎客恨無

三畝逕蓬蒿

寄勝之運使

蕭然生事委江皐壯志何嘗似釣鼇千里得書來見約一朝乘興去忘勞已將流景休談笑聊爲知音破鬱陶正是東風將欲發湖山春色助揮毫

再至京口寄漕使曹郎中

漂流曾落此江邊憶與詩翁賦浩然浩然亭名鄉國去身猶萬里驛亭分首已三年北城紅出高枝靚南浦春回老樹圓還似昔時風露好只疑談笑在君前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宜春城郭繞樓臺想見登臨把一盃㶑㶑嶺雲生竹箘冥冥江雨熟楊梅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還隨驛使來錯莫風沙愁病眼不知何日爲君開

寄致政吳虞部

白鷗生意在滄波不爲風塵有網羅年抵馮唐初未半才方踈廣豈能多孤清楚國知誰繼遺愛郴人想共歌嗟我欲歸眞未晚雪舟乘興會相過

寄張先郎中

留連山水住多時年比馮唐未覺衰篝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胡床月下知誰對蠻榼花前想自隨投老主恩聊欲報每瞻高躅恨歸遲

寄張襄州

襄陽州望古來雄耆舊相傳有素風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故家遺俗應多在美景良辰定不空遥憶習池寒夜月幾人談笑伴詩翁

寄沈鄱陽時爲江東提刑

離家當日尚炎風叱馭歸時九月窮朝渡藤溪霜落後夜過羣嶺月明中山川道路良多阻風俗謠言苦未通惟有鄱君人共愛流傳名譽滿江東

得孫正之詩因寄兼呈曾子固

一歲已闌人意勸出門風物更蕭然水揺踈樹荒城路日帶浮雲欲雪天未有詩書論進退誤期身世託林泉因思漢北離群久此日

窮居頼見賢

寄曾子固

斗粟猶慙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爲名高論幾爲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髮生

寄酬曹伯玉因以招之

寒鷄對立西風樹幽草環生白露庭清坐苦無公事擾高談時有故人經思君異日投朱紱過我何時載淥醽及此江湖氣蕭爽最宜相值倒吾瓶

寄江西程公闢

江西一節鑄黃金最慰漳濱父老心直擣向來眞強予次公今不異重臨餘風尚有歡謡在陳迹非無勝事尋豫想新詩能寄我十年華省故情深

度麾嶺寄華老

區區隨傳擾冬春夜半懸崖託此身豈慕王尊能許國直緣毛義欲私親施爲已壞生平學夢想猶歸寂寞濱風月一歌勞者事能明吾意可無人

寄伯兄

身留海上去何時只看春鴻北向飛安得先生同一飲巖芽香嫩鱉魚肥

寄和甫

水村悲喜折書看聞道并州九月寒憶得此時花更好舉家憐汝不同盤

汜水寄和甫

虎牢關下水逶迤想汝飄然過此時洒血只添波浪起脫身難借羽翰追留連厚祿非朝隱乖隔殘年更土思已卜治城三畒地寄聲知我有歸期

寄茶與和甫

綵絳縫囊海上舟月團蒼潤紫煙浮集英殿裏春風晚分到并門想麥秋

寄茶與平甫

碧月團團墮九天封題寄與洛中仙石城試水宜頻啜金谷看花莫謾煎

酬和甫祥源觀醮罷見寄

齋祿祠官久見容每持金石薦宸衷鈞天忽

忽清都夢方丈寥寥弱水風知結勝緣人意外想尋陳迹馬蹄中新詩起我超然興更感鍾山蕙帳空

寄平甫

少時爲學豈身謀欲老低徊各自羞乘馬從徒眞擾擾求田問舍轉悠悠絃歌舊國平生樂鞍馬新年幾日留坐想揺鞭楊柳路春風先我入皇州

離北山寄平甫

日月沄沄與水爭披襟照見鬢華驚少年憂

患傷豪氣老去經綸誤半生休向朝廷論一鷄因知田里守三荊靑溪幾曲春風好已約歸時載酒行

平甫如通州寄之

北山搖落水崢嶸想見揚帆出廣陵平世自無憂國事求田應不忤陳登

除夜寄舍弟

一樽聊有天涯憶百感翻然醉裏眠酒醒燈前猶是客夢囬江北巳經年佳時流落眞何得勝事蹉跎只可憐惟有到家寒食在春風

因泛潁溪舩

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

父兄爲學衆人知小弟文章亦自奇家勢到今宜有後人才如此豈無時久聞陽羨溪山好頗與淵明性分宜但願一門皆貴仕時將車馬過茆茨

永濟道中寄諸弟

燈火忽忽出館陶回看永濟日初高似聞空舍鳥鳶樂更覺荒陂人馬勞客路光陰眞棄置春風邊塞祇蕭騷辛夷樹下烏塘尾把手

何時得汝曹

寄深州晁同年

秀色歸荒隴新聲換氄毛日摧花葉急雲遮鴈行高駐馬旌旗暖傳觴鼓吹豪班春不知負短鬢爲君搔

次御河寄城北會上諸友

客路花時秖攪心行逢御水半晴陰背城野色雲邊盡隔屋春聲樹外深香草巳堪囬步屐午風聊復散衣襟憶君載酒相追處紅蕚靑跗定滿林

寄友人三首

萬里書歸説我愁知君不忘北城幽一篇封櫸才難學三畝蓬蒿勢易求欲與山僧論地券願爲鄰舍事田疇應須急作南征計漢北風沙不可留

二

水邊幽樹憶同攀曾約移居向此閒欲語林塘迷舊逕却隨車馬入他山飛花著地容難治鳴鳥窺人意轉閑物色可歌春不返相思空復慘朱顔

三

一別三年至一方此身漂蕩只殊鄉看沙更覺蓬萊淺數日空驚霹靂忙渺渺水波低赤岸濛濛雲氣淡扶桑登臨舊興無多在但有浮槎意未忘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浮雲吹盡數秋毫爚爚金波滿滿醪千里得君詩挑戰夜壇誰敢將風騷

寄吳氏女子

夢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優游江湖相望真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

寄張氏女弟

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隨寡嫂行心折向誰論宿昔魂來空復夢平生音容想像猶如昨歲月蕭條忽已更知汝此悲還似我欲爲西望涕先橫

寄四姪旊

一日東崗望百回迢迢雲水隔蘇臺遥知別後多新句黄犬歸時揔寄來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律詩

奉寄子思以代别　寄張諤招張安國
欲往淨因寄韓持國　寄韓持國
寄純甫　道中寄黃吉甫
寄吉甫　無錫寄正之
寄孫正之
宿土坊驛寄孔世長
將至丹陽寄表民　寄王補之
寄吳成之　寄蔡天啓
寄石鼓陳伯庸　寄謝師直
寄王回深甫　寄顧道
寄余温卿　寄陳宣叔
寄李秀才兄弟
寄育王大覺禪師二首
寄國清處謙　寄道光大師
寄北山詳大師　寄李道人
寄無爲軍張居士
寄金陵傳神李士雲　寄西庵祥師

奉寄子思以代别

南北蹉跎成兩翁悲歡邂逅笑言同全家欲出嶺雲外匹馬肯尋山雨中趨府折腰嗟踽踽聽泉分手惜匆匆寄聲但有加飡飯才業如君豈久窮

寄張諤招張安國金陵法曹

我老頗爲臧丈人君今年少未長貧好須自致青雲上可且相從寂寞濱深谷黃鸝驕引子曲崎翠碧巧藏身尋幽觸静還成興何必區區九陌塵

欲往淨因寄涇州韓持國

紫荆山下物華新只與都城共一春令節想君攜綠酒故情憐我踏黃塵泔魚已悔他年事搏虎方收末路身欲寄微言書不盡試尋僧閣望西人

寄韓持國

淥水環宫漫漫流鵝黃小蝶弄春柔問知公子朝陵去歸得花時却自愁（一本作涉遶宫城漫漫流）

寄純甫

塞上無花草飄風急我歸稍林聽澗落卷土看雲飛想子當紅蘂思家上翠微江寒亦未

已好好著春衣

道中寄黃吉甫

白霧青山入馬蹄朝寒瑟瑟樹聲悲平山斷隴回環失鳴鳥游魚上下隨蘭箏未聞收策士癢鄉誰與擇軍麾憂時自欲尋君語行路何妨更有詩

寄吉甫

朱顏去似朔風飄白髮多於野草生挾策讀書空有得求田問舍轉無成解鞍烏石江邊坐携手辛夷樹下行今日追思眞樂事黃塵深處走雞鳴

無錫寄正之

健席高檣送病身亂山荒隴障歸津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更幾人

寄孫正之

南遊怱怱與誰言共笑謀生識最昬萬事百年能自信一簞五鼎不須論友中惟子長招隱世上何人可避喧千里秋風相望處皖公溪上正開樽

宿土坊驛寄孔世長

燒夜郊原百草荒蜉蝣朝去犯嚴霜殘年意象偏多感回首風煙更異鄉往返自非名利役辛勤應見友朋傷章江猶得同遊處最愛梅花蘸水香

將至丹陽寄表民

曉馬駸駸路阻脩春風漠漠上衣裘三年銜恤空餘息一日忘形得舊遊末路悲歡隨俯仰此生身世信沉浮寄聲德操家人道炊黍吾今願少留

寄王補之

平居相值少况復道途留令我思揮麈逢君爲艤舟人情方慕貴吾道合歸休吏責眞難塞聊爲泮水游

寄吳成之

綠駿溪山笑語中豈知翻手兩成翁辛夷屋角搏香雪躑躅岡頭挽醉紅想見舊山茅徑在追隨今日阪輿空渭陽車馬嗟何及榮祿方當與子同

寄蔡天啓

杖藜緣塹復穿橋誰與高秋共寂寥竹立東

岡一搔首吟雲衰草暮迢迢

寄石皷陳伯庸

鯨魚無風白日閑天門當面險難攀塵灰掉
臂離長㢡琴酒和雲入舊山仁義未饒軒冕
貴功名莫信鬼神慳郭東一點英雄氣時伴
君心夜斗閒

寄謝師直

湖海三年喃相逢塞路中黄金酌勿酒白髮
對春風所願乘平日何知耶老翁悠悠越溪
水好在釣魚筒

寄王回深甫

少年倏忽不再得後日歡娛能幾何顧我面
顏衰更早憐君身世病還多窻間暗淡月含
霧舩底飄颻風送波一寸古心俱未試相思
中夜起悲歌

寄顯道

前約刀頭上歲前故人專使手書傳出門江
上問消息極目寒沙已渺然

寄余溫卿

雲散風流不自禁天涯無路盍朋簪空馳上

國青泥信誰和南山白石音平日離愁寬帶
眼訖春歸思蒲琴心終回一命翩翩駕獨過
稽山蝦樹陰

寄陳宣叔

扁舟欲動更徘徊一笑相看病眼開事仵貴
人今見節政行豪縣衆稱材忽驚歲月侵雙
鬢却喜山川共一盃落日亂流江北去離心
猶與水東迴

寄李秀才兄弟

怒水搏風雪巃高亂流追我隻魚舠忽看掘

月臨秋渚更聽漁人雜佩濤道義終期麟一
角文章先秃兎千毫後生可畏吾知子握手
何時見二髦

寄育王大覺禪師二首

山木悲鳴水怒流百蟲專夜思高秋道人方
丈應無夢想復長吟擬慧休

二

單己安那示入禪草堂雖望故依然山令歲
暮終岑寂人更天寒最靜便隱蹟亦知甘自
足憑心宣客慰相憐所聞不到荆門耳人老

禾新又一年

寄國清處謙

三江風浪隔天台想見當時賦詠才近有高僧飛錫去更無餘事出山來後徐歷歷窺香火日月紛紛付刼灰我欲相期談實相東林何必謝劉雷

寄道光大師

秋雨漫漫夜復朝可嗟蔀屋望重霄遥知宴坐無餘念萬事都從刼火燒

寄北山詳大師

欲見道人非一朝杖藜無路到青霄千嵓萬壑排風雨想對銅爐栢子燒

寄李道人

李生富漢亦貧兒人不知渠只我知跳過六輪中要峭養成三界外愚癡

寄無爲軍張居士

南陽居士月城翁曾習禪那問色空卓犖想超文字外低回却寄語言中眞心妙道終無二末學殊方自不同此理世間多未悟因君往往歎西風

寄金陵傳神者李士雲

衰容一見便疑眞李氏揮毫妙入神欲去鍾山終不忍謝渠分我死前身

寄西庵禪師

意衰難自力持路便思還強逐蕭騷水遥看慘淡山行尋香草遍歸涂晚雲間西崦分明見幽人不可攀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律詩

藏春塢詩獻刁學士
書事示樂道聖從　杭州呈勝之
懷舒州山水呈昌叔
絶句呈和叔二首　呈柳子玉同年
贈上元宰　贈外孫
戲贈育王長老虚白　贈老寧僧首
李璋下第　贈殊勝院簡師
贈僧　白雲然師
與北山僧
寶應二三進士見送
陸定遠以謫來詩　聞和甫補池掾
張劒州至劒一日以親憂罷

藏春塢詩獻刁十四丈學士

緑山東渡得林丘邂逅藍輿亦少留今日更知萊氏隱暮年長憶武陵遊欲營垣屋隨穿斸尚歎塵沙隔獻酬遥約向吴亭下路春風深駐五湖舟

書十日事呈樂道舍人聖從待制

東門人物亂如麻想見新鞦照路華午鼓已傳三刻漏從官初賜一杯茶怱怱殿下催分首擾擾宫前聽賣花歸去莫言天上事但知呼客飲流霞

杭州呈勝之

游觀須知此地佳紛紛人物敵京華林巒臈雪千家水城郭春風二月花彩舫笙簫吹落日畫樓燈燭映殘霞如君援筆宜摹寫寄與塵埃北客誇

懷舒州山水呈昌叔

山下飛鳴黄栗留溪邊飲啄白浮鳩不知此地從君處亦有他人繼我不塵土生涯休蕩滌風波時事只飄浮相看發禿無歸計一夢東南即自羞

絶句呈陳和叔二首

數椽窂落長莓苔一徑牆陰斸雪開王吉囊衣新從舍杖藜從此為公來

二

數椽庳屋生茨草三畝荒園種晩蔬永日終無一樽酒可能留得故人車

呈柳子五同年

三年不上鄴王臺鴻鴈歸時又北來水底舊波吹歲換柳梢新葉卷春回壓沙漠漠凋雙鬢簫鼓忽忽把一盃勞事欲歡無與和衰顏思見故人開

贈上元宰

白下有賢宰能詩如紫芝民欺自不忍縣治本無為風月誰同賞江山我亦思粉墻侵醉墨悄悵綠苔滋

贈外孫

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小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

戲贈育王虛白長老

白雲山頂病禪師昔日公卿各贈詩行盡四方年八十却歸荒寺有誰知

贈老宰僧首

秀骨厖眉倦往還自然清譽落人間閑中用意歸詩筆靜外安身比太山欲倩野雲朝送客更邀江月夜臨關嗟予蹤跡飄塵土一對孤峯幾厚顏

李璋下第

浩蕩宮門白日開君王高拱試群村學如吾子何憂失命蜀天公不可倩意氣未宜輕感槩文章尤忌歎悲哀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

贈殊勝院簡師

早悟耆山義今為洛社豪有生常寂寞所得是風騷露夕吟逾苦雲秋思共高此懷差自適千社一牛毛

贈僧

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強顏亦欲心如秋水靜應須身似嶺雲閑

白雲然師

白首一山中形骸槁木同苔爭庵徑路雲補衲穿空塵土隨車轍波濤信櫓工昏昏老南北應謝此高風

與北山僧

蒔果疏泉帶淺山柴門雖設要常關別開小徑連松路秖與隣僧約往還

寶應二三進士見送乞詩

少喜功名盡坦途那知十世最崎嶇草廬有
喜歌梁甫徇監無人薦子虛解玩山川消積
憤靜忘歲月賴群書慰君車蓋如平昔不笑
謀生萬事疎

次韻陸定遠以適往來求詩

牢落何由共一樽相望空復歎芝焚濟時尚
負生平學慰我空多别後文可但風流追甫
白由來家世出機雲行吟強欲偷新格自笑
安能到萬分

聞和甫補池椽

遭時何必問功名自古難將力命爭萬戶侯
多歸壯胄五車書獨負家聲才華汝尚爲丞
掾老懶吾今合釣耕外物悠悠無得喪春郊
終日待相迎

張劒州至劒一日以親憂罷

客舍飛塵尚蒲鞾却尋東路想茫然白頭反
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今日相逢知悵
望幾時能到與留連行看萬里雲西去倚馬
春風不忍鞭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律詩

奉招吉甫　招丁元珍
招葉致遠　招呂望之使君
招楊德逢　和叔招不往
道逢沈文通北使歸
謝微之見過　公闢枉道見過
和叔雪中見過　過外弟飲
病起過寶覺　謝郟亶見訪
陳俞二君見訪用前韻

與耿天騭會話　沖卿席上
春日席上二首　謁曾魯公
懷吴顯道

奉招吉甫

經綸無地委蓬蒿凜凜胸懷且自韜誰奮長
謀平嶺海猶將餘力寄風騷名慙隨俗貧中
役恨未收身物外高永夜西堂霜月冷邀君
相伴有松醪

招丁元珍

默默不自得紛紛何所爲晝擾聊取食獵較

久隨時秋入江湖暗風生草樹悲黃花一盃
酒思與故人持

招葉致遠

白下長干一水間竹句新筍已班班明朝若
有扁舟興日落湖生尚可還

招呂望之使君

潮滿直下兩牛鳴十畝連猗一草亭委質山
林如許國寄懷魚鳥欲志形紛紛易變浮雲
白落落誰鍾老栢青尚有使君同好惡想隨
秋水肯揚舲

招楊德逢

山林投老倦紛紛獨卧看雲却憶君雲尚無
心能出岫不應君更懶於雲

招和叔不往

門前秋水可揚舲有意西尋白下亭只欲往
來相邂逅却嫌招喚苦丁寧

道逢文通北使歸

未顏使者錦貂裘笑語春風入貝州欲報京
都近消息傳聲車馬少淹留行人盡道還家
樂騎士能吹出塞愁回首此時空羨慕蹣塵

一段向南流

謝微之見過

此身已是一枯株所記交朋八九無唯有微
之來訪舊天寒幾夕擁山爐

公闢枉道見過獲聞新詩因叙歎仰

青丘神父能爲政翡落仙翁好作詩舊事齊
兒應共記新篇楚老得先知懷輒大峴如迎
日供帳閶門憶去時若與鴟夷闘百草錦囊
佳麗敵西施

和叔雪中見過

捐書去寄老山林無復追緣往事心忽值故
人乘雪興王堂前話得重尋

過外弟飲

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
石崗邊路至老相尋得幾回

病起過寶覺

執手乍欣悵霜毛應更新依然舊童子却想
夢前身

謝郟亶秘校見訪於鍾山之廬

誤有聲名只自慚煩君跋馬過茅簷已知原

憲貧非病更許莊周智養恬世事何妨逢坦
蕩人情隨分値猜嫌誰能肯聽無塵滓使我
相從久未厭

陳俞二君忽然不見用前日韻作口
號用過法雲寺韻

忽去飄然遊冶盤共疑策杖在梁端禪心暫
起何妨寂道骨雖清不畏寒

與耿天騭會話

邯鄲四十餘年夢相對黃粱欲熟時萬事盡
如空鳥迹怪君強記尚能追

沖卿席上

二年相値喜同聲並轡塵沙眼亦明新詔各
從天上得殘樽同向月邊傾已嗟後會歡難
必更想前官老尚輕罷勉敢忘君所勗古人
憂樂有違行

春日席上二首

十年流落負歸期臨水登山各有思今日樽
前千萬恨不堪頻唱鷓鴣辭

二

曲沼溶溶泮盡澌暖煙籠瓦碧參差人情共
恨春猶淺不問寒梅有幾枝

謁曾魯公 時赴會

翊戴三朝冕有蟬歸榮今作地行仙且開京
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老景已鄰周呂
尚慶門方似漢韋賢一觴豈足爲公壽願賦
長虹吸百川

懷吳顯道

南郭紅亭冷西山白道曛江光凌翠氣洲色
亂苔雲歲暮惟邀客情親故憶君天涯獨惆
悵歸鳥黑紛紛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三

律詩

遊杭州聖果寺　遊草堂寺
重遊草堂寺三首　草堂一山主
草堂懷古
庚申正月遊齊安院
庚申遊齊安院
壬戌正月再遊次韻
同陳和叔遊齊安院
與譚掞蔡肇遊齊安院

題齊安寺　題齊安壁
自白門歸望定林　定林院三首
僧修定林路成　定林所居
宿定林示寶覺
題定林院懷李時叔
書定林院牕二首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眞二首
悟眞院　出定力院作
與伯懿至臺城三首
臺城寺側獨行
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
宿北山示行詳上人
唐公有詩在西庵僧墁之

遊杭州聖果寺

登高見山水身在水中央下視樓臺起空多樹木蒼浮雲連海氣落日動湖光偶坐吹横笛殘聲入富陽

遊草堂寺

烏石岡邊繚繞山柴荆細徑水雲間拈花嚼蘂長來往只有春風似我閑

重遊草堂寺次韻三首

垣屋荒葛藟野殿冷檀沉鶴有思顒意鷹無戀遁心禪房閑深竹齋鉢度遥岑寂寞黃塵裏金身倚一尋

二

僧殘尚食少佛古但泥多寒守三衣法飢傳一鉢歌寬閑每迸竹危朽漫牽蘿怊悵庭前栢西來意若何

三

野寺眞蘭若山僧老病多踈鐘挾谷響悲梵

入樵歌水映茅篁竹雲埋蔦女羅拂塵書所
見因得擬陰何
草堂一山主
一公持一鉢想復度遥岑地瘦無黄犢春來
草更深
草堂懷古
周顒宅作阿蘭若妻約身歸窣堵波蕙帳銅
鉼皆夢事翛然陳迹翳松蘿
庚申正月遊齊安院有語云港南港
北重重柳

招提詩壁謾黄埃忽忽籠紗兩過梅老值白
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
庚申遊齊安院
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後山前處處梅未即此
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
壬戌正月再遊齊安次韻
風暖柴荆處處開雪乾沙淨水洄洄意行却
得前年路看盡梅花看竹來
同陳和叔遊齊安院
繅成白雪桑重緑割盡黄雲稻正青它日玉

堂揮翰手芳時同此賦林垧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掞丹陽蔡肇同
遊齊安寺
據梧杖策事如毛久苦諸君共此勞還望南
山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
題齊安寺
北山無躑躅故國有楊梅悵望心常折慇懃
手自栽暮年逢火改晴日對花開萬里烏塘
路春風自往來
題齊安壁

日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
一溪雲
自白門歸望定林有寄
蹇驢愁石路余亦倦躋攀不見道人久忽然
芳歲殘朝隨雲暫出暮與鳥爭還杳杳青松
壑知公在兩間
定林院三首
窮谷經春不識花新松老栢自欹斜慇懃更
上山頭望白下城中有幾家
二

定林脩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五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

三

漱甘涼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衾但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眞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

僧修定林路成

獨龍新路得平岡始免遊人屐齒妨更有主林身半現與公隨轉作陰凉

定林所居

屋繞灣溪竹繞山溪山却在白雲間臨溪放艇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閑

宿定林示寶覺

天女穿林至姮娥度隴來欲歸今晚晚相伹且徘徊誰謂我忘老如聞蟲造哀鄰衾亦不寐共盡白雲杯

題定林壁懷李叔時

雲與淵明出風隨禦寇還燎爐無伏火蕙帳冷空山

書定林院牕 問安大師昨夜有何夢師云有數夢皆忘記

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爐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渾忘不言無

又 問遠大師昨夜來夢與說十波羅密

道人今輟講卷袖寄松蘿夢說波羅密當如習氣何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眞二首

與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澗底花

二

城郭紛紛老倦尋幅巾來寄北山岑長遭客子留連我未快穿雲涉水心

悟眞院

野水縱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

出定力院作

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塵垢夢中身慇懃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間自在春

與伯懿至臺城三首

證聖寺杏接梅花未開

紅蕚曾遊此地來青青今見數枝梅只應尚

有嬌春意不肯凌寒取次開

三品石

草沒苔侵弃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爲當年不豫謀

辱井

結綺臨春草一丘尚殘宮井戒千秋奢淫自是前王耻不到龍沈亦可羞

臺城寺側獨行

春山撩亂水縱橫籬落荒畦草自生獨往獨來山下路筍輿看得綠陰成

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

木杪田家出城陰野徑分溜渠行碧玉畦稼卧黄雲薄槿烟脂染深荷水麝焚夕陽人不見雞鶩自成群

二

雨過百泉出秋聲連衆山獨尋飛鳥外時渡亂流間坐石偶成歇看雲相與還會須營一畝長此聽潺潺

宿北山示行詳上人

都城羇旅日獨許上人賢誰爲孤峯下還來宴坐邊是身猶夢幻何物可攀緣坐對青燈落松風吶夜泉

全椒張公有詩在北山西庵僧者墁之悵然有感

十年忉悵躡山行終欲持杯滴到泉東路角巾非故約西州華屋漫脩椽幽明永隔休炊忝真俗相妨久絶絃遺墨每看疑邂逅復隨人事散如煙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三

澤文庫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金澤文庫

賜蘆文庫

律詩

祈澤寺見許堅題詩　華藏會故人
金山寺五首　遊鍾山四首
金陵絶句五首　鍾山晩步
同長安公鍾山望　鍾山絶句二首
懷鍾山　發粟至石陂寺
靈山
與道原步至景德　過景德僧院
景德寺試院壁
題三祖山谷寺石壁
書汜水關寺壁　過法雲寺
淨相寺　光宅寺
法喜寺　長干寺
古寺　落星寺南康軍江中
龍泉石井二首　題勇老退居院

祈澤寺見許堅題詩

藹藹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高人遺
蹟空佳句誰識旌陽後世孫

金山寺五首

重經高處寺一與白雲親樹木有春意江山
如故人幽軒含氣象偏影落風壁日暮臨歸
去徘徊欲損神

二

北檝南檣泊四垂共憐金碧斜參差孤根萬
丈滄波底除却蛟龍世不知

三

怪秘陰靈與護持重丹複碧幾參差滄江見
底應無日萬丈孤根世不知

四

波瀾蕩沃乾坤大氣象包藏水石閑秪有此
中宜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

五

天日蒼茫海氣深空來高處一登臨丹樓碧
閣皆時事只有江山古到今

華藏寺會故人　得泉字

百憂成阻闊一笑得留連城郭西風裏園林
落照前共知官似夢莫負酒如泉興罷重携
手江湖即渺然

金陵絶句四首

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
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

二

結綺臨春歌舞地荒蹊狹巷一云城隳壍頹兩三家
東風漫漫吹桃李非復當時仗外花

三

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
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四

山雞照淥水自愛一何愚文采為世用適足

累形軀

遊鍾山四首

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
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閒

二

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梵隔
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三

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文丈夫出
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

四

榮祿嗟何及明恩愧未酬欲尋西掖路更上
北山頭

同長安公鍾山望

解裝相值得留連一望江南萬里天殘雪離
披山氣王新陽杳靄草含煙餘生不足償多
病樂事應須委少年惟有愛詩心未已東歸
與續棣華篇

鍾山晚步

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

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

懷鍾山

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更
待黃粱熟始覺人間是夢間

鍾山絕句二首

澗水無聲遶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
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二

竹窓紅莧兩三根山色遥供水際門只我近
知牆下路能將屐齒記苔痕

靈山

靈山寧與世爲仇斤斧侵凌自不休水王比來聞長價市人無數起相讎

發粟至石陂寺

驀水穿山近更賒三更燃火飯僧家乘田有秩難逃責從事雖勤敢歎嗟

與道原步至景德寺

前時偶見花如夢紅紫紛披競淺深今日重來如夢覺靜無餘馥可追尋

過景德僧院

數家鄰水竹一鳥共雲林晚食靜適已獨謡欣會心移牀隨漫興操筴取幽尋未愛神雖泆猶憐妙勁琴

題景德寺試院壁 至和三年八月十日

坐東瓜蔓已扶踈小石藍花破蕚初從此到寒能幾日風沙還見一年除

留題三祖山谷寺石壁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原而不得覚悵望以空歸

書氾水關寺壁

氾水濤濤楚漢間跳兵走馬百重山如何咫尺商於地便有園公綺季閑

過法雲寺

路過溯溝八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金鈿一一花擿老翠披重重山更寒

淨相寺

淨相前朝寺荒凉二十秋曾遭滅刼壞今遇勝緣修

光宅寺

齊安孤起宋興前光宅相仍一水邊蜂分蟻

爭今不見故窠遺埋尚依然

法喜寺

門前白道自縈回門下青莎間緑苔雜樹遶花鸎引去遶層無幕鷰歸來寂寞誰共樽前酒牢落空留案上杯我憶故鄉誠不淺可憐鵶鳩重相催

長干寺

兊綰清閑側布金小塘回曲翠文深柳條不動千絲直荷葉相依萬蓋陰漠漠岑雲相上下翩翩沙鳥自浮沉爲人樂此忘歸志忍向

西風學越吟

古寺

家家蕭寺半遺基遊客經年斷屐綦猶有殘梁舊時殿塵昏金像兩昏碑

落星寺南康軍江中

窣雲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盃坐見山川呑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迴勝槩唯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

龍泉寺石井二首

山腰石有千年潤海眼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

二

人傳此井未嘗枯滿底蒼苔亂髮麤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卧龍無

題勇老退居院 今崴索

道人投老寄山林偶坐脩然洗我心夢境此身能且在明年寒食更相尋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五

律詩

與寶覺宿僧舍
與寶覺宿龍華院三首
與道原遊西庵二首　清涼寺白雲庵
與天隱宿清涼寺
自定林過西庵
遊西霞庵約平甫至　庵中睡起二首
歸庵　覺海方丈
開元上方
報恩西堂方丈二首　寶公塔
登寶公塔　重登寶公塔首
寶公塔院元澤祠堂　書靜照塔

與寶覺宿僧舍

擾擾復翩翩秋床燭屢昏眞爲說萬物豈止挾三言問義曹溪室捎書闕里門若知同二妾目擊道逾存

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

老於陳迹倦追攀但見幽人數往還憶我小詩成帳望金山秪隔數重山

二

出關投老斷攀緣忽憶來遊已十年但有當時京口月與公隨我故依然

三

與公京口水雲間問月何時照我還邂逅我還還問月何時照我宿金山

與道原遊西庵遂至草堂寶乘寺晉

桑楊已零落藻荇亦銷沉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強穿西埭路共望北山岑欲覓道人語跨鞍聊一尋

二

親朋會合少時序感傷多勝踐聊為樂清談可當歌微風澹水竹靜日暖烟蘿興極猶難盡當如薄暮何

與天騭宿清涼寺

故人不惜馬馳隤許我年年一度來野館蕭條無準擬與君對植浪山梅

清涼寺白雲庵

庵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為衿靜稱身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横陳

自定林過西庵

午雞聲不到禪林柘子煙中靜擁衾忽憶西巖道人語杖藜乘興得幽尋

遊西霞庵約平甫至因寄

渺渺林間路蕭蕭物外僧高陰涼易入閑貌老難增官事真傷錦君恩更飲冰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

庵中睡起二首

獨卧南牕櫚翛然五六旬已聞鄰杏好故挽一枝春

二

獨卧無心起春風閉寂寥鳥聲誰喚汝屋角故相撩

歸庵

稻畦藏水綠秧齊松蘿初乾尚有泥縱蹇尋岡歸獨卧東庵殘夢午時雞

覺海方丈

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翛然但一音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迹如空我得尋歲晚北窻聊寄傲蒲萄

零落半林陰

開元上方

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回首北城無限恩日酣川靜野雲高

金陵報恩大師西堂方丈二首

簷花映日午風薰時有黃鸝隔竹聞香炷一爐春睡足上方車馬正紛紛

二

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窻一炷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尚殷勤

寶公塔

道林眞骨葬青霄窣堵千秋未寂寥寶勢旁連大江起尊形獨受衆山朝雲泉別寺分三徑香火幽人秪一瓢我亦諸峯同聽法巖時歌唄豈辭遥

登寶公塔

倦童疲馬放松門自把長筇倚石根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鼠搖岑寂聲隨起鴉矯荒寒影對翻當此不知誰主客道人忘我我忘言

重登寶公塔二首

空見方墳涌半霄難將生死問參寥應身東返知何國瑞像西歸自本朝遺寺有門非輦路故池無鉢但僧瓢獨龍下視皆陳迹追數齊梁亦未遥

二

碧玉旋螺倪隔霄冠山仙冢亦寥寥空餘華(斷名)延風月無復璽蹤落市朝帳座追嚴多獻寶供盤隨施有操瓢他方出沒還如此與物何心作逍遥

寶公塔院祠堂

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煙留衰草恨風造暮林哀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

書靜照禪師塔

簡老巳歸黃土陌淵師今作白頭翁羽百憂三十餘年事陳迹山林草野中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五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六

律詩

上元從駕集禧觀　駕自啓聖還內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西太一宮樓
興國寺樓上作　南澗樓
再題南澗樓
寄題程公闢物華樓　樓上望湖
望湖樓回馬上作　樓上
揖仙閣　清風閣
題微之廨中清輝閣　紙閣
別灊閣
與徐仲元登讀書臺
泛舟入水門登高齋
和甫春日金陵登臺二首
為裴使君賦擬峴臺　雨花臺
愁臺

上元從駕集禧觀

昭陵持橐從游人更見熙寧第四春寶䍐中開移玉座華燈錯出映垂紳樓前時看新歌舞仗外還如舊徼巡投老逢時追往事却含愁思度天津

駕自啓聖還內

衣冠原廟漢家儀羽衛親來此一時天子當懷霜露感都人亦歡鼓簫悲紛紛瑞氣隨雲漢漠漠榮光上日旗塵土未驚閶闔閉綠槐空覆影參差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宮煙水白頭想見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迹都迷

西太一宮樓

草際芙蕖零落水邊楊柳欹斜日暮炊煙孤起不知漁網誰家

興國樓上作

松篁不動翠相重日射流塵四散紅地上行人愁暍死那知高處有清風

南澗樓

撲撲煙嵐進四阿物華終恨未能多故應斗

起三千丈始柰重山複嶺何

再題南澗樓

北山雲漠漠南澗水悠悠去此非吾願臨分更上樓

寄題程公闢物華樓

千里名城揵上游江山多在物華樓遥知玉節臨樽俎獨卧柴門隔獻酬想有新詩傳素壁惟無餘墨到滄州偶陪南埜重重緑章水還能向此留

樓上望湖

樓上人觴咏欲枯樓前終日望平湖無舟將入滄浪去爲問漁人得意無

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玉汝樂道

水光山氣碧浮浮落月將歸又少留從此祗應長入夢夢中還與故人遊

樓上

蕩漾舟中客徘徊樓上人滄波浩無主兩槳邀難親

揖仙閣

結閣揖仙子跡塒臨隱乖水花紅四出山竹翠相圍雲度疑斡下兔驚恐爲飛蜀鞭寧可持投釣此志歸

清風閣

飛甍孤起下州墻勝勢崢嶸壓四方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高蟬感耳何妨靜赤日焦心不廢凉况是使君無一事日陪賓從此傾觴

留題微之廨中清輝閣

故人名字在瀛洲邂逅低回向此留鷗鳥一雙隨坐嘯荷花千丈對冥搜水含樽俎清如洗山染衣巾翠欲流宣室應疑鬼神事知君能復幾來遊

紙閣

聯屏蓋障一尋方南設鉤簾北置床側坐對敷紅絮膝御隱分啓碧紗凉氊廬易以梅蒸壞錦幄終於草野妨楚穀越藤真自稱每糊因得減書囊

別瀟閣

一溪清瀉百山重風物能留鄙曼容後夜肯思幽興極月明孤影伴寒松

與徐仲元自讀書臺上定林

横絶傳溪渡深尋犖确行百年同逆旅一壑我平生

泛舟清溪入水門登高齋奉呈康叔

簿領紛紛惜此時起携佳客散沉迷十圍但見諸營柳九曲難尋故國谿牽埭欲隨流水遠放船終礙畫橋低子猷清興何曾盡想憶高齋更一躋

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二首

鍾山漠漠水洄洄西有凌雲百尺臺萬物已

隨和氣動一攜聊與故人來天邊幽鳥鳴相和地上晴煙掃不開愁眼看春長恐盡直須去取六龍回

二

臨津豔豔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争看緑衣郎

爲裴使君賦擬峴臺

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鍾舫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間城似大堤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征吴日緩帶尤宜向此閑

雨花臺

盤互長干有絶陘并包佳麗入江亭新霜浦溆綿綿淨薄晚林巒往往青南上欲窮牛渚怪北尋難志草堂靈篌輿却走垂揚陌已輙寒雲一兩星

愁臺

頹垣斷壍有平沙老木荒榛八九家河勢東南吹地折天形西北倚城斜傾壺語罷還登眺岸幘詩成却嘆嗟萬事因循今白髮一年

容易即黄花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六

律詩

登大茅山頂　登中茅山
中茅峯得徐鍇篆字　登小茅峯
元珍以詩送緑石硯所謂王堂新樣
蓬萊詩　登飛來峯
同伯通才翁遊山
平甫游金山同大覺見寄相見後次韻
二首
雪中遊北山呈和叔　山行
郊行　出郊
懷府園　眞州東園作
題黄司理園
次韻冉遊城西李園
浮梁王大丞聽訟軒
陳君式大夫恭軒　寄題思軒
正覺院籜龍軒二首
題友人郊居水軒
題相上人籜龍軒
寄題脩廣明碧軒

起縣舍西亭二首　垂虹亭
臨吴亭作　望越亭
射亭　烏江亭
太湖恬亭　籌思亭
游亭　疊翠亭
題王光亭
題孫學士歸來亭　見遠亭上王郎中
和吴季野澄心亭
次韻舍弟賞心亭二首
賞心亭寄虔州女弟　鍾山西庵白蓮亭
華藏院此君亭　江亭晚眺
徐秀才園亭　段約之園亭
段氏園亭　題何氏宅園亭
眞讃二首　獨飯
每見王太丞邑事甚冗而剸劇之暇猶
能出佳篇因成小詩
見遠亭

登大茅山頂

一峯高出衆山顛疑隔塵沙道里千俯視煙
雲來不極仰攀蘿蔦去無前人間已换嘉平

帝地下誰通句曲天陳迹是非今草莽紛紛
流俗尚師仙

登中茅山

脩然杖屨出塵囂鷄犬無聲到穴寥欲見五
芝莖葉老尚攀三鶴羽翰遥容溪路轉迷樵
徑仙几風來得墮樵輿罷日斜歸亦懶更磨
碑蘚認前朝

中茅峯石上徐鍇篆字題名

百年風雨草苔昏尚有當年墨法存紙恐終
隨蠡碑盡西風吹燒蒲秋原

登小茅峯

捫蘿路到半天窮下視茅州杳靄中物外真
游來几席人間榮願付岑通白雲坐起龍池
杳明月歸時鶴馭空回首三君誰更似子房
家世有高風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

玉堂新樣世爭傳况以蠻溪綠石鐫嗟我長
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乂埋瘴霧看猶
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抱色似論心
於此亦同堅

蓬萊詩 走萊詩署 樹公良史

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怜我憶家極目江
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

登飛來峯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鷄鳴見日昇不畏浮
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同陳伯通錢材翁遊山二君有詩因
次元韻

秋來閑興每登臨因叩精藍望碧岑強策羸
驂尋水石忽驚幽鳥下煙林經時覽物悲歡
異自古忘名趣向深安得湖山歸我手靜看
雲意學無心

平甫游金山同大覺見寄相見後次
韻二首

名參時宰道人林氣蓋諸公弟季心勝踐肯
論山在險冥捜欲與海爭深揺揺北下隨帆
影踽踽東來想足音握手更知禪伯遠隔雲
霾鷲碧千尋

二

淮南開士好叢林慧劒何年出水心獨往便

應諸漏盡相逢未免故情深擸窺山鳥有眞意窓聽海潮非世音一笑上方人事外不知衰境兩侵尋

雪中遊北山呈廣州使君和叔同年

南枝歲晚亦花開有底堪隨驛使來看取鐘山如許雪何須持寄嶺頭梅

山行

出寫清淺景歸穿蒼翠陰平頭均楚製長耳嗣吴吟暮嶺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誰同此眞意倦鳥亦幽尋

郊行

柔桑採盡綠陰稀蘆箔蠶成密繭肥聊向村家問風俗如何勤苦尚凶飢

出郊

川原一片綠交加深樹冥冥不見花風日有情無處著初迴光景到桑麻

懷府園

槐陰過雨盡新秋盆底看雲映水流忽憶小金山下路綠蘋稀處看游鯈

眞州東園作

十年遍歷人間事却遶新花認故叢南北此身知幾日山川長在淚痕中

題黄司理園

爲憶去年梅凌寒特地來園前空腸盡渾未有花開

次韻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未歸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鎖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羇客多傷涕自揮我亦悠悠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王浮梁太丞之聽訟軒有水禽三巢于竹林之上恬而自得邑人作詩以美之因次元韻

水邊舟動多驚散何事林間近絕疑野意肯從威令至舊巢猶有主人知見王太丞詩不關歛啄春江暖自在飛鳴夏日遲覽德豈無丹穴鳳到時應讓向南枝

陳君式大夫恭軒

恭軒静對北堂林新斸檀欒一畝陰膝下往來前日事眼中封殖去年心每懷鐫苦沾餘

瀝獨喜絃歌有嗣音肯御名會須門閥大世資何用蒲籯金

寄題思軒

名郎此地昔徘徊天誘良孫接踵來萬壓尚歆餘澤在一軒還向舊堂開右軍筆墨空殘沼内史文章秖廢臺邑子從今誇勝事豈論王謝世稱才

題正覺院籊龍軒二首

北軒名字經平子愛此吾能爲賦詩山雨江風一披拂籊龍還自有吟時

二

仙事茫茫不可知籊龍空此見孫枝壺中若有閑天地何苦歸來問葛陂

題友人鄭居水軒

田中三畝宅水上一軒開爲有漁樵樂非無仕進媒搓頭收晩釣荷葉卷新醅坐説魚興美切名挽不來

題正覺和上人籊龍軒

風玉蕭蕭數畝秋籊龍名爲道人留不須乞米供高士但與閑軒作勝遊此地七賢誰笑傲何時六逸自賡酬優尋表境心無著尚有家風似子猷上人請子命名

寄題脩廣明碧軒

明碧軒南竹數叢別來江外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白髮翁

超縣舍西亭三首

山根移竹水邊栽已見新篁破嫩苔可惜主人官便滿無因長向此徘徊

二

主人將去菊初栽落盡黃花去却迴到得明年官又滿不知誰見此花開

三

收功無路去無田竊禄食窮城度兩年更作世間兒女態亂栽花竹養風煙

垂虹亭

坐覺塵襟一夕空人間似得羽翰通暮天窈窈山銜日爽氣駸駸客御風草木韻沉高下外星河影落有無中飄然更待乘桴伴一到扶桑興未窮

臨吳亭

補穿葺漏僅區區志義殊嗟士大夫欲致太平非一日謾勞使者報新書

望越亭

亂山千頃翠相圍衮衮滄江去復歸安得病身生羽翼長隨沙鳥自由飛

射亭

因射名衙茲亭序賢仍閱兵庶民觀禮教群冠避威聲城壘前相壯谿山勢盡傾宜哉百里地桴鼓未嘗鳴

烏江亭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太湖恬亭

檻臨溪上綠陰圍溪月高低入翠微日落斷橋人獨立水涵幽樹鳥相依清遊始覺心無累靜觀誰知世有機更待夜深同徙倚秋風斜月釣船歸

籌思亭 在轉運司廨後圃

昔人何計亦何思許國憂民適此時寓興中原為遠趣託名華榜有新詩數株碧柳蒼苔地一丈紅蕖綠水池坐聽楚謡知歲美想銜杯酒問花期

游亭

西崦水冷冷泓罔有游亭自從春草長遥見秪青青

疊翠亭

煙籠遠浦迷芳草日照澄湖浸碧峯幸有清罇堪酩酊忍陪良友不從容

題玉光亭

傳聞天玉此埋堙千古誰分僞與真每向小庭風月夜却疑山水有精神

題致政孫學士歸來亭

彭澤陶潛歸去來餘風千載出塵埃明時佚老心無異故里高門子有才更築園林負城郭長留花月映池臺却尋五柳先生傳山水區區但可哀

見遠亭一絶上王郎中

高亭谿可望朝暮對谿山野色軒楹外霞光几席間

次韻吴季野題岳上人澄心亭

空亭五月尚寒生回首塵沙自鬱蒸砌水亂
流穿石底野雲高出蔽山眉躋攀欲絕人間
世締名御應從物外僧腸胃坐來清似洗神奇
未怪佛圖澄
次韻舍弟賞心亭即事二首
檻折簷傾野水傍臺城佳氣已消亡難披榛
莽尋千古獨倚青冥望八荒坐覺塵沙昏遠
眼忽看風雨破驕陽扁舟此日東南興欲盡
江流萬里長

霸氣消磨不復存舊朝臺殿秪空村孤城倚
薄青天近細雨侵凌白日昏稍覺野雲乘晚
霽却疑山月是朝暾此時江海無窮興醒客
忘言醉客喧
遊賞心亭寄虔州女弟
秀發千山霽清涵萬里秋滄江天上落明月
鏡中流眼與魂俱斷身依影獨留爲憐幽興
極不見爾來遊
鍾山西庵白蓮亭
山亭新破一方苔白帝留花滿四隈野艷輕
明非傅粉秋光清淺不憑村鄉窮自作幽人
伴歲晚誰爲靜女媒可笑遠公池上客却因
松菊賦歸來
華藏院此君亭
一逕森然四座涼殘陰餘韻興何長人憐直
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與蒿藜同雨
露終隨松栢到冰霜煩君惜取根株在乞與
伶倫學鳳凰
江亭晚眺
白下嶓嵫外秋生沆碭間清江無限好白鳥

不勝閑雨過雲收嶺天空月上灣歸鞍侵調
角回首六朝山
徐秀才園亭
茂松脩竹翠紛紛正得山阿與水濱笑傲一
生雖自樂有司還欲選方聞
段約之園亭
愛公池館得忘機初日留連至落暉菱暖紫
鱗跳復沒柳陰黃鳥囀還飛徑無凡草唯生
竹盤有嘉蔬不采薇勝事閑州雖或有終非
吾土豈如歸

段氏園亭

欹眠隨水轉東垣一點炊煙映水昏漫漫芙蕖難見路脩脩楊柳獨知門青山呈露新如染白鳥嬉游靜不煩朱雀航邊今有此可能遥望武陵源

題何氏宅園亭

荷葉參差卷榴花次第開但令心有賞歲月任渠催

眞讃二首

我與丹青兩幻身世間流轉會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今人猶昔人

二

此物非他物今吾即故吾今吾如可狀此物若爲摹

獨飯

窻明兩不借榻淨一籧篨相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安能問香積誰可告華胥獨飯墻陰轉看雲坐久如

每見王太丞邑事甚冗而刺劇之暇猶能過訪山館兼出佳篇爲贈仰歎才力因成小詩

我看繁訟煩搔首君富才明見亦常尚有閑襟尋水石更留佳句似池塘松苗地合分高下鳧鶴天教有短長徐上青雲猶未晚可無音問及滄浪

見遠亭

高亭豁可望朝暮對谿山野色軒楹外霞光几席間樹侵蒼靄沒鳥背夕陽還草帶平沙闊煙籠別戍閑圃畦花氣合田徑燒痕斑樵笛吟晴塢漁航出暝灣登臨及芳節宴喜發朱顔夾砌陳旌旆褰簾進佩環觀風南國最應宿紫宸班康樂詩名舊蕪音詎可攀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七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律詩

昭文齋　定林昭文齋
金陵郡齋　金陵郡齋偶作
鄭子憲新起西齋　出城訪無黨宿齋舘
草堂　平山堂
蒙城清燕堂　荅韓持國芙蓉堂
史教授獨善堂　過劉全美所居
幕次憶漢上舊居　題朱郎中白都莊
題中書壁　次韻仲庶省中畫壁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題友人壁　書陳祈兄弟屋壁
書何氏宅壁　題湯泉壁
題舫子
題永慶壁元澤遺墨數行

昭文齋（朱龍題余尺林所居旧作）

我自山中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定林院昭文齋

定林齋後鳴禽散秖有提壺邃屋簷苦勸道人沽美酒不應無意引陶潜

金陵郡齋

談經投老捧悠悠為吏文書了即休深炷爐香閑齋閤卧聽簷雨瀉高秋

金陵郡齋偶作

萬事悠悠心自知強顏於世轉參差移床獨向秋風裏卧看蜘蛛結網絲

鄭子憲新起西齋

謾（倶名）軒窻意亦深滔滔浮俗倦登臨詩書千載經綸志松竹四時瀟洒心晚枕不容春夢到夜燈惟許月華侵行看富貴酬勤苦車馬重來瑣碧陰

出城訪無黨因宿齋舘

關外尋君信馬蹄謾成詩句任天倪花枝到眼春相映山色侵衣晚自迷今日笑談還許共經年勞逸固難齊生涯零落歸心懶多謝慇勤杜宇啼

草堂

草堂今寂寞往事竊山椒蕙帳今留鶴蘿衣空掛貂生皆墮天黍隱或寄公朝巢潁何勞

怒東風浟自揺

平山堂

城北橫岡走翠虬一堂高視兩三州淮岑日對朱欄出江岫雲齊碧瓦浮墟落耕桑公豈悌杯觴談笑客風流不知峴首登臨處壯觀當時有此不

蒙城清燕堂

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後世風庭下早知閑處木坐間遥想御絲桐飄然一往何時得倪御

塵沙欲作翁

荅韓特國芙蓉堂

投老歸來一幅巾尚私榮禄備藩臣芙蓉堂下蹤秋水且與龜魚作主人

史敎授獨善堂

湖海十年舊林塘三畝餘静非談者隱貧勝富人居列鼎亦何有幅巾聊自如猶應不獨善學子滿階除

過劉全美所居

西崦晴天得強扶出林知有故人居數能過

我論奇字當復令公見異書

幕次憶漢上舊居 和湖樂道靜定

漢水決決繞鳳林峴山南路白雲深如何憂國忘家日尚有求田問舍心直以文章供潤色未應風月負登臨超然便欲遺榮去却恐元龍會見侵

題朱郎中白都莊

瀟灑桐廬守滄洲寄一廛山光隣釣岸江氣雜炊煙藜杖聽鳴櫓籃輿看種田明時須共理此興在佗年

題中書壁

夜開金鑰詔辭目對御抽毫草帝綸須信朝家重儒術一時同牓用三人

次韻吴仲庶省中畫壁

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寫滄洲九衢京洛風沙地一片江湖草樹秋行數魚慵賓共樂卧看鷗鳥吏方休知君定有扁舟意却爲丹青肯心留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茆簷長掃静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

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二

桑條索漠柳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在半山園

題友人壁

茆簷前後欠松蘿百甲乘閑向此過澗水遠田山影轉野林留日鳥聲和蕭條雞犬逢人少想象乾坤發興多世事不如閑靜處知君出處意如何

書陳祈兄弟屋壁

千里歸來倦宦身欲尋田宅豫求鄰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書何氏宅壁

有興提魚就公煑此言雖在已三年皖灊終負幽人約空對湖山坐惘然

題陽泉壁示諸子有欲閑之意

吟哦一水上披寫衆峯間偶運非彭澤留名比峴山君才今尚稷家行古原顏平世雖多學安能易地閑

題舫子

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

題永慶壁元澤遺墨數行

永慶招提墨數行歲時風露每悽傷殘骸豈久人間世故有情鍾未可忘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王文公文集六十九

律詩

示元度秘校　　詳定幕次呈樂道從聖
戲示蔣穎叔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示德逢　　臺上示吳愿
示耿天騭二首　　示公佐
示俞秀老二首　　示江公佐外厨遺火
示董伯懿　　示李時叔二首
示長安君　　示四妹
仲元女孫　　示寶覺三首

示永慶院秀老　　示道原
口占示禪師　　示無著上人
示王鐸主簿　　示報寧長老
北山暮歸示道人二首
戲贈約之二首　　示俞處士
懷張唐公　　傷京兆杜嬰大醇二首
夢張朔州　　思王逢原二首
哭王令　　旅思

示元度秘校

畫舩南北水遙通日暮幅巾芸行中行到月臺邊翠碧背人飛過子城東

詳定幕次呈聖從樂道

殿閣掄掄覆等差從旦今日擅文華揚雄識字無人敵何遜能詩有世家舊德醉心如美酒新篇清目勝真茶一觴一詠相從樂傳說猶堪異日誇

戲示蔣穎叔

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欲臺淮舸共尋源且踏青青繞杏園憶我舊詩光宅路依然桑柳映花繁

示德逢

先生貧散故人風經想柴桑在眼中憐憨雞豚非孟子勤勞禾黍信周公深藏組麗三千牘靜占寬閑五百弓處世但令心自可相知何藉一劉龔

臺上示吳愿

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

示耿天騭二首

挾策能傷性揹書可盡年弦歌無舊習香火有新緣白土長岡路朱湖小洞天望公時顧我於此暢幽悁

二

雁澤門西日未俄水明沙淨卷纖羅綠瓊洲渚青瑤嶂付與詩工敢琢磨

示公佐

殘生傷性老躭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

示俞秀老三首

繚繞山如涌翠岐人家一半在煙蘿時豐笑語春聲早地僻追尋野興多窄堵朱甍開北向招提素脊隱西阿暮年要與君携手處處相煩作好歌

二

不見故人天際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綠成白雪三千丈細草孤雲一片愁

三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未怕元劉妨獨步每思陶謝與同遊

示江公佐外厨遺火

刀匕初無欲清人如何竈鬼尚嫌嗔脩脩短褐方圓火冉冉青煙巳被宸邂逅焚巢連鳥雀倉黃濡幕愧比鄰王陽幸有囊衣在報賞焦頭亦未貧

示董伯懿

穿橋度塹只閑行詠石嘲花亦謾成嚼蠟已能忘世味畫脂那更惜時名長干里北寒山紫白下門西野水明此地一廛須卜築故人他日訪柴荊

示李時叔二首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爲白下東南尉藜杖緇巾得往還

二

千山訪我幾摧輈清坐來看十日留勢利白頭何足道古人傾蓋有綢繆

示長安君

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自憐湖海三年

隔又作塵沙萬里行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
應見鴈南征

示四妹

孟光求婿得梁鴻廡下相隨不諱窮貞舉才
名今日事蕭條門巷古人風五噫尚與時多
忤一笑兼忘我婁空六月塵沙不相貸泫然
播首又西東

仲元女孫

雙鬢婚戲我庭除争挽新花比[illegible]
鬟知不久汝翁那更鑷髭鬚

示寶覺三首

火煖窻明粥一盂晨興相對寂無魚翛然迥
出山林外别有禪天好淨居

二

支頤横口語推鬚曲肱眠莫問誰賓主安知
汝輩年鄰雞生午寂幽草弄秋妍却憶東窻
簟蠹藤故宛然

三

重將壞色染衣裾共卧鍾山一塢雲客舍黄
梁今始熟鳥殘紅柹昔曾分

示永慶院秀老

禪房借枕得重歆陳迹翛然尚有詩嗟我與
公皆老矣拂天松栢見栽時

示道原

久不在城市少留心悵然幽芳可攬結佇子
飲雲泉

口占示禪師

去歲别南嶽前年返溈潭臨機一句子今日
遇同叅

示無著上人

一切法無差水牛生象牙莫將無量義欲覓
妙蓮華

示王鐸主簿

君正忙時我正閑如何同得到鍾山夷門二
十年前事四首黄塵一夢間

示報寧長老

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新營棄
械我檀越曾悟布毛誰比丘

北山暮歸示道人二首

千山復萬山行路有無間花發蜂遞繞果垂

猿對攀獨尋寒水度欲趂夕陽還天黑月未上兒童初掩關

二

還家豈不樂生事未應閑朝日已復出征鞍方便攀傷心百道水閡目數重山何以忘羇旅偷然醉夢間

戲贈約之二首

城郭山林路半分君家塵土我家雲莫吹塵土來汚我我自有雲持寄君

二

竹栢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

示俞處士

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捿前踏于蔿何如雲卧唱松風

懷張唐公

直諒多為世所排有懷長向我前開暮年惆悵誰知此南陌東阡獨往來

京兆杜嬰大醇能讀書其言近莊其為人曠達而廉清自託於醫無貴賤請之輒往卒也以詩二首傷之

蕭然野衣巾能忘至老貧避囂依市井蒙垢出埃塵接物工齊物勞身耻為身傷心宿昔地不復見斯人

二

叔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歸歸古人風舊宅雨生菌新阡寒轉蓬存亡誰一問嗟我亦窮空

夢張劒州

萬里憐君蜀道歸相逢似喜語還悲江淮別業依前處日月新阡卜幾時自説曲阿留未穩即尋湓水去猶疑茫然却是陳橋夢昨日春風馬上思

思王逢原二首

蓬蒿今日想紛披塚上秋風又一吹妙質不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廬山南墮當書案湓水東來入酒巵陳迹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當時

二

百年相望濟時功歲路何知向此窮鷹隼奮

飛鳳羽短騏驎埋沒馬群空中郎舊業無兒付康子高才有婦同想見江南原上墓樹枝零落紙錢風

哭王令

布衣阡陌動成群卓犖高才獨見君杞梓豫章蟠絕壑騏驎騕褭跨浮雲行藏已許終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

旅思

此身南北老愁見問征途地大蟠三楚天低入五湖看雲心共遠步月影同孤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九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律詩

若耶溪歸興　出塞
入塞二首　西去
舟過長蘆　過徐城
重過余婆岡市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出金陵　初到金陵二首
憶金陵三首　清明輦下憶金陵
憶鄞　泊船瓜洲
發館陶　泊姚江二首
初憩和州　將次洺州憩漳上
將次鎮南　將次相州
別皖口　過皖口
離昇州作二首　別灊皖二山
望淮口　入瓜步望楊州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離鄞至菁江東望　信州回車館中作
眞州馬上作　東陽道中
句容道中　尹村道中
赴召道中

二弟附師道舟上汴

秦淮泛舟　　泛舟

舟還江南阻風　　東流令羅官阻風

蘇州道中順風

若耶溪歸興

若耶溪上踏莓苔興罷張帆載酒回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

出塞

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淚落濛濛吹濕漢衣冠

入塞二首

荒雲凉雨水悠悠鞍馬東西皷吹休尚有燕人數行淚回頭却望塞南流

二　此一首誤在題試院壁觀其文乃是出塞辭奉使詩録不載恐脱不敢輒收次之附於入塞之後

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萬里如今持漢節却尋此路使呼韓

西去

馬頭西去百沾襟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憂傷過事紛紛出疾病乘虛壘壘侵手把詩篇卧空屋欲歌商頌不成音

舟過長蘆

木落草搖洲渚昏泊舩深閉雨中門回燈秖欲尋歸夢見女紛紛强笑言

過徐城

七年五過徐城縣自笑皇皇此世間安得身如倉庚氏一官能到子孫閑

重過余溪岡市

憶我東遊未有鬚扶裹重此駐肩輿市中年少今誰在曾叟當街六十餘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春風秖涕洟花發鳥啼皆有思忍尋棠棣鶺鴒詩

出金陵

白石岡頭草木深春風相與散衣襟浮雲映郭留佳氣飛鳥隨人作好音

初到金陵二首

江湖歸不及花時空遶扶踈緑玉枝夜直去年看蓓蕾晝眠今日對紛披

二

乞得膠膠擾擾身五湖煙水替風塵秪將鳬鴈同爲侶不與龜魚作主人

憶金陵三首

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想見舊時遊歷處煙雲渺渺水茫茫

二

煙雲渺渺水茫茫繚繞蕪城一帶長蒿目黃塵憂世事追思塵迹故難忘

三

追思塵迹故難忘翠木蒼藤水一方聞說精廬今更好好隨殘汴理歸艎

清明輦下懷金陵

春陰天氣草如煙時有飛花舞道邊院落日長人寂寂池塘風慢鳥翩翩故園回首三千里新火傷心六七年青蓋皂衫無復禁可能乘興酒家眠

憶鄞

明州城郭畫圖傳尚憶西亭一艤船投老光陰非復昔當時風月故依然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秪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發館陶

促轡數殘更似聞雞一鳴春風馬上夢沙路月中行笳鼓遠多思衣裘寒始輕稍知田父隱燈火鬧柴荆

泊姚江二首

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喚取仙人來住此莫教辛苦上層城

二

軋軋櫓聲急蒼蒼江日低吾行有定止潮汐自東西

初憇和州

衣足一囊弊粟餘三釜陳猶佚食貧地已媿省煩人塵土病催老風波愁過春詩書今在眼還欲討經綸

將次洺州憇漳上

漠漠春風裏茸茸綠未齊平田鷗散啄深樹馬迎嘶地入河流曲天隨日去低高城已在

眼聊復解輕齋

將次鎮南

豫章江面朔風驚浩蕩帆船破浪行目送家山無幾許千年空想螻蛄聲

將次相州

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臺西八九丘螻蟻往還空壟畝騏驎埋沒幾春秋功名蓋世知誰氏氣力迴天到此休何必地中餘故物魏公諸子分衣裘

別皖口

浮煙漠漠細沙平飛雨濺濺嫩水生異日不知來照影更添華鬢幾千莖

過皖口

皖城西去百重山陳迹今埋杳靄間白鬢行藏空自感春風江水照衰顏

離泉州作二首

相看不忍發滲滲春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

二

殘菊冥冥風更吹雨如梅子欲黃時相看握手搵無語愁滿眼前心自知

別灊皖二山

鄉壘新恩借舊朱欲辭灊皖更躊躕攢峯列秀應譏我飽食虛年執禮虛

望淮口

白煙瀰漫接天涯點點長空一道斜有似錢塘江上望晚潮初落見平沙

入瓜步望揚州

落日平村一水邊蕪城掩映秖蒼然白頭追想當時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病起行山山更險下窮溪谷上通天乘高欲作東南望青壁松杉滿眼前

離鄱至菁江東望

村落蕭條夜氣生側身東望一傷情丹樓碧閣無處所只有谿山相照明

信州回車館中作二首

太白山根秋夜靜亂泉深水遶床鳴病來空館聞風雨恰似當年枕上聲

二

山木漂揺卧弋陽因思太白夜牀浪芭蕉一
枕西窻雨復似當時水遶床

眞州馬上作

身隨飢馬日中行眼入風沙困欲盲心氣已
勞形亦弊自憐於世欲何營

東陽道中

山藪吳天𡺸江蟠楚地深浮雲堆白玉落日
瀉黃金渺渺隨行旅紛紛換歲陰強將詩詠
物收拾濟時心

句容道中

荒煙寒雨暮山重草木冥冥但有風二十四
年三往返一身長在百憂中

尹村道中

滿眼霜吹宿草根漫知新歲不逢春却疑青
嶂非人世更覺黃雲是塞塵萬里張侯能奉
使百年曾子肯辭親自憐許國終無用何事
紛紛客此身

赴召道中

海氣冥冥漲楚氛汀洲洄薄水横分青松十
里鍾山路秪隔西南一片雲

得書知二弟附陳師道舟上汴

兒童聞太丘邂逅兩心投與汝今爲伴知吾
不復憂園桃已解蕚沙水欲鷁舟一見南飛
鴈江邊肯更留

秦淮泛舟

強扶衰病牽淮舸尚怯春風泝午潮花與新
吾如有意山於何處不相招

泛舟

柴荆散策靜涼飇隱几扁舟白下潮紫磨月
輪升靄靄帝青雲幕卷寥寥數家雞犬如相
識一塢山林特見招尚憶木瓜園最好興殘

中路且回橈

舟還江南阻風有懷伯兄

幾時重接汝南評兩槳留連不計程白浪黏
天無限斷玄雲垂野少陰晴平皐望望欲何
向薄宦嗟嗟空此行會有開樽相勸日鶺鴒
隨處共飛鳴

東流頻令罷官阻風示文有按風伯
奏天閽之語荅以四句

令尹罷舟失去期撫然凭几占文移勸君慎

莫譏風伯會有開帆破浪時

蘇州道中順風

北風一夕阻東舟淸曉飛帆落虎丘運數本
來無得喪人生萬事不須謀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律詩

宜春苑　御溝
金明池　葛溪驛
霹靂溝　南澗橋
道光泉　謝安墩二首
鐵幢浦　驪山
巫峽　邵平
中年　黃河
吳江　松江二首
烏塘二首　拓岡
天童山溪上　江寧夾口五首
相州古瓦　望夫石
王村　京城
東城　北城
出城　長垣北
安豐張令修芍陂　東岡
東皋　東陂二首
山陂　北山
山前　山中

隴東西二絶句　東江

春江　江

江南　江上五首

南浦　斜徑

北牕　北望

宜春苑

宜春舊臺沼日暮一登臨解帶行蒼蘚移鞍坐綠陰樹踈啼鳥遠水靜落花深無復增修事君王惜費金

御溝

渺渺金河漲欲平數支分渌報清明常縈輦路漂花去更引流盃送酒行靜見金輿穿樹影清含玉漏過牆聲裊頻一照自多感回首江南春水生

金明池

宜秋西望碧參差憶看鄉人禊飲時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𢶡如癡青天白日春常好綠鬢朱顏老自悲跋馬未堪塵滿眼夕陽偷理釣魚絲

葛溪驛

欹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床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淒涼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踈桐葉半黃

霹靂溝

霹靂溝西路柴荆四五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

南澗橋

撲撲煙嵐繞四阿物華終恨未能多故應斗起三千丈始奈重山複嶺何

道光泉

籜龍將雨繞山行往遠投深靜有聲雲涌浴槽朝自暖虹垂齋鑊午還晴銅瓶各滿幽人意玉甃因高正士名神力可嗟妨智巧桔槔零落便蒼生

謝安墩二首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二

謝公陳迹自難追山月淮雲秪往時一去可

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相伊

鐵幢浦

憶昨初爲海上行日斜來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歸去廻首山川覺有情

驪山

六籍燃除士不磨驪山如此盜兵何五陵珠玉歸人世却爲詩書發冢多

巫峽

神女音容詎可求青山回抱楚宮樓朝朝暮暮空雲雨不盡襄王萬古愁

邵平

天下紛紛未一家販繒屠狗尚雄誇東陵豈是無能者獨傍青門手種瓜

中年

潁城百雉擁高秋驅馬臨風想聖丘此道門人多未悟爾來千載揔悠悠

黃河

派出崑崙五色流一支黃濁貫中州吹沙走浪幾千里轉側屋閭無處求

吳江

莽莽昔登臨秋風一散襟地留孤嶼小天入五湖深柑橘無千里魚鰕有萬金吾雖輕范蠡終欲此幽尋

松江

宛宛虹霓墮半空銀河直與此相通五更漂渺千山月萬里淒涼一笛風鷗鷺稍回青靄外汀洲時起綠蕪中騷人自欲留佳句忽憶君詩思已窮

二

來時還似去時天欲道來時已惘然秪有松江橋下水無情長送去來船

烏塘

地僻居人少山稠伏獸多怒貔朝搏碼嘵虎夜窺騾雞落生孫竹門庭上女蘿未應悲寂寞六載一經過

二

烏塘渺渺碌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携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

柘岡

萬里紛紛只偶然老來容易得新年柘岡西

路花如雪迴首春風最可憐

天童山溪上

溪水清漣樹老蒼行穿溪樹踏春陽溪深樹密無人處唯有幽花渡水香

江寧夾口五首

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

二

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夜泝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青燈展轉中

三

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南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

四

日西江口落征帆却望城樓淚滿衫從此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

五

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楓欲死繫船猶有去年痕

相州古瓦

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聲名動世人

望夫石

雲鬟煙鬢與誰期一去天邊更不歸還似九疑山上女千秋長望舜裳衣

王村

晻靄王村路春風北使旗塵催輕騎走寒咽短簫吹攬轡聯貂帽投鞭各酒卮紛紛小兒女何事倚牆窺

京城

三年衣上禁城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蒼波秋萬頃扁舟長寄夢中身

東城

東城酒散夕陽遲南陌鞦韆寂寞垂人與長餅卧芳草風將急管度青枝

北城

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回首北城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

出城

慣作野人多野興欲爲時用少時材出城偶

與沙塵背轉覺谿山入眼來

長垣北

攬轡長垣北貂寒不自持霜風急鼓吹煙月暗旌旗騎火流星點牆桑亞戟枝柴荆掩春夢誰見我行時

安豐張令修芍陂

桐鄉振廪得周旋芍水修陂道路傳目想儕功追往事心知為政自當年魴魚撥撥歸城市秔稻紛紛載酒船趁相祠堂仍好在勝遊思為子留篇

東岡

東岡歲晚一登臨共望長河映遠林萬竅怒號風喪我千波競湧水無心

東皐

起伏晴雲徑縱横暖水陂草長流翠碧花遠沒黃鸝趁製從人笑矣吟得自怡東皐興不淺游走及芳時

東陂二首

東陂風雨卧黃雲贖水翻溝隔隴分春王取新知不晚腰鐮今日已紛紛

二

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遊無端隴上翛翛麥橫起寒風占作秋

山陂

山陂院落今接種城郭樓臺已放燈白髮逢春唯有睡睡閒啼鳥亦生憎

北山

榮祿嗟何及明恩愧未酬欲尋西掖路更上北山頭

山前

山前溪水漲潺潺山後雲埋不見山不趁雨來耕水際即穿雲去卧山間

山中

隨月出山去尋雲相伴歸春晨花上露芳氣著人衣

隴東西二絕句

隴東流水向東流不肯相隨過隴頭秪有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替人愁

二

隴西流水向西流自古相傳到此愁添却征

人無限淚怪來嗚咽已千秋

東江

東江木落水分洪伐盡黃蘆洲渚空南澗夕
陽煙自起西山漠漠有無中

春江

春江渺渺抱牆流煙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揚
花人不見青旗催日下城頭

江

靈源開闢有龜縮但相隨逝折山能礙奔流
海與期泥沙拆蚌蛤雲雨暗蛟螭欲問深何
處憑夷秪自知

江南

江南春起稚秋至尚波濤問舍才能定呼舟
已復操行歌付浩蕩歸夢得蕭騷冉冉欲何
補紛紛為此勞

江上五首

村落家家有濁醪青旗招客解祗裯春風似
補林塘破野水逕連草樹高寄食舟車隨處
槳行歌天地此身勞逶迴自負平生意豈是
明時惜一毛

二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却低迴青山繚
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三

江水漾西風紅花脫晚紅離情被橫笛吹過
亂山東

四

潮連風浩蕩沙引客淹留落日更清坐空江
無近舟共看蘋葦宅聊即稻粱謀未敢嗟艱
食凶年半九州

五

書自江邊使鄉隣病餓稠何言萬里客更作
百身憂補敗今誰卹趨生我自羞西南雙病
眼落日倚篷舟

南浦

南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
畫橋西

斜徑

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遙對北山岑草頭蛺
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

北牕

病與衰期每強扶雞壅桔梗亦時須空花根蔕難尋摘夢境煙塵費掃除耆域藥囊真妄耳軒轅經匱或元無北牕枕上春風暖謾讀毗耶數卷書

北望

欲望淮南更白頭杖藜蕭颯倚滄洲可憐新月為誰好無數晚山相對愁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律詩

春日二首　春雨二首
春晴　春風
春寒　禁中春寒
春郊　春怨
次青陽　暮春三首
晚春二首　惜春
秋日　秋夜二首
舒州七月十七日雨　秋風
秋興　秋露
冬日　歲晚
除日　上元夜戲作
上元戲呈貢甫　上巳聞苑中樂聲
壬辰寒食　九日
乘日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欲雪　雨晴
初晴　江雨
雨中　宿雨
日西

春日二首

冉冉春行暮菲菲物競華鶯猶求舊友燕肯貧家室有賢人酒門無長者車醉眠聊自適歸夢到天涯

二

柴門照水見青苔春逕花枝漫漫開路遠遊人行不到日長啼鳥去還來

春雨二首

城雲如雪柳傲傲野水横來強滿池九十日春渾得雨故應留闘作花時

二

苦霧藏春色愁霖病物華幽奇無可奈強醻一杯霞

春晴

新春十日雨雨晴門始開静看著苔紋莫上人衣來

春風

一馬春風北首燕却疑身得舊山川陽浮樹外滄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日借嫩黄初著柳雨催新緑稍歸田回頭不見辛夷樹始覺

看花是去年

春寒

春風滿地月如霜拂曉鍾聲到景陽花底袂衣朝宿衛柳邊新火起嚴粧冰殘玉甃泉初動水澁銅壷漏更長從此暄妍知幾日便應鶗鴂損年芳

禁中春寒

青煙漠漠雨紛紛水殿西廊北苑門已著單衣猶禁火海棠花下怯黄昏

春郊

青秧漫漫出初齊雞犬遥聞路却迷但見山花流出水那知不是武陵溪

春怨

掃地待花落惜花輕著塵遊人少春戀踏去却尋春

次青春

十載九華邊歸期尚眇然秋風一乗傳更覺負林泉

暮春三首

北風吹雨送殘春南澗朝來渌映人昨日杏

花都不見故應隨水到江濱

二

無限殘紅著地飛谿頭煙樹翠相圍楊花獨得春風意相逐晴空去不歸

三

芙蕖的歷抽新葉苜蓿闌干放晚花白下門東春已老莫嗔楊柳可藏鴉

晚春（效玄盧集詩）

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斜倚屏風搔首坐滿簪華髮一床書

二

散策東崗亦已勞橫堂西轉有亭皐絮飛度屋何許柳花落滇溝無數桃

惜春

滿城風雨滿城塵蓋紫藏紅謾惜春春去自應無覓處可憐多少惜花人

秋日

莫言秋草未知秋今日風雲已自愁獨傍黃塵騎一馬行看蕭索聽颼飀

秋夜二首

客卧書顛倒蟲鳴坐寂寥殘燈生暗暈重露集寒條真樂閑尤見深禪靜更超此懷無與晤擁被一長謡

二

慢逗長風細窻留半月斜浮煙暝綠草泫露冷黃花獨曳綠雲架仍尋度水槎歸時參夜半鄰犬靜中譁

舒州七月十七日雨

行看野氣來方勇卧聽秋聲落竟慳淅瀝未生羅豆水蒼忙空失晥公山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巫祝萬端曾不救秖疑天賜雨工閑

秋風

揫斂一何饕天機亦自勞牆隈小鼪動屋角盛呼號漠漠鷩沙密紛紛斷柳高江湖豈在眼昨夜夢波濤

秋興

千蹊百隧散林丘圖畫風煙一色秋但有興來隨處好楊朱何苦涕橫流

秋露

日月凋何急荒庭露送秋初疑宿雨泫稍怪曉霜稠曠野騁馳獵華堂已御裘空令半夜鵲抱此一端愁

冬日

擾擾今非昔漫漫夜復晨風沙不貸客雲日欲迷人散髮愁邊老開顏醉後春轉思江海上一洗白綸巾

歲晚

月映林塘澹天涵笑語涼俯窺怜綠淨小立佇幽香携幼尋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

除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酥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上元夜戲作

馬頭乘輿尚誰先曲巷橫街一一穿盡道滿城無國豔不知朱戶鎖嬋娟

上元戲呈貢父

車馬紛紛白晝同萬家燈火暖春風別開閶闔天外特起蓬萊陸海中盡取繁華供俠少秪分牢落與衰翁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

上巳聞苑中樂聲

苑中誰得從春遊想見漸臺乞欲留御水曲隨花影轉宮雲低繞樂聲留年華未破清明節日暮初回祓禊舟更覺至尊思慮遠不應全為拙倡優

壬辰寒食

客思似楊柳春風千萬條更傾寒食淚欲漲冶城潮巾髮雪爭出鏡顏朱早凋未知軒冕樂但欲老漁樵

九日

九日無歡可得追飄然隨意歷山陂蔣陵西曲風煙慘也有黃花一兩枝

乘日

乘日塞垣入御風塘路歸胡皆躍馬去鴈却背人飛煙水吾鄉似家書驛使稀怱怱照頰色恨不洗征衣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金明池道柳參天投老重來聽管絃飽食太

官還惜日夕陽臨水意茫然

欲雪

天上雲驕未肯同晚來雪意已填空欲開新酒邀嘉客更待天花落坐中

雨晴

晴明山鳥百般催不待桃花一半開雨後綠陰空遶舍總將春色付莓苔

初晴

幅巾慵整露蒼華度隴深尋一徑斜小雨初晴好天氣晚花殘照野人家

江雨

冥冥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化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

雨中

尚疑櫻欲吐已恠菊成漂紫莧凌風怯青苔挾雨驕長閑故有味多難自無聊牢勞笑荆晚生涯付一瓢

宿雨

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魚吹塘水動鴈拂塞垣飛宿雨驚沙盡晴雲晝徧稀卻愁春夢短燈火著征衣

日西

日西階影轉梧桐簾捲青山簟半空金鴨火銷沈水冷悠悠殘夢鳥聲中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律詩

漢武　子貢
孟子　雄聃
楊子三首　韓子
宰嚭　商鞅
蘇秦　范雎
郭解　張良
曹參　韓信
伯牙　范增二首
嘲叔孫通　賈生二首
兩生　王章
李白　諸葛武侯
謝安　世上
讀史　讀漢書
讀漢功臣表　讀後漢書
讀蜀志　讀唐書
讀開成事

漢武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

子貢

一來齊境助姦臣去誤驕王亦苦辛曾國存亡宜有命區區翻覆亦何人

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雄聃

雄也營身足聃兮誤汝多捐書知聖已絕學柰禽何

楊子三首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楊雄當時薦口終虛語賦擬相如却未工

二

九流沈溺道真渾獨泝頹波討得源歲晚強顏天祿閣秖將奇字與人言一本作道真尤溺九流渾

三

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思入無倫他年未免投天祿虛爲新都著劇秦

韓子

紛紛易盡百年身擧世何人識道眞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一本作黜黜雖令識道眞

宰嚭

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

商鞅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蘇秦

已分將身死勢權惡名磨滅幾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後却悔初無二頃田

俗作殞

范雎

范雎相秦傾九州一言立斷魏齊頭世間禍故不可忽簀中死屍能報讎

郭解

藉交雖有不背恩漢法歸成棄市論平日五陵多任俠可能推刃報王孫

張良

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

曹參

束髮河山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

韓信

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

伯牙

千載朱絃無此悲欲彈孤絕鬼神疑故人捨我歸黃壤流水高山深自知

范增二首

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有道弔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兒

俗作殞

二

鄛人七十謾多奇爲漢歐民了不知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

叔孫通

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蕝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

賈生二首

漢有洛陽子少年明是非所論多感槩自信

肯依違死者若可作今人誰與歸應須蹈東
海不若涕沾衣

二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
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兩生

兩生才器亦超群黑白何勞強自分好與騎
奴同一處此時俱事衛將軍

王章

志士軒昂非自謀近臣當為國深憂區區女
子無高意追念牛衣暖即休

李白

李白今何在挑紅巳索然君看赤松子猶自
不長年

諸葛武侯

慟哭揚顒為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
蜀支全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謝安

謝公才業自超群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
區等士國可能王衍勝商君

世上

范蠡五湖收遠迹管寧滄海寄餘生可憐世
上風波惡最有仁賢不敢行

讀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黠
闇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糟粕所傳非粹
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
千秋紙上塵

讀漢書

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時跡自窮畢竟論
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

讀漢功臣表

漢家分土建忠良鐵券丹書信誓長本待山
何如帶礪何緣菹醢賜侯王

讀後漢書

錮黨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精微可憐竇
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

讀蜀志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
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

讀唐書

志士無時亦少成中才隨世就功名并汾諸子何爲者坐與文皇立太平

讀開成事

姦圉紛紛不爲明有心天下共無成空令執筆螭頭者日記君臣口舌爭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律詩

金陵懷古四首　憶江南
歲晚懷古　懷舊
詳定述懷　後苑詳定書懷
有感五首
召赴資政殿聽讀詩義感事 吳沖卿
讀維摩經有感
自金陵至丹陽有感
還自舅家書所感　閑居遣興
貴州虞部使君訪及道舊切有感惻因成小詩
欲往鍾山以雨止
夏夜舟中頗涼有感　追感正月十五事
吳任道說應舉時事　經局感言
淨因長老歌月見懷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金陵懷古四首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豪華盡出成功後逸樂安知與禍雙東府舊基留佛

刺後庭餘唱落船窓黍離麥秀從來事且置
興亡近酒缸

二

天兵南下此橋江敵國當時指顧降山水雄
豪空復在君王神武自無雙留連落日頻回
首想像餘墟獨倚窓却恠夏陽裁一葦渡家
何事費罌缸

三

地勢東回萬里江雲間天闕古來雙兵纏四
海英雄得聖出中原次第降山水寂寥埋王

氣風煙蕭颯滿僧窓廢陵壞冢空冠劍誰復
沾纓酹一缸

四

憶昨天兵下蜀江將軍談笑士爭降黃旗已
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劍一雙破堞自生新草
木廢宮誰識舊軒窓不須搔首尋遺事且倒
花前白玉缸

憶江南

城南城北萬株花池面冰消水見沙迴首江
南春更好夢爲蝴蝶亦還家

歲晚懷古

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訐桑
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
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袪惑者吾今
欲辯已忘言

懷舊

黃塵投老倦忽忽故迹盆池種水紅落日欹
眠何所憶江湖秋夢櫓聲中

評定述懷

簾垂咫尺斷經過把卷空聞笑語多論衆勢

難專可否法嚴人更謹誰何文章直使看無
類勳業安能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寥廓未應
回首顧張羅

次韻樂道評定後苑書懷

文墨由來妙禁中家傳豈獨賦河東平生聽
想風聲早數日追隨笑語同御水新如鴨頭
綠宮花更有鶴翎紅看花弄水聊爲樂不晚
朝廷相弱翁

有感五首

懷抱難開醉易醒曉歌悲壯動秋城年光斷

送朱頻老世事栽培白髮生三畝未成幽處宅一身還逐衆人行可憐蝸角能多少獨與區區觸事爭

二

重將白髮傍牆陰陳迹茫然不可尋花鳥揔知春爛漫人間獨自有傷心

三

載酒欲尋江上舟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獨倚春風立看却花飛觸地愁

四

春入園林百草香池塘冰散水生光身閑是處堪携手何事低回兩鬢霜

五

楚天如夢水悠悠花底殘紅漫不收獨遶去年垂淚處還將牢落對滄洲

召赴資政殿聽讀詩義感事 吴沖卿

雪銷鳷鵲御溝融燕見殊恩綴上公晝日乍驚三接寵正風獲聽二南終解頤共仰天顏喜牆面裁容聖域通午漏漸長知禹惜侍臣何術補堯聰

讀維摩經有感

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

自金陵至丹陽道中有感

數百年來王氣消難將往事問漁樵花方黍地皆蕪沒山借揚州更寂寥荒埭暗鷄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豪華祗有諸陵在往往黃金出市朝

還自舅家書所感

行行過舅居歸路指親廬日苦樹無賴天空雲自如黃焦下澤稻綠碎短樊蔬沮溺非吾意憫嗟聊駐車

閑居遣興

慘慘秋陰綠樹昏荒城高處閉柴門愁消日月忘身計靜對溪山憶酒樽南去干戈何日解東來馹騎此時奔誰將天下安危事一把詩書子細論

欲往鍾山以雨止

北山朝氣澹高秋欲往愁霖獨少留散策緣岡初見日興隨雲盡復中休

貴州虞部使君訪及道舊竊有感惻因成小詩

韶山秀拔江清瀉氣象還能出搢紳當我垂髫初識字看君揮翰獨驚人鄞籤忽報旌麾入齋閤遥瞻組綬新握手更誰知往事同時諸彦略成塵

夏夜舟中頗涼因風所感

扁舟畏朝熱望夜倚危檣日共火雲退風兼水氣涼未秋輕病骨微曙浣愁腸堅我江湖意滔滔興不忘

癸夘追感正月十五事

正月端門夜金輿縹緲中傳觴三鼓罷縱觀萬人同警蹕聲如在嬉遊事已空但令千載後追詠太平功

呉任道說應舉時事

懸瓠城南陂水深春泥滿眼路嶇嶔獨騎瘦馬銜殘雨前伴茫茫不可尋

經局感言

自古能全已不才豈論騏驥與駑駘放歸自食情雖適絡首猶存亦可哀

淨因長老樓上翫月見懷疑君堤夢在清都之句

道人心與世無求隱几蕭然在北樓坐對高梧傾曉月看翻清露洗新秋登臨更欲邀元亮披寫還能擬惠休顧我不知天上樂虚疑昨夜夢仙遊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經世才難就田園路欲迷慇懃將白髮下馬照清溪

二

歲熟田家樂秋風客自悲茫茫曲城路歸馬日斜時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律詩

崇政殿詳定偶題　後殿朝次偶題　中書偶成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偶書　偶成二首
雨過偶書　即事十五首
季春上旬苑中即事
崇政殿後春晴即事
省中沈文通廳事　中書即事

除舒國公　半山即事十首
半山歲晚即事二首　半山春晚即事
過山即事　春日即事
舟夜即事　初夏即事
寓言三首　謾成
無題　外厨遺火二絶
回文三首　雜詠絶句十五首
絶句九首

崇政殿詳定幕次偶題

嬌雲漠漠護曾軒嫩水濺濺不見源禁柳萬條金細撚宮花一段錦新翻身閑始更知春樂地廣還同避世喧不恨玉盤冰未賜清談終日自蠲煩

後殿朝次偶題（後殿試進士詳定幕次　次韻和楊樂道舍人）

百年文物士優游萬國今方似綴旒發策東堂招儁乂回輿北苑罷倡優忽隨諸彦登龍尾尚憶當年應鵠頭獨埋清光無補報更慙虚食太官羞

中書偶成

忽忽余年往茫茫不自知慇懃照清淺邂逅

見衰遲輸世無賢業容身有聖時歸歟今可矣何以長人爲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戴盆難與望天兼自笑虚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偶書

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

偶成二首

漸老偏諳世上情已知吾事獨難行脱身負

米將求志勠力求田豈爲名高論頗隨衰俗
廢壯懷難値故人傾相逢始欲寛愁病搔首
還添白髮生

二

風光斷送朱顔去世事栽培白髮生三畝未
成幽處宅一身還逐衆人行

雨過偶書

霈然甘澤洗塵寰南畝東郊共慰顔地望歲
功還物外天將生意與人間霽分星斗風雷
靜涼入軒窻枕簟閒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
霖雨便歸山

即事十五首

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
放朝雲散柰爾黃梅細雨何

二

芙蕖柰夏復宜秋一種今年已滿溝南蕩東
陂無此物但隨深淺見遊儵

三

溝西直下看芙蕖葉底三三兩兩魚若比濠
梁應更樂近人渾不畏舂鋤

四

東皐攬結知新歲西崦翻攀憶去年肘上柳
生渾不管眼前花發即欣然

五

一陂戢水蔣陵西含風卻轉與城齊遇遭碧
銅磨作港逼塞綠錦翦成畦

六

菌蔬小摘嫩還抽畦稻新舂滑欲流枕簟不
移隨處有飽餐甘寢更無求

七

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縱橫一川水高下
數家村靜憩鷄鳴（鳩一作）午荒尋犬吠昏歸來
向人說疑是武陵源

八

蕭蕭三月閉柴荊綠葉陰陰忽滿城自是往
來遊與少春風何處不堪行

九

杖藜隨水轉東岡興罷還來赴一床堯桀是
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全忘

十

圖書老矣尚紛披神劓天黥以有知茅竹結
蟠聊一愒却尋三界外愚癡

十一

老嫌智巧累形軀欲就田翁學破除百歲用
癡能幾許救吾黥劓可無餘

十二

金陵陳迹老莓苔南北遊人自往來最憶春
風石城塢家家桃杏過墻開

十三

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

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

十四

結綺臨春歌舞地荒蹊狹巷兩三家東風漫
漫吹桃李非復當時仗外花

十五

移柳當門何啻五穿松作徑適成三能令心
與身無累未覺公於長者魁

季春上旬苑中即事

輦路行看斗柄東簾垂殿閣轉春風樹林隱
翳燈含霧河漢欹斜月墜空新蘂謾知紅簌
簌舊山常夢直叢叢賞心樂事須年少老去
應無日再中

崇政殿後春晴即事

悠悠獨夢水西軒百舌枝頭語更繁山鳥不
應知地禁亦逢春暖即啾喧

省中沈文通廳事

竹上秋風吹網絲角門常閉吏人稀蕭蕭一
榻卷書坐直到日斜騎馬歸

中書即事

投老鬚為世網纓低回終恐悞平生何時白

石岡頭路渡水穿雲取次行

封舒國公

陳迹難尋天柱源跡封投老誤明恩國人欲
識公歸處楊柳蕭蕭白下門

半山即事十首

誰將石黛染春湖復撚黃金作柳條西崦東
溝從此好筍輿追我莫辭遥

二

雪乾雲靜見遥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
顰為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

三

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鶊綠粼粼起弄日鶯黃裊裊垂

四

水滿陂塘穀滿篝護移蔬果亦多收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賽元豐第一秋

五

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壤音曾侍王皆知帝力曲中時有譽堯心

六

隨意柴荊手自開松岡度塹復登臺小橋風露扁舟月迷鳥羇雌竟往來

七

露積山禾百種收漁梁亦自富鰕鱔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二秋

八

湖海元豐歲又登旅生猶足暗溝塍家家露積如山巃黃髮咨嗟見未曾

九

豚柵雞塒晻靄間暮林搖落獻南山豐年處處人家好隨意飄然得往還

十

秋雲放雨靜山林萬壑崩湍共一音欲記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

半山歲晚即事二首

日密畏前境淵明欣故園那知飯不賜所喜菊猶存亦有牀坐好但無車馬喧誰爲吾侍者稚子候柴門

二

長者一牀室先生三徑園非無飯滿鉢亦有酒盈樽不起華邊坐常開柳際門護知談實相欲辯已忘言

半山春晚即事

春風取花去遺我以清陰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床敷每小息杖屨或幽尋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

過山即事

却過茲山已九年江湖身世只飄然曲城丘墓心空折鹽步庭闌眼欲穿慘慘野雲生隴底蕭蕭飢馬立風前轉多愁思催華髮早晚

輕舟上秀川

春日即事

池北池南春水生桃花深處好閑行細思擾擾夢中事何用悠悠身後名

舟夜即事

火炬臨逕岸餘光照客船水明魚中餌沙暖鷺忘眠感槩無窮事遲回欲曉天山泉如有意枕上送潺湲

初夏即事

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

寓言三首

太虛無實可追尋葉落松枝證古今若見桃花生聖解不疑還自有疑心

二

本來無物使人疑却爲參禪買得癡閑道無情能說法面牆終日妄尋思

三

未能達本且歸根真照無知豈待言枯木發前猶失路那堪春入武陵源

護戍

請時無路取封侯病卧牛衣已數秋日月不膠時易失感今懷昔使人愁

無題二首

世事一何稠論心日已愉尚蒙今士笑宜見古人羞老圃聊須問良田亦欲求非關畏獄覓無責易身脩

二

默默長年有所思世間談笑強追隨蒼髯欲出朱顏去更覺求田問舍遲

外廚遺火二絶

竈鬼何爲便赫然似嫌刀机苦無羶圖書得免同煨燼却賴廚人清不眠

二

青煙散入夜雲流赤焰侵尋上瓦溝門户便疑能灸手比鄰何苦却焦頭

回文三首

碧蕪平野曠黃菊晚村深客倦留甘飲身閑累苦吟

二

夢長隨汞漏吟苦雜跦鍾動蓋荷風勁沾裳
菊露濃

三

迸月川魚躍開雲嶺鳥翻徑斜荒草惡臺廢
治花繁

雜詠絶句十五首

春風過柳綠如繰晴日烝紅出小桃池暖水
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皋

一

勲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煙中漠

漠江南岸更與家人一少留

三

白頭重到太寧宮玉佩瓊琚在眼中歌舞可
憐人暗換花開花落幾春風

四

神物登天擾可騎如何孔甲但能羈當時若
更無劉累龍意茫然豈得知

五

文成五利老紛紛方丈蓬萊但可聞萬里出
師求寶馬飄然空有意凌雲

六

朝陽映屋擁書眠夢想鍾山一慨然投老安
能長忍垢會當歸此濯寒泉

七

烏石岡頭躑躅紅東江柳色漲春風物華人
意曾相值永日留連草莽中

八

昏黑投林晚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
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九

百年禮樂逢休運千里江山極勝遊邪似鮑
昭空寫恨不爲王粲秖消憂

十

六年湖海老侵尋千里歸來一寸心西望國
門搔短鬢九天宮闕五雲深

十一

故畦抛汝水新壟寄鍾山爲問揚州月何時
照我還

十二

已作湖陰客如何更遠遊章江昨夜月送我

到揚州

十三

諸聖南朝寺三年到百回不知牆下路今日幾荷開

十四

排李石城塢餉田三月時柴荆常自閉花發少人知

十五

將母邗溝上留家白紵陰月明聞杜宇南北揔關心

絶句

陂麥連雲慘淡黄緑陰門巷不多涼更無一片桃花在借問春歸有底忙

二

聊行弄芳草獨坐隱團蒲問客茅簷日君家有此無

三

紅梨無葉庇花身黄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陳

四

州橋蹋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故未遥今夜重聞舊嗚咽却看山月話州橋

五

萬事黄粱欲熟時世間談笑謾追隨雞蟲得失何須筭鵬鷃逍遥各自知

六

染雲為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有歲華

七

溝港重重柳山坡處處梅小輿穿麥過狹逕繚桑回

八

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九

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繅成白雪桑重緑割盡黄雲稻正青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六

律詩

進字説　成字説後
試院中五絶句　詳定試卷
讀詔書　禁直
夜直　西垣當直
省中　省中絶句
精衛　杖策
嘲白髮　代白髮荅
作翰林時　朝退
西帥　獨臥三首
午睡　晝寢
欹眠　露坐
欲歸　晚歸
到家　辛酉九月二十二夢
夢　寤起舍弟尚未巳
祥雲　水花
詠穀　題翁
題舫子　戲長安嶺石（又僞荅一首）
促織　破冢二首

臘享　人間
釣者　閔旱
五更　泝栰
高魏留　雙廟
張主部廟　小姑
學士院畫屏　惠崇畫
觀明州圖　觀王氏雪圖
碁　宮詞
何處難忘酒二首　江東召歸
還自河北應客　代陳景文

進字説

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

成字説後

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謾將糟魄汙脩門

試院中五絶句

少時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

白髮無聊病更侵移床卧竹向秋陰朝來鴈背西風急吹折江湖萬里心

三

咫尺淹留可柰何東西虛共一姮娥堦前葉樹應搖落此夜清光得幾多

四

青燈照我夢城西坐上傳觴把菊枝怱怱覺來頭更白隔牆聞語趁朝時

五

蕭蕭疎雨吹簷角噎噎暝蛩啼草根鬧却荒庭歸未得一燈明滅照黃昏

詳定試卷

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楊雄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

讀詔書 熙寧七年

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群策頗說新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禁直

翠木交陰覆兩簷夜天如水碧恬恬帝城風月看常好人世悲哀老自添

夜直

金鑪香盡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西垣當直

共說才高世所珍諸賢誰敢望光塵討論潤色今爲美學問文章老更醇賦擬相如真復似詩看子建的應親仍聞悟主言多直許史家兒往往嗔

省中

大梁春雪滿城泥一馬常瞻落日歸身世自知還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

省中絶句

世故紛紛護白頭欲尋歸路更遲留鍾山北遶無窮水散髮何時一釣舟

精衛

帝子銜冤久未平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

石無云補待見桑田我變更

杖策

杖策窺園日數巡攀花弄草興常新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書一語真

嘲白鬚

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

代白鬚荅

從衰得白自天機未怪長青與願違看取春條隨日長會須秋葉向人稀

丁酉二十六

五

作翰林時

習習春風拂柳條御溝春水已冰消欲知四海春多少先向天邊問斗杓

退朝

門外鳴騶送響頻披衣強起趁雞人火城夜闇雲藏闕玉坐朝寒雪被宸遊近欲成雙白鬢蕭條難得兩朱輪猶憐退食親朋在相與吟哦未厭貧

西帥

吾君英睿超光武良將西征捍隗囂節誓斬郅支聊出塞生擒頡利始歸朝一丸豈慮封函谷千騎無由飲渭橋好立功名標竹素莫教空說霍嫖姚

獨卧三首

誰有鋤耰不自操可憐園地滿蓬蒿欲尋春物無蹊徑獨卧南床白日高

二

茅簷午影轉悠悠門閉青苔水亂流百囀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牆頭

三

辛丑三十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愁

六

午睡

簷日陰陰轉牀風細細吹倏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

晝寢 甲子四月十七日午時作

井逕從蕪漫青藜亦倦扶百年唯有且萬事總無如弃置蕉中鹿驅除屋上烏獨眠聰日午往往夢華胥

欹眠

翠幙卷東岡歆眠月半床松聲悲永夜荷氣
馥初涼清話非無寄幽期故不忘扁舟亦在
眼終自懶衣裳

露坐

露坐看滿月飄然風度荷珠跳散作點金湧
合成波芳歲老易晚良宵閑獨多秋風不成
寐吾樂豈絃歌

欲歸

水漾青天暖沙吹白日陰塞垣春錯莫行路
老侵尋綠稍還幽草紅應動故林留連一盃

酒滿眼欲歸心

晚歸

岸逈重重柳川低渺渺河不愁南浦暗歸伴
有姮娥

到家

五年覉旅倦風埃舊里依然似夢回猿鳥不
須懷悵望溪山應亦笑歸來身閑自覺貧無
累命在誰論進有材秋晚吾廬更蕭灑沙邊
煙樹綠迴迴

記夢辛酉九月二十二夜夢高郵土

山道人赴蔣山北集雲峯爲長老已
而坐化復出山南與國寺與余同卧
一榻探懷出片竹數寸上繞生絲屬
余藏之余弃弗取作詩與之曰

月入千江體不分道人非復世間人鍾山南
北安禪地香火他時供兩身

夢

黃粱欲熟且留連謾道春歸莫悵然蝴蝶豈
能知夢事蘧蘧飛墮晚花前

瘧起舍弟尚未已示道原

側足呻吟地連甍瘴瘧秋窮鄉醫自拙小市
藥難求肝膽疑俱破筋骸謾獨瘳慰君遠從
我契闊每同憂

祥雲

冰入春風漲御溝上林花氣欲飛浮未央至
瓦猶殘雪却爲祥雲映日流

水花

一陂春水遶花身花影妖饒各占春縱被春
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

詠穀

可憐臺上穀轉目已険繁不解詩人意何為

樂陂園

題扇

王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
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題舫子

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黄犢草坐占
白鷗沙

戲長安嶺石

附巘憑崖豈易躋無心應合與雲齊橫身勢

欲填滄海肯為行人惜馬蹄

代荅

破車傷馬亦天成所託雖高豈自營四海不
無容足地行人何事此中行

促織

金屏翠幔與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秋向貧
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絇絲

破冢二首

埋沒殘碑草自春狐風時出地中塵墻間夜
半分珠玉獨是當時乞祭人

二

殘棹穿來欲幾春蕭蕭長草沒騏驎墻間或
有樵蘇客未必他年醉飽人

臘享

明星慘澹月參差萬竅含風各自悲人散廟
門燈火盡却尋殘夢獨多時

人間

人間投老事紛紛才薄何能強致君一馬黄
塵南陌路眼中唯見北山雲

釣者

釣國平生豈有心解甘身與世浮沉應知渭

水車中老自是君王著意深

閔旱

靈場奔走尚無功去馬來車道不通風助劉
雲陰更密水爭高岸氣尤雄平時溝洫今多
廢下戶京囷久已空肉食自嗟何所報古今
憂國願年豐

五更

青燈隔幔映悠悠小雨含煙凝不流秖聽螢
聲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秋

沂栰

沂栰開新屋扶輿遠故園事遺心獨寄路斷目空存野果寒林寂螢花午篳温難忘舊時處欲宿愧桑門

高魏留

魏留十七助防邊埋沒盐州十九年衣穫窮空委胡婦幾㭊年苦待山田關河舊路頻回百腹背他時兩受鞭遊迫得歸邪戰死毋隨人去亦蕭然

雙廟　張巡許遠

兩公天下駭無地與騰驤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中原擅兵革昔日幾侯王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亡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志士千年淚泠然落奠觴

張工部廟

使節紛紛下世中幾人曾到此城東獨君遺像今如在廟食真須德與功

小姑

小姑未嫁與蘭支何恨流傳樂府詩初學水仙騎赤鯉竟尋山鬼從文貍繽紛文檻空棠檝綽約煙鬟獨桂旗弄玉有祠終或往飛瓊無夢故難知

學士院畫屏

六幅生綃四五峯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里遥望鍾山與此同

惠崇畫

斷取滄州趣移來六月天道人三昧力變化只和鉛

觀明州圖

明州城郭畫中傳尚記西亭一艤船投老心情非復昔當時山水故依然

觀王氏雪圖

崔嵬相映雪垂垂茅屋柴門住半峯想有幽人遺世事獨臨青嶂倚長松

棊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

宮詞

六宮新粧倪錦三宮巧仗叢花一片黃雲起處內人遥認官家

何處難忘酒二首 擬白樂天作

何處難忘酒英雄失志秋廟堂生莽卓巖谷死伊周賦斂中原困干戈四海愁此時無一盞難遣壯圖休

二

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皋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鼓鳴詩

江東召歸

昨月君恩誤賜環歸腸一夜繞鍾山雖然眷戀明時[illegible]男環[illegible]有[illegible]丹

文集二十六

河[illegible]可北[illegible]

嫂[illegible]閣[illegible]俗[illegible]傳[illegible]如材[illegible]知[illegible]味[illegible]

寬[illegible]去水移民[illegible]防動家初出入鉞[illegible]

哦 或非[illegible]

陳景文書

[illegible]遇蝶猜野性[illegible]比[illegible]山

歸[illegible]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六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律詩

後殿牡丹未開
與微之同賦梅花三首
與薛秀才弈棊賭梅花詩 又代薛秀才
[illegible]暮呈道原 溝上梅花
[illegible] 紅梅
江梅 [illegible]
海棠花 [illegible]沙
酴醾金沙二花合發
天[illegible]許浪山千葉梅
荷花 杏花
薔薇四首 詠菊二首
城東寺菊 和晚菊
殘菊
木芙蓉 拒霜花
石竹花二首 黃花
越人以幕養花二首 楊柳
五柳 魚兒
蔣山手種松 文師種松

文集七十七

道傍大松人取為明

古松　移松皆死

玉晨大檜鶴廟古松　景福殿前栢

牆西樹　山櫻

蒲葉　四月果

芳草　隴麥

朱朝議移㳂雲蘭　償薛秀才橙本

折花病中

集禧觀池上賦野鵝　和惠思波上鷗

邢太保鶺鴒翼　見嬰戲作

鷹　池鴈

燕　歸燕

吐綬雞　黃鸝

鳩　蟬

驢二首　馬死

後殿牡丹未開

紅襆未開知婉娩紫囊猶結想芳菲此花似欲留人住山鳥無端勸我歸

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三首

漢宮嬌額半塗黃粉色凌寒透薄裝好借月魂來映燭恐隨春夢去飛揚風亭把盞酬孤豔雪徑回輿認暗香不為調羹應結子直須留此占年芳

二

結子非貪鼎鼐嘗偶先紅杏占年芳從教臘雪埋藏得却怕春風漏洩香不御鉛華知國色秪裁雲縷想仙裝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鄭谷海棠詩太子美無心為發揚而子美有東閣官梅動詩興之句）

三

淺淺池塘短短牆年年為爾惜流芳向人自有無言意傾國天教抵死香鬚裊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臘巧能裝嬋娟一種如冰雪依倚春風笑野棠

與薛秀才奕棊賭梅花詩輸一首

華髮尋春喜見梅一株臨路雪培堆鳳城南陌佗年憶杳杳難隨驛使來

又代薛秀才一首

野水荒山寂寞濱芳條弄色最關春故將明豔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

對碁呈道原

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碁明朝投
局亦未晚從此亦復不吟詩

溝上梅花

亭亭背暖臨溝處脉脉含芳映雪時莫恨夜
來無伴侶月明還見影參差

梅花

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遥知不是雪為有
暗香來

紅梅

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
杏花看

江梅

江南歲盡多風雪也有紅梅漏洩春顏色淩
寒終慘澹不應摇落始愁人

山亭楊梅

北山無鄰蹋故國有楊梅悵望心長折慇懃
手自栽暮年逢火改晴日對花開萬里烏塘
路春風自往來

海棠花

綠嬌隱約眉輕掃紅嫩妖饒臉薄粧巧筆寫
傳功未盡清才吟詠興何長

題金沙

海棠開後數金沙高架層層吐絳葩咫尺西
城無力到不知誰賞魏家花

酴醾金沙二花合發

相扶照水弄春柔似矜夸斂似羞碧合晚
雲霞上起紅爭朝日雪邊流我無丹白知如
夢人有朱鉛見即愁擬此冶容詩所忌故將
樛木比綢繆

耿天騭許浪山千葉梅見寄

聞有名花即謾栽殷懃準擬故人來故人歲
歲相逢晚知復同看幾度開

荷花

亭亭風露擁川坻天放嬌嬈豈自知一舸超
然他日事故應將爾當西施

杏花

垂楊一徑紫苔封人語蕭蕭院落中獨有杏
花如喚客倚墻斜日數枝紅

薔薇四首

午陰寛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紅藥似
嫌塵涴汙青條飛上別枝開
二
酴醾一架最先來夾水金沙次第栽濃綠扶
疎雲對起醉紅撩亂雪爭開
三
北山輸綠漲横陂直塹回塘灧灧時細數落
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四
故作酴醾架金沙祇謾栽似矜顏色好飛度

雪前開
詠菊二首
補落迦山傳得種閻浮檀水染成花光明一
室眞金色復似毗耶長者家
二
院落秋深數菊叢綠花錯莫兩三蜂蜜房歲
晚能多少酒盞重陽自不供
城東寺菊
黄花漠漠弄秋暉無數蜜蜂花上飛不忍獨
醒辜爾去慇懃為折一枝歸

和晚菊
不得黄花九日吹空看野葉翠葳蕤淵明酩
酊知何處子美蕭條向此時委翳似甘終草
莽栽培空欲傍藩籬可憐蜂蝶飄零後始有
閑人把一枝
殘菊
黄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折得一
枝還好在可憐公子惜花心
木芙蓉
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燕脂色未濃正似美

人初醉著強擡青鏡欲粧慵
拒霜花
落盡群花獨自芳紅英渾欲拒嚴霜開元天
子千秋節戚里人家承露囊
石竹花二首
退公詩酒樂華年欲取幽芳近綺筵種玉亂
抽青節瘦刻繒輕染絳花圓風霜不放飄零
早雨露應從愛惜偏已向美人衣上繡更留
佳客賦嬋娟
二

春歸幽谷始成叢地面芬敷淺淺紅車馬不
臨誰見賞可憐亦解度春風

黃花

四月楊州芍藥多先時為別苦風波還家忽
忽驚秋色獨見黃花出短莎

越人以幕養花因游其下二首

幕天無日地無塵百紫千紅占得春野草自
花還自落落時還有惜花人

二

尚有殘紅已可悲更容迴首秪空枝莫嗟身
世渾無事睡過春風作惡時

楊柳

楊柳杏花何處好石梁茅屋雨初乾綠垂靜
路要深駐紅寫清陂得細看

五柳

五柳榮桑宅三楊白下亭往來無一事長得
見青青

魚兒

遶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尚相歡無人挈
入滄江去汝死那知世界寬

蔣山手種松

青青石上歲寒枝一寸巖前手自移聞道近
來高數尺此身蒲柳故應衰

文師種松

陽坡風暖雪初融度谷遙看積翠重磊砢拂
天吾所愛他生來此聽樓鍾

道傍大松人取為明

虬甲龍鬚不易攀亭亭千尺蔭南山應嗟此
地無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

古松

森森直榦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萬壑風
生成夜響千山月照掛秋陰豈因糞壤栽培
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廟乏材應見取世無
良匠勿相侵

移松皆死 重

李白今何在桃紅已索然君看赤松子猶自
不長年

王晨大檜鶴廟古松最為佳樹

壇廟千年草不生幽真曾此蔭餘清月枝地
上流雲影風葉天邊過雨聲材大賢於人有

用節高仙與世無情秦山陂下今迷處苦里
宫中謾得名
景福殿前栢
香葉由來耐歲寒幾經眞賞駐鳴鑾旅通御
水龍應蟄枝纈宫雲鶴更盤怪石誤蒙三品
號老松先得大夫官知君勁節無榮慕寵辱
紛紛一等看
牆西樹
牆西高樹結陰稠步屧窮年向此留白日屢
移催我老清風一至使人愁紛紛暝鳥驚還
合𨚗𨚗涼蟬咽欲休回首舊林歸未得相看
知復幾春秋
山櫻
山櫻抱石蔭松枝比並餘花最發遲賴有春
風嫌寂寞吹香渡水報人知
蒲葉
蒲葉清淺水杏花和暖風地偏緣底綠人老
爲誰紅
四月果
一春強半勸花風幾日園林幾樹紅汲汲追

攀常恨晚紛紛吹洗忽成空行看果下蒼苔
地已作人間白髮翁豈惜解鞍留夜歡此身
醒醉與誰同
芳草
芳草知誰種緣堦已數叢無心與時競何苦
綠葱葱
朧麥
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遊無端朧
上脩脩麥橫起風寒占作秋
朱朝議移法雲蘭 二
幽蘭有佳氣千載閟山阿不出阿蘭若豈遭
乾闥婆
償薛秀才楫木
濯錦江邊木有楫小園封殖佇華滋地偏或
免桓魋伐歲晚聊同庾信移
折花病中
獨卧南窻榻脩然五六旬已聞隣杏好故挽
一枝春
集禧觀池上詠野鵝
池上野鵝無數好晴天鏡裏雪毰毸似憐喧

暖鳴相逐疑戀寛閑去却回京洛塵沙工點
汚江湖矰弋飽鸞猜羽毛的的人難近嗟此
謀身或有才

和惠思波上鷗

翩翩白皃鷗汎汎水中游西來久不見夢想
在滄洲

邢太保有鶴折翼以詩傷之家有記
翎經冥二韻而忘其詩者因作四韻

不爲摧傷改性靈靜中猶見好儀形每憐今
日長垂翅却悔當時誤剪翎醫得舊創猶有
法相知多難豈無經稻粱且向人間見昔羨
摶風起北冥

見鸂鶒戲作

雲木何時兩翅翻玉籠金鎖秪煩寃直須強
學人間語舉世無人解鳥言

鴈

北去還爲客南來豈是歸倦投空渚泊飢貼
今雲飛垣柵雞長暖灘池鵞自肥憐渠不知
此更墮野人機

池鴈

羽毛摧落向人愁當食哀鳴似有求萬里衡
陽冬欲暖失身元爲稻粱謀

燕

處處定知秋後別年年長向社前逢行藏似
欲追時節豈是人間不見容

歸燕

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
錦書迴

吐綬雞

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
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黃鸝

野花吹盡竹娟娟尚有黃鸝最可憐婭姹不
知緣底事背人飛過北山前

鵙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
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蟬

白下長干何可見風塵愁殺庾蘭成去年今
日青松路亦自聞蟬第一聲

驢二首

力倦龍象或難堪唇比僊人亦未慙臨路長鳴有眞意盤山弟子久同参

二

雖得康莊亦好還每逢溝壍便知難由來此物非他物莫道何曾似仰山

馬死

恩寛一老寄松筠晏卧東窻度幾春天廐賜騶龍化去謾容小蹇載閑身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太皇太后挽辭二首
永昭陵
吳正肅公挽辭三首
賈魏公挽辭二首
韓忠獻挽辭二首
晏元獻挽辭三首
吳相公挽辭
孫威敏公挽辭
崇禧馬給事挽辭二
陳動之袐丞挽辭二
尚書工部鄭公挽辭
譚虞部挽辭　馬玘大夫挽辭
蘇才翁挽辭　王中甫挽辭
王逢原挽辭　葛興祖挽辭
王子直挽辭　孫適挽辭

處士葛君挽辭　李廸叔哀辭
追傷陸修撰三首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悼惠休
永壽縣太君挽辭二首
淵師示寂　弔王致先生
哭慈照大師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
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悁負欲知千載

美道德冠遺編
二
馮几微言絕群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
九重圍天上僊遊遠宮中　御座非最悲帷幄
侍不復未明衣
三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遊遽然虛玉座不復
望珠旒侍旦移巾幘饔人改膳羞尋常飛白
几寂寞暗塵浮
四

同軌群方至因山十月催永違天日表空有
肺肝摧帳殿流蘇卷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
勅西去不更回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御氣方尊極乘雲已沉寥衣冠萬國會陵寢
百神朝夏鼎非傳啓虞羹想見堯誰當授椽
筆論德在瓊瑤
二
玉冊上鴻名猶殘警蹕聲忽辭千歲祝虛卜
五年征羽衛悲哀送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

子世孝在持盈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雋乂
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
啓欽念禹功修
二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
露先晞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鶩飛老臣他日
淚湖海想遺衣
太皇太后挽辭二首

國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高關雎求窈窕卷耳
念勤勞聖淑才難擬休明運繼遭罔原今虛
卜維庚正攀號
二
塗山女德茂京室毋才難具美多前志餘光
永後觀遺衣遷館御祖載出宫葳蕤始神孫
孝長留萬國歡
永昭陵
神闕淡朝暉蒼蒼露未晞龍車不可望杖老
涕沾衣

吳正肅公挽辭三首
昔繼吳公治令從子産遊里門無詩客鄉國
有新丘謀讓裨諶遠文歸賈誼優此時辜怨
寵西望涕空流
二
從容邊塞議抗疏廟堂爭曲突非無驗方穿
有不行朝廷終倚賴賻禭極哀榮豈愧公孫
相平生慕董生
三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朝多側目忌士有

拊心哀書蠹平生簡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
路空得葬車回
賈魏公挽辭二首
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服早
紆丞相綬戎冠再插侍中貂開倉六塔流民
復出甲甘陵叛黨銷東第祇今空畫像當時
於此識風標
二
銘旌蕭颯九秋風薤露悲歌落月中華屋幾
人思謝傳佳城今日閉滕公名垂竹帛書勳

在神寄丹青審象同天上貂蟬曾夢賜歸蒐
應侍紫陽宫
韓忠獻挽辭二首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盛丈夫獨斡斗
杓環帝座親扶日轂匕天衢鋤穢萬里山無
盜衮繡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盡謾憑
陳迹在龜趺
二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曾
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

盡茂德元勲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
無路送靈輀

晏元獻挽辭三首

文章晉康樂經術漢公孫舊秩疑丞貴前功
保傅尊傳呼猶在耳會哭已塡門蕭瑟城南
路鳴笳上九原

二

終賈年方妙蕭曹地已親優游太平日密勿
老成人抗論辭多祕賡歌迹已陳功名千載
下不負漢廷臣

三

感會具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餞日出夜
上騎星宿惠留藩屏餘忠在禁庭音容無處
所髣髴寄丹青

故吳相公挽辭

丙魏雖遭漢道昌豈如公出值虞唐秀鍾舊
國山川氣榮附中天日月光更化事功參虎
變贊元時序得金穰傷心鼓吹城南陌回首
新阡栢一行

孫威敏公挽辭

功名一世事興廢豈人謀重爲蒼生起終隨
逝水流淒涼歸部曲零落掩山丘誰國言猶
在蕘謏可使著

崇禧給事同年馬兄挽詞二首

慶曆公偕起元豐我獨傷兩楹終昔夢五鼎
繼前喪薰歇曾攀桂甘留所憩棠素風知不
墜能世有諸郎

二

藏室亡三篋得之公最多露晞嘗晚景川逝
作前波惠寄輿人誦悲傳挽者歌竹西攜手
處潰洒邈山河

陳動之祕丞挽辭二首

年高漢賈誼官過楚荀卿望古君無憾論今
我未平有風吹畫翣無日照佳城空復文章
在流傳世上名

二

人間三十六追逐孔鸞飛似欲來爲瑞如何
去不歸琴樽已寂寞筆墨尚光輝空復平生
友西華豈易依

贈尚書工部侍郎鄭公挽辭

地蟠江漢久知靈通德門中見老成南去伏
波推將略北來光祿擅詩名蠻章贈綬連三
組畫翣喪車載一旌陰德故應多後福可能
生子但升卿

致仕虞部曲江譚君挽辭

同時獻賦久無人握手悲歡迹已陳它日白
衣霄漢志暮年朱紱水雲身虛容劒几今長
夜小隱山林秪舊春豈惜埋辭追往事齒衰
才盡獨傷神

馬玘大夫挽辭

冠蓋青門道知君自少時從容他日喜奄忽
暮年悲江月明丹旐湖風冷繐帷音容雖可
想材力竟何施

蘇才翁挽辭

空餘一丹旐無復兩朱轓寂寞蒜山渡陂陀
京口原音容歸繪畫才業付兒孫尚有故人
淚滄江相與翻

王中甫學士挽辭

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盛名非
復居人後壯歲如何棄我先種橘園林無舊
業採蘋洲渚有新篇蒜山東路春風綠埋沒
誰知太守阡

王逢原挽辭

蒿里競何在死生從此分譔傳仙掌籍誰見
鬼修文蔡琰能傳業侯芭為起墳傷心北風
路吹淚濕江雲

葛興祖挽辭

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擅出群孫寶暮
年猶主簿上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
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
千載少知君

王子直挽辭

多才自合至公卿豈料青衫困一生太史有
書能敘事子雲於世不徼名丘墳慘淡箕山
綠門巷蕭條潁水清握手笑言如昨日白頭
東望一傷情

孫適挽辭

喪車上新壟哀挽轉空山名與碑長在魂隨
帛暫還無兒漫黃卷有母亦朱顏俛仰平生
事相看一夢間

處士葛君挽辭

楚人黃歇地晉代葛洪家獨擅山川秀相承敬冕華猗君有清尚於世不雄李令子能傳業流光未可涯

李通叔哀辭

通叔李不疑世為閩民通叔再從大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而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士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為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講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鑴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為塗之人而已邪為此憂懼既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適去求其所為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為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

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踰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為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安石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安石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赴既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赴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夭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為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奮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蕩

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與兮羽儀千丗吾君德澤此兮湋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于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槥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慟哭兮予豈有聞予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追傷河中使君脩撰陸公三首

文采機雲後知名實妙年銀鉤工壯麗金薤富清研批鳳多新貴凭熊數外遷空令猗氏監遺愛有良田

二

皖城初得故人詩歎息龍媒跳壯時太史滯留終不偶中郎制作遂無施二千石祿令何有四十車書昔讀知海曲岑雲埋拱木延州空挂暮年悲

三

前旌一幅粉書銘行路知君亦涕零遂失詞人空甫里讀留悲鶴老華亭主張壽燕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歸夢儇龕應不遠新墳

東見海山青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子父母施於族姻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柰何兮哀以吾辭

悼慧休

休公遂不起難料復難忘玉骨隨薪盡空留一分香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辭二首

永壽開封邑長沙返舊塋金葩冷鈿軸粉字暗銘旌薤叉露難濕蘭餘風尚清夔鍾知有在令子令升卿

二

十行金閨籍身開石竅封靈輴悲吉路象服儼虛容韡挽雖多相萊衣不更縫誰知逝川匣劔自喜相從

淵師示寂

寄託荒山鬼與隣一生黃卷不離身百年薪盡隨緣去莫學緇郎更惧人

弔王先生致

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尚蕭條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饘粥永今朝窮塊歲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哭慈照大師

投老唯公最故人相尋長恨隔城闉百年府仰隨薪盡畫手空傳淨戒身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集句詩

懷元度三首　示元度
寄元度　示德逢
示蔡天啓　示道光及安大師
送呂望之　送吳顯道五首
送張明甫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送顯道南歸
江口送道原
貫然來思送程公闢　寄昌叔
贈寶覺并序　贈張軒民贊善
贈蔡肇秘校　贈吳顯道
招葉致遠　戲贈僧湛源二
明妃曲　金陵懷古
即事三首　不詁自明
春雪　春山
閑行　花下
移桃花　蝶
化城閣　金山寺
回紋　虞美人

懷元度三首

秋水纔深八九尺扁舟陡轉得疾如飛可憐物色阻攜手正是歸時君不歸

二

舍南舍北皆春水恰似蒲萄新潑醅不見秋書心若失百年衰病獨登臺

三

自君之出矣何其掛懷抱隱坐屢窮辰山林跡如掃數枝石榴發豈無一時好不可持寄君思君令人老

示元度

思君攜手安能得上盡重城更上樓時獨看雲嶺橫臆長安不見使人愁

寄元度

三山半落青天外遠比凌歊宋武臺人世難逢開口笑生前相遇且銜杯

示德逢

我行其野春日遲遲有菀者柳在河之湄有鳴倉庚豈曰不時求其友聲韻之頑之嗟我懷人何日忘之六日不詹方何為其期逝不至我心西悲跂子望之其室則邇一者之來我心則喜我之懷矣升彼虛矣發而不見云何吁矣

示蔡天啓

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霜刀瑩碧蹄價重百琲珠脫身事幽討禪榻亦晏如忽然變軒昂慎勿學哥舒

示道光及安大師

春日載陽陟彼高岡樂彼之園淮水泱泱維筍及蒲既生既育拚彼飛鳥集于灌木嚶其

鳴矣亂我心曲有懷二人在彼空谷既往既來獨寐寤宿陟則在巘或降于阿瞻望弗及傷如之何

望之將行

江涵秋影鴈初飛沙尾帆檣發漸稀惆悵無因見范蠡夕陽長送釣船歸

送吳顯道五首

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當還以手拊膺坐長歎空手無金行路難丈夫志有在吾徒且加餐屏風九疊雲錦帳千峯如連環上

有橫河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結樓臺影動杳裊沖融間沛然乘天遊下視塵土悲人寰泊舟潯陽郭去去翔虛廓君今王子未成老翁衰老不復如今樂

二

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十五年前此會同天際張帷列樽俎君今此去歸何時我今停盃一問之春風兩岸水楊柳顏色青青今在否偶向東湖更向東杏花兩蕊能白紅落拍舊遊應記得插花走馬明月中流

光荏苒瞻西海明年花開復誰在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少壯幾時奈老何與君把箸擊盤歌歌罷仰天歎六龍忽蹉跎眼中了了見鄉國自是不歸歸便得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

三

臨川樓上梲園中羅幃繡幕圍春風艤船一棹百分空看朱成碧顏始紅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舊事何人與共論惟君與我同懷抱忽憶舊鄉頭已白牙齒欲落眞可惜臨江把臂難再得江水江花豈終極

四

百年衰病獨登臺知有歸日眉方開功名富貴何足道且賦淵明歸去來

五

白玉堂前一樹梅爲誰零落爲誰開唯有春風應最惜一年一度一歸來

送張明甫

艤船一棹百分空十五年前此會同南去北來人自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劉郎劉郎莫先起遇酒當歌且歡喜艤頭朝轉暮千里眼中之人吾老矣九疑連天荒相似負雪崔嵬插花裏聞道衡陽鴈尋常到此迴行逢三一月好與鴈同來鴈來人不來如何不飲令心哀莫厭瀟湘少人處謫官鐏俎定常開

送吳顯道南歸

君不見蔡澤棲遲世看醜髙豪氣英風亦何有忽然變軒昂盛事傳不朽君今幸未成老翁

二十八宿羅心胷何不上書自薦達封侯起第一日中秋月春風等閑度山中舊宅無人住園中青桑葉宛宛澗水流過田中路遥知楊柳是門處萬里蒼蒼煙水暮我欲尋之不憚遠君又暫來還徑去江亭驛路掛城頭憶君秪欲苦死留天際張帷列尊俎君歌聲酸辭且苦人生憔悴生理難使人聽此凋朱顔勸君更盡一杯酒明日路長山復山

江口送道源

六朝人物草連空今日無端入望中江上晚來堪畫處參差煙樹五湖東

賁然來思送程公也公來以葚麋饋我我飲餞之率西水滸故作是詩

念我獨兮亦莫我顧賁然來思程伯休父我有旨酒爾殽伊脯薄言醻之式歌且舞不留不處適彼樂土言秣其馬率西水滸有客宿宿于時語語山有喬松江有渚式遄其歸不我與作此好歌倡予和汝

寄昌叔

早知身是自拘囚年少因何有旅愁自是不歸歸使得陸乘篮轝水乘舟

贈寶覺并序

子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遊焉故賦是詩

大師京國舊志趣江湖逈往與惠詢輩一宿金山頂懷哉苦留戀王事有朝請別來能幾時浮念極含梗今朝忽相見眸子清炯炯夜閑接軟語令人發深省化城出天半遠色有諸嶺白首對滄洲猶思理煙艇

贈張軒民贊善

潮打空城寂寞迴百年衰病獨登臺誰能得似張公子有底忙時不肯來

贈蔡肇秘校

身著青衫騎惡馬日馳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

贈吳顯道

朱顔日夜不如故深感杏花相映紅盡日獨行春色裏醉吟誰肯伴衰翁

招葉致遠

山桃溪杏雨三栽嫩蘂商量細細開最是一年春好處明朝有意抱琴來

戲僧湛源二首

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為看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

二

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半行書子雲識字終投閣幸是元無免破除

明妃曲

妾本漢家子早入深宮裏遠嫁單于國憔悴無復理穹廬為屋氈為墻胡塵暗天道路長去住彼此無消息明明漢月空相識死生難有却迴身不忍重看舊寫真玉顏不是黃金少愛把丹青錯畫人朝為漢宮妃暮作胡地妾猶留青塚向黃昏顏色如花命如葉

金陵懷古

六代豪華空處所金陵王氣黯然收煙濃草遠望不盡物換星移度幾秋畢竟江山誰是主却因歌舞破除休我來不見當時事上盡

重城更上樓

即事三首

漸老逢春能幾回柴門今始為君開莫嫌野外無供給更向花前把一盃

二

一樹瓏璁玉刻成遊蜂多思正經營攀條弄蘂時回顧還繞櫻桃樹下行

三

春風吹園雜花開青天露坐始此迴一盃一盃復一盃笑言溢口何歡咍古人白骨生苺苔我獨不飲何為哉幾時得出禁酒國累麴便築糟丘臺

不詰自明

倉頡造書不詰自明於乎多言秪誤後生

春雪

春雪墮如篩渾家醉不知樵歸說逢虎愁殺路傍兒

春山

春山春水流曲折方屢渡荒乘不知疲行到水窮處依然舊童子要子竹西去歸時始覺

遠草蔓已多露

閑行

遊莫隣雞下五更願為閑客此閑行欲知前面花多處顛倒青苔落絳英

花下

花下一壺酒定將誰舉杯雪英飛舞近疑是故人來

移桃花

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數尺高枝柯蔫綿花爛熳美錦千兩敷亭皐晴溝漲春綠周

遭俯視紅影移漁船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際髣髴秦人逃攀條弄芳畏晼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仙人愛杏令虎守百年終屬樵蘇手我衰此果復易扔蟲來食根那得久瑤池紺紹誰見有更值花時且追酒君能酩酊相隨否

蝶

翅輕於粉薄於繒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夢豈能投死為韓憑

化城閣

曾宮憑風迴兩岸聞鍾聲鑿翠開戶牖緣名雲有高營化城若化出仰攀日月行俯視大江奔茫茫與天平大江蟠嵌根回波自成浪卻略羅翠屏秀色各異狀楞伽海中山杳出霄漢上中有不死庭天龍盡迴向惜哉不得往側坐杳難望登茲巘百憂意欲鏟疊嶂忽憶年少時孤嶼坐題詩空懷焉能果唯有故人知

金山寺

招提憑高岡四面斷行旅勝地猶在險浮梁裊相柱大江當我前颭灩翠綃舞通流與廚

會甘美勝牛乳扣欄出黿鼉幽姿可時覩夜深殿突兀太微凝帝宇壁立兩崖對迢迢隔雲雨天多剩得月月落聞津鼓夜風一何喧大船夾雙艣顛沉在須臾我自撫迎汝始知象教力但度無所苦憶昨狼狽初抵見石與土榮華一朝盡土梗空俯僂人事隨轉軸蒼茫竟誰主咄嗟檀施開繡楹盤萬礎高閣切星辰新秋照牛女湯休起我病轉上青天去攝身凌蒼霞同凭朱欄語我歌爾其聆幽憤得一吐誰言張處士雄筆映千古轄軸一作轉瑞

回紋

碧蕪平野曠黃菊晚村深客倦留甘飲身閑累苦吟

虞美人

虞美人態濃意遠淑且真同輦隨君待君側六宮粉黛無顏色楚歌四面起形勢返蒼黃夜聞馬嘶曉無迹蛾眉蕭颯如秋霜漢家離宮三十六緩歌慢舞凝絲竹人間舉眼盡堪悲獨倚蒼崖結茅屋美人爲黃土草木皆含愁紅芳紫苔處處有聽曲低昂如有求青天漫漫覆長路今人犂田昔人墓虞兮虞兮若何不見玉顏空死處

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

集句歌曲

桂枝香　甘露歌
胡笳十八拍　菩薩蠻
漁家傲二首　雨霖鈴
清平樂　定風波
訴衷情五首　南鄉子二首
浪淘沙
望江南歸依三寶讚

桂枝香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峯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歌後庭遺曲

甘露歌

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間應未有疑是經春雪未消今日是何朝盡日含毫難比興都無色

可泣萬里晴天何處來眞是肩瓊瑰天寒日
暮山谷裏的礫愁成水地上漸多枝上稀唯
有故人知

胡笳十八拍

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
薄將奈何一生抱恨長咨嗟良人執戟明光
裏所慕靈妃媲蕭史空房寂寞施繐帷棄我
不待白頭時

自胡之反持干戈翠蕤雲旓相蕩摩流星白
羽腰間插疊鼓遥翻瀚海波一門骨肉散百

草安得無淚如黃河我生之初尚無爲嗚呼
吾意其蹉跎

身執略兮西入關關山阻脩兮行路難水頭
宿兮草頭坐在野秖殺心膽破更藉雕鞍教
走馬玉骨瘦來無一把幾迴抛鞚抱鞍橋往
往驚墮馬蹄下

漢家公主出和親御厨絡繹送八珍明妃初
嫁與胡兒一生衣服盡隨身眼長看地不稱
意同是天涯淪落人我今一食日還併短衣
數挽不掩脛乃知貧賤別更苦安得康强保

天性

十三學得琵琶成繡幕重重卷畫屏一見郎
來雙眼明勸我酤酒花前傾齊言此夕樂未
央豈知此曲能斷腸如今正南看北斗言語
傳情不如手低眉信手續續彈看飛鴻勸

胡酒

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月下長
吟久不歸當時還見雁南飛彎弓射飛無遠
近青塚路邊南雁盡兩處音塵從此絕唯看
東西望明月

明明漢月空相識道路秖今多擁隔去住彼
此無消息時獨看雲淚橫臆豺狼喜怒難姑
息自倚紅顏能騎射千言萬語無人會謾倚
文章眞末策

死生難有却回身不忍重看舊寫眞暮去朝
來顏色改四時天氣總愁人東風漫漫吹桃
李盡日獨行春色裏自經喪亂少睡眠鶯啼
燕語長悄然

柳絮已將春去遠攀條弄芳畏婉娩憂患衆
兮歡樂鮮一去可憐終不返日夕思歸不得

歸山川滿目淚沾衣華圭苑裏西風起歎息
人間萬事非
寒聲一夜傳刁斗雲雪埋山蒼兒吼詩成吟
詠轉淒凉不如獨坐空搔首漫漫胡天叫不
聞胡人高鼻動成羣寒盡春生洛陽殿回首
何時復來見
晚來幽獨恐傷神唯見沙蓬水柳春破除萬
事無過酒虜酒千盃不醉人含情欲說更無
語一生長恨奈何許飢對酪肉兮不能飧強
來前帳臨歌舞

歸來展轉到五更起看北斗天未明秦人築
城備胡處擾擾唯有牛羊聲萬里飛蓬映水
過風吹漢地衣裳破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
迴頭五步坐
自斷此生休問天生得胡兒擬棄捐一始扶
牀一始坐抱攜撫視皆可憐那知遠使問名
姓引袖拭淚悲且慶悲莫悲於生別離悲在
君家留二兒
掬之育之不羞恥恩情亦各言其子天寒日
暮山谷裏斷腸非關隴頭水兒呼母兮號失

聲依然離別難爲情灑血仰面兮訴蒼天知
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當時愁來歸又恨洛陽宮殿焚燒盡紛紛黎
庶逐黃巾心折此時無一寸慟哭秋原何處
村千家今有百家存爭持酒食來相饋舊事
無人可共論
此身飲罷無歸處心懷百憂復千慮天翻地
覆誰得知魏公垂淚嫁文姬天涯憔悴身托
命於新人念我出腹子使我歎恨勞精神新
人新人聽我語我所思兮在何所母子分離

兮意難任死生不相知兮何處尋
燕山雪花大如席與兒洗面作光澤恍然半
夜天地白閨中紙是空相憶點注桃花舒小
紅與兒洗面作華容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
依舊笑春風
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我與兒
兮各一方憔悴看成兩鬢霜如今豈無騕褭
與驊騮安得送我置汝傍胡塵暗天道路長
遂令再往之計墮渺茫胡笳本出自胡中此
曲哀怨何時終笳一會兮琴一拍此心炯炯

君應識

菩薩蠻

數家茆屋閑臨水輕衫短帽垂楊裏今日是何朝看子度石橋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

漁家傲二首

燈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亂聞說洊亭新水漫騎款段穿雲入島尋幽伴　却拂僧牀褰素幔千巖萬壑春風滿一弄松聲悲急筦驚夢斷西看牕日猶嫌短

平岸小橋千嶂抱柔藍一水縈花草　茆屋數間窻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　午枕覺來聞語鳥欹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揔老貪夢好茫然忘了邯鄲道

雨霖鈴

孜孜矻矻向無明裏強作窠窟浮名浮利何濟堪留戀處輪迴倉卒幸有明空妙覺可彈指超出緣底事抛了全潮認一浮漚作瀛渤本源自性天眞佛秪些些妄想中埋沒貪他眼花陽豔信道本來無物一旦茫然終被閻羅老子相屈便縱有千種機籌怎免伊唐突

清平樂

雲垂平野掩映竹籬茆舍閒寂幽居實瀟灑是處綠嬌紅冶　丈夫運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張若有一卮芳酒逍遙自在無妨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迴愛閑能有幾人來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爲誰零落爲誰開

訴衷情五首

和俞秀老鶴詞

常時黃色見眉間松桂我同攀每言天上辛苦不肯餌金丹　憐水靜愛雲閑便忘還高歌一曲巖谷迤邐宛似商山

練巾藜杖白雲閒有興卽躋攀追思往昔如夢華轂也曾丹　塵自擾性長閑更無還達如周召窮似丘軻秪箇山山

莊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卽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金丹　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下踢倒軍持贏取溈山

營巢燕子逞翱翔微志在雕梁碧雲舉翮千里其奈有鸞皇　臨濟勘德山行果承當自時降在一切天魔掃地焚香

又和秀老

莫言普化秖顛狂眞解作津梁驀然打箇觔斗直跳過羲皇　臨濟勘德山行果承當將他建立認作心誠也是尋香

南鄉子二首

嗟見世間人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皃沉淪秖爲從來認識神作麼有蹤親我自降魔轉法輪不是攝心除妄想求眞幻化空身即法身

又

自古帝王州鬱鬱葱葱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浪淘沙令

伊吕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爲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　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秖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望江南歸依三寶讃

歸依衆梵行四威儀願我遍遊諸佛土十方賢聖不相離永滅世間癡

歸依法法法不思議願我六根常寂靜心如寶月映琉璃了法更無疑

歸依佛彈指越三祇願我速登無上覺還如佛坐道場時能智又能悲

三界裏有取總災危普願衆生同我願能於空有善思惟三寶共住持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

祭文

祭先聖文　祭先師文
祭程相公琳文代高若訥作
祭范潁州仲淹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張左丞若谷文
祭高樞密若訥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沈文通文

祭先聖文

惟王之道內則妙萬物而外則為王者為緒餘於一時而皷舞於萬世學者範圍於覆燾之中而不足以酬高厚之德今與諸生釋奠而不敢後者茲學校之儀而與其所以愛禮之意也

祭先師文

外物不足以動心而樂者可謂知性矣然後用舍之際始可以語命而三千之徒聖人獨以公預此所以學校有釋菜之事而以公配享焉

祭程相公琳文為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為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為公於四方為鎮為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伻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范潁州仲淹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

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剿狂敢齮我彊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弼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脩偷墮勉強彼閑

不遂歸厠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既庫逾空夷其色辭傲許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絺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甚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賛醪羞

祭吴冲卿相公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褥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儔葛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眊何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張左丞君谷文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孤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令公薨獨以憂故則無以襚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叫之耶

祭高樞密若訥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駮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群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已

其恩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强明爲時能吏剸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内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纘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顯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祗薦醪羞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黝君名於垂髫既偶友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之西遊依國門之嶕嶢始逢君之執勤屢顧我而回轍遠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友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詰宿昔以終宵以牧友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忌所好而志遥拒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適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摇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漫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望丹舟而隕涕具樽酒以來澆想明靈之猶在兾薄禮之能招

祭盛侍郎文

安石聞之行義弗高慙者則已行義既高任與年下慽者則人在已無慙在人無慽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寶在公藩公泫然哀懟死賻存託殯得宫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酬誰謂我人去公三年聞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歸曾幾何時訃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醊楫前靡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朞纔命使人薄進蘋藻嗟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侍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
世可願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
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谿谿不置牆帷有挾易
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斁推以時施
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
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
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
此酹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
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
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
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躋之
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槃彼石可
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
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忮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
人之周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倚惟其
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
遠欲覩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
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
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
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累息年
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酹哭
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儕隱多聞兮諒
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蒐鬼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
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悴久不至豈
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
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
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
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
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
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
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
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

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一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二

祭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博士文　祭李審言文
祭周幾道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東向元道文　群牧司祭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鮑君永泰王文二
祭王回深父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祭秦國夫人文代高若訥作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俱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楊公右來東有賜

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有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祭曾博士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去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朓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窮若因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為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忤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謚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知我知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醊以辭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覊則忤年心頹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鬚鬒馘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縫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縉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為世友不腆之文既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麋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鶚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躓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輙

失分如羈俊馬以駕柴車側身噬首與蹇同
駕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
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
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异形志君於
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旣來自
東乃臨君喪閔閔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
不幾日月孰去於今萬世之别嗟屯怨窮閔
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
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群牧司祭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之鬱湖海之茫瀰
我客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藏駉駉
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
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
有翩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已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
以不羸孰忤不强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
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
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遠於孤古不背死

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贈誰助自昔海濱以
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類合意同去誰
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
財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鮑君永泰王文二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
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場
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
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驅之使治渠川
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怜而有

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
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
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
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
之食於民也爲巳久其憂之亦不可在令後
也謹告

又祭鮑君文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
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後
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

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怨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㝠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与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膺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即位開延闓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共時奮追群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況才下吏間關楚蜀揭來楊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末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泰亦衆巳胡寧若人乃此坐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黰帷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翣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毅且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耻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夷鹹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驩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離緒兮步止戢然爲辭遂隔生死寓哀一觴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與山游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十方現前饌陳告書遺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閫皓若玉雪一其終

初介若絲婦允仁維姑實生才[illegible]我[illegible]歎譽
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若不[illegible]誣歸
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豆

祭秦國夫人文 為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誕于中閨
號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illegible]卒
[illegible]肇此明發上[illegible]舊德情之鬱結[illegible]我[illegible]
[illegible]心心怛莫去將之具此薄物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三

神道碑

[illegible]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

贈司空兼侍[illegible]文元賈魏
諱某字子明姓賈氏自[illegible]省[illegible]
[illegible]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illegible]許[illegible]
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illegible]尚[illegible]
國[illegible]諱某之孫晉中書[illegible]部修[illegible]
太師中書令諱某之曾孫其先南皮中人[illegible]
[illegible]令葬開封而為其縣人若自公[illegible]始
公小有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illegible]師宿學
[illegible]歎以為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
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
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洋讀當是
時宣公領國子一日聽語待以公[illegible]舉公
學問[illegible]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才故久
弗用[illegible]知常州宜興開封東明[illegible]縣[illegible]京
廣濟[illegible]又召置國子監說書[illegible]積

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説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説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説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録歲終歸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觀寺天意蓋有所在今此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無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未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權判吏部流内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

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即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趣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拯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許不出此乃言

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
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撿
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
大學士　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
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客教遷文武位
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
既而教兩府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
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
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
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
撿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
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
府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
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急不及會獨嬰貝州
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探攻
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
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撿校太師賜號安國公
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南北
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

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弃
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号
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
變其法有歸者故擢超其任於是歸者衆因
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以拒亡卒黜南軍
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
則聽人得贖而有之地盡歸邊以不爭皇祐
元年判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
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
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
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撿校太師兼侍
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
止二年毋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
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
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者
然肩足皆胝行路贈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
官侍中居頃之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閲
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獻以元龍爲
戒手詔褒荅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泣大

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
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
使建言者得罪而澶魏信棣德博多水死公乃
請使撫巡振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
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
罷侍中而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
年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
景靈宮使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度陜州大
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
許鄭皆以寬惠為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

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為用故在所尤不
擾令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
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
許州凡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
辭所辭不許使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
中人將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
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
寅薨于第上親臨哭發涕為不視朝二日賜
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予別賜黃金
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

葬開封汴陽里晉公之墓兆公年六十八散
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
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食邑萬五千戶
實封五千六百戶公所著書有羣經音辨十
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
集合二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
殿修撰輸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
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
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
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

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
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
元英公婿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
官公內外族親凡若干賈氏自誼及耽傳王
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取將相出入
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
光大始終哀榮君臣相遭於是為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莫此中國四夷來同孰
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
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

來錫帝之求蒞于殿中登聞治幽乃尹開封治民不鉥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胥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廵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昇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虜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基傍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從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

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猋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廵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粮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歎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志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

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眞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輙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眞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産以償歲課而責

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産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潼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輙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

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輙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

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輙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詢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詢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甚忤然終

以此知公而天下云一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後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
當 太宗真宗之時蹇蹇諤諤謀行計施以
羸敵彊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
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
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内朝十年
典掌機密蹙子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
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
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
醜公於可頗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
德歎於年孰去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
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倜儻有大節敏於
文學達於政事 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
除將作監丞通判密州即有能名召還爲著
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
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
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數進見奏事 真宗
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
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 真宗皆自選主
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
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 真宗滋以
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
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
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
賜詔書獎諭於是 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
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
爲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 真宗得疾幾
不癒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
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
已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即位稍還秘
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
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而公病矣乃請
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
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
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謚
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
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
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

秘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
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
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
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奇者爲已進
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
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者
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
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
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
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

封考制度副使亦皆 眞宗所自選也周氏
世爲緇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
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
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 祖考某官
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
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祐爲大理
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
官閤門祗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
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
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尚書都官

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閥閱行
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
刻諸孤獨延雋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
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
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
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懍懍
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群獻俱俱御于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
如周公左右 眞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
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

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壞誰私黨讎
用國威福闔上不豫乃讒乃逐既投有罪而
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矣邦士公之
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三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四

神道碑

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勤威馮曾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西京陳公神道碑

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勤威馮曾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所以徙至曾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

爲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　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　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　眞宗两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而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

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尚以儒者目之至是眞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之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眞宗嗟歎者久之由封州數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此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

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脩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自若也遂号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詔奬諭詔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勑宜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趍

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王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拙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蚤卒公孝謹忠篤遇人以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為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為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予欲弃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為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為選士辦裝嫁之若已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便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曾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諫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為如此於是為銘曰

允顯眞宗俊藝在工相協于武有來馮公馮公頡頏奮節金華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我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薨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其文有壞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嘉勞以手敕公拜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予釐爾勤授之麾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為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有周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為之辭誰能詩公傳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其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一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

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其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係以銘序曰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　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歧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歧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弃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秘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衡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楊洪盧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粮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楊州盧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

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蒭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奬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持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

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治漢水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

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歧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歧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歧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

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己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脩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歧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

蓋太丘之仁德阨於一時而紀諶群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絶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弈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明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

新刋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四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五

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宋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鋗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拜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

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
試中書舘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
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
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閑脅柰何
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
書授之往說爾謀至彊勑還會弃靈州　帝
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
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
或違或擠或推牾合阻夷神者公尸熱之倅

州用獄一旹去杭而蘇列國東弃漕輸渕河
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讒投守
彼淮洲有像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
志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徙裨千
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
握節關中使摠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
復靈武度兵葫蘆泰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
召還公復論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
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泚再副戎車　眞宗新
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覔德外更四州

楚壽陝荊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蔚龍圖其
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閤直轂之銓衡秉傳
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
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絀加職侍讀改司群牧
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
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
慨然　帝憮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
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
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
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

秋拔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
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
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衞尉
今爲郎中論序初終賓來求詩刻示無窮

虞部郎中贈衞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
群臣朝者及其父母　具官某具官某父具官
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
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
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衞尉卿翌

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之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

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廕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

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酒埽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

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

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相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巳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卒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去銘

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緜緜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休其季維御幼壯躬孝之君致能不盡國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薰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事吾親以卒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旣具祉福考終大耋追榮于幽乃賜御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嘗之墓上勒此銘詩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　眞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

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常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闔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晝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

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譏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撫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妹皆在而治衣[illegible]繞二婢平居寛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五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六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外祖黃夫人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安石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起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至公為　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

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文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閥閱世次因其妹婿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旺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柬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盧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傳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獨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具除民租如法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壍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淞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贄朱介之其婿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賢將 懼泯没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也日有問予先君之婿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嬉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常有去志而無留心惟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爲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代世皆有名迹以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宋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入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王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婿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弃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為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為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為君能長者以

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常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東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弃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子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楊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

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云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

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爲虔州録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劒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

官舍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黄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黄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臧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卒以薄葬命子噫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蕃既誌其葬四年安石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

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疵然斁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屛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敎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六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七

墓誌

戶部郎中曾公墓誌銘

主客郎中叔祖墓誌銘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張常勝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先封鄫鄫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盖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人某爲唐沂州刺史再世生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九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鈞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

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知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從人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其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二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富貴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

二卒騎出城去在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獻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今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恚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弃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天子欲以為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除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

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藏吏貪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耶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早暮驗耶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已都部署矣今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

乎不并將而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乃以公為言詔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士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繇此貶公為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請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

省華子堯咨請託多爲姦以科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日 陛下始即位以爵禄待君

子近年以來以爵禄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鄆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多一月公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二十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夷鬼以汙我家人行之所著書若干卷傳於世文長於歌詩云以某年某月日歸葬南豐之東園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七人仕者三人其曾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諫議

大夫公殁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若干年水瀆墓改葬公龍池鄉之原頭某年月日也葬有日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安石覘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 太宗愈自謂志可行卒之閑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秪所以見士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

節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哀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其施及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公子非在茲耶

主客郎中叔祖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忻州又

通判眞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懌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緦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愠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治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輒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然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勑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爲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按渠陂之

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五萬九十頃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用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贓坐即絀公監池州順安鎭酒稅會今上即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塾乃改卜合葬於眞州揚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府士曹叅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没叔父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其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士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
強以傲孰忌以爭孚子恭寬在室而亨疑之
節因時乃發曰黜予咎匪佽予過避善不名
亦不隕聞寘銘新墓維以長存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
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
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
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
爲銘曰

晁望潁川衞有錯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
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
于家徙鉅野縣辟時難屯出宋而顯迥奮亦
衣太子太師宗愨衷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
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爲君曾祖有子迪者刑
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
刑部君賓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
虞宰墨縣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聯吏莫玩法
墨以廉終弱伸強懾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
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

繩私公勇勿畏君頗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
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
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頃且窘中户
愁嗟君覈僞券應手即辨完蠹墟枯俗戒以
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郛卒榜驛隸君擒而誅
將劾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訐迹
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曷曹
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衎馬入羅
牧地租于民厨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
責觜無豫摽書鐫守多出其數遷官博士去

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温湯之鹽賣不
酬課歲猾五萬奏自君可埏疾不治謁巫代
醫教以領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
坐堂朔望飲酒閒暇　英宗纂極貟外于虞
比駕二部閱最而除　今天子恩始正郎位
攝舒朞年條教逾肆殍來鄰邦賑使無僵扶
攜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樅
陽河避羅刹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
算舟無危行人幸是爲贖數十載趨令驩呼
無有稚女孤山馬當歲漂百航鑿狄口浦直

走雷江脘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聞就付
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歎
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
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
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
端俱彥俱歸而婺范胡二壻純粹儒攜幼勉
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籛其二則女惟君平
生外晦内明忤出不意黙無與爭祿賙族姻
恩稱䟽戚禍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
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絶之時子丐埋辭褒雍

走汴撥其緒餘以賀幽竁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
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
太宗眞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
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
第改鎭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軍節度掌書
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眞州裝
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
如皋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

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
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
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
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
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曄鞏牟宰布
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
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
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
不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
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

所不可公輒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
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
成之爲之損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皋歲大
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
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
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皋爲完既又作孔子廟
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
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
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
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

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去公之遺誣人以爲寬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寬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去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

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遊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埤脩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破佛與老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幣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尚書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

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
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
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
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
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
員外郎知夔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
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荊湖福建廣南提
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荊湖北提
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
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

文集八十七　十四

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
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刻不爲
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
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
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
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
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
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其吏教我
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
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

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
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
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
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
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
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
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
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
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
進者因譏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

文集八十七　十五

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建置
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
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而出
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
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
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
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
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
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
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銘

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宛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曰

士竊以養文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于鳳凰山宮祖任祖維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子從父妹也故君行可學銘曰

才足以世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少矣兮銘以哀之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七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誌

太子太傅致仕[illegible]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公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illegible]銘
屯田員[illegible]君[illegible]誌
[illegible]閣校[illegible]
祕閣[illegible]墓[illegible]

田氏故京兆人[illegible]祖[illegible]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歸皇考太[illegible]太師府[illegible]之[illegible]縱去[illegible]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illegible]太[illegible]以[illegible]人沉悍[illegible]貞[illegible]苟[illegible]多知名而公為[illegible]少[illegible]書書未嘗去手[illegible]讀[illegible]無[illegible]不[illegible]為文章得紙筆立成而[illegible]麗稱天下[illegible]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illegible]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illegible]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illegible]者[illegible]部

今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
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
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
文正公經略陝西言丐寺才力薄使事恐不
能獨辦請得田其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
賢院參都揔管軍事自具言彌兵至是臣曰
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出輒陷
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
公計策大將劉平以恭數敗兵出擊賊者朝廷
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

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
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
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
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河
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
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
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
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揔管經略安撫使
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從中貴
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赴既

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
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
不得自從臣即死不知瞑矣因泣然泣數行
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
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以樞密直學士爲涇
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
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
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
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
再亂遂号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

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
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
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
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
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
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
爲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
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
侍郎正其使号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
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

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
持久然欲有所帰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
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
所為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
録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為
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
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
在樞密為之使又起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
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内修於諸弟尤篤
為人寛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

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
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
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
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公卿
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為上言之故文正公
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
臣慨然欲有所為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
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為獨
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
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

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
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
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
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
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
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
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
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
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
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

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
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
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
自太師始占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其家開封而葬陽翟之三封鄉
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
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
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
諸生其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為可教
老也知公為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

宋繼顯自公收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
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宰飪調聏文劉武
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彔𥗦公獨使彼
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
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殄疾不終
壽考掩詩於幽為告永久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
內河堤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
勗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
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
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
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
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
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
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
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

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之求見上皆不
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
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
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
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
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
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
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
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
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

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
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
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
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
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
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
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
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
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

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誣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踵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

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
知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
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
即譟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
君徐以一騎出卒閙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
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
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剌陝西之民以爲兵
敗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
輙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
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

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
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
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
十君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
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
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
進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
官郎中君以進士起起三十二年其卒年五
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
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

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釋文
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
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
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
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
馬亐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
安石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
元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
在人我得吾直誰慭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

丘其下冥冥服君無窮安石之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
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
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
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
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
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
也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
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

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
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
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
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
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
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辭晩而尤好爲
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
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
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
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
推書所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
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
義且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
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
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
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
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固爲
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庚并州交城縣尉

崔綜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
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觭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
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
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
益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
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
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
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
舉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
言爲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
喪三年嘗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
上其行義不報　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才
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寫其序言以獻大
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
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未幾校
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士皆以

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
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
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
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
十卷妻曾氏子旊斿女婿葉濤處者四女濤
有字行知名旊斿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
庶在於此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
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尉賜
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
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
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婿以狀至乃叙銘赴
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
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
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
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
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
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
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

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
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
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
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
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除太常丞監湖州酒
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
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
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秘閣書
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
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
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昭也
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
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
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
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
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
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
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
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
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

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除隮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墓誌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秘書丞張君墓誌銘
秘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當是時人未趨學乃改作廣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滬永洛

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　仁宗
上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
復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
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按撫奏事有所不合
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
州湖遷至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
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
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
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
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熵天子出大

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
民轉餉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
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
君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
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
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
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二
年三月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六官至尚書
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輕車都尉
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

談說弦歌飮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
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
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
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
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
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
之高祖弃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至君曾大父
諱某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賑出米穀以計升
付糴者得歡心於鄉里大父諱某始盡弃其
產而能招士以敎子父諱某當終時君始十

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
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
子適邈迪适邁適眘從子遊年十四論議著
書見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某州某
縣令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
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
嫁試祕書省校書郎李簡夫一尚幼君以其
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鄉上林
村歙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
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

多也黟居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孫童子徒步官學終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可以詒其鄉里銘曰在仁宗世蠻跳不制覷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倏變畫奇癦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路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某仕吳越爲驍騎上將軍檢校太傅祖諱某以威武軍節度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知瀘道潮贛四州以卒考諱某不仕以君故贈官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與時以來求誌墓銘曰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從維君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王陪臣太傅有子孫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候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遂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北釋移功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尊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諸民家尉以因來因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窮後得眞盜果如君慮雖堆之江豪右擅焉君修堰渠始詘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籍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做屋吏代之輸君爲刱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令以爲勑冬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實集賢一爲校理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

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讙然爲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飢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叛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儂寇以平再執刑柄謫四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緯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文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爰封長安卽養無違遂以嘉祐四年十月歸君錢塘某所之六唯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用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窆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秘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卽辭去不仕始家眞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弃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爲篇章立就及壯年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爲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秘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長卽師軻次某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以公兮辯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
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秘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某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後當有顯者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某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某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秘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知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爲秘閣校理於是自校書郎五遷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八月某甲子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十一月某甲子葬君全椒某鄉某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旰竄薪不屬而閭門讀書自若又能爲吏當官有所守嶷嶷必得其意然平居安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畜以博厥聞我肖其滌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後人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墓誌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海陵主簿許君墓誌銘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公諱蘋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爲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　天子薄其罪免所居而已公歸怡怡閒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蹙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安石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

獄爲判官滁州立弃官從公以得罪世以爲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旣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脩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光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强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旣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晝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通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

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驂濁黑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它經以佐其說超厲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絀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恃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律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世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

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

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者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霽方李氏有江南為洪之武寧令於君為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為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為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既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顧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為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眞州酒恬愼祗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為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史以弟交君子丈人行也二

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為銘曰韡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修不苟曰攸為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郎以文辭辨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諳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輙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探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旣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

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為死而不
朽乃為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
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
以為家榮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
余辭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
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
者祖也諱希顏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
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
子而縱君遊學及壯長文辭行義為鄉里所
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
南劒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
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
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
并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為有不可於衆徐啓
諭弗許稹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
遭毋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
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

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
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
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洺州
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為最劇
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
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為有賜也又知濠壽
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詰立服
舉州讙以為明居頃之召為開封府推官坐
栲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
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
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而人思見時事
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
誘人出財助邊君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
人出其財君跡羅之為開封推官時宮中以
私財為佛寺置田又跡以為亂法後遂以君
言而止既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
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
恃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甚遜真悉
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甚同時中進士第女
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父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
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
厥誨尚後弗渝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爲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
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
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
直祕閣終眞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廿後
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
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爲皇考故

君爲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
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
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
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
謹飭治内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
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鄭氏封金華縣君
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琦守某縣令次
玘壤球珣爲進士三女子長嫁尚書屯田員
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于孫有蔚其文君
以祖廕厥艱初仕祗載不惰有榮于仕殂相
名原竄此新宮筮去終吉銘告無窮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
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
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
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
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
會杞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
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

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
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
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即
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
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
云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
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　天子
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
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
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

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粮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羇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 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卒事 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躓負先臣餘教辱 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除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 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閒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手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巳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公某劇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斲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悅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

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楊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弃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

琪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吴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兹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奬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内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為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説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

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為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茍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延嗣皇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一日葬君蘇州吴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

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玆丘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今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友歸形此土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玗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 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嘆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

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効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所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四男子蘩蘊皆有文學蘩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藻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懋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

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葬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五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慊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

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可悲耶

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姻出以儒起家

世晃微獨成之艱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台州天台縣令王君墓誌銘

太常少卿沈公墓誌銘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袞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審官爲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州分寧縣知容州勾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詁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振救所活

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上恩及於無告而州縣若此壅之何也即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公至則御之以簡姦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與戒云以俟其去奉寡娣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御名幼失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御名名聞御名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略於養已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瓊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爲孟氏武泰軍節度掌書記太宗時自潞州錄事叅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館二十六年同館士多去爲將相而脩職守道未甞爲之少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眞宗之初而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子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府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先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諶尚書屯田員

外郎詵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人嫁尚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巳湖州德清縣令郭眞卿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偁榮州錄事叅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龔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叅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諶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進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有美有相不衒不求卒爲圭璋考葬在上公承在下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台州天台縣令王君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無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眞縣主簿甞弃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　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

閉門治書唯與子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賢
直好義不爲利疚勢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
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
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絪
緼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已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
錢塘沈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邑龍居里
先公尚書之兆卜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

則書公官壽行世來以請予論次其書曰沈
氏自沈子逞以身屬社稷書於春秋文賢勞
功名不曠史而武康之族尤獨顯於天下至
公高祖始徙去自爲錢塘人大王父某當錢
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閒至大理
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由長子同
及公贈兵部尚書公諱周字望之少孤與其
兄相踵爲進士起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
者入大理爲丞監蘇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
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州由蘇州

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諷公者不爲聽居頃
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其爲治取簡易訟有
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
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
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以
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
爲公自絀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
無敢忤公爲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爲可以當
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
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

爲己悉聞公寬厚即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
部亦以治稱然公已老不樂事利權自請得
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歸三月卒夫人許
氏六安縣君子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
廉靜寬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
官而不一掛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
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
櫝有松有鬱其岡不阤不騫萬世之藏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泰州司理調泰眞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眞州之酒税丁母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名御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即得其姦窮而徙之由此無敢犯公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既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連明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吏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抉根擿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既歸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預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縣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寛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遨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群詆以爲暴刻生事日侵月積而民敝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鎮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感聞而所至即有惠愛安石嘗觴遊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盖公在常以此治其民時辛巳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烏江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子且與安石道近有好世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紛揚于儀始王德完道辟功蓋于唐宜
享世澤充如海長原原南寓馴馴而昌公生
而明剛蕭向抜户負羈謡不辱進蘇窮斥
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既奮既材
天奚弗憖刻銘在幽來者之訊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原缺

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
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逃曰
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
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
年四十一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
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
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
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
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
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

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
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扶携祭哭其迎
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
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
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觀右侍禁官其
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録事參
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
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
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
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

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
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
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
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
其視之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宋尚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劍祖易從父冉榮皆弗
仕及公仕贈其父至尚書兵部侍郎公以天
聖二年進士起家和州歷陽無爲巢二縣主

簿部使者及兩制以御札舉者十餘人改鎮
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籍取兇惡戒
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治其餘一以仁恕故
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舉者以
集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預校史記
前後漢書南北史脩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
導有法宗室召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
佐郎當罷矣又留爲國子監丞講讀七年乃
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吏
部南曹登聞鼓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魚坐

考鏁聽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
杭州清酒務當是時龐宰相爲樞密使薦宜
侍講禁中方召而公以謫去久之會明堂恩
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决
於中書公獨視法如何不往戎州人向吉等
操兵貫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
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
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
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勑遇赦不原者雖數
赦猶論如法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

公於議法多如此復爲開封府推官當隨尹
奏事　仁宗問大辟幾何且以慎刑愛人爲
戒公因奏開封勑有重於編勑而當改者數
事　仁宗皆以爲然亡日問尹以公姓名稱
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
决曰此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趙清貺出入龐
宰相家受賕御史以劾龐府治實清貺自爲
龐不知也清貺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
史又劾府希宰相指故杖清貺殺之滅口
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知太

平州初清貺事獨判官王礪劾吏公不自辨
也未幾　仁宗即寤罷者皆復而以公提點
淮南路刑獄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
考課爲天下第一所舉多善士未嘗聽人請
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特詔
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以州所下
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爲政而州無事且
滿州人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
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潁蔡流人及歸
計口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率錢買香焚之

府門以祝公至或感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
人爲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牒止公不聽申
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公行之自
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薄暮與爭門乃
得出遂以老告致事於是官至尚書度支郎
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　今上即位
遷司封賜金紫以熙寧元年正月十二日卒
年七十八孫氏世爲廣陵富姓兵部兄弟五
人其季婦有子寡欲分財以義譬解不得乃
悉推田宅與諸兄弟脫身攜公居建安軍揚

子故今爲眞州人諸兄弟後破産而兵部居揚子文卒爲富姓爲公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公感勵奮激誦習忘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第二坐同保匿服罷而再舉又第二當是時以文學稱天下及仕號爲忠厚正直終身未嘗言利老而貧不以爲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初娶莊氏早卒又娶裴氏刁氏刁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湜澄泳淵淑湘早卒湊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州寶應主簿洙秘書丞集賢校理漸太廟齋郎女十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月十六日葬公揚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

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爲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承趨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祗慰其考思用此銘詩

沈内翰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曽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嶽薦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丘吕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懽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還勾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譏内

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㬎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説讙呼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群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内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閑封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遣使者追賜黄金百兩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

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戸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闊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為之嘆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聽歎譽無我敢疵正書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廣

陵李君者諱問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嘗為韶州樂昌無為軍廬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晉縣令以昭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箔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遂告老會　今上即位遷博士至明年而卒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某鄉某里君善為詩當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貧幾不自存有娣氏與田宅弗取也及為吏所在推誠愛人人至不忍

有所負以累君去輒遮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尚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寐者遂卒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李氏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浩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叅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蔚定有文學從余游故與爲銘銘曰

蘄曠平窾幽窆上翔方史諏日於惟君考此室猶其永寧尚終吉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旣國燕其子孫𠭊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内脩不標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有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皆尚幼銘曰

秉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屯田員外郎虞君墓誌銘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并序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 并序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眞州楊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録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

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迹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

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入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毋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

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屯田員外郎致仕虞君墓誌銘

祥符八年　眞宗第進士於廷先人與上饒虞君俱在其選其後慶曆二年皇祐元年虞君之諸子相繼以進士起而先人之孤亦在爲故安石嘗與虞君之諸子遊而諸子稱君之所爲甚悉君廉於進取寬厚長者人可欺以其方而君未嘗輒欺人也自爲進士時能以文學知名於鄉里三爲舉首嘗獻其所爲書于天子天子以爲能欲特召試而以君方試於有司乃止及君起家爲建州司理參軍福州觀察推官轉運使奏君監福州之寶積

銀塲君爲枛法而銀大溢歳終當遷有司使人喻君求賂君謝不與曰與其以賂遷吾寧困以終身也終以此不得遷而復爲軍事判官郴州州嘗失入人罪吏方被刻而有赦除其罪君初在告不與斷其獄而與奏其按也刑部遂書君爲失入坐是坎壈不得意以至於老而君初未嘗自訟也自郴州歸而爲邵州防禦判官又爲杭州節度推官又爲台州軍事判官所至輒以治行爲在勢者所稱章交於朝廷而天子終以其嘗失入不用已而右諫議大夫李宥特薦之召赴京師又不用流内銓以爲言乃以君知明州之慈溪縣縣得君以無事而君日與邑士講學賦詩飲酒恬如也淮南轉運使吳遵路兩浙轉運使段少連葉清臣皆一時名人交薦君以爲材而朝廷又以君爲台州軍事判官不用及李元昊反近邊皆騷動有詔舉能吏可以爲河北河東陝西諸縣者於是君始得遷爲太子中允知河中府猗氏縣今并州故相國龐公經略陜西欲辟公爲其判官君不肯就而辭以

老龐公賢其意亦不強也後遷太常丞知越州山陰縣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滁州閒從容語諸子曰吾嘗游宜興甚愛其山水兒爲我築室荆溪上吾且休於此矣時皇祐二年也明年遂致仕諸子爲築室荆溪上如其志以至和三年七月戊戌卒享年八十君既不急於仕進亦未嘗問家人生産士友多哀君困阨及其老諸子皆孝友能致其力以養而多以文學稱於世其長子太微爲潤州司理參軍次太寧爲和州防禦推官太熙爲蘇州吳江縣尉太冲爲通州静海縣主簿太蒙爲進士女子五人皆嫁爲士大夫妻諸孫男女凡十八人内外詵詵人不以公初不得意爲可憐而顧以其後子孫慈良衆多爲可願也君諱肅字元卿其先自會稽遭亂避徙江南曽大父諱贍大父諱璡當李氏時爲李氏將兵上饒以拒閩人兵罷因留家之不去故至今爲上饒人父諱戩博學善屬文嘗求進士第不得遂止不復言仕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子以嘉祐二年某月日葬君常州

宜興縣永定鄉某山而以夫人福昌縣君周氏祔夫人有賢行君所以得毋恤其家亦以其夫人也將葬君子使來告曰宜銘吾先人莫如子於是爲銘曰

蹈污而陵巇又左右以窺以徼其私人趨爲之而公謝不爲秀鬚而豪眉子孫頎頎以欒其歸維帝之詒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公墓誌銘 并序

楊氏自太尉震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

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八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絕爲士大夫家而尚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曾皇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天子又多賢顯尚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尚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爲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爲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更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成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即興元府君尚書主客郎中諱某之女五男子湜洙治滌淳湜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其已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璹試將作監主簿孫綖者君婿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諸子孫以二年十一月四日葬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安石嘗得侍君而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

赫赫太尉窮于季世華陰之楊終始而昌艱

難徂遷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屬有子有姓尚多顯服君勵厥紹考終世祿書銘在京兆實初卜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寬字伯強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後徙光山至君六世祖又移建安今爲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爲鼻祖君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其贈官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官至吏部尚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爵祿以尚

書故贈大理評事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監洪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萊州宜春縣改知福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天子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州人曰是嘗從我矣不待至而服未幾移潤州不赴改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治而太平不足用君乃換饒州屬

縣惡吏聞且至有棄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案畜蠱者遂以無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爲第一母夫人終去位三年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減緡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衛尉老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荊湖北刑獄辭不往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服除父之尚不忍去墓所詔就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西除廣西轉運使自儂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乃多治

船設賞罰而邕軍食以有餘所部攝官以三十四員爲額待攝常數十百人一員闕皆爭賕吏君第其課爲三等有闕以次補攝官不賕吏由此始二廣使者故不以春夏出會有詔閱邊卒君即出道遇瘴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初李氏既居江南尚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子侍郎以分司歸亦未老富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弗仕仍世德義爲南人所慕君既生有美質而積習名教自爲兒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及壯砥

礪以材能自顯其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姦不可知目所指取必得其情狀故所在豪人猾吏重手累足以終君去不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者尤謹所拔舉過百人後多知名云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曰承勉宣州旌德縣令早卒次曰亞夫太廟齋郎曰獻夫試將作監主簿曰渭夫試秘書省校書郎曰太平奴方晬而夭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簿余公弼次適大理寺丞田眞卿孫男三人君與弟尚書司門郎中

定相反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簡夫聞詔除司門知太平州補簡夫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于洪州某月某日葬新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墓五里君所自爲壽藏也君積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勳至護軍賜服佩至三品銘曰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弃閭徂遷望此荆楚君於治人無有黨讎部我千里如農一丘薅茇鉏疆以殖善柔均之利澤深蒔平極乃發禄實尚饋春秋君能孝祀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視章水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六

墓誌

謝景回墓誌銘　張君玉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杜逸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吳處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謝景回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爲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爲大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爲文辭已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棄世於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壟原之兆而臨川王安石爲銘曰

攻乎其爲良汰乎其爲精吾見其質吾門其聲如或毀之用不既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張君玉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瓌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
者諱某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
後當有顯者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某
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某官終
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秘書省校書郎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
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
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
爲秘閣校理於是自秘書五遷爲尚書祠部
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八月某甲子

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
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
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十一月某甲子葬君
全椒某鄉某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簿
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
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
旰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爲吏當
官有所守嶷嶷必得其意然平居妟言徐視
易抑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

儀其蓄以博厥聞我肖其徽以清厥身書此
哀石永詒崖濱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
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
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
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
已於此耶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
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
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

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
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
勑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
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秘
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
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
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
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
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于家年六十七大臣
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

弟瞻葬先生於𦍒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悌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

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趍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杜渙墓誌銘

眞州司法京兆杜渙濟叔年三十七以皇祐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某尚穉州將以下合貲財以葬於北城之野而留其帑以歸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詢嘗歷江寧府司錄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實慶曆六年進士臨川王安石銘其葬焉

猗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于南遂宅以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強翼翼而才頎而陽陽其生可懷死矣皆傷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

歸卜者曰祥後有子孫既實而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馬漢臣墓誌

合肥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皋爲江東撥發眞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侈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輸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恭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剗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

其辭章爍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使之漢臣使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姪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胡君墓誌銘

王安石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以服立於門揖入問吊故則喪其天五月留而館焉

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即取吾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貧衰舜元爲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之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

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眡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齊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旨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産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

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其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甫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甫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甫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勸而傳之記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

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嶺海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棊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璹早卒璹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尉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

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六

墓誌

宋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贈右屯衛大將軍李公墓碑
内殿崇班錢君墓碣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宋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慎微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考諱允升太師平陽郡王謚曰恭懿公平陽第十三子生數歲而平陽薨事母孝友于兄弟好讀書不舍晝夜常獻所爲文得試學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遷官而 仁宗遇公甚寵嘗親書近親賢才好文博古八字賜之公既好書又嗜醫方所蓄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振人之疾其惻隱不倦蓋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乙卯終于睦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衛大將軍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贈保寧

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夫人李氏
封德安郡君贈尚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
十五人仲冨右內率府副率仲尋右羽林軍
大將軍黎州團練使仲綰右武衛大將軍雅
州刺史仲瑝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緘
右千牛衛將軍仲㴱右監門率府率仲琨右
內率府副率仲冨前公卒餘亦皆蚤死女子
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尚幼
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猗歟賢公蕃此皇國耀其藻章以賁明德能

不外勤維家之飭厥承詵詵餽我無射如何
不怡遂永宅穸

贈右屯衛大將軍李公墓碑

宋故贈右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
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咸平二年公
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節度使康裔部軍于
高陽關契丹內侵　眞宗狩于魏大將悖城
千里逃閑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所戰輙
破寇摶我荒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
當是時也某月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恤

錄公子樞以爲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
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
嘗一再辭賞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以數推恩
以及朝士大夫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右
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上即
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
遊永安縣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
聖六年六月某日卒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
六年十一月某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恭長
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盡知

者傷焉惟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
練君寔能力承以大厥官噫其可銘也哉李
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某字某曾祖諱顒祖
諱光父諱元起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皆早
卒孫六人其二人早死葇今爲尚書都官郎
中餘皆以父蔭仕昌齡終三班差使葉今爲
右班殿直葇今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虯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
奮自田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
伐之孰致于武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

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惟義之濟閔有傳祿
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克
稱無羞銘詩後觀有石道周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
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
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
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
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
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

而褒顯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
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
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
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
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
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
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
爲材始以季父思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
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
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

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剌舉當法
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擾
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
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即復
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詘三
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
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
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
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
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

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
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
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意
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
而鑱諸墓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翊字巨卿少
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
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
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

與蠻二千遇蠻傳畏名勇悉還走險其酋據
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
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天子賞世
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
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敎授鄉里遭
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
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
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
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岡寨
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

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
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
君爲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
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
卒墮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歐之以入不測
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
已恭公黙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
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
少壯時喜兵彎弓擊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
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

止全活甚衆其在武岡以恩信待諸蠻蠻有
嵩敘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去
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
次閎爲大理寺丞次閣三女子皆以嫁其長
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
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
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
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
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
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

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曰
猨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
維士之良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墓誌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故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并序
故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 并序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淵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時夫人年十九定公尚為進士其後公致將相終于位夫人用公自臨潁縣君九封而為衛國夫人又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為淑女既嫁為令妻其卒有子為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祔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弼為國子博士嗣恭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為大理寺丞公女子五人公婿樊謹為尚書刑部郎中韓縝為侍御史晁仲綽為尚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為殿中丞

王偁為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程公克壯萬夫所向奮功發名乃取將相云誰公配嬀姓氏陳文武自出太姒之孫歸佐休顯自公初屯序歷爵邑為君夫人公既樹纛以相為伯帝曰暫矣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出書五色玳首金龍褒之重錦來告于家有豫不怠有盈不侈致好內外具宜福履倂仁鳲鳩以母諸子歲時振振為壽在廷手笏腰章亦有公甥維子之才而甥又疺維貴維富而兼壽善嗟

此婉娩考終得願作詩并藏爲識新窆

故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某官王公諱某之妻故某官力臣令某官欽臣某官陟臣某官曾臣之繼母姓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𦍒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某月某日終亳州其子之官舍三年十月某日祔葬于南京某縣某鄉某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行賢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

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閨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高陽郡君而公卒即舉家攻釁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蒲陰人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恢弟惲皆知名公四男子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既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葬來求銘銘曰

在與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爲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其爲子

故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 并序

尚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鄂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爲

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能和以有禮爲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雝雝上下順治自皇舅尚書公以才爲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三年九月十日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七初主客自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有異狀爲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上留主客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醫治夫人無所

不爲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生五男三女男曰蓮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曰迴泰州軍事判官曰遂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遨漳州漳浦縣主簿曰適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秘書省著作佐郎顏覿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團練使守素者當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爲武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傷其家替每獨歎息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既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媛歸嬪于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德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姻後氏爲翟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乃儕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盛與衰彼暴而興亦遄其沮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梃梃中丘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某之夫人同縣劉氏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爲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其子夫人之在父母家既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其夫以順又能富其婦子以慈公當 仁宗時以御史見聽用閱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爲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于廬陵宣化坊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廷公之告老詔以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祗順飭來嬪王宗時蓺其德公榮在朝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發爲大家自我承翼有田有廬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媚于朝夕噫乎終哉兆此幽宅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渤狀其母授息總使來求銘以葬惟夫人姓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仕而曾祖以其孫憲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柔順靜專仰俯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爲鼎州團練推官蕭君諱著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渤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宦學歸其女爲士妻孫曾詵詵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讚歎息治平三年渤用尚書駕部

員外郎選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于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葬新喻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渤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

銘曰

有幽新宮在阜之陽慶既造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摛丹詒銘永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爲尚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沒九年享年七十七卒於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于某鄉某里祔郎中之葬夫人天性孝謹女功婦事不

懈以敏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於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

婉婉女士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帝嘉女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橐鄙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婦無姑無母孝祗順慈仰俯皆宜老終榮祿於慶有詒偉歟夫人協此銘詩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陳君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尚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贈尚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尚書刑部郎中諱琸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皇朝子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爲河南人焉夫人以祥符八年歸嬪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卜以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興鄉屯

田君之墓於是夫人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秘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秘書省著作佐郎開封府戶曹叅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以嫁諸孫男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尚幼也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君二弟皆尚幼也夫人鞠視如已子出奩中物以助施族人游士之貧者蓋其家肅然也而無慍色治諸子有節法誨厲教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藝自奮名稱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屬以銘銘曰

夫人旣嚴兮又順以祥來配君子兮是生三良以才自致兮名聲之揚慶曁諸孫兮學開文章象服命書兮寵祿方將氣塊天游兮體魄在床往營新宮兮嶽洛之陽作詩幽石兮示後無疆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墓誌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墓表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并序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餗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爲鄭州新鄭尉公輔爲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治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敘曰蔣氏常之宜興人世以財槩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慍均親嫡庶有鳲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己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爲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沒紉縫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爲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己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七皆幼

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闈豈在多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昌哉其興以克有廟

長安縣太君墓表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致仕贈太尉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贈衛尉少卿諱奎之妻國子博士

覸開封府雍丘尉覸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在潁州子覸官舍實元豐三年正月巳酉君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爲姑而姑皆可譽歎莫能間毀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三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某鄉某里之原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上書丹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迥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維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蔓附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劬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劍州之沙縣秘書少監陳君諱某之妻比部員外郎偁古田縣尉侃衞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偉殿中丞偁

之母年八十三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順焉諸姒慕其所為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內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藹然壽寵宜後之承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君伉直以擴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為長者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為賢而夫人柎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終于寢有子四人芮秘書丞蕢亳州錄事參軍其次蕃蒙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為象州司戶參軍於是蕢蕃皆已卒芮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為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閎覽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儔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洲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為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為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為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

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卹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人卒銘曰

揭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初以迄休成維工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芾祿以宜寵服嗚呼其祖葬有吉卜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并序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諱霖爲進士數舉不遂初從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爲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內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爲信嗚呼可謂賢矣夫人生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爲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偕老祿養卒齒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法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貴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

聞於傅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傅士於閶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喪也隨以死歸姜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王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墓誌

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宋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宋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誌銘

宋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武氏墓誌銘

建安陳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鄞女墓誌

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衰絰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安石王安石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銘予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也釋其頸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孤其

意以憂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翺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吴氏世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顗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徽始去處州之麗水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二年年七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于世夫人有馴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十一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母其孽子猶吴氏之生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母既楊君卒教養嫁娶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齊和二州推官隣里嘆慕以爲夫人榮然夫人不爲之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始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

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絃誦之聲御其堂與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宋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尚書令秦國文和公遵勉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度使端憲之子是爲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之妻溫柔靜恭內外親稱之治平四年二十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雝施及孫子厥嬪皇宗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宋右監門衛大將軍世燿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衛大將軍世燿之妻康氏故內

殿崇班閤門祗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曰頊皇贈左千牛衛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爲宗婦封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優爲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熙寧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爲女子以至於爲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

芒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爲之幽宮覆以新壤魂浮氣游變化惚恍宛其德音尚可追想

宋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武氏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焉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殿崇班拔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尚書工部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世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縣君在襁褓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

象服之粲兮容車之晼兮歸于陵陂哀歌以相挽兮摛銘壙石識幽以告遠兮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嘆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

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合然一時聞人多稱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兹葬母瘞銘斯石子聞余姓母氏惟陳煢煢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
某官父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
於汴夫人之幼季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
某官遂名之年二十三歸隴西李某爲某官
其後生三男子皆進士某某官其季曰某女
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次嫁某官某處者其
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之卒卒於寧海之官
舍卒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夫人事舅
姑以孝聞持喪哀臞齋飾率衣食以其餘推
親黨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
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有挾貴以請者李君

輒不聽維夫人有助云銘曰
夫人之德順慎明祗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
師之難我敏爲之誰爲女史視此銘辭

鄞女墓誌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安石之女子也慶
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
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
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王文公文集卷第一百